

三禮通釋卷八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庭

詩小雅斯干篇曰殖殖其庭庭說文广部庭下云宮

中也段注云宮中當曰中宮俗樹之耳從廷聲宮者室

也室之中曰庭詩唐風山有樞篇曰子有廷內大雅柳

篇曰洒掃廷內被廷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明堂位正

堂九楹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漢書龜錯傳

家有一堂二內張異注二內二房也王充論衡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

此說內之義甚明近儒高郵王引之經說云詩唐風山

有樞篇子有廷內大雅柳篇酒掃廷內廷謂中庭內謂

堂與室也周禮寺人王之正室而夏之正室也尚書大

泥而執家人內也此皆兼堂室而言之二者也尚書大

天子堂廣九楹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二為中二為外

高漢書龜錯傳家有一堂二內史記封禪書有芝生殿

房內中積外感世先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一內中

地為內吉驗篇曰先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一內中

此皆專指室而言之內者二廷內謂鐘鼓非謂廷之

內也謹案山有樞篇內則中灑掃室及庭弟職云凡

榭之內明為二地况灑室中灑掃室及庭弟職云凡

鄭傳箋未解廷內之義疎矣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

引詩防有鵲巢曰中唐有甃又云堂途謂之陳郭注云

堂下至門徑也案唐說文訓為大周禮亦以唐弓為大

弓廟之中路比所居宮室之中路為大是以詩謂中唐

也詩防有鵲巢正義引李巡曰唐廟中路名逸周書作

雉篇云隄唐山唐孔晁注唐中庭道文選西都賦注引

如淳曰唐庭也甘泉賦云平原唐其壇曼李善注引鄧

展曰唐道也是原野之道亦通名唐矣又周語云陂唐

汙庫晏子問下篇云治唐園是唐又為蓄水之名俗加

土作唐此與爾雅異也說文作塹訓為令適也引詩中

唐有甃詩防有鵲巢正義引李巡曰飢餓一名甃爾雅

曰飢餓謂之甃郭注觀孰也今江東呼甃甃爾雅釋文

引詩傳作令適字與說文同令後人傳寫作甃甃瓶名

非凡名也陳風毛傳亦曰甃令適也解與說文同蓋整

令適三字為正字加瓦字俗字也甃甃亦皆俗字甃甃

語曰員曰困方曰鹿此鹿即甃之證也詩斯干傳瓦於

專也此專即甃之證也若字林作甃則又甃之假借字

考工記云堂涂十有二分經謂階前若今令甃甃也分

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為峻也疏云漢時名堂涂為令甃

甃令甃則今之埽也甃則埽道者也中央為督督者所

以督率兩旁陳氏祥道謂峻其督所以去水是也蓋謂
 甃以甃軌中央稍高處也又按鄭注禮運瓦甃甃此亦
 從爾雅甃甃為說蓋堂涂及廟中路皆以磚甃之故曰
 甃甃也釋名云陳堂涂也謂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小
 雅何人斯云胡逝我陳毛詩云陳堂塗也鄭箋云堂塗
 公館之堂塗也按何人斯詩所謂陳者為公館之堂塗非謂堂塗惟公館有也詩正義
 引孫楚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鄉飲酒禮注云三揖
 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是陳在堂下因有下陳之名
 晏子諫上篇云辟拂三千謝於下陳蓋言屏退之謝於
 堂下而去也古者狗馬之屬以為庭實故曰充下陳婢
 妾卑賤與庭實同故亦曰充下陳者皆本爾雅為訓也
 按令適與甃甃同江東呼甃甃語之轉也司馬相如長
 門賦綴錯石之甃甃兮漢書尹賞傳穿地方深各數丈
 致令辟為郭令辟與甃甃同眾經音義卷十四引通俗
 文云狹長者謂之甃甃魏志胡昭傳注引魏略云厓累
 獨居道側以甃甃為障

三禮通釋卷八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配

爾雅釋宮云落時謂之危郭注云道二名也按戶在東
 南其持樞之木或達於北方者名落時亦名為危絡之
 絡連綴之意釋文云危本或配同音俟玉篇配林已切
 砌也廣雅云兩砌也本或作危同音戶說文配从下云
 廣頤也頤各本說文作面今從臣已聲配古文配从戶
 配本訓廣頤假借以為落時之名猶之梁上短柱謂之
 侏儒室東北隅謂之宦說文宦養也陸德明云與周易
 頤卦義同故鄭君易注曰頤中句口車輔之名也震動
 於下艮止於上因輔嘯物以養人故謂之頤頤養也段
 玉裁於說文配从戶注云某此古文从戶疑當作从尸
 不當从戶也頤命夾兩階配某氏云堂廉曰配廣雅云
 配兩砌也此因堂邊階階配某氏云堂廉曰配廣雅云
 名而積米史切謹按曰爾雅梁積之積此皆取象人身
 之強說文粹眉棟也眉棟即鄉飲酒之榻程氏瑤田釋
 張載注書重光賦亦云眉飛是眉榻同也
 宮小記云配謂階之兩旁自堂至庭地斜安一石揜階
 齒而輔之如今樓梯必有兩階以安步級俗謂之樓梯
 腿也以是經文義言之兩階四配故四人執戈夾之蓋

二人夾於東階之二紀二人夾於西階之二紀故謂之
 夾兩階紀也傳謂堂廉在堂上而謂之夾兩階乎疏以
 為夾兩階立堂下兩廂各二人是夾兩階也於紀字之
 義亦未見分曉江氏聲著尚書集注音疏分階紀而
 二之謂夾階者二人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
 前廉屋下相向夾紀者二人一立於東南堂隅一立於
 西南堂隅當前廉屋下之兩端蓋南向意謂均之前廉
 屋下而夾階者在屋下之前主於階而夾之故二人相
 向夾紀者在屋下之兩端主於紀必少進於堂隅而夾
 之若相向則面兩垂之屋故皆兩向也別階言紀於堂
 廉之說似有可通然以是經夾兩階紀文義涵泳之終
 嫌辭費且侍臣執兵防不虞也故以經文次第觀之自
 外而內始單門內防之於入門時也次夾兩階紀防之
 於升堂時也次東西堂防之於受顧命時也次東西垂
 防其從兩旁上也次側階防其從北階而上也侍臣在堂者著冕大夫也在庭者著弁士也今東西堂既有人兩垂又
 有人夾兩階又有人乃復立二人於廉屋之兩端將何
 所防乎說文紀古文紀紀廣臣也然則階紀之字假借

廣臣之字也其所以假借之者言階之有兩紀以輔階
 齒猶人之有兩臣以輔牙車義最親切漢書張良傳良
 嘗游下邳圯上服皮曰圯音頤楚人謂橋為圯嘗謂橋
 兩頭必有步級兩遠亦必有所掄如階紀然故謂橋為
 圯音同紀乎爾雅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圯郭
 注云持門樞者或達北樞以為回竊謂樞達北樞北樞
 在室東北隅室東北隅食所居曰宦紀古文从戶戶樞
 相近而樞達北樞故戶樞亦謂之紀相因命名古人恆
 有之然何以階紀之紀又與戶樞同其名豈升堂之由
 階猶入室之由戶會意假借義自可通然而不敢知矣
 廣雅扶紀構砌也爾雅扶謂之闕郭注云闕限也鄭注
 曲禮相門限也士冠禮布席闕外郭注闕闕也不踐闕
 不履闕不踰闕是在門戶空處安橫材為人所跨闕扉
 止於此故曰闕門限也屢謂之臬所以止扉謂之闕余
 謂闕扉有闕止之令扉不得過闕扉既闕則有闕止之
 令不得復開故說文亦解闕為門相是闕亦得呼門限
 矣若紀為持門之樞令扉開闕皆制於此廣雅以砌釋
 紀顏師古漢書注亦以門限釋砌漢書作切援彼證此據此

釋彼古義具在說有可通殊難駁辨是紀持門樞固與
 闌砌皆有止扉之義也然西京賦曰金紀玉階彤庭輝
 輝階紀對舉且與彤庭連文終與落時之紀不屬西都
 賦亦曰元墀和砌玉階彤庭李善引廣雅曰砌紀也而
 墀砌階庭兩兩對舉豈得以落時之紀當之乎落時之
 紀不得相溷而階紀階砌必連墀庭言之不可為夾兩
 階紀之左證乎又說文新附字曰砌階甃也隱隱與廣
 雅紀砌之釋相應和此必從古相承之義夫有所受者
 不亦足為紀揜階齒之旁證乎漢書外戚傳切砌皆銅

皆冒黃金塗白玉階此亦階砌對言黃金塗砌白玉為
 階即西京賦所謂金紀玉階也自堂至庭地之兩紀其
 上必施欄楯今人家華屋皆然况皇居乎皆冒之以銅
 而塗之以金昭其稱也而師古釋砌為門限蓋以廣雅
 有秩紀構砌之云又得爾雅秩謂之闕一語相為互證
 闕為門限故遂據之為言注釋之例但期有據不暇深
 求承編襲繆恆坐在此然於今轉得據夾兩階紀一言
 以相送難昔人階紀階砌不一言之故謝元暉詩紅葉
 當階翻蒼苔依砌上亦襲其對義而用之階甃為砌蒼

苔故得依而上之也抑嘗於廣雅之云而得六書轉注
 之義焉秩紀構所謂建類也砌也者所謂一首也以砌
 為首砌字義明則秩紀構三字皆得展轉互釋所謂同
 意相受也今砌字得說文新附解之曰階甃有積系排
 次之義則秩紀構三字義亦宜然嘗謂秩當从秩省說
 文秩積也引詩積之秩秩其解積曰積未也亦引詩云
 云積禾秩秩然有次第故平秩東作說文作鄭其字从
 第亦有次第之義也今毛詩無積之秩秩而有積之粟
 粟粟猶秩秩也傳解粟粟為眾多似矣然不如詩自

申之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乃見秩秩之義秩从秩省
 有積系排次義故曰扶砌也構从彳鱗次比鄰並言積
 象排次故曰構砌也李善之注西京賦曰砌砌也其注
 西都賦曰砌砌也據廣雅互釋之猶說文老考也考老
 也之互釋所謂同意相受六書轉注之義然則廣雅之
 云四字同意皆可轉注據說文新附砌階甃之解而為
 之旁穿交通實皆有積系排次之義而於是廣雅之義
 明而夾兩階紀之義乃益明矣竊於是更有旁通之說
 焉命名之義每以相近而移形聲之道亦由近似而轉

階依於堂其揜齒之砌曰阼則垂堂之砌等砌也相近
 假借亦可名之曰阼垂堂之砌與堂上之廉一橫在上
 一縱在下雖非同物而連而相及或者以漸而移乃呼
 堂廉為阼亦其勢則然乎由是言之階之兩旁揜齒者
 謂之阼於阼下者謂之砌對文故異也阼砌可互釋
 夫階直呼阼所謂散文則通也至於相因生義動而多
 連名之未嘗不可言也蓋宜然哉江氏之疏又引西京
 賦刊層平堂設砌砌同屋隙引呂向注屋隙邊也謂削象
 其階令平高設切以為屋隙此與前所謂垂堂之砌蓋
 同然今又細釋其所謂設切屋隙者似言設階於依於
 堂廉之屋於文義為較順且向注階字不可通當是削
 象其堂然亦未知然否也夫階足之所升也門限足之
 所跨也然則阼砌字通得有門限之解亦相因而然惟
 變所適焉得遂可為典要乎

三禮通釋卷八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厲雷之制

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鄭注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
 穴是以名室為霤高誘注呂覽云霤室中之祭祭后土
 也郊特牲家主中霤注中霤亦土神祭苞獨斷上云霤
 神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也左氏昭二十九年傳在
 家則祀中霤疏云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孔冲遠
 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
 不當棟而在室之中矣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
 明中霤不開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
 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矣也
 是明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室則祀中
 霤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
 神亦中霤神也云云古者複穴是所名室為霤云者解所
 以謂室中為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複
 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
 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為地則
 鑿為穴謂之為穴其地皆如陶窰故詩云陶復陶穴見
 也故毛詩陶其土而復之陶其窰而復之鄭云複者復
 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謹按曰漢書公羊傳辰六
 年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疏引庚蔚之禮記月令
 說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
 兩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為中霤也按禮記月令正義引
庚蔚之云複謂地上

累土為之穴則穿地也禮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雷之是以後同名室為中雷也文與公羊疏所引微異劉熙釋名曰室中央曰中雷古者覆穴後室之雷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雷下之處也據諸儒說是雷厲字古可通也說文雨部云雷屋水流也广部云厲中庭也按中庭者中室也據許說則謂雷為屋水流謂厲為中室畫然二義矣按楚辭大招云觀絕雷只注云雷屋宇也楚辭惡命云制讒賊於中厲注中厲堂中央也釋注義與許說同是雷厲二地各不相蒙也許意以為古宮室之制雷在屋垂故曰雷屋水流也而古屋中謂之厲故許氏謂厲為中庭也謹按曰天子諸侯及大夫士寢廟之制既有東西榮即為東西雷而鄭氏士喪禮注則謂大夫士東西言榮天子諸侯言雷危棟上也按榮雷天子及士可通名鄭說非也說詳大夫士寢廟制疏近儒沈氏冠雲儀禮小疏云楹宇西階謂堂西之階即西面階也不直置近序西階上者祝受管人汲水管人受祝潘等事皆在此西階上也謹按曰禮記玉藻頤雷坐拱鄭注云雷屋簷也詩八月在宇韓詩解宇為屋雷說文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柶然則宇也雷也檐也柶也異名同實

雷亦為灑左氏宣二年傳云士季入諫三進及灑是雷即屋柶之灑水處耳四雷者正堂前檐為南雷東西堂之檐為東西雷北堂之檐為北雷大夫士既有東西堂安見其無東西雷邪况雷即屋柶榮即屋柶之兩頭起者若非四雷則屋柶兩頭何能竦起而為榮乎禮弓云池視重雷注重雷者以木為承雷行水亦宮之飾也柶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懸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為之漢書宣帝紀神龜元年詔曰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池中如淳曰銅池承雷也按雷天子四面有承雷諸侯三面缺其後大夫南北二面士惟南一面若檐之東西起者曰榮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之有四注者即有四榮也則雷為屋柶榮明矣而燕禮之云設籬當東雷則東雷為東榮又明矣陳氏禮書云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阼遠於戶內戶內遠於牖下牖下遠於中厲則中厲為中室可知昔齊諸大夫之陳乞之家乞使力士舉巨囊至於中厲亦中室也陳氏又云重雷非屋雷也按陳說是也謹按曰屋雷即中厲亦

即內屬也禮記有門內屬燕禮賓執脯以授鐘人於門

內屬禮弓曾子吊於季氏涉內屬蓋即指此屬若鄉飲

記磬階間縮雷注縮从也雷以東西為从此則東西之

簷雷也今經傳屬雷通用謹按當據說文中屬之屬从

戶為正簷雷之雷从雨為正又按介足釋宮云采屬謂

之梁注云屋大梁也是梁名采屬者以其大而居中

也此與許氏釋屬為中庭同義按介足又謂楹謂之梁此

小橫木亦借梁楹以為名所謂門楹非屋說文謂采棟

也是通乎棟與屬之大材始得曰梁矣棟在南北之中

是屬在中庭而雷為南北兩楹則雷之南北有流義矣

屬與雷字雖可通而地實不可混也是則祭乎其間者

明為南北之縱非為東西之橫也按屬與雷字雖可通

而地之不可混者灼然矣按古有中庭蓋儀禮之通而

十七篇河間獻王復得古禮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中

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在秘府且無師

說其後不傳於世

而中屬禮迷遠

三禮通釋卷八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碑

禮公食大夫禮陳鼎於碑南南面又云庶羞陳於碑內

庶實陳於碑外聘禮醴醢百饗夾碑十以為列又云賓

自碑內聽命按賓自碑內聽命為聘禮文庶禮無禮記

祭義曰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謹按曰有宮皆有碑不

徒天子有也即諸侯大夫士亦有之士昏禮云賓入廟

門鄉飲酒禮云賓入序門鄉射禮云賓入序門皆三揖

至於階而三揖之中有當碑者諸侯大夫士之宮皆

有碑矣聘禮上當碑南陳鄭注聘禮云設碑近如堂深

又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

廟則麗牲焉其材宮廟以石寔用木謹按曰宮之有碑

天子及士皆同而寔假木為碑士則無之檀弓云公室

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

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豎之穿中於間

為鹿盧下棺以綽繞天子也豐碑斲大後各重鹿盧也

鄭注又云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

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綽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綽二碑

士二綽無碑孔冲遠正義云凡言視者不正視公使卿視伯大夫視之辭也故云是也

為之形如石碑者儀禮廟有碑以表義云性入墓於

於碑前後四角當碑之者謂得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

望改云四角非謂正當碑四角之云穿中於間為鹿盧

者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即謂著鹿盧鹿盧

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碑繞者碑即碑也碑之一

頭等棺以一頭繞鹿盧繞也碑之四角者皆用鹿盧

應鼓梓以漸仰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綽也大夫四綽也

大夫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四也去前後各重鹿盧也者

以六綽四碑明有一碑天子四也去前後各重鹿盧也者

用六綽四碑明有一碑天子四也去前後各重鹿盧也者

慮如快前後碑重天子有燧以指之入棺所以下棺者

凡天子之葬於其方中為方塘漢吉謂之方中又方中之

內先累椁於其方中而後入至方中乃屬綽於棺之

而載以棺輶從之入於棺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綽也

以言視桓植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大夫二碑是也

古之亦謂之桓也故大夫二碑是也

四植謂之桓者按說文桓字義也今諸侯大夫二碑而

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未柱也今諸侯大夫二碑而

嶧山立石上泰山立石下皆云刻所立石其書法之詳

如此金壇知縣段玉裁說文注云凡刻石必先立石故

知豎石者碑之本義宮廟識日影者是又按宮廟有碑

則寢亦當有碑賈公彥以經無明文疑之侯官舉人林

喬陰云諸經所云三揖者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

面揖當碑揖燕在寢亦三揖明亦有碑而鄉飲鄉射亦

皆有二揖之文則序序之內亦當有碑林氏所論甚確

而徐氏讀禮通考乃以為廟有碑而寢無碑非也或疑

序序則射而張侯堂下之庑乃是侯道恐未必有碑今

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以

侯道三十丈推之自堂上之物起數則侯所占堂下庑

中之地有二十丈碑之所在三分庑而有其一在北其

崇蓋與堂等張侯下網不及地武一尺二寸益以下躬

下舌各二尺貫網之綱一寸則侯之去地有五尺三寸

庑序為大夫行禮之地大夫之堂崇五尺計其碑亦當

五尺雖踰碑張侯固無礙也

即聘禮之窆用木也非石而亦謂之碑者假碑之名也

說文石部云碑豎石也蓋豎石者為碑之本義故說文

謂碑豎石也秦時則不曰碑而曰刻石始皇本紀上鄒

三禮通釋卷八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庭燎

詩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而言夜未央庭燎之光夜未

艾庭燎晰晰夜向晨庭燎有輝氏曰庭燎大燭也郊特牲曰庭

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之數公室五十侯伯子男

百者宣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又曰鄉為田燭田燭田首少

儀曰主者執燭抱燎周禮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司烜

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

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始蜜灌之

若今燧燭百者或以百根一庭設之或百庭設之若人

所執者用荆燒為之執燭也周語大宰文公及內史典

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

設庭燎單子謂定王曰敵國賓至甸人積薪火師監燎

火師司火左傳曰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燕禮甸人執大

燭於庭謹按曰在手曰燭在地曰燎故禮於燭言執於

燎言設而已古者祭祀朝覲賓客皆用庭燎而司烜凡

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則非大事之用者不必司烜所

共也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比蓋

其所設之數也先儒謂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

中心以布纏之始蜜灌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燒為之於

理或然漢志秦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張晏曰權火

建火也其法或祖而用焉非古也

類稱故漢祀五時於雍五十里一漢火而後世祭祀

之權火

三禮通釋卷八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隅阿雉

周禮冬官攷工記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

城隅之制九雉注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浮思本或

作架屋細目之稱隅交趾謂之以其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而書大傳作度長以長疏云言

在臺上隨方角迎折故呼為角浮思雉則一丈言長一堵則三

丈休甯吉士戴震補注云仞有三尺為高一雉古者度

廣長以尋度高深以仞每八尺仞九尺牆言雉者五版而堵為

雉之高五堵而雉為雉之長版崇二尺長六尺門阿五

雉謂路門應門之崇也宮隅七雉謂皋門之崇也大雉

有仇言高方九里之城宮九百步七里之城宮七百步

五里之城宮五百步三里之城宮三百步天子之宮牆

高七仞有一尺城高十仞門臺謂之宮隅城臺謂之城

隅亦謂之闕定公三年左傳門臺注云門上有臺即風

尺闕謂之臺詩曰靜女其妹俟我於城隅俟迎之禮

也古者漸便娶必有麻說合近郊壘車輪然後至才地

下以俛迎者俛而不可見也夫至也俛而猶隱然說文

俛俗佛也詩曰俛而不可見也夫至也俛而猶隱然說文

非注云謂隱蔽也詩曰俛而不可見也夫至也俛而猶隱然說文

凡異物始言互城下終乃言至於郊婦女之制思賢疏

德士史之漢者也學者不攷工記又曰門阿之制以為

都城之制注云都四百里外距五百里王子第所封其

城隅高五丈宮隅門阿皆三丈攷工記又曰宮隅之制

以為諸侯之城制注云諸侯畿已外也其城隅制高七

丈宮隅門阿皆五丈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初學記第

二十四引許氏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

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左傳隱元年正義引許氏五經異

義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板

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

及左氏說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為堵一堵之牆蓋

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

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又異義云周禮說

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

雉毛詩鴻雁正義引鄭辨異義云左氏傳說鮑莊公第

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

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

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

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

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

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又禮記坊記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周禮匠人疏引鄭駁異義曰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又匠人疏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陽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陽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陽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賈公彥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戴氏震說云公侯伯之城皆當高五雉城隅與天子宮隅等惟子男之城或同都城爾按戴說得之公羊傳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伯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為步三百步為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為二千尺通前為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

十一里三十二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為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為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為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為百雉不同左傳隱元年正義曰賈逵馬融鮑元王肅之徒為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如周禮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元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為正說文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為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為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不同故兩申其說周禮典命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宮方九百步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宮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宮方五百步疏曰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

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為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蔡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一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義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閩縣編脩陳氏壽祺云鄭駁異義

以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是與典命疏所引鄭說鄭伯城方七里大都方七百步者不同而論語注言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與後說合典命疏所引當是論語注文也謹按曰鄭氏駁異義取古周禮春秋說一丈為板計之適合未嘗自立為六尺為板之說此說雉之制實為不誤及箋詩則別主古義參以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而定為板長六尺何其互相刺謬邪鄭意以為公羊傳五板而堵者高一丈也五堵而雉者廣三丈也何休注公羊傳乃取韓詩說

八尺為板五板而堵為四十尺五堵而雉為二百尺其說乖異不足取也惟以高一丈廣三丈為雉此亦不易之論不必取六尺為板八尺為雉之說也然鄭又云雉長三丈是誤以堵為雉也孔氏謂雉長三丈經亦無文有板廣二尺者則一堵之牆長高各一丈一雉之牆長高各五丈此周禮注說也然注又云雉高一丈長三丈則於五堵為雉之數又不合也鄭又駁異義引左傳都城過百雉云云此即鄭君箋詩之說然循而下之堵當長六尺板只當長一尺二寸於理甚謬王氏愆期疑公

羊傳五堵為雉之文五當為三之誤以諸儒皆謂堵長一丈三堵則三丈是雉之數竊謂學者只宜信毛傳及古周禮古春秋說姑存公羊傳之說不必疑五字為三字之誤也陸佃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鷄頭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雉高一丈長三丈也按陸說得之雉野鷄也其形平直而去每如大矣故古人名鳥之音與矢相近且造一從隹从矢之字曰雉也既文達元謂雉與音每相假借是也蓋雉有度量之義凡物自此止故平引繩倂而度之約略如大雉之去曰雉以繩倂引度也元年都城過百雉諸說不同大抵皆用長繩倂引度也元年都城過二十五年度山林鳩藪澤陂與度對古雉乃雉字之誤雉印度也度以繩倂人為度數也左傳昭十七年五雉為

五五五利星用五度量民者也夷平也工正命官所
 以名雉者雉有度義亦有平義也周禮封人封其四疆
 中界經所以封城者亦如之謂之雉與古者名同杜子秦
 通城邑則量百雉之弱選祭祀則供牛鼻之經且雉之
 為工正也義與此同既氏云國語晉語二中生雉經乃
 以經雉自經雉乃經之假借字而或以為如雉之經乃
 自古未見有雉鳥自經於樹者此不明古義之失也左
 傳宣十七年范武子曰余將老使御子還美志庶有焉
 乎釋文又作雉子曰余將老使御子還美志庶有焉
 是雉字之說與庶有焉乎詞氣正同焉者止也即阻止
 之義平也解也此雉亦當訓止也平也按既說足也
 謹按曰古者數數以萬度度以雉師曠禽經云雉上有
 文鷄上有尺所謂尺者言飛而上也雉工能文故計丈
 以雉也蓋五板為堵計一板當長二尺堵高廣各一丈
 三堵為雉以橫言不以直言也古周禮謂天子城高七
 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
 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學者惟計雉
 以推之斯先王之雉制有可攷者矣按說文木部載下
 氏玉裁注云古義雉先引經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曰
 俾五室家其經則直是也經直則豎板輪題曰積種於
 兩頭之長狀也旁曰餘種於兩邊之長狀也積之謂上
 我我之言止也而後獲施於兩邊餘以積餘實上
 用築築之一版塊則層食而上詩曰維以積餘與版而
 仍度之築築之登登是也然則我者合積餘與版而
 培之鄭云我猶種也今時人名梓木之積曰我築端立

版亦曰載鄭同許說何注公羊曰八尺曰版堵四十尺
 此用今載鄭說也鄭箋曰春秋傳云五版為堵五堵為
 雉雉長二丈則版六尺自其說也若異義今無全書
 未識許氏何從而於此但云長版不著丈尺是作說文
 時於今說八尺古說一
 文皆疑之而不確定矣

三禮通釋卷八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市制

易曰古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序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左五朝而右立市陰陽相成之文次思次也敬介次也祭之以陰禮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事然敘肆行列也經界也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微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敘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昏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莫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昏師賈師泣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牛馬兵器珍異廛人掌敘市飲布總布賈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昏師各掌

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司穡掌憲市之禁令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昏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泉府掌以治之征布敘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匠人營國而朝後市市朝一夫先王之居也左聖嚮仁右義昏藏嚮仁故面朝背藏故後市朝王所建市后所立市之制其廣一夫其位三方其旁有門分之以廛列之以肆有泉府以敘賒有思次介次以治訟其祭有禮其徒有時古之言市者必曰市井若詩曰擊舞於市井士相見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齊語曰處商就市井楊子曰市井相與言以市必同井故也何休曰因井田以為市風俗通曰人有所需必濯於井上然後至市二說不知何據然也賈公彥曰三市皆於一院內為之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則市之所設豈非陰陽自然之理哉衛之時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古之治市也每肆一長二肆一昏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穡二十肆一賈師一昏師

其法有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而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過屬游飲食者不得行鬪鬩蟻亂出入相陵犯者不得作主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量不中殺伐之類不得粥其犯禁者司門舉之於門質人舉之於市搏之以司稽察之以昏師然後治於司市其附於刑則歸於士凡以阜民財一民行而已此所謂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也然事不特立於國中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量入營軍之壘含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師亦有市矣天文心為明堂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象者實其中虛則耗此市之象也

五席 王大朝觀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祀先王祫席皆三諸侯祭祀席二諸侯所建國賓席

二 公食大夫席二大夫辨士辨射席一

周禮大宰入朝觀會同贊玉凡玉爵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太朝觀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紳加莞席紛純右彤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縹

席畫純建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書狄設黼屨級衣牖間南嚮數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數重底席綴純文見仍几東序西嚮數重豐席畫純彤玉仍几西夾南嚮數重筓席元紛純漆仍几

三禮通釋卷九十

臣林昌彝纂輯

鄉官書攷之法

閭師聚民無常時族師聚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

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攷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

之此比年攷校之法也學之攷校如此鄉之攷祭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

秀選俊造進士升論之法

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蓋學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職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

官材之謂也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八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小師取小學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以為左右漢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御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凡此其言詳略與王制雖小異其實皆先生之遺述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上

臣林昌彝纂輯

笏

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則見於天子飾竹以為笏不與君並用純物也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言凡吉事無說笏也太廟之中惟君當事說笏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免恐哀哭踊之時不當事可既摺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以說笏也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單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殺方行也天子扞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又曰天子摺斑方首大夫士又扞其下首廣二寸半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又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又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摺本去珽茶內則曰佩士笏也子事父母鞞紳摺笏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射禘禘摺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儀禮士緇帶鞞鞞竹笏禮器曰大圭不琢周禮王摺大圭執鎮圭緇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扞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荀卿

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管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笏即手板也蜀志秦密見太守以簿繫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特簿謹案曰天子之事常脩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制為之笏或執或搢而單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梁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于拜戶西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

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撫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茶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屈後直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誓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茶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端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見天子也入太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脫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小功不說笏則大功以上說之可知

大圭 三尺上終葵首杆殺也考王記曰凡為輪行澤者破杆

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纁籍五采五就以朝日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又曰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左氏曰衮冕鞶珽昭其度也禮器曰大圭不琢玉人曰大圭長

三尺行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笏也

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高貢雅州殿貢球琳珽珽兩雅

琳珽珽說文曰球或釋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珽行殺也

從擊則珽與球同終葵椎也謂推為終葵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

之珽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

炤是也典瑞曰楮大圭玉藻曰楮珽玉人曰天子服之

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楮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

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曰

史進象笏諸侯之禮也然王朝日禮神執鎮圭而楮大

圭既禮神矣宜置鎮圭而用大圭歟玉藻言笏度二尺

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天子之笏長

三尺而六寸為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有餘去

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為不足蓋玉藻所言非天

子之笏孔穎達曰二尺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

分皆然

三禮通釋卷九十一下

臣林昌彝纂輯

大琮

玉人曰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

之鄭氏曰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賈公彥曰八角鋒各

出二寸兩相并四寸也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蓋所射

者四角而已攷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則八角之說未

之聞也天子鎮圭以禮鬼神宗后內鎮其用無所經見

不可考也禮大圭不琢而大琮謂之內鎮蓋亦刻鎮山

以為飾而與大圭不類也夫王尊而不親故為天下之

所君后親而不尊故為天下之所宗觀祀天以璧祭地

以琮則后固有宗道矣故謂之宗后

王駟琮

后駟琮

玉人駟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

子以為權鄭司農云以為權故有鼻也鄭康成云駟瓚

為組以組繫之因名焉然則駟琮與駟圭璋璧琮之駟

同以為權則與璧美起度之意同璧美起度而度不以

璧駟琮起權而權不以琮書言關石和鈞月令言正權石荀卿言衡石稱懸此權不以琮而以石也班固言圓而環之令肉倍好此權不以琮之方而以圓也禮曰天子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共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獻尸后亞裸王親牽射牲后親薦豆遵賓客則王裸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王亦王有鐘后有內鎮王有駟琮七寸后有駟琮五寸駟琮以為權而后有之者以其立市故也

上公桓圭

侯信圭

伯躬圭

子穀璧

男蒲璧

書曰輯五瑞脩五玉如五器卒乃復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

觀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小行人成六瑞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玉人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鄭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信當為身身與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珠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也古嚳王太學宗悚云信鄭讀為身信躬並象人形但文有麤縟耳後人謂直身為

信圭曲身為躬圭於鄭麤縟二字終不可通今以說文

禱衣躬縫也通晉莊子云一語證之身圭當是刻玉為

之作正面形有眉目口耳鼻其文縟細躬圭則作反面

人形無眉目口鼻其文麤故鄭云但文有麤縟耳按說

文聚新衣聲也一曰衣背縫又說文躬從呂從身呂背

脊也據此則信圭為刻正面人形躬圭為刻背面人形

也謹按曰王太學之說辨矣而猶未確信圭為侯所執

躬圭為伯所執信為直身躬為曲身鄭說最當而不可

易豈有背面人形之理按大宗伯注信圭躬圭皆長七

寸孔義引江南儒者解之云直者為信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麤略宋博士聶崇義亦主其說何必以有口鼻耳目者為細無者為麤乎太學之意蓋以躬圭刻曲躬不能成形不知信圭人形直身躬圭人形曲身稍偏便不難刻若必作背面則對君者反為背君決為非禮太學說實不可從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以安上為任故公圭琢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屈者卑足以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琢之子不足於

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璧琢以穀男不足於養人而足以安人故璧琢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之體盡其用者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然王之三公八命其服七章之驚冕其執七寸之信圭及大射則王服驚冕故公降服毳冕降服毳冕則執躬圭而已此禮所謂曲而殺也五玉亦謂之五器亦謂之五瑞亦謂之擊左氏曰男擊大者玉帛大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

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特小行人言用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實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守之也覲禮侯氏入門坐奠圭拜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降擯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於是時安玉崇玷之上明堂位所謂崇玷康圭者此也若夫壇壝宮之禮則諸侯升受王玉王授之於宰矣賈公彥曰壇上無玷當約聘禮側授宰玉其說或然易曰艮其身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蓋屈身為躬信躬為身言信圭則身可知鄭氏改信為身不必然也桓說文作獻

介圭

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嵩高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爾雅曰介大也又曰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珪夫王之大圭長不過九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寶之而已書於介圭言太保承之於瑁言上宗奉之書之介圭即大圭也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見諸侯則執瑁圭而大圭不搢則太保承之耳此承與奉所以不同也孔安國以書之介圭為王之守圭長

尺二寸者毛氏以崧高韓奕之介圭為公之守圭九寸者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為所錫之圭尺二寸者以韓奕之介圭為享王者然王與公之守圭曰鎮圭桓圭而已不謂之介其義當從鄭氏之說

三禮通釋卷九十二

臣林昌彝纂輯

纁藉

周禮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設其服飾注服飾服玉之飾謂纁藉又

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注文所以

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鄭司農云纁藉為藻率之藻五就五面也一匝為一就問絲綸條陳壽

禋左海經辨曰典瑞纁藉五采朱白蒼黃黑也注言五采文賈疏亦言五采丈木史謂指此五色是也公

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

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於王諸侯

相見亦如之注三采朱白蒼瑑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

就以規聘秋官大行人纁藉九寸注纁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

攷工記玉人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大璋中璋九寸邊

璋七寸有纁禮記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

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判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

采六等休寧戴氏震說云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米匝為就二米一就則謂二

采合成一匝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米

為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米五就重之則四等二

米一就重之則三等典瑞言具就不言具等聘禮記言其等不其記合之乃全熊氏孔氏賈氏皆混就與等為一故徒禮聘禮曰賈人西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

滋疑感

而授宰注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今文繅
作瑑謹按曰濟陽張氏稷若鄭注句讀云疏謂
圭一則以絢組為之所以繫玉於韋版此云垂繅屈繅
則絢組之繅也嘗謂據疏所言仍是一物韋版絢組相
待為用何得言一也謹按曰觀禮乃朝以瑞玉有繅注
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本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
蒼為六色陳博士禮書云冕繅織絲為之則圭繅亦然
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據也繅可垂可屈宰執
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畀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
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上
介受圭屈繅出授賈又曰賈人東面坐啓積取圭垂繅
注繅有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不
組繫也
以威禮不在於已也屈繅並持之也曲禮曰執玉其有
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謹按曰張氏稷若云疏以屈繅
為無藉垂繅為有藉曲禮陳氏注以圭璋特達為無藉
琮璧有末帛為有藉陳說得之謹按曰張氏取陳氏之
說是也陳博士禮書云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
平繅繫長尺絢組也璧繅蓋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平王
再拜皆厥璧組是也先儒以垂繅為有藉屈繅為無藉
此說非也考之於禮玉有以繅為之藉以末帛為之藉
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已聘禮賓襲執圭
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禮用玉而其
禮嚴享藉以帛而則賓裼奉束帛加璧蓋聘禮用玉而其
殺曰裼襲所以不同也賓襲執圭師為其相蔽說也玉
簪曰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謹按曰
張氏稷若云觀於注知疏以垂繅屈繅為有藉無藉誠
誤也
又云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介執璋屈繅
立於其左聘禮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繅也繅
按曰張氏稷若云疏以屈繅為無藉垂繅為有藉又以
繅有二種其說愈支而難通曲禮陳氏注云所謂無藉

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有藉
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時其人則襲此定
說也又按曲禮鄭注亦云圭璋特達而襲璧琮加束帛而
璋琮引無氏云朝時用圭璋特達亦非陳氏創為之
也謹按曰無氏此說極精戴氏五氏亦謂其語簡而得
禮意戴氏記繅藉云繅之形制各如其玉上元下繅時
謂以韋衣木經無明文繅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
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為之無事則繫玉藏於積
故時禮記云繫長尺絢組繅藉之說鄭注及諸家義疏
皆未明以其施米謂之繅以其承玉故曰繅藉而不
則束帛為之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繅也束帛加璧末帛加琮
上聘禮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不云無繅積以藏玉繅
啓積取圭垂繅者非以為文符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
繅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繅歛其垂
而併持之明已不為儀也使者受而垂繅於君前並見
之亦以為儀然繅與積為類聘享皆不以繅進故致聘
及還玉時皆無垂繅之節然則聘之襲也其時去繅而
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裼也雖去繅而有錦帛等為之
藉足以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氏
兼繅與束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
特著賓襲上介不襲之文故於上介云不襲者以威禮
不在於已也介繅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
證不當襲於賈人云不言裼襲者裼不裼也此明賈者
皆無以裼為敬之儀是賈者皆襲不必言裼襲也又云
繅有組繫也明垂者其組繫後人誤會聘禮注而以垂
繅為有藉屈繅為無藉殆失之與謹按曰戴氏此記最
明足申濟陽謹按曰先鄭讀繅如藻率之藻是以典瑞
張氏之說
之繅即為左傳之藻也左傳桓公二儀禮聘禮記圭繅
注云古文繅或作藻今文作瑑據此注是聘禮記之繅

與左傳之藻同物也董子春秋繫露曰主天法商玉厚
 九分白藻五絲主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四絲主天法
 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主地法文玉厚六分白藻二絲
 東吳惠氏士奇禮說云王之厚取則天地陰陽又藻地
 白而加米謹按曰惠氏云藻地白而加米非也聘禮記
 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
 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間諸侯朱綠藻八寸皆元纁繫
 長尺繫音計長直隸反絢組是纁之地上以元下以纁而又加
 五采之組其非以白為地也明矣經生家皆以元纁指
 繫組言之不知聘禮記明云繫長尺絢組注米成文曰絢繫無事則
 以繫玉因為飾皆用五采組上既以絢為組自有襍
 采何得言元纁繫組邪且賈公彥此疏引服虔云藻謂
 畫藻又鄭君注纁云用韋衣而畫之印之董子之言知
 董子所云白藻者蓋謂以粉白畫水藻之文耳毛詩米藻鄭箋
 云藻之言深也藻取其深潔畫藻以藉玉貴潔誠之義也所云五絲四絲三絲二絲
 者非謂織絲為藻謂於韋畫水藻文旁以采絲帀之或
 五采四采或三采二采惠氏禮說謂四采為二王之後
 其或然歟惠氏云絲謂米五絲五采也周官射無四正
藻無四米逸詩四正具舉是射有四正也繫

露白藻是詩是藻有四米也蓋二王之後歟自注云射人職玉五正諸侯三正卿大夫士二正典瑞職玉藻五
米公侯伯藻三米子男藻二其謂染絲織之以為繫組
米鄭注四正謂正繫非也則非是也組既皆用絢不得云以絲為繫組也說文王
 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王彙聲虞書曰璪火粉米
 說文金壇段氏玉裁說文注以玉飾為彫飾玉之文按
 段說非也說文之璪蓋即聘禮記圭纁之纁鄭注聘禮
 記所謂纁今文作璪者說文之謂玉飾即鄭注典瑞設
 其服飾所云服玉之飾謂纁藉者蓋璪為玉之藉即為
 玉之飾故說文以玉飾言之惟璪為玉之飾故字亦从
 玉惟璪畫之如水藻之文故字或為藻段氏謂為彫飾
 玉之文誤矣按隋書禮儀志引尚書大傳云璪純白闕
陳氏書禮學考尚書大傳定本亦據禮儀志正今
俗本大傳及御覽禮書引並作璪火亦文有誤也大傳
 五服作藻文色用純白尤足證董子言白藻是以白為
 畫藻之色而非以白為藻地矣杜預注左襲舊說以藻
 為藻藉謂率屬藻合為一物實顯背服注率為刷中
 之訓也孔冲遠正義則附和杜注妄以藉玉之藻名率
 拭物之中無名率者以難服注孔氏果何所據而云然
 耶孔氏又謂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不宜舉拭

物之中與纁藉為類然則孔氏以率為藻藉之絳積其
 細大視刷巾又何如邪孔氏亦知禮無以藻為藻率之
 文特拘於疏不破注之例實不答元凱注為舛謬之甚
 者也率義別有攷玉藻說帶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
 率無箴功傳言帶言擊屬終不一及之而謂藻率可混
 為一乎。

三禮通釋卷九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王纁五采五就

公侯伯纁三采三就

子男纁朱絲二采再就

聘王纁三采六就

問諸侯纁二采再就

典瑞王摯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

皆二采再就瑑圭璋圭璋璜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親聘玉人

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有纁

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

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藻薦玉者也三采六

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虛作此贊者失之矣覲禮侯氏奠圭於纁上聘

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

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蒼間諸侯朱纁八寸皆元纁

繫長尺絢組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曲禮執玉有藉者

則褻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鞞昭其數也鄭氏謂纁

所藉玉以韋衣木而畫之廣表如其玉之大小一匝為一就蓋玉之藉以纁而纁之長眠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不過五也公侯伯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纁或作藻纁纁織絲為之則圭纁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無據也纁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眠其玉之大小亦無據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然子男執璧則博刻者公侯伯之圭而已子男之纁二采再就則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纁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之矣其說是也然則圭纁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元纁長尺絢組是也璧纁蓋亦然春秋傳所謂楚康王再拜皆厭璧紐是也先儒以垂纁為有藉屈纁為無藉此說非也考之於禮王有以纁為之藉有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褻無藉則襲持施於束帛而已聘禮賓襲執圭公襲受玉及享則賓褻奉束帛加歷蓋聘特用玉而其

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褻襲所以不同玉人曰天子圭中必則與纁之絢組異矣先儒以絢組為必是必者人有之也豈禮意哉國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謂朝日纁五采夕月三采

四圭有邸

蒼璧

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按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氏謂蒼璧禮天冬至祀天皇帝在北極者也四圭祀天夏至祀感生帝於南郊者黃琮禮地者崑崙之示兩圭祀地者神州之示賈公彥謂黃琮以禮崑崙之示於夏至則兩圭以祀神州之示宜於七月然感生帝與崑崙神州之說不見於經又分郊以異於五帝王肅嘗攻之矣要之蒼璧禮天冬至之郊也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郊也黃琮禮地夏至之祭也兩圭有邸非必夏至之祭也冬至用蒼璧夏至用黃琮牲幣亦如之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非冬至則四圭非夏至則兩圭

而牲幣蓋用騂駒矣所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駒牲是也禮神之玉蓋皆植於神位之前書曰植璧秉圭是也或曰大司樂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又言歌黃鐘太簇之類以祀天神地示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又在此禮之後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蓋皆一祭兼用之也是不然何則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略不應如是之缺也然則祀之乃所以禮之康成以祀為禮其神於義或然書曰宏璧在西序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宣漢郊祀志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蓋與周之禮天者異矣然則冬至禮天必以璧何也蒼春天之色圓鍾春律之管樂以圓鍾玉以蒼璧而牲幣皆蒼以冬至者陽氣之始故也

兩圭有邸

黃琮

大宗伯曰黃琮禮地典瑞曰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爾雅曰邸謂之抵鄭氏謂四圭有邸中央為璧圭末四出兩圭有邸僻而同邸圭璧者圭其邸為璧賈公彥曰四圭兩圭及下璋邸言邸鄭皆以邸為璧圭璧不言邸故鄭還以邸解璧也然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日月星辰天類也必一圭邸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所稱也四圭則無所不達尺有二寸天之備數也兩圭則能地而已五寸天地之中數也玉人言玉之制其長不過大圭之三其

短不過冒圭之四寸由四寸而上之則祀地之兩圭祀日月星辰之圭璧宗后之駟琮皆五寸侯伯之信圭躬圭巡守之邊璋起軍治兵之牙璋中璋王之駟琮聘女之穀圭諸侯聘女之大璋皆七寸覲聘之琮圭璋享夫入之琮琮皆八寸公之桓圭象德之琬圭除慝易行之剡圭享天子之璧琮巡守之大璋皆九寸璧美度尺而鎮圭四圭裸圭大琮玉案皆十有二寸土圭尺有五寸則大圭三尺三寸之道也土圭尺有五寸夏至之景也其餘長短不倫各有所稱豈苟異哉

圭璧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公羊傳曰璋判白則璋於圭璧半於兩圭兩圭半於四圭以禮有隆殺故玉有等衰也先王以大采朝日少采夕月日月星辰有合祭有異祭有正祭有禱祈其禮雖不一而用圭璧一也

璋邸射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五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書大傳曰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周禮諸侯為賓諸臣為客山川賓客等衰雖殊其祀與造贈用邸射一也賓至致餼如致積致饗致贈如將幣聘賓所過之邦餼之以其禮所聘之邦則卿致館宰夫朝服設餼賓既聘享君使卿韋弁歸饗餼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蓋於是時用璋邸射歟璋邸射素功以其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為無琢飾若然是四圭圭璧之類有琢飾乎玉人大璋大璋中璋皆射四寸牙璋亦射四寸特璋邸射不言寸數其詳不可以考

青圭

赤璋

白琥

元璜

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蓋璧圓以象天而天以始事為功故以蒼琮方以象地而地以終功為事故以黃東生物之方也故圭銳以象春西殺物之方也故虎嚴以象秋南正陽也陰居其半故璋以半圭北正陰也陽居其半故璜以半璧觀禮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熾惡龜有天地四方玉有六器皆其類也六玉之制不同而虎特取其形者以形成於秋故也古者盥為虎形以示武敵為虎形以止樂亦此意歟然則禮神則璧琮重於圭璋圭璋無間於琥璜朝聘則圭璋重於璧琮而璧琮重於琥璜而已何也圭璋二王之後所以享王與后也璧琮五等諸侯所以享王與后也琥璜子男所以享諸侯者也又圭璋特達不加於束帛琥璜將送酬爵而已此六玉輕

重之別也至於禮神則上下四方各象其類以求之與

朝聘之禮異矣昔成王賜伯禽以夏后氏之璜

昭三明明年左

堂位曰大璜天子之器則陽虎所竊之寶杜預所謂大

璜是也公羊曰璋判白誤矣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公

甕子家子反賜於府人則雙琥亦魯之寶也說文曰琥

發兵瑞玉為琥又白虎通曰璜以徵召然先王之時發

兵用牙璋徵守以鎮圭召人以琰後世發兵乃用銅虎

符不知說文白虎通何據而言然

牙璋

中璋

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璋七

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琿

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鄭康成曰牙璋中璋

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彥曰

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文飾

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春秋之時宋司馬請瑞

哀十四年左

以命其徒攻桓氏

杜預曰瑞符飾以於兵

魏有兵符漢有銅虎符以發郡國兵豈牙璋之類歟白虎通曰璋位南方南方

陽極而陰生兵亦陰也故以兵起於義或然

傳

司關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鄭氏曰商或取貨

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

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所過文書節凡通達於天下者

必有節以傳輔之鄭氏曰節為信耳傳說所齋操及所

適蓋掌節所謂傳者凡通達天下之節有傳也司關所

謂傳者璽節之傳也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縉帛分持

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文帝十一年除之景帝

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虞之時復之於有警之後然先

王之於天下先事而事先患而慮不為無虞而輕廢不

為有警而後設

璽

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職金字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

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左

氏曰季武子取于使公治問襄公璽書追而與之鄭杜

皆曰璽印也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

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

凡六璽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玉印黃金橐它紐文曰璽
 列侯黃金印龜紐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紐文曰
 章中二千石銀印龜紐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
 印鼻紐文曰印唐符寶郎武后改符璽郎為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
 國之符節釋名曰印信也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孫堅
 得傳國璽方圓四寸上有紐文盤五龍然則漢天子之
 璽其方不過四寸諸侯王以下其小又可知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圭璜

璋璜

大璋

中璋

邊璋

鬱人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

裸玉謂圭璜璋璜大裘及葬共其裸器遂埋之遺奠之義與璜也典瑞

裸圭有璜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祀受裸祭詩曰瑟

彼玉璜黃流在中國語之變圭以肆先王裸先王祭也元謂神解牲體以祭因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璜大

五升口徑八寸下玉人裸圭尺有二寸有璜裸謂始獻有樂口徑一尺

如祭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

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

以前馬射剌出者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

街古文橫似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璜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璜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

文飾也於中山川用邊璋中璋也王制賜圭璜然後為

鬯未賜圭璜則資鬯於天子郊持牲周人尚臭灌用鬯

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

迎牲致陰氣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祭統曰君執

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大宗亞裸君大夫詩棫樸曰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玉琿圭瓚也祭禮之禮早麓曰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也

潔鮮貌黃流祀也玉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

金為外朱中朱圭瓚謂之玉瓚黃金所以飾流也可知

矣江漢曰釐爾圭瓚一自告于文人百器也九命

文德之人也莫云玉錫召虎以兗酒一尊使以祭其祭

廟告其先祖謂有德莫見祀也正義曰在兗一自若祭

時在鼻未祭在鼻之書文侯之命曰平王錫晉文侯秬

鬯圭瓚又曰用費爾秬鬯一自魯語魯饑文侯以兗圭

與玉磬如齊告糴白虎通言九錫之禮曰孝道備者錫

以秬鬯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

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

道金者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

君子有玉瓚秬鬯乎鄭氏釋小宗伯云天子圭瓚諸侯

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

薰陳氏祥道禮書云圭以象陽之生物璋以象陰之成

事王之肆先王禮賓客以裸圭后之亞裸與王之巡守

以裸璋此王與后陰陽尊卑之分而宗廟賓客山川內

外隆殺之辨也裸圭尺有二寸陽以偶成也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陰以奇立也圭璋其柄也瓚其勺也柄

則圭璋純玉為之勺則玉多石少者可矣鄭康成許慎

所謂瓚四五二石是也圭瓚璋瓚則玉為之三璋之勺

則飾以金馬玉人所謂黃金勺青金外是也三璋射四

寸厚寸勺鼻寸衡四寸有鏤則鼻寸所以流鬯也衡四

寸勺徑也鏤藉也圭璋瓚制蓋亦如此先儒謂凡流皆

為龍口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然古

者有圭瓚璋瓚而無下槃有鼻而無龍口先儒之說蓋

漢制歟周之時典瑞掌裸圭之名物鬱人掌裸事之儀

節泣玉鬯則大宗伯贊裸將則小宰而內宰贊后之裸

獻大宗伯攝后之載裸此王與后祭祀賓客之裸禮也

惟天地之神無所用裸故典瑞裸圭止於肆先王五人

裸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裸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

後為鬯故早麓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江漢詩曰釐

爾圭瓚秬鬯一自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

者也祭統所謂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

君大夫

人有故 此諸侯用圭瓚之禮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

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以康周公之意哉書曰主

入大室裸記曰既灌而後迎牲則尸入裸之然後后

裸馬后再裸則大祭祀而已凡小祭祀蓋一裸也內宰

大祭祀后裸獻觀周官行人裸侯伯子男一裸則小祭

祀一裸可知記言諸侯相朝灌用鬯也此亦賜圭瓚者

之禮也 未賜圭瓚必 賁於天子

宗廟禮神之玉

大宗伯有禮天地四方之玉典瑞玉人有祀天旅上帝

祀地旅四望祀日月星辰山川之玉特於宗廟言裸圭

有瓚以肆先王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則裸圭非

禮先王之玉也賈公彥釋大宗伯謂天地有神玉無柜

鬯宗廟有柜鬯神玉裸用圭璋用玉氣也則宗廟之玉

裸圭而已然考之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神亦

享先王亦如之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元泄玉鬯

鄭氏皆以玉為禮神之玉又書稱周公之禱大王王季

文王而植麇秉圭曾子問稱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

圭告於祖廟反必設奠斂幣玉藏諸兩府之間則宗廟

之玉非特圭而已且裸以求神及神之格斯然後可得

而禮則裸圭非禮神之物也裸之所不用者天地而已

其餘裸以圭璋又禮以玉而賓客之儀猶且裸與造贈

異玉况先王乎然則典瑞玉人不言宗廟有禮神之玉

者特其文不備耳

穀圭

大典瑞曰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曰穀圭七寸天子以

聘女蓋穀圭以穀為文以善為義故可和難以釋仇聘

女以納徵也圭貴於璋璋貴於皮天子納徵以穀圭諸

侯以大璋士以儷皮此尊卑之所別也然皆元纁束帛

以將之此尊卑之所同也士婚禮納徵元纁束帛周禮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雜記曰納幣一束束

五兩兩五尋是也蘇秦傳曰錦繡千純犀首傳曰文繡

千純裴駟曰純端名則周禮所謂純帛者匹帛也鄭氏

改純為緇與士婚禮元纁之制不類其說非也考之經

傳大璋有三爾雅璋大八寸謂之琠玉人大璋中璋九

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天子以巡守而諸侯聘女之

璋如邊璋亦謂之大璋則九寸八寸皆可以名大璋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璧羨

春官典瑞璧羨以起度鄭注羨不圍之貌蓋廣徑八寸
 表一尺攷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注鄭司
 農未好璧孔也余足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環
 肉好若一謂之環元謂羨猶延其表一尺而廣狹焉賈
 公彥典瑞疏云璧體圓本徑九寸今言羨則減旁一寸
 以益上下則上下長一尺也余足釋器曰肉倍好謂之
 璧郭注云肉邊也好孔也釋器又謂好倍肉謂之環郭
 注孔大於邊也釋器又謂肉好若一謂之環郭注邊孔
 適等欽程氏瑤田通藝錄云據經與注皆謂若璧孔一
 寸則邊二寸合兩邊及孔其徑五寸也環孔二寸半則
 邊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合兩邊及孔其徑亦五寸也環
 孔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則邊亦一寸又三分寸之二合
 兩邊及孔其徑亦五寸也肉孔法度甚明矣而鄭氏不
 知典瑞及玉人所載璧羨之度與此璧度法不同乃於
 玉人職據先鄭說引余足以證羨璧之肉好謂羨一尺

而廣倍焉於典瑞則曰廣徑八寸表一尺賈氏於是誤釋之以增成其說曰此璧好三寸肉各三寸兩畔共六寸是肉倍好也造此璧時應圓九寸今減廣一寸以益上下之表則上一尺廣一寸鄭賈二氏之說出而介足肉好或倍或一之度法學者不明是義矣程氏又云羨好之數雖僅具其三而無窮之數皆在焉尺減好三寸則七寸其肉三寸半也八寸減好三寸則五寸其肉二寸半也三寸半減二寸半則寸也減三寸則半寸也寸與三寸並之則四寸也半其三寸則寸半也五寸減三寸則二寸也二寸半三寸半並之則六寸也六寸三寸並之則九寸也九寸三寸並之為尺有二寸七寸五寸並之亦為尺有二寸三寸八寸並之尺有一寸也三寸與尺並之尺有三寸也表之兩肉倍之則尺有四寸也廣表之肉並之而倍之又益以好則尺有五寸也倍之則三尺所謂璧羨以起度以為度者其用蓋如此考者始亦从程氏之說今按程說非也夫肉好之說誤在後鄭及賈疏而先鄭則未嘗誤後鄭謂羨為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表一尺休寘戴氏震著攷工記圖說以之其

實非也夫璧未有不圓者也如後鄭之說是橢圓形矣非璧也而程氏謂徑五寸亦是臆斷之論不足為據蓋介足之說肉倍於好即名為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也是以玉人曰璧琮九寸也若謂上下肉各倍於好則好得肉四分之一九寸之璧好一寸八分畸零不成度數矣儀真阮氏元說云琢玉石為周尺徑尺之璧於周禮璧羨之說攷之而有得焉玉人曰璧琮九寸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羨餘一寸此即名為璧羨猶曰羨璧也此璧於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圍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即命為一尺凡度量皆可以此推起猶之玉人以鼻琮為權也按阮氏此說最精而鄭氏謂羨為不圓之貌廣徑八寸表一尺者非也即通藝錄謂徑五寸者亦非瑤論也後儀王氏謂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鐘在禮則起於璧羨琮琬為權其意與此同璧之體圓琮之體方按王氏已知璧羨非不圓之貌特未能申明其說耳

三禮通釋卷九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瑑圭 八寸

瑑璋 八寸

瑑璧 八寸

瑑琮 八寸

典瑞曰瑑圭瑑璧琮以覲聘玉人曰瑑圭瑑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又曰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

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鄭康成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二王之後享用圭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史記樂書曰情好珍善為之瑑磨圭璧以通其意蓋玉有朝覲之玉有覲聘之玉有享獻之玉禮於朝覲之玉言其所瑑桓躬信穀蒲是也覲聘之玉言瑑而已瑑圭瑑璧琮以覲聘是也鄭司農曰瑑若夫享獻之玉諸侯以享天子則不瑑玉人謂璧琮九寸

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以享夫人則瑑玉人謂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是也覲禮侯氏覲天子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夫諸侯相朝而享夫人以琮聘卿亦享夫人以琮則諸侯享后亦必以琮諸侯享王以璧聘卿享君亦

以璧則諸侯相享亦必以璧玉人言璧琮以享天子則后舉矣言瑑琮享夫人則璧舉矣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

之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覲聘亦如之考之聘禮享君以璧而有庭實與馬特行人合六幣言圭以馬璋以皮而圭璋在璧琮之上則圭璋為二王後之禮可知公瑞桓圭九寸諸侯享王亦璧琮九寸諸侯即公也則璧琮各如其瑞可知公侯伯之瑞以圭而享以璧琮下其瑞也子男之瑞以璧而享諸侯亦璧非下其瑞也則享用琥璜可知公賈房曰子男之臣自享諸侯不可過君蓋用琥璜公享夫人瑑琮八寸使卿大夫

覲聘亦璋圭璧琮八寸降其瑞一等則諸侯相享之

王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卿大夫規聘亦如之可知公

方曰直言觀聘亦如之則聘享皆降一等同玉人言諸侯以享而不言公言

璋圭璧琮而不及公鄭氏知其為公何也弁師諸侯

之饌旂九就公之饌旂也聘禮所以朝天子圭與饌皆

九寸公之圭饌也禮之所言舉尊以明卑多矣奚獨玉

人然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則圭璋

璧琮之類惟其所寶者而已此又先王權於禮者也楚

遂啓疆曰朝聘有圭享覲有璋蓋朝聘之禮嚴於享特

聘之禮重於殷規故圭璋所用如此然諸侯之臣聘后

夫人以璋二王之後享王以圭則啓疆之言亦有其大

率者也夫圭璋象陰陽之用璧琮象天地之體故天子

公侯伯之瑞以圭子男璧聘卿聘以圭享以璧琮又圭

璋特達璧琮有幣則圭璋貴於璧琮矣至於禮神各以

所象求之此璧琮又重於圭璋

合六幣

圭以馬

璋以皮

璧以帛 元纁

琮以錦

琥以繡

璜以黼

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

以黼何也昔大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

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

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昏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

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

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

以束帛覲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饗餼皆以

束帛賓介饋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

以束錦是帛質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圭

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璧天象也天事

質故以帛琮地象也地事文故以錦琥西方也萬寶之

成莫備於此故以繡璜北方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

以黼此六幣所以合之之意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

然則璧琮璜琥皆非特達者歟

環

爾雅曰肉好若一謂之環春秋傳曰子見南子環佩瑇
 然又曰魯公賜仲環賜于家子一環一璧又曰宣子有
 環其一在鄭商左昭十
六年晉語夷吾在梁驪姬使奄楚以
 環釋言荀子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釋穀梁亦曰
 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蓋環之為物或施於佩或
 施於反絕佩環則不佩玦故晉獻公佩申生以金玦所
 以離之也反絕以環不以玦故晉驪姬使奄楚以環釋
 言於夷吾將以還之也韋昭曰
環還也然環有金銀為之其制

瑗

爾雅曰好倍肉謂之瑗說文曰瑗大孔璧人君上除陞
 以相引荀子曰召人以瑗說者周禮珍圭以徽守然則
 天子以珍圭召諸侯諸侯召臣以瑗考之於禮君召臣
 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天子徵諸侯則以珍圭非

諸侯則以瑗歟

三禮通釋卷九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玉案十有二寸

攷工記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
夫純五夫人以勞力報諸侯鄭注純猶皆也鄭司農云

案玉案也夫人天子夫人戴氏案著攷工注云案人共
夫入攷於賓客之禮則此

為之夫人勞諸
侯未為不可元謂案玉飾案也夫人王后也記時諸

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別是以同王后於夫人也玉

案十二以為列王后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

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棗桌實於器乃加於案

聘禮曰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篋方注云以竹為之
如今寒具筥

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桌擇兼執之以進陳氏禮書

云玉人所言皆玉器非玉飾之器則所謂案者非玉飾

者也酒正漿人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至夫人豫焉

非必記時諸侯與王后同號也謹按曰案者今之槃古

之禁有足曰禁無足曰檠皆以承尊鄭注儀禮曰檠之

制如今大木舉上有四周下無足戴氏攷工補注謂如

今承槃是也禮器大夫士用檠禁此以下為貴也注曰

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鄭氏云檠斯禁也無足
有似於檠大夫用斯禁

士用攷工記補注云此以案承棗桌上宜有四周漢制

小方案局足此亦宜有足列謂兩以列也純偶也鄭射
禮二

算為純一
算為奇謹按曰戴氏說極精可補鄭注所未及東吳

惠氏士奇禮說云案有大小漢舊儀旋案丈二以陳肉

食大案也漢書許后奉案上食孟光舉案齊眉小案也

二王後二十有四兩兩列之則五純有兩也純與淳通

左傳淳十五乘或曰列或曰純謂兩行並列一為奇二

為純二竹篋而方則四也謹按曰玉案古以玉漢以後

以金銀加文畫也廣雅案謂之檠非檠
檠方言陳楚宋魏

之間謂之檠自關東西謂之案急就篇檠杆檠案栝間

盤顏注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所以陳舉食也楚漢春秋

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史記高祖

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漢書萬石君對案不食貢

禹傳見賜杯案畫文金銀飾非所以食臣下也東觀漢

記尹敏與班彪相設常對案不食又云蔡彤在遼東賜

錢百萬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沓鹽鐵論今民間酒食

殺旅重疊燔炙滿案又云常民文杯畫案又云垂拱持

案食者不知馳耒躬耕者之勤也燕丹太子常與荆軻等案而食烈士傳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入其案下古文苑僮約滌杯整案注云案以設飲食之具孟光舉案齊眉吳志步騭傳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殺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惟菜而已曹瞞傳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殺膳皆沾滂巾憤神仙傳吳與人沈羲為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案玉杯藥賜羲夢書夢見杯案賓客到也此皆案即為今之樂古之禁之證也若說文謂案為几屬此則為憑倚之案也

三禮通釋卷九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節

玉節

鄭氏曰玉節之制以玉為之而今數為大小

角節

鄭氏曰角用犀角自其制未聞

龍節

金為之

人節

金為之

虎節

金為之

符節

管節

旌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邦節者珍圭牙璋

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輔王命者執以行為信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

者用角節

玉節之制以玉為之凡邦國之使節為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聞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

輔之

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土平地也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

象馬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網虎符杜子春云案當為布謂以百石威此節裁曰英

蓬盡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王為贅幣瑞節以鎮之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
 逆之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
 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
 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璽節也旌節也
 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
 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金為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
 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行人凡其使也

必以班節此使者所執也此若從於他則為之旌節以達之此民所執也 析竹為符節全
 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者掌節所掌謂
 之邦節以輔王命則所謂邦國之使節使邦國者所執
 也鄭氏謂使節大夫賜於天子諸侯者強也 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
 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
 所掌也掌節無使都鄙之節以使都鄙者無節持以旌
 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
 事不預也然節不特八節而已典瑞珍圭以徽守以恤
 凶荒牙璋以起軍旅琬圭以治德以結好剡圭以除慝

以易行穀圭以和難以聘女鄭氏皆以為王使之瑞節
 則珍圭牙璋琬圭剡圭穀圭使者為信於所適者也龍
 節虎節人節符節旌節行人為信於道路者也調人凡
 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此剡圭耳則琬圭不
 特施於使者民亦與之也書康誥曰越小臣諸節春秋
 之時宋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於府人而去司馬牛
 致其邑與珪以適齊杜預曰珪守邑之信符 則守節不特於邦國
 都鄙雖官府小臣亦有之也攷工記牙璋穀圭七寸琬
 圭琰圭九寸漢竹使符竹箭五枚長五寸然則先王之
 節其長蓋亦不過於此若夫旌節之制又加長焉觀蘇
 武之杖節則非以寸計之也漢竹使符銅虎符各分半
 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
 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
 子曰執左契不責於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三禮通釋卷九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節傳

周禮地官考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注貨節謂商本所發司市之璽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為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通之關門參相聯以檢猾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者至關關為之璽節及傳出之其有璽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又云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法有送令謂奉貢獻及文書以常事往來環人之職所送迎通賓客來至關則為之節與傳以通之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注節為信耳傳說所齋探及所適陳氏禮書云掌節所謂傳者凡通達於天下之節有傳也司關所謂者璽節之傳也漢制門關用傳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合之豈古之遺制歟文帝十二年除之景帝四年又復之除之於無虞之時復之於有警之後然先王之於天下先事而防先患而慮不為

無虞而輕廢不為有警而後設謹按曰孟子書所謂傳食於諸侯之傳蓋卽此傳孟子音義引丁音云傳食言轉食也亦讀去聲今人多讀下平聲大誤而朱子集注則云直戀反作下去聲或謂傳食如宋薛餽金季任備子以幣交之類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按此說近之又或以傳卽乘傳之傳為驛駟然傳駟之傳見於介足及左氏傳皆單騎若訓為乘傳之傳與上文後車數十乘之文相刺謬古之謂傳皆單騎也數十乘安得云單騎乎按此傳字當據周禮司關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鄭氏謂節為信傳說所齋探及所適蓋卽孟子傳食之傳孟子遊說列國當日列國之司關掌節者必啓其所齋探及所適傳食於諸侯謂以此節傳得轉相食廩給於諸侯也據此則餽金幣交之說亦不為無據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

臣林昌彝纂輯

英蕩

地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使節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節也後漢書引干寶注云英刻書也蕩竹萌也按爾雅釋艸注筱竹箭也箭子儒也蕩蕩竹箭也是箭子之蕩從艸刻而書其所使以助三節之信近代惠氏士奇禮說謂英蕩者傳也凡達節皆有傳傳所以輔節節以金傳以竹鄭君

康成周禮注謂傳若漢之移過所文書古名關移惠氏謂過所者韓非所謂關於州部也左傳魯昭公使公衍獻龍輔於齊侯孔冲遠正義云鑄金為龍節以玉為函盛之名為龍輔是英蕩者玉也輔者函也玉采浮筠故曰英蕩惠氏謂兩說皆通前說為允又云漢之符與傳則又不同郡國頒符門關用傳傳以繪帛與古用竹者殊近代編修邵晉涵余雅正義云蕩非竹萌且竹萌不可以刻書掌節所謂蕩是竹之關節者目按邵氏此說本於文選西京賦錄蕩敷衍薛注云竹關節者曰蕩謹按曰英蕩以玉為之非竹也掌

節虎節人節龍節皆金其為函以輔之何取於竹乎陸

德明經典釋文云英蕩如字從艸不從竹然則蕩為蕩

竹之蕩非也詩齊風尚之以瓊英乎而英與瑛同說文

王部云瑛玉光也山海經言玉榮離騷亦經提神架雅書皆言玉英淮南鴻烈曰龍淵有玉

英高誘注爾雅黃金謂之壘說文玉部壘金之美者與英精光也

玉同色金璫段玉裁注云謂光色如玉之符故其字從

玉蒙按壘亦作瑒前漢書王莽傳瑒瑒瑒瑒注瑒音蕩

周禮多古文假借字英蕩二者皆為玉則孔疏之說不

為無據矣若陳氏禮書引禹貢篠蕩大射儀蕩在建鼓

之間據鄭注蕩竹也又引詩二矛重英朱英綠滕以為

英節也節之函以竹為之而有飾焉按禹貢篠蕩與英

蕩無涉大射儀之蕩當據說文作篋說文竹部篋大竹

作竹名非說文於蕩字訓大竹也於篋字訓大竹節也

其義也按篋為笙簫之屬也陳氏於是乎失言近代胡氏謂著

禹貢雖指引周禮英蕩為證今按非也而杜子春注讀

蕩為帑以音相近按杜讀蕩為帑不如讀蕩如壘之音

為尤近也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頭器盛此帑或曰

英蕩畫面按說文中帑帑金布所藏之府也

從中如聲近代說大命玉裁周禮漢讀考按此字乃都及亦讀蕩蕩反古音第五魚虞模部其入聲為樂鐸弟

十陽唐部其入聲亦為樂鐸是以如擘而以湯蕩反之也
也部者藏金布之府引伸為兩器吳越春秋甘蜜九種
謂此字部言英者謂畫也樂而不實謂之英故凡等飾
湯蕩及是也其謂英蕩為畫則非是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

巨林昌彝纂輯

幣帛 帛錦附

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士婚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用元

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

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爵王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

錦婦人送者親子第之妻矣凡饗送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納

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

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于執前兩足右于執後兩足左首象生由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為門中既狹西

位上中庭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

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致命主人受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醴以一獻之

禮主婦薦奠酬無幣無幣異士相見之禮凡執幣者不

趨容彌臧以為儀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乃期夕幣

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

皮上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史讀書展幣受享束帛加

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

所以厚恩也。帛入鏡斂禮乃展布幕賓朝服立於幕

東西面介胥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

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主率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

璧展之會諸其幣加於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

北面奠幣於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

介上介告於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足乃

告賓東面以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觀及大夫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及郊又

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賓至於近郊君使

卿朝服用束帛而勞賓用束錦償勞者賓禡奉束帛加

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

設也公食大夫禮賓止也賓執梁與清之西序端不飲於

處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

主人從從解賓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也辭於

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臨已食卒食徹於西序端亦親

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辛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

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覲禮至於郊王使

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侯氏用束帛乘馬償使者使者再

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償使者所以致尊敬也天子賜舍侯氏再拜

稽首受館償之束帛乘馬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武不說以其禮幣致

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氏曰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

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

未聞以其幣告之乎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日幣

餘之賦祀五帝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放共

祀大神亦亦如之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幣諸侯亦亦如小

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凡賓客贊

裸凡受幣之事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式法

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

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上上之小用賜予內

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純制天子巡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

大宗伯孤執皮帛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

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

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以從爵若飲酒有酬幣肆師之職掌

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

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

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布吉其占繫之於龜也元謂既卜筮

史必書其命禮之事及先於策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大祀六曰幣琥幣云校人

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未朝聘而享王者凡國之使者共其幣

馬用私觀所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若

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小行人凡諸侯入王

則逆勞於畿及郊勞視館將幣為承而擯合六幣圭以

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

和諸侯之故司儀將令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及其擯之

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

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將幣享也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

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者惟饗食送賓矣其餘主君視往者賓為之主人人為賓若如有

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備幣致之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

以其幣為之禮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掌訝待賓客及將幣為前驅道之以如朝郊特牲曰旅幣無

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東帛加璧往德

也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告于祖禘以幣帛皮圭諸侯適

天子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用牲幣又曰君薨太子生大

祝禱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升奠幣于殯東几又曰凡告

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文八尺禮器曰大廟之內

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贊幣而從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

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

盡其心矣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

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

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按

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注云主

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

安賓也是食禮用幣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安賓而酬

之馬按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

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

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

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之

若飲食為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又在

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其幣所同公食

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

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

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

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

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酬酬幣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云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繡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惟言享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馬但今燕禮惟有好貨無幣

故文不顯言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

臣林昌彝纂輯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先儒謂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然典瑞祀日月星辰有圭璧祀山川有璋邸射小宰凡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則用玉特大祀用幣不特次祀而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而玉帛牲幣用否不同如此蓋始立國

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色則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宗廟則元纁雜馬聘禮謂制元纁是也鄭康成曰元纁之纁居三纁居二其數則十端為曾子問執束帛升聘禮元纁束是也其長則丈八尺天子巡守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曾子問奠於殯東几上聘禮奠於室中几下是也其埋則廟階之間曾子問欽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於西階東是也天子則職之以太宰小宰周禮太宰小宰贊幣是也諸侯則小宰曾子問世子生小宰升舉

幣是也大夫則祝而已聘禮祝入取幣是也先儒謂有燔瘞之幣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酬幣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若大祀用玉帛牲牲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然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神者也酬幣之說於賓客有之不聞祭祀有是禮也賈公彥曰鄭以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况之按聘禮饗時有酬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從爵也

饗食燕用幣之禮

聘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賓降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郊特牲曰

禮有以少為貴者圭璋特琥璜爵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鼓馬三匹又曰王饗禮命晉侯宥又曰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又曰宴有好貨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周語晉隨會聘於周定王享之殺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何禮也王曰親戚宴饗則有殺烝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周語王叔簡公飲卻至酒交酬好貨皆厚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

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婚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鼓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文特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為饗食非詩意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遠啓疆曰宴有好貨又晉卻至告慶於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則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鄭氏以為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虢公晉侯皆玉五穀馬三匹左氏不識其物而譏其數之不異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然公食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禮皆曰侑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公食大夫飲酒賓饒春人凡饗食共其米饌人凡賓客共其簋簋之實饗食亦如之則食非無酒饗非無食特其所主者異耳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

臣林昌彝纂輯

燔瘞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樂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澤司巫凡瘞事守瘞鄭氏曰狸性玉也詩曰芄芄棫櫟薪之櫛之又曰主璧既卒上下奠瘞詩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書曰至於岱宗柴禮記曰天子適四方先柴又曰柴於上帝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秦圻祭地也又曰列祭祀瘞禮記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爾雅曰祭天曰燔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廋縣祭川曰浮沉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春秋之時晉公子投璧於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圭饋於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秦侯及漢執玉而沉謹案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君薨而世子生太祝執束帛升奠帶於殯東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鄭氏曰舉而賜宗廟之瘞在既事下埋之兩間

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柴瘞埋在行事之前矣惟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為始祭地以瘞血為先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地亦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以為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然記曰禮有以少為貴者祭天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書曰用牲於郊牛二則帝牛與稷牛凡二而已謂帝牛有二殆不然也晉賀循謂燔牲左腓漢用牲首唐用牲脅九箇其制不一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其羊牲伏瘞亦如之鄭康成曰積柴禮祀禱燎實柴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禮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木郭璞云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詩曰圭璧既卒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

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守瘞

司巫凡祭祀守瘞鄭氏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其說是也唐之守瘞者至於六旬非古也

釋幣

聘禮賓朝服釋幣於禰天子諸侯將出皆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有司筵几於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无纁束奠於几下出元纁之率元居

禮云神四尺主人立於戶東祝立於禰少明之開示制丈八尺又入取幣降卷幣實於筭埋於西階東又釋幣於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不言埋幣可知也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稱與行親禮侯氏禘禘釋幣於禰釋幣者告將親也其釋幣如禘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禘禘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禘禘禘禘也元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禘禘則大夫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

幣於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遂朝奠反朝又小宰
升舉幣之階而下埋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之牲當為制字
一丈八尺諸侯相見必告於禰道近或可以朝服而出
有二寸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覲
告於祖禮侯氏將朝王釋幣於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奠於禰於
行皆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宰酒齊不預也聘禮
有司筵几於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祝告釋
幣制元纁束奠於几下出主人立於戶東祝立於牖西
又入取幣降卷幣實於筭埋於西階東覲禮侯氏釋幣

於禰鄭氏謂如聘大夫釋幣於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
歸乃埋之於禰西階之東蓋聘賓釋幣於廟故舉幣而
理之侯氏釋幣於行主故舉幣而藏之行主祖之遷主
也謂之禰者親之也文王世子所謂公禰與此意同曾
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所告
蓋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
奉此以出也曾子問又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肆
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為
位也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牲用幣有閒

牲幣非一端也太祝太師宜於社造於祖大會同造於
廟宜於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
曰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自
惑也孔穎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
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
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
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
雖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
而詔焉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
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
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家語凡此視其事與
時而已

筐

詩曰不盈頃筐頃筐墜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筥
之承筐是將序曰實幣帛筐筥以將其厚意易曰女承
筐無實儀禮公食大夫簋實實於筐聘禮夫人使大夫
饋賓主介米八筐衆介米六筐記曰凡饋大夫黍梁稷
筐五斛禮記曰蠶則績而蠲有筐又曰具曲植籩筐又

曰熬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毛氏曰筐春屬說文曰方曰筐圓曰籩蓋筐有頃筐有懿筐有大筐有小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實績熬幣帛蓋實而已筐正也其深淺大小有殊而其制皆方

筐

詩序曰實幣帛筐筐禹貢厥筐元纁而織文元縞之類皆以筐儀禮盥洗之西皆有筐又有上筐下筐膳筐之辨則上筐在堂下筐在庭膳筐特饌君爵而已筐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俶可以盛苴茅士虞苴刺茅長五寸束之

實於可以伐斫俎士虞佐食受可以實黍稷肆師大朝脚脊實於筐觀佐擯共設筐藝此筐之實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於藝器實實於筐而筐者筐類也其用以實蓋實宜矣鄭氏曰筐其筐字之誤歟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筐竹器如笱說文曰筐如竹篋篋有益是以舊圖筐亦有蓋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

臣林昌彝纂輯

六擊

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擊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擊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還難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績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天子之孤飾擊以虎皮公之孤飾擊以豹皮左氏莊二十四年傳男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九卷引吳義謹集周禮說五玉擊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擊何休公羊解詁曰凡贊天子用皂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陳鑄修書釋禮云此據曲禮雖取其執介雁取其在上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汚內堅剛而外溫潤有取乎備德之君子也取其芬芳在

上與達於天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
 知其所任矣白虎通文質篇曰臣見君有贊何贊者質
 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惇悞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為之
 割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為贊者玉取其燥
 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為贊羔者取其
 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雁為贊
 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適於四方
 動作皆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贊者取其不可誘
 之以食悔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大平御覽作
 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雁士以
 雉為贊庶人之贊匹童子委贊而退野外軍中無贊以
 纓拾夫可也言必有贊也匹謂鷺也開縣陳善棧云郭
匹為鷺 卿大夫贊古以麋鹿今以羔雁何以為古者質
 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
 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麋執
 之明古以麋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贊變君與士贊不變
 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為贊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
 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贊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

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
 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
 曰下大夫相見以雁士冬以雉夏以膳也鄭何二注並
 據白虎通為說然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
 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
 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而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
 矣異義援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
 有摯何也疑太平御覽所引文有脫誤五摯者尚書說
 也堯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如五器公羊隱八年
 疏引鄭氏尚書注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摯之器
 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則禮改之飾
 羔雁飾雉執之而已是也鄭注周禮云自雉以下執之
 無飾此云飾雉蓋公羊疏誤衍一飾字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

臣林昌彝纂輯

鬯

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禮記凡贄天子
鬯周禮鬯人凡玉帛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
而已鄭氏引禮弓曰臨諸侯吟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父
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
其說是也然以此為禮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
圭瓊巡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贄鬯之器蓋圭璋
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
璧以朝君皆贄瑞也

羔

雁

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績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雁飾
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工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
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麇執之先儒謂飾以績者天子
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
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命晉師於瓦范宣子

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
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珪漢
成羣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
璧則先王贄禮治歷漢魏其大略尚存也然周禮三公
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鷩冕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
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為
常禮誤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

臣林昌彝纂輯

大宗小宗

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宜帛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贈賻承會皆有正焉小記曰支子不祭明其宗也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

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

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故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稱字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於宗室周禮太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凡

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替朦掌誦誦詩世奠繫
謂帝繫諸侯即大夫世本之屬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諸子掌國子之倅
士公卿大夫儀禮喪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為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大夫為宗子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也禮不祖

公子此自卑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
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
昆弟詩曰宗子維城又曰大宗維翰謹案曰百夫無長
不散則辭一族無宗不離則疎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
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
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儀禮所謂不貳斬之類 貴賤有繫而不聞
文王世子曰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 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如出乎
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
也蓋公子不得稱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
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齊衰三月母妻亦然
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人
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
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
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絕
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別為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
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
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
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

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君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必有以統之故有三者之宗道也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為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為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亦可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記曰公子之宗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大夫之嫡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蓋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

常宗當其為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內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禫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眾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重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肯然後易之故史朝言孟繫非人也將不列於宗賀循言奸回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特宗族之法行故常棟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頰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襲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復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數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

臣林昌彝纂輯

族醜之禮

小雅楚茨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毛傳曰宴而盡其私

恩也湛露云厭厭夜飲毛傳曰夜飲燕私也私本誤為

私本誤為云言燕私也引楚茨尚書大傳燕私以說之是此誤例

也醉而不出是媒宗也特牲饋食禮徹庶羞設於西序

下鄭注引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

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

見尚書大傳此徹庶羞置西序下為將以燕飲與謹按曰

燕私之飲謂之醜則燕醜之禮與飲禮別矣蓋飲之禮

大於醜醜為燕私之飲禮視飲為小常棣備爾蓬豆飲

酒之飲爾雅釋言曰飲私也毛傳曰飲私也不脫履升

堂謂之飲按不字衍當作脫又云王與親戚燕則尚毛

此飯當作醜醜都賦云惜惜醜燕張載注引韓詩曰賓

爾蓬豆飲酒之醜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醜東都賦登

降飯宴之禮既畢李善引薛氏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

踧而上坐者謂之宴今本踧上衍徐堅初學記引韓詩

說曰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序者謂之飲此飲字初學

今本誤踧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不能飲者已謂

之醜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容字依謂之

酒君子可以宴可以醜不可以沈不可以酒是常棣之

飲毛傳作飲而韓詩作醜矣說文西部醜宴人飲也小

徐本作私宴飲也非是許氏亦據韓詩為說正謂踧而

升堂能飲則飲不能飲則已也毛傳釋飲為不脫履升

堂韓詩則分別飲醜之名按韓說是也說氏說文注云

飲也周詩說也而與毛說異也何以言之蓋常棣

為今字此一條韓為正字毛為假借字如斯于如鳥斯

也常棣訓翼韓作朝訓翅亦韓正字毛假借也毛云飲私

也常棣訓翼韓作朝訓翅亦韓正字毛假借也毛云飲私

之般燕原公相禮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燕章注全燕全

之也凡燕王公立飲則有房燕章注禮之正或者為大

親戚宴饗則有般燕章注般燕升體解節

夫王公諸侯之有飲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

也章注講講單敬大也章故立成禮燕而已章

立成不生也升 餼以顯物宴以食好 示物備也 歲餼不
 其備物而已 餼 律注歲行餼禮 時宴不淫 律注一時之間必有 周語
 下彪侯曰夫禮之立成者為餼昭明夫節而已少典與
 焉 律注其詩樂少章 曲賦儀少比類也 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救民戒也金
 壇知縣殷玉裁云餼之禮大於宴醜故餼主於敬宴醜
 主於和餼必立成宴醜必坐餼在晝宴醜在夜餼必履
 而升堂宴醜必跪餼以建大德昭大物公之至者不得
 云私宴醜主飲酒以親親故曰宴私且周語分別其禮
 曰王公立飲則有房丞親戚饗宴則有般丞是則王公
 立飲同異姓皆在焉不專親戚宴醜則惟同姓而已故
 常棣湛露楚茨之燕私皆同姓也然則常棣當作醜不
 當作餼了然可見矣故許於醜曰宴私飲也用韓詩說
 也而非與毛說異也毛公知詩飲非國語飲也故足之
 曰脫屣升堂謂之餼即韓之脫屣升堂謂之宴也宴醜
 是一事言宴而醜在其中言脫屣升堂而能者飲不能
 者已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餼別國語之餼以脫屣升
 堂說爾雅之私毛義也下文又曰九族會曰和孺屬也
 王與親戚燕則尚毛是為燕醜而非國語之餼可知矣

今毛傳作不脫屣升堂謂之餼者由不善讀毛義據取
 國語及韓詩說妄增不字自漢已然鄭氏不能辨乃強
 為之說曰聽朝為公於堂為私非古燕私之義也又云
 圖非常議大疑為私非國語說也且兄弟既具箋云九
 族從工至高祖下至季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妻子好合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
 於房中是鄭明知詩言燕私不得參之以立成之飲總
 由此詩字作餼而義實醜讀者不據韓詩不致燕飲之
 別莫得其解許君食部飲下云燕食也亦依附毛義而
 失之角弓傳曰醜飽也醜即飲此飲之本義也謹按曰
 段氏分析餼醜之禮其說最明自鄭氏未剖其義漢唐
 以來無有能辨正之者今得段氏之說足以發千餘年
 之蒙蔽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

臣林昌彝纂輯

族燕之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禮記曰老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族無官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考道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稱君臣之道著矣大傳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常隸燕兄弟也詩曰儻爾邊豆飲酒之飲湛露天

子燕諸侯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楚茨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昆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穀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謹案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即於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穀烝所

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屣而坐立監有禮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驩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於西序下鄭氏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私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徹於堂內宗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

臣林昌彝纂輯

冠禮

周禮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即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地而祭於禰已祭而具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緹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哱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難初鳴咸盥漱櫛縱拂

髦總角二十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緹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為殤雜記大功之未可以冠子可以嫁女父小功之未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以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娶妻必倍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以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因喪而冠之也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詩甫田曰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加冠為儀禮士冠禮筮於廟門若不吉則筮遠成人也日如初儀遠日旬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厥明夕之外也為期於廟門之外擯者請期者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側尊一甌醴在服北主人迎賓乃行三加之禮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末帛儷皮賓出主人送

於外門外左傳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曾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享祭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又曰豈如弁髦而因以徹之成二年楚救齊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

也賈公彥曰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是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商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商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皆為殤故二十乃冠矣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古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

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案下文天子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王加可知孔穎達釋冠義云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家語冠頌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

於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居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沒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

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祝雍辭曰使
 王近於民遠於年普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
 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
 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
 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為賓
 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
 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為主
 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元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公
 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

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兵也皆
 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也
 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緜也吾末之聞今則冠而弊之
 可也漢孝惠即位四年而冠即位孝昭即位十年加元
 服八歲即位五行志曰上加元服後漢志曰正月甲子若丙
 子為吉日加元服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
 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普於
 時惠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禱
 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

專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
 遠冲孫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
 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
 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元纁駟馬
 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
 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
 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
 劉贍兼侍中假貂蟬如濟北王給之謹案曰冠者禮之
 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

於阼醮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以伯仲見於母母拜
 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
 臣為人少之禮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為臣而忠為少而
 順然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然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其
 可不重歟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故
 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
 冠而生子禮也考之經傳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十
 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
 失之矣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為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

爵者亦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然後能事神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若夫諸侯則始加布冠績緜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元冕天子則始加元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元冕五加衮冕矣郊特牲言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緜諸侯之冠也鄭氏皆以為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志心衮職而賁公彥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

衮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諸侯四則其子三加可知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加數也儀禮士冠無裸享之禮無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裸必裸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而家語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數國君自冠有享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没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

臣林昌彝

婚禮

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納采者擇其族類問名者詢其姓氏問名然後卜之故納吉大婚至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請期皆異使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禽贄納徵以圭璋皮帛由納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曲禮曰日月以告君齊戒

以告鬼神春秋之時楚公子娶於鄭曰告於莊公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故士婚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婚之禮蓋亦如之然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白虎通曰娶妻告廟者示不必人女此臆說也許氏五經異曰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駁異義云文王娶大妣親迎於渭又孔子答哀

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考之於經著之詩人所刺不嘗曰不親迎而充耳以黃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於渭韓侯迎於蹶而春秋紀裂繻來迎女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迎女穀梁曰親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內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而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曰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為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論為正漢惠帝納名納采雁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其後桓帝納后悉依其故事北齊皇帝納名之禮納采至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為使司徒副之持節

詣后行宮東向奉壘綬唐皇帝納后卜日告天地並如開元禮然皆不聞有親迎者蓋其傳襲於古然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一十一

臣林昌彝纂輯

廟制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
 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
 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孔冲遠正
 義曰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

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鈞命訣云唐虞五廟
 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
 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
 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並
 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
 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並
 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
 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
 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偁周室禮

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
 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
 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瑤五及五世來孫則
 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說哉穀梁
 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
 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
 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
 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

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
 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
 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
 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
 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
 鬱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
 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云二祧謂文
 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謹按曰蕭山毛奇齡廟制折衷之誤涑陽周氏駁之按周
說家精毛氏謂七廟外別立一廟以藏遷主謂之遷廟引曾子問以為證其言曰曾子問云天子崩國君薨則

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及卒哭成事而後主
各返其廟至若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
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而升於太廟夫所謂羣廟者
四廟之外正毀主所藏之廟也其廟曰遷廟又曰祧廟
惟國有凶喪然後斂而藏諸太廟今日毀主無祧廟則
是為凶喪之禮為行禮而可乎若曰毀主無祧廟則
則歛主稱羣廟迎合稱四廟兩相見而欲以一切淵
並誤矣深陽周氏柄中辨之云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
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於齊
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
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巡狩當以遷廟主行不
給祭於祖為無主耳此言巡狩當以遷廟主行不當以
給祭於祖為無主也蓋七廟五廟非謂前荒去國給祭
主也下引老聃之言以證之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
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返其
廟此謂前荒虛主之證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
禮也此去國虛主之證給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

拾祭虛主之證通上下文讀之羣廟即四廟廟即上文
七廟五廟不可虛主之廟其欲主稱羣廟迎給稱四廟
者偶然變文並無他義毛氏乃以羣廟為遷廟而謂遷
廟之主惟國有凶喪然後斂而藏諸太廟則非凶喪不
得而虛其主也何故巡狩乃載遷廟之主以行乎願其
曰曾子問王者與師曷為載遷廟之主以行而孔子謂
遷廟之主可虛七廟之主不可虛以七廟之主歲時常
祀惟凶喪則虛之他無虛理故近世巡狩取七廟之主
而不取遷廟即為非禮是遷廟在七廟外夫子已明
言之愚按前言遷廟之主惟凶喪然後斂之此言七廟
之主惟凶喪則虛之毛氏之言固已自相矛盾矣而其
誤之又甚者夫氏所謂遷廟之主已自相矛盾矣而其
言遷廟之主而毛氏倒其辭曰遷廟之主孔子但言七廟
主不可虛而毛氏增其辭曰遷廟之主孔子但言七廟
家言毛氏之論絕無據依惟晉穆帝時有別築一室以
藏遷主之儀蓋晉朝以宣帝為主而征西以下四主乃
宣帝祖父若藏於宣帝之室嫌於屈祖就孫故為權宜
之說並非經典是不可以不辨毛氏又謂史十三年公

羊傳曰羣公之官羣公諸先公也而哀三年桓僖宮災
傳謂大踰公宮然後及桓僖二宮公宮即羣公之宮也
桓僖二宮即公宮中之二公宮也故定八年從祀先公
亦謂就闕僖二宮而正其位則桓僖有宮闕亦有宮而
非遷廟則已七親外焉得有公宮且桓僖有宮闕一
傳距定已四世八世焉得有公宮復有桓僖與闕僖
僖此正所謂遷廟藏遷主者周氏柄中云哀公時有桓
僖之廟杜預謂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
廟則非遷廟明矣且孔子在陳聞火而知為桓僖廟者
桓云以其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也若遷廟藏遷
主則為合禮孔子何由而斷其當災乎毛氏之說誤甚
毛氏又云文王世子國君出疆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此
即遷廟與春秋文王世子國君出疆公族無事者守公
廟守貴宮是世室守下宮是親廟若謂公宮即親廟不
二守乎周氏柄中云文王世子國君出疆公族無事者
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
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孔疏云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於公宮與下文為總正室守太廟以下各言

其別則公宮者總下太廟及貴宮貴室下宮下室而言
毛氏以公宮為遷廟何其謬也謹按曰周氏之說足決
錄之以備證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
皆據周言也穀梁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
也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
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
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
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
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
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

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元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正義又曰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

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圍亞圍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圍亞圍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近儒歛金氏榜修撰禮箋云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自主稷也稷為太祖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按金氏此說真通儒之論昭然不易許慎五經異義引匡衡說云殷中宗周成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按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

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敢曲阜孔氏廣林云明堂位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是鄭亦以為宗不復毀矣而注稽命徽殷五廟至於孫六則又云契為始祖湯為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似又謂殷毀中宗者詩烈祖正義云鄭據其正者而言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不數二宗之廟是也韋元成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義未及施行而禹卒謹按曰貢禹建迭毀之議劉歆以為失禮意而許慎五經異義所引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則與歆等合此蓋貢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之法異義特取其一端鄭不駁者從許說也鄭氏謂夏五

五廟不曰虞夏五廟此乃據古禮家說至唐時古說久亡正義無可徵引乃據馬昭張融申鄭難王之說諸儒謂為附會不經聖人制禮之精心經師議禮之微言絕矣馬昭所引禮緯唐虞五廟之文以疏鄭注是鄭君之言必不出於緯書若出於緯書何以不曰唐虞但云夏五廟乎且唐虞時言祖不言廟夏殷以來則兼言祖廟矣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歸格於藝祖用特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經云禘郊祖宗書言祖即祖廟也諸儒廟制之議則有多少之互殊其見於喪服小記者有四廟矣見於祭法王制者有七廟矣而夏五廟殷六

廟則見於鄭君禮記注其見於史者韋元成則說五廟劉歆則說七廟是韋劉各舉五廟七廟之數實皆以七廟為周制後儒疑韋劉二說互殊過矣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按小記雖曰立四廟而實五廟也小記云以其祖配之之祖即祖廟也蓋謂始廟並四親廟為五廟劉原父未細攷經文謬謂而立四廟句上有缺文當日諸侯五廟此乃諸侯之禮故用大傳文以補之吳幼清謂而立四廟無所系屬義不可通不知小記上文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王者即天子也謂之諸侯可乎况鄭注亦以為五廟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又云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無主不止公羊傳文何休注云外至者天神也王者人祖今以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之文證之是有主者必有廟也其為五廟實矣鄭注禮記謂夏五廟之說本與小記同後儒疑鄭氏虞夏五廟之說本之緯書鄭說果出於緯書則韋元成說亦出於緯書乎非也且漢哀平以前之緯實近於正似未可盡非蒙謂學者信鄭氏禮

注猶愈於信王肅偽書萬萬也漢書匡衡告謝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遭顏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也近世甘泉江氏藩說云聖人定禮廟制緣於服制四廟者高曾祖父也在四服之內親親著也故謂之四親廟以別於親盡則祧之廟及無服之始祖廟也按江氏之論極精證之匡衡之言益信廟制緣於服制當匡衡時緯學未行匡衡必據古禮家說愈足證鄭氏之說非出於緯書矣鄭氏注禮云殷六廟王肅難鄭之說則曰殷同周制亦七廟偽古文咸有一德篇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後儒不辨尚書偽古文遂謂殷有七廟不知七廟實始於周而夏商以前無七廟也按呂覽卷十三論大覽引尚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高誘注云逸書喻山大水大生大物廟者鬼神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怪物之怪異也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呂覽所引逸尚書今不知為何篇而作偽者如梅氏頤之徒竊取其文妄改五為七以求合於王肅之說殊為舛謬近世吳縣惠氏棟說曰王肅從劉

敬之說以駁鄭謹按曰劉歆之謂五廟之說無明文可也後儒以劉章二家之說不同非也說詳後文於是造偽古文者改呂氏春秋所引商書五世之廟為七廟孔鼂虞喜干寶皆在偽古文已出之後故亦宗七廟之說而不知其畔經而離道也商書曰可以觀怪者怪鬼也按惠氏此說載古文尚謂呂覽觀怪之怪傳寫之誤按惠氏九經古義成於早歲或未定之說古文尚書故則晚出者也不然說何與耶此岐對文則異鬼為人鬼之鬼怪為物怪之怪散文則通鬼可訓怪怪可訓鬼楚詞遠遊篇忽神奔而鬼怪是以鬼謂桃廟也殷六廟契與湯為不桃之廟四親廟迭毀至五廟乃必桃之廟故曰五廟也五世之廟在四廟之外不在月制之中謂之鬼者同於去墀為鬼之義爾按惠說是也鄭氏謂周七廟與韋元成說同惟謂周以前五廟之說則不同漢書元成傳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師古注云祖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所從出者

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是元成謂周以前無始祖廟立四廟而已與鄭注小記異其議周制曰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諡而已謹按曰此經與義引巨衛說周成宣王以時毀之說謹按曰元成此議與鄭注王制同元成又曰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皇上帝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注曰悼皇考於元帝祖按元成此說謂繼高祖者無文武受命之功不得如周之文武世室但立五廟而已是元成謂漢制則當如此未嘗謂周制七廟為非也後儒不細讀元成之傳謬謂元成亦主五廟之說失之矣德清許宗彥經說云攷周五廟二桃以為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桃為遠廟之殺以厚親親之仁宗廟之外別立祖宗與禘郊同為重

祭以大尊尊之義諸經無文武二廟不毀之語誤始於
 韋元成而劉歆因之鄭康成又因之祧者遷廟乃謂為
 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謹按曰元成劉歆鄭氏謂文武二
 廟不毀者宗有德之義也豈可以經無明文而疑之乎
 惟以文武廟為二祧廟則不無微誤矣侯官舉人林喬
 蔭云遠廟為祧謂世遠也太祖之世最遠故其廟亦或
 稱祧聘禮不腆先公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皆指
 太祖之廟且謙不質言祖廟以為是高祖以上遠祖之
 廟云爾若天子則其遷主特立二祧藏之不於祖廟先

儒知祧是遷主所藏而以周之文武當二祧則文武既
 曰不祧何為反以祧名况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固在四
 親之內也如謂二祧初為高圉亞圉隨世遞遷至文武
 既入之後即不復遷是共王以前之為天子者由親廟
 而入祧廟由祧廟而入夾室其遷以漸而共王以後之
 為天子者則親廟一盡即入夾室不復少需若謂文武
 並不列於二祧而凡王皆親廟而祧廟由祧廟而夾室
 則祧廟已名二祧而二夾室又為祧之祧將以何名亦
 以為祧是二祧之外又有二祧矣若謂文武自為二廟

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為二祧與親廟太祖而九則諸經
 皆云天子七廟無九廟也如謂先公之主藏太祖廟之
 夾室先王之主藏文武之夾室則祖廟為一祧文武廟
 為二祧明有三祧若文武亦合為一祧則二祧四親但
 有六廟且先公之主藏於祖廟猶是孫祔於祖若先王
 藏於文武之夾室則太王王季不反降而祔食於孫乎
 即曰太王王季亦從先公之例則周自共王以後所有
 遷主無一入於祖宗之夾室者而夾室以藏王季以上
 之遷主又有二祧以藏王季以下之遷主亦猶之三祧

四祧於祭法二祧之義究不可解惟明乎文武不遷之
 祀自在明堂親盡迭毀之主皆在二祧則所謂二祧者
 非為文武也乃專為高祖之祖父而設以合於有天下
 事七世之義而天子七廟非五非九自瞭如矣謹按曰
 林氏此論頗能補鄭氏所未及而鄭說七廟之制又轉
 不為無據矣漢哀帝時劉歆議孝文孝武皆有功德於
 世當如周制立七廟其議曰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
 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
 宗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三宗者數也

謹按曰此即許慎五經異義所引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說

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殷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謹按曰此亦異義所云殷中宗以時毀之說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禮說曰此與異義引貢禹說宗而復毀非尊德之意義同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

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按劉歆以殯葬日月之數為七廟之制與五廟五屬之說異而謂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及降殺以兩此本春秋左氏說周制也其謂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謂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是歆以五廟之說無明文故定用七廟之制而未嘗以五廟為非也韋元成劉端明皆以七廟為周制烏得謂韋劉二說不同乎若以周以前皆七廟實始於王肅作偽而韋劉二家亦無是說也其偽撰家

語云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按家語乃王肅偽撰不然哀帝時劉歆手定七畧豈不見家語廟制篇何不援以為證而謂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耶王肅欲難鄭氏借此以為證據鄭氏終不受誣肅獨何苦乃爾肅所撰家語今世學者灼然咸知其偽而東晉間之撰偽古文者乃又從而和之吁可怪也已按禮記樂記正義引馬昭云家語為王肅增加而漢書藝文志載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注曰非今所有之家語也然則家語出王肅手其說始發自馬昭而孔穎達顏師古從之今學者灼然皆知其偽惟真家語與肅所撰之異同自來經師無有能辨之

者攷春秋左氏傳正義述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共為表裏按嚴氏若公羊先師嚴彭祖也觀周篇者今家語有此篇名而其文則與此互異甫及見真家語篇目故仿為之然則嚴氏所引乃真孔子家語之一篇也千古疑案獲此左驗而真贗之頭證論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此後世九廟之制所由起也而後儒謂肅定七廟之制豈其然乎東吳王氏鳴盛尚書後案後辨云肅以始祖入於定制數內已非又以受命王不遷反為權禮而非定制總之肅意欲於始祖四親外任意增加湊足九數故耳殊不知契稷實有功德實則商周之祖故祖之禹則不強立祖矣祖且不必強立况強欲多宗乎肅逞其臆見遂以殷三宗亦不毀與文武一例其實三宗非受命王不可比文武按鳴盛之說是也王制穀梁荀子章元成劉歆皆言周七廟而元成以廟數始於五至周始立七廟與虛侍中鄭司農同荀子曰有天下事者事七世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春秋書震夷伯之廟穀梁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責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書世室猶世室也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東晉以後確守偽魯公之世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

書謂自虞至周皆七廟以鄭氏夏五廟殷六廟本於緯書試問元成七廟之義則又何說惟諸儒廟制之議或四或五或六或七魏晉六朝以後經生家皆有說皆未能決王肅之謬陳博士禮書已惑於王肅說說辨鄭說之非而秦蕙田五禮通攷又篤信偽書痛斥鄭說直謂之無學無識可也魏書禮志王延業盧觀亦有廟制之議亦未能斥王肅之偽隋書禮儀志許善心褚亮等亦申劉歆鄭氏之說至唐岑本議據偽家語及偽古文尚書說亦不足據今謹援據諸說揆諸義理而詳辨之以質世之學古不持成見之君子周之先祇七廟無九廟王乃立武世室乃於武周之世輒言九廟誤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二

臣林昌彝纂輯

五廟 魯有文王廟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孔沖遠正義云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

及魯公文公 文公汲古閣本作武公似誤 之廟並周公及親廟除文

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

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

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 謹案

山毛氏廟制折衷之誤漢陽周祠中當駁之毛氏云王

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考廟曰

祖考廟曰祖考廟曰祖考廟曰祖考廟曰祖考廟曰

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按諸侯初封廟有三等一是王

之後得奉先祀如陳奉舜祀奉夏祀類則直以始祖

入祖廟而四廟則前世未為諸侯者亦得以其

祭大夫之典推之此五廟侯實者一是始封之君如齊

先世而特虛在中以俟始封者之祀入之此虛一而實

四者一是王者子弟所出之王如武王封微子於宋得祀父帝一為祖廟室王封第友於鄭得祀父厲王為祖廟類其四廟四親則皆天子世之遺入此祖廟四則一者四親而謂諸侯初封止高祖廟此大無據語四則謂孔氏亦出此周次祠中云毛氏分則三等祖廟皆本孔穎達之說然又有五廟皆虛一等而毛氏未之及王制孔疏云凡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

謂陳祀之類五廟侯實者毛氏既襲用孔說乃又云孔氏謂諸侯初封廟止高祖此大無據按孔氏並無此語

昌彝按周氏之說謹案曰正義謂伯禽不得立出王之廟其說非也夫當魯之始封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果如正義所云則是時周公尚在並一

廟亦不得立有是理乎有人民而無祖先有社稷而無宗廟非體國經野之制矣如謂周公蒞魯得立一廟殊

失七五三一降殺之禮矣 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 是

明以諸侯之尊同於下士而大夫反得立三廟上士反

得立二廟而諸侯只立一廟決無是說孔氏之謬不待

辨而白矣且如其說是魯公一廟不立每當四時之祭
 及大祀助祭必反祭於周則一年之中魯公竟棄土地
 人民之責不遑奔走於道其何以能三年報政乎決不
 然矣近儒甘泉江氏藩說云魯公之國即得立四親廟
 公叔祖類為昭太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以次迭
 毀至魏公之世周公為始祖為太廟乃別立文王之廟
 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不得以天子為所出之
 祖非謂不敢稱天子也如魯至魏公之世以周公為始
 祖不以文王為始祖所不敢祖天子也鄭有厲王之廟
 者桓公乃厲王少子始封得立出王之廟亦如魯制至
 六世乃以桓公為始祖而別立厲王之廟豈以有功德
 而後特賜立之哉至於宋乃二王之後既得郊祀亦得
 祖天子矣不可與魯鄭比而同之也按江說可謂通論
 不易孔疏本之許氏五經異義而不達匡衡諸侯不得
 專祖於王之義殊失禮經之旨其誤非淺鮮也而其謂
 魯有文王廟者則確為可從今按魯之有文王廟而得
 祭文王者猶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也左氏襄十二年
 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

那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賈逵及杜預注皆云周
 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於文王故魯立其廟或謂魯有文
 王廟經無明文今按左氏此傳以周廟與周公之廟對
 言是魯明明有文王廟矣禮記郊特牲鄭注云魯以周
 公之故立文王廟是鄭氏亦謂魯有文王廟矣史記魯
 周公世家周公卒後成王開金縢書於是乃命魯得郊
 祭文王是魯立文王廟在魯公伯禽時薛尚功鐘鼎款
 識周器有魯公鼎銘曰魯公作文王尊彝函古文魯字
 鼎者宗廟彝器故亦可為尊彝此魯公祭文王廟之證
 也按薛氏釋魯公鼎為周許氏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
 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
 公之故立文王廟許慎謹按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
 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鄭氏無駁以許義
 也故其注郊特牲與許說同許氏之學出於賈逵漢經
 師相授皆以為魯有文王廟則此說不創於伯循矣周
 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
 之鄭注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賈疏云畿外同
 姓諸侯魯衛之屬是也此皆經傳之可證者也且左氏

昭十八年傳云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柝於周廟杜注

周廟屬王廟也是鄭且得祖厲王矣况魯乎闕疑陳氏

左傳哀二年訓讀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據此則衛又

有文王廟矣今禮據陳說殊誤謂之構據傳文是時

而魯之有文王廟亦顯然矣竹書紀年云成王十三

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然紀年當成王之二十一

年則紀周文公薨於豐是紀年成王之十三年明非周

文公廟而當作周廟矣公字必為淺人所加或公字即

王之誤歟若徐氏竹書統箋以為周公豐父周公季麻

之廟此臆說不足為據魯有文王廟經傳中固可證者

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文武世室

易豫卦彖傳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德清許氏宗彥說云祖文王也考武王也

鄭康成云上帝天帝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

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各充其德而為制祀天帝以

配祖考者使與天同饗其功也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是也書洛誥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考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

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入太室裸許

宗彥云鄭康成曰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鄭氏又

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畫明堂之德明堂者祀

五帝太皞之屬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

度而損益用之正義曰鄭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禮者六

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禮

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按周禮大宗伯以禮祀祀昊天

上帝此云禮文武者明堂祭帝而文武配也經文惟言禮文武不言禮帝者文武為主也鄭分告明堂禮文武為二非詩烈文正義引鄭洛誥注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裕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即明堂也按曲禮大饗不問卜鄭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易鼎卦象云聖人亨以享上帝詩云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又晉摯虞議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晉傳元亦云於郊尚質於明堂尚文此經言牛一者舉其重言之耳又郊特牲正義云具

文武況配則用太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駢也論語云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云謂太微五帝用元牡者彼為告祭也按以洛誥證之周牲用駢是已湯用元牡乃伐桀告天時未改德運猶從夏所尚也書大傳維十有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儀鄭康成曰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王肅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按太室者文武世室即月令太廟太室又曰世室春秋文十三年太室屋壞左氏穀梁作太室公羊作世室蓋明堂中一室曰太室改工記夏

后氏世室鄭注曰宗廟也周之明堂即夏之世室故太室世室得通稱矣周書程寤解文王召太子發於明堂逸禮有王居明堂唐書禮樂志顏師古議引作文王居明堂之篇是文王時亦有明堂周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武王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記云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是也然其制或未備故鄭答趙商云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靡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

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詩靈臺正義引盧植禮記注蔡邕月令論穎容春秋釋例賈逵服虔注左傳並云太廟明堂同地王藻正義引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晉書紀瞻傳瞻答秀才策云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凡此所云皆緣洛邑有明堂以祀文武同於太廟天子適諸侯舍太廟其至洛則舍明堂即同路寢親侯視學皆在於此故謂太廟路寢明堂異

名同地至袁准正論云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不知明堂所祀祇不在數中之祖宗其左昭右穆之宗廟自在觀門之左於明堂不相涉且又豐洛異地非所疑也又按左傳昭十三年楚共王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杜注以為祖廟古銅器款識多言格於太室蓋太廟明堂異名同制故太廟中亦有太室之稱毛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此即洛誥之祭方營洛時庶邦冢君咸在故率以祀文王尚書大傳曰太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續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蓋指此也清廟即明堂蔡邕所謂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類容春秋明堂位稱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而儀禮親禮在文王廟實一地也文武同祭而序與詩止云文王者猶天作祀先王先公而止及太王文王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許宗彥云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

武王亦配之矣此惟言祭文王者詩雖同祀明堂而其辭主說文王故序達其意惟言文王耳詩雖禘太祖也許宗彥云此亦明堂之祭以武王為宗故文王為太祖鄭箋太祖謂文王是也假哉皇考鄭曰皇考斥文王也既右烈考鄭曰烈考武王也太祖即文祖史記文祖者堯太祖也唐張齊賢曰伏羲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周朝太祖之外以周文皇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元注詩雍序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禘禘主合食之太祖禮記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許宗彥云鄭康成曰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正義日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孔氏又謂明堂非廟引孟子對齊宣王語證之此乃袁氏之誤孟子勸齊宣王勿毀明堂而陳文王治岐之事正以明堂為文王

廟也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許宗彥云鄭康成曰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
 按文王武王皆祀於明堂太室故有文武世室之號明
 堂位全篇皆首列魯制而以天子之制擬之文武世室
 鄭注明言象周孔穎達謂伯禽有文德故稱文世室武
 公有武德故稱武世室義與鄭違文十三年公羊傳云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是知魯惟魯公之
 廟稱世室故公羊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其武公
 之廟止稱武宮成六年公羊傳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
 也世室武宮稱謂各異不得如孔所說公羊傳又曰世
 室猶世室也謂魯之世室猶周之世室與此記文同徐
 彥亦未得其解樂記祀乎明堂而知孝祭義許宗彥云
 鄭康成曰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按古周禮孝經說明堂
 文王之廟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並
 鄭說所本攷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唐
 會要顏師古引尸子曰黃帝合宮有虞總章殷曰陽館
 周曰明堂則明堂乃周人所立之名歟祭法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

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
 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國語魯語七代之所更立者
 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正義曰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
 許宗彥云鄭康成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祭五
 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禮記注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
 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
 曰其帝太昊其神勾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
 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
 其帝顓頊其神元冥正義曰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
 此云宗武王又此經曰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
 通言爾親問志云春曰其帝太皞其神勾芒祭蒼帝靈
 威仰太皞食馬勾芒祭之於度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
 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
 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
 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
 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按
 孝經鈞命法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
 鄭氏五天帝五人帝之說王肅駁之自宗以來視為誣

妄要其說實有所本東漢亦祭光武於明堂以配五帝此未可以虛理斷也至宗祀配帝本孔子之言則文武實為明堂配食之主豈可合之宗廟之中即以此記者之舜與堯雖同出黃帝然代系分隔若祀堯於宗廟將列之勾芒上乎抑列之替叟下乎有虞即無序昭穆之制亦必不以同族高祖雜之親廟之中可知祖宗之祭與宗廟顯別自虞已然後人乃反謂祖功宗德與宗祀之宗別而說廟制者既列祖宗於昭穆之上說祭法者又謂舜宗替叟堯自生軻輅經文皆不可通矣按祖宗

之名始見虞書舜之歸格藝祖受終文祖禹之受命神宗是也鄭注藝祖猶周之明堂又注尚書太傳云文祖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也按淮南主術訓言神農以時嘗穀祀於明堂周書嘗麥解則云王乃嘗麥於太祖是太祖即明堂矣素問五行運大論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亦即書之受終文祖在璣衡以齊政也索隱引尚書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荅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禮弓正義云舜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按虞尚赤周亦尚赤故虞周祀五府並以文祖

為大名史記五帝紀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於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是以文祖為明堂其說古矣七代更立指禘郊祖宗其餘不變指廟祧壇墀等事春秋纂例引趙子曰祭法所言禘郊宗祖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有此四者斯言至為精晰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許宗彥云鄭注月令曰上帝太微之帝也疏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何休公羊學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曲禮正義曰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為天地

之主文王為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南齊書何佟之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為宗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甯施成王乎若孝經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為嚴祖何得云嚴父耶唐書孔元義云文王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按岐周本有明堂為周初祀文王之所此經所言是也周公營洛開明堂祭文武洛誥所言是也惟樂記言武王克殷祀乎明堂此經以為周公並記者

記孔子之言未知孰是又按宋司馬光等論宋仁宗不當配明堂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孝經所言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乎孝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附按月令孟冬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此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以宗字絕句天宗上帝對文義似更勝樂記祭義皆言祀乎明堂不連宗字可證逸周書作洛解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許宗彥云孔晁曰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

按成王在洛邑丞祭止及文武則洛邑無后稷廟可知孔言太廟后稷誤矣宗宮考宮四字衍或注釋太廟之語傳寫誤入正文五是三之誤太廟路寢明堂異名同實為三宮張衡東京賦乃營三宮即用此玉藻正義及北史宇文愷傳引皆無宗宮考宮四字惟隋書牛宏傳引太廟宗宮路寢明堂亦無考宮二字僖九年左氏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許宗彥云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鄭康成云脰膾祭社稷宗廟之內以賜同姓之國

同福祿也脰膾即胙肉也言親兄弟之國則異姓不合賜也按宗廟胙肉止分同姓此賜齊侯者宗廟孝先一王之私祭惟同姓共此大宗者得以分胙祖功宗德天下之公祭雖在異姓被功德者同得賜胙也史記周本紀顯王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及此傳皆為祖宗之祭故惟言文武若宗廟之祭當稱始祖矣管子輕重已篇以春日始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以夏日始至始數四十六日夏至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又云大

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又云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祇祭也許宗彥云按祖宗之祭在明堂考之書詩祭法孝經皆合無可疑者文武雖配祭實為明堂之主公羊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合故古說以明堂即文王廟此文王世室之名所由立也江藩云公傳文疑之久矣得此一說泮然冰釋明堂在國之陽與廟祧迥殊且明堂祖宗之典實定於周公營洛時是時宗廟在鎬京禮文武則在洛邑而欲以二祧當之此地之不可強合者也宗廟之祭主於祀先祖宗之祭主於報功

崇德以宗廟論文武之尊不能以后稷屈文武之親不能以後王殺故親盡而祧祧盡而毀文武與諸先王不得有異以功德論后稷為始封之祖文武為受命之祖故后稷配天文武配帝典盛禮隆太王以下皆不得有所以尊文武同於后稷而但以親盡不毀當之此禮之不可強合者也禘郊宗同配食之祭禘義聚訟紛如而郊祖宗之為配帝並無異義既為配上帝之祭則與二祧毫不相涉而五廟二祧之數又豈得因祖宗而有增減耶又按漢自惠帝尊高帝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宣帝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通稱為祖宗廟列祖宗於宗廟中非古禮祖宗之典也東漢仍西都之舊又別祀光武於明堂則明堂祖宗分而為二與周禮異矣附按唐肅宗建中初以東都太廟闕木主禮官集議歸崇敬謂不合置據神無二主為言其論甚正王彥威又據洛誥謂周人兩都並建宗祧至則告饗遂請作闕主夫東西兩都並建九廟之非古禮人皆知之然終無以解洛誥禋祭之疑若謂周人因遷都而立廟則周公營洛非遂遷都其事甚顯良由未覈世室之文遂

致兩朝之感

此處為一大型空欄，可能為後文或註釋之預留位置。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祧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註云當為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二經所記

不同鄭志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歛縣金氏榜禮箋云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其受命之王始封之君及大夫始爵者後代皆為大祖之廟世世不毀如王制所云者周人之典祀也其始有天下國家者亦立七廟五廟三廟然天子有祖考而無二祧諸侯大夫並無祖考所設廟祧壇墀皆閱世迭遷如祭法所云者周初建設之制也賈公彥守祧疏云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是周初七廟無文武之祧也喪服傳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諸侯始封者無祖考廟也今祭法云王立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有祖考廟大夫亦祭祖考於壇以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推之此無大祖廟以皇考當其處則天子之二祧即顯考之父若祖諸侯大夫祖考即顯考之父故記言去祧去祖去壇者明其易世迭毀與親廟同然則為壇為墀即祧與祖之父若祖可知也至受命之王已居祧廟始封之君已居祖

考廟皆世世不毀則去顯考為壇其大夫有祖考廟者

亦為壇祭其皇考此又可與王制互求而得者正義謂天子高

祖之父寄藏在祧諸侯高祖之父寄於太祖廟惟有祈禱則出祧壇祭故謂去祧去祖此與下去壇去禪去

王考文義俱不相應其說非也而疏義咸失其旨甘泉江氏藩著錄經

文祧廟說云漢書王舜劉歆廟制議奏引王制穀梁傳

為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曰宗

不在數中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與太祖廟而

七之說異文武世室見於禮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

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

之廟也又見於春秋穀梁傳文公十二年世室屋壞傳

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

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

世不毀也舜歆既據穀梁傳以孝文孝武為不毀之廟

何以不言文武世室而曰三昭三穆也蓋歆引王制三

昭三穆之文而文武世室即在其中不變文言世室矣

後人惑於王肅之邪說於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世

室與太祖之廟而九後人謂肅本歆說弗思甚矣惟朱

子不惑邪說其論祧廟之制曰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

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

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

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

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

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

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

祔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

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

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

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朱子言

七廟迭毀之制甚詳而言廟制則誤宗廟之制左昭右

穆皆南向禘禘之祭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朱子

誤以禘禘主位為廟制耳又謂有七廟之後穆之祧主

藏於文世室昭之祧主藏於武世室不復藏於大廟此

申鄭康成之說以黜難鄭者孔穎達王制疏儒者難鄭

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達經正

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

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鄭注祭法

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賈疏后稷廟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廟名故稷不名祧也公彥又云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為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廟并姜姬則足若益二祧則十廟矣公彥惑於王肅之說不明七廟之義但舉奄八人之事以破之不若朱子直舉七廟二祧之文而肅之說不攻自破矣惟云七廟已備之後先公之主不復藏於大廟為異鄭云藏於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二廟之中故不言世室也朱子以賈疏不以后稷之廟為祧於義難通乃斷為七廟已備之後先公先王之主分藏於二世室之內所以名二祧此欲通鄭君之義而未暢其旨爾竊謂祧有二義當祧不毀之廟謂之祧廟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傳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藏毀廟之主亦謂之祧小宗伯辨廟

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是也在四屬之中者謂之親廟在四屬之外者謂之遠廟后稷廟文武世室在四屬之外非遠廟乎遠廟即祧廟不得云遠經正文也守祧之職守后稷廟先公之祧主文武廟先王之祧主二祧者指祧主言之先公之主藏於后稷之廟為一祧先王之主藏於文武之廟為一祧是為二祧安得有三祧乎朱子以鄭注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而不言后稷廟之遷主乃誤會鄭以七廟已備以後之制釋經遂曰不藏於大祖之廟以附會之耳殊不知先公之主不入子孫廟也德清許宗彥經說云唐虞廟制書缺有聞禮識唐夏五殷六緯書未可信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攷見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馬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江藩云人人皆謂禮記而不知廟制緣於服制一經括出羣疑可釋矣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

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為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江藩云分宗廟明堂之祭為二可稱卓識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於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為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為大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為太祖孝文孝武為世

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并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輾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有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歧并牽合廟祧為一夫祧為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為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昏失之矣至乃別世室於昭穆忘其為明堂之名藏遷主於二

祧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為五廟二祧攷其明周人宗廟之法為文武世室攷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頗致辨焉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鄭康成曰天子七廟賈公彥曰通美探為八廟廟八祧奄八人按廟可稱祧祧亦可稱廟凡言七廟皆兼二祧說文新附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字祧連廟也玉篇祧連廟也肆師掌北中廟中之禁令廟至四世必遷禮記必遷故昭穆皆宜辨也肆師掌北中廟中之禁令兆即祧字之省江藩云當非兆即祧字之省鄭注兆壇營城正義謂即四郊之兆兆也下典祀云掌外祀之祀守皆有城則四郊之兆乃與祀所掌此肆師掌立國祀之禮兆中廟中當即祧廟守祧守之而肆師掌其禁令也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又守祧云其廟則有司

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墜之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天保詩云禴祠蒸嘗於公先王武王立七廟時后稷為祖廟公祖太王王季文王為四親高園亞園為二祧傳言余政志高園亞園是也其時未追王皆為先公至制禮武王已沒附武王而遭公祖高園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則四親廟為先王二祧為先公以為親廟追王大王四止故追王亦祧也太王若如大王當以中廟為定鄭注親廟中不應獨遺公祖是知大王當以中廟為定鄭注以為廟武不應獨遺公祖是知大王當以中廟為定鄭注成金縢稱太王王季當是史家追稱之詞祧投於廟積此可見兄姪傳中稱祧者多據解勝禮主人曰不勝先君之祧及傳所云先君之祧堂氏之祧皆對賓客為抑損之言其夏官云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實則廟也

脩寢大喪復於小寢大寢鄭康成曰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曰

寢廟釋相連說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
 寢也始祖曰大寢賈公彥曰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
 不言祀之有寢明二祀無寢也按說文地畔也為四時
 界祭其中說文無祀地即祀墜於壇墀而殺於寢廟已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七廟策曾子問古者師行
 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
 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
 七廟五廟無虛主遷廟即祀也載遷廟主以行則二祀
 則并五廟皆虛主故夫子指其失言當七廟之中其正
 廟之五廟不可虛主此承上天子巡守專祀天子之禮
 瑞言以著七廟句之鄭氏於此無注焉昭張融誤讀七廟
 五廟連文為句後人以天子諸侯分釋之禮器禮有以
 至欲據此為祀廟在七廟外之證非也
 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又禮器云周
 旅酬六尸鄭康成曰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按六尸四
 並云毀廟無尸然毀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
 無尸遷廟當有尸也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康成曰高祖以下與始
 法故不又喪服小記云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
 及二祀也
 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遷即指遷廟五世而遷者
 刺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祀取妻必
 告死必赴祿祥則告昏義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
 毀於宗室即祖遷宗易之義孔大傳云有百世不遷
 祀但以服制為釋遷字之解未明

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陳祥道曰以其廟有遷不遷之
 也祭法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祀壇墀
 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
 日祭廟日王考廟日皇考廟日顯考廟日祖考廟皆月
 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
 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遠廟者遠於廟
 於壇墀鬼皆毀廟禮記外傳曰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
 一殿祭耳劉歆曰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
 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祭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
 享享壇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觀之殺也
 鄭康成曰祀之言起也起上去意也封上曰壇除地曰
 墀五經異義曰將祧而去之故曰祧孔穎達曰去墀曰
 鬼者遠入石函為鬼按主自去祧申八石函不待為鬼
 時凡主在廟中皆有石函藏之不獨遷主昭由壇而墀
 使祝史徒主不復反於祧可知凡毀廟之主皆當識於
 始則壇墀中主二不復反於祧可知凡毀廟之主皆當識於
 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於壇於太廟中又太
 平御覽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歲終禘於壇及
 及郊宗石室通典引晉博士徐禪義春秋左氏傳曰廟
 及壇墀終禘與郊宗石室考石室空孔疏言於廟之北壁內為
 石室注謂木室中藏主石室空孔疏言於廟之北壁內為
 即藏主石函也魯虞決疑法宗廟主春秋僖十五年穀
 藏於戶外西墻之中有西石名曰宗祧春秋僖十五年穀
 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范甯集解大戴禮云禮三本篇天下者事

七世荀子同業諸經所說吉廟制者略備祭法尤明白
足微然皆無有文武二廟不毀之語經生常言所
謂不祧之祖者漢書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

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

毀廟之主藏乎太祖又曰祭義曰服小記王者禘其祖

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

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

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

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非

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以文武

為不毀

之廟自始始王者太祖亦是始封之君非始受命之

君此言始受命之君者蓋非當代廟制意指漢高祖

言非指三代也周之文王亦稱太祖然非七廟中之太

祖韋說五廟其義甚正遠廟為祧雖不得稱廟而非正

也廟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

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

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

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云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

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

宗之不可豫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

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孫

是言之宗無數也又曰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

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

意也此亦誤謂文武廟不毀五廟見文小記祭法及周

禮練僕皆可據申王制殺梁言七廟去二祧亦止

五廟也至謂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謂崇功德

德之與宗廟自別宗廟所以事先追者非謂崇功德

命之後稷雖無粒民之功亦當為周之毀宗若以始祖而

亂主毀之廟制不聞因此而滅宗若以始祖而增可知

幽厲周之暴君迭遷之禮幽厲不從而污則文武不從

而僅可知蓋功德之說不以施之宗廟此聖人不欲以

尊賢之義也鄭康成注王制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

親親之仁也鄭康成注王制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

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注春官守祧職曰遠廟為祧周

為文王武王廟盧植曰二祧謂文武石渠論曰周以后

稷文武特七廟馬昭難王義曰禮器曰周旅酬六尸一

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

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祭法正義曰王立七廟者親

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遠廟為祧者遠廟謂

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列故曰遠廟也特為功德

而留故謂為祧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曰有二祧

守祧職疏曰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
 毀不得為祧然文武雖未為祧已立其廟至後于孫文
 武應遷而不遷乃為祧也此皆以文武為不遷之廟既
 五廟不得以二祧當之祧初文武在親廟內不得為祧則
 名實非受賈言周初文武在親廟內不得為祧則周禮
 廟制則周公是先公之祧非文武之祧若依鄭義是周制
 本止五廟因文武不違始有二祧是周人尊事文武之
 也且謂文武不違者謂文王受命武王始有天下宜如
 尊禮異於常制今二祧享嘗乃止其禮既簡祧有廟而
 無寢其制亦殺况鄭謂祧而祧其主亦藏於祧廟是文
 武而為祧凡先王亦親祧而祧其主亦藏於祧廟是文
 廟是文武仍與凡先王等豈為尊哉又鄭解祧云祧之
 廟則何起上之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祧凡祧主皆祧祧
 廟則何起上之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祧凡祧主皆祧祧
 禮之古則祧非文之廟也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
 禮乎明遠廟為祧者無祧之祖也所駁甚確張融欲申
 鄭義而知其與祭法難通遂指祭法為王制正義引王
 秉世之言難以查信則等鄭之過者矣王制正義引王
 肅聖證論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
 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
 王氏即申劉中壘之說鄭以文武為不遷而祧知禮經
 祧有五廟二祧故以二祧當之王亦以文武為不遷而
 又檢知文武不可當二祧王制正義又云凡七廟皆不
 遷如二廟於七廟之外王制正義又云凡七廟皆不
 得稱周室禮器云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
 有天下者事七世馬昭難王云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

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天子七廟盧植云皆據周
 言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七廟
 所制與因乎前代無端證東晉古文尚書有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語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尚書作五世之廟可
 以觀德語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尚書作五世之廟可
 也下即言廟祧之制則廟祧之制周實乎前代之制矣
 王制正義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
 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孔穎達駁之曰天子七廟者有
 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
 五此則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諸侯無二祧廟考祖考
 殺以兩也若天子七廟二祧諸侯五廟無祧是降殺以
 四矣至孔所駁亦非若天子無其人則五是苟無其人
 便與諸侯同制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
 七五之異安在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
 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孔穎達駁
 之云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
 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
 之祖又非通論此專指以文武為二祧之孫而言說也
 可知高祖之父祖肅謂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
 不得長為二祧也又祭法正義云去祧為殤者謂高祖
 不父也若有四時之新禘則出就殤受祭是去祧為殤
 非有所祈禱使不得受祭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
 祭誠有如肅所說矣

子曰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曰遠

廟為祧立二祧馬孔穎達曰宋語先儒以為廟之所作

在七廟內至傳家語又謂七廟之外有二祧其亦不足

武為祖考廟若謂其時虛立二廟於親廟上以待文武

穆王共王時增立二廟則大王王季於親廟上以待文武

亦不當必此且祖廟親廟皆須遷改無故而變易宗廟後王

百法自廟制而生所謂宗廟之禮以序昭穆也始祖一廟

矣世而遠之宗若文武不遠則有三不遠之宗而宗法亂

文定章元或明天子五廟之制根據禮經兩不可易惟以

而二祧之制迄未講明自東漢末章蔡邕定以一祧

宗而無遠主而七廟則二祧遂廢於先有廟無祧有毀

久於宗是于九廟之說與馬去古逾遠經街滋晦動言

祖功宗德為不祧亦以文武為二祧武為不祧名

之廟即虛鄭諸儒亦以文武為二祧武為不祧名

責實而祖宗之不可為二祧其理自若以於廟備則

又按周止五廟之不可為二祧其理自若以於廟備則

禮似隆而實殺蓋周制五廟之外別有二祧為遠廟之

祭以大尊尊之義後世立七廟以上遠毀不以其漸而親

自祖宗外實止五廟而祖以上遠毀不以其漸而親

之仁薄所謂似增而實減也劉祖宗於昭穆則上座於

王武王廟遷主藏馬注小宗伯曰祧遷主所藏之廟注

守祧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

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

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祭法正義曰鄭必

知然者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公羊傳云大

事者何大裕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是毀廟在大廟裕

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也文

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

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是對例

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

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氏傳云君冠

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

襄公於時冠於衞成公之廟成公是衞今君之曾祖曰

祧也王制正義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

云遷主所藏曰祧遠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
 祭法云有二祧毀廟之主所藏經無明文惟公羊傳云毀廟之主陳於太祖章元成據此謂毀廟
 主藏於太祖以禮推之合祭毀宗在祖廟則毀主自合
 在祖廟通典載或問高堂陸云昔受訓云馮氏八萬言
 章句說正廟之中蓋亦公羊家舊說鄭乃以為分藏后稷
 文武三廟者鄭亦知毀主自不可越文武上藏祖廟若知
 文則文武以復之毀主自不可越文武上藏祖廟若知
 為祖父行其主不當下藏子孫之廟矣毛奇齡據曾子
 問天子崩則君薨則祀取厚廬之主而藏諸祖廟謂厚
 廟中毀廟主其藏諸祖廟為凶禮則曾子問又曰君去
 其國太宰取厚廟主以從是亦取毀廟主也
 主及遺親廟主乎是知厚廟非毀廟
 朱子曰如諸儒
 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
 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
 之南廟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
 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
 王季祧文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立為五廟而
 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
 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
 遷昭王祧而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
 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
 康王遷穆王祧而為七廟矣自此以後則穆之祧者藏

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
 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
 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
 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
 為少不同耳鄭以文武為祧猶不沒祧之實朱子言別立二廟則并祧之名去之矣劉歆知祧為
遷廟之說朱子言增立二廟於三昭三穆之上則遞遷之說不可見矣鄭以祧廟為遷主所藏朱子以祧當遷
毀字蓋忘其為
遷廟之名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壇壝宮

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乘龍戴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地柴祭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嬪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其禮亦如之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楹柅再重為壇壝宮棘門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合諸侯亦如之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

軍旅王舉則從聽政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國外壝土為宮方三百步旁各一門中為壇而三成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旁一門則棘門矣壇三成則三重矣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矣深四尺則一尋一尺矣春宮夏宮於南秋宮於西冬宮於北加方明於壇上天子既拜日禮月與山川邱陵則祀方明既祀方明則見諸侯諸侯上介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鄭氏謂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

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公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然覲禮不言壇階而鄭氏曰前三階者以其宮四門而位尚左與明堂位相類故也不言侯氏奠王降拜升拜而鄭氏曰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者以其致命王受之王降拜升拜與覲於廟相類故也掌次王合諸侯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鄭氏謂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賈公彥

謂大次去壇遠小次去壇近其說是也壇域君子所設以行禮者也故去祧有壇凡祭天及日月方望之類皆有壇齊侯為柯之盟有壇公羊曰莊公升壇是也諸侯適隣國有壇左氏曰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是也大夫士去國為壇位鄉國而哭魯公孫歸父聘還及莒壇惟復命於介是也況王者之會諸侯乎司儀言將合諸侯命為壇則凡廵守於方岳之下皆有壇壇宮矣

方明木為之六色

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東方圭北方璜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以著之然司盟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左氏曰不協而盟又曰不協之故用昭之盟於爾大神則凡會同不必皆盟也鄭氏以會同必盟方明之設為盟而已其說拘矣

方明之制方四尺之木設上下四方之色上圭以象天神之制用下璧以象地示之居體東圭而南璋西琥而北璜各象其方而禮之天子拜日禮月與四瀆山川邱陵畢則升壇以祀方明既而退方明以朝諸侯其或盟則復加方明於壇而以載辭告之覲禮於春言拜日於夏秋冬言禮日月與四瀆山川邱陵鄭氏曰變禮言拜者容祀也其說以為春無盟誓不祀方明特拜日以教尊尊而已三時盟誓祀方明豈為盟誓而已哉言祀與禮蓋互見也漢律歷志引書伊訓曰太甲元年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其文與今書不同不可考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虞主

吉主

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連主所

藏曰祧先公之遺主藏於后稷之廟司巫祭祀則共匪主

鄭注杜子春曰匪器名主謂木主也主先匪者共主以匪費公考曰以匪器或主來向祭所大祝取得主匪器

即退祭廢決疑云石禮記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會子問曰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

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又曰當七廟五

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崩薨與君去其國與禘祭於祖為

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崩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

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注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山事者

祭也卒哭成事先附之祭名也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注鬼神依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

蹕春秋書作僖公主左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持祀於主丞嘗禘於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

作主也何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過四方主者為用虞主

用桑注用桑者取其名與其義練主用粟何注練埋虞

也柄猶起也粟猶戰慄謹敬執士虞記曰黍主不文吉

主暗刻而謚之蓋為用粟者藏主也注藏於廟室中

僖公主譏不時也穀梁曰主葉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

公主譏其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為壞廟正義曰

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

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始中去地六尺一尺二寸諸侯

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范甯皆云天子尺二寸諸侯

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云

藏之西壁其春秋書躋僖公穀梁曰禘祭者毀廟之主

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左傳曰典司

宗祀又曰孔悝反禘於西國注宗祀宗廟中藏主石室

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鄭氏注士虞禮

之既祭納於石室禘字从示神之也

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禘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士之

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

告之乎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喪服新衰三年者一曰

至也三年也愛重者必以尊服為之子也如是則凡受重者

子可也公羊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如是則凡受重者

先儒雷氏云所後其人後者為所後之父而此五字者

子何獨言宜父武宗也以兄為父無乃千名犯義之非
 乎應之曰當時諸臣招撫後復親為兄後者之文而不知
 為人後者不必皆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春秋公問公之
 此故公羊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春秋公問公之
 兄也傳繼問謂之為公後者為之子也春秋公問公之
 位公羊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非子也其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以見傳之短於何莊之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若閔公繼未踰年君禮諸侯臣諸父兄弟以繼繼繼繼繼繼
 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傳子臣一則此謂繼繼
 繼統與子繼就無異也天子諸侯無子則同宗中受重
 者本皆臣也臣而為之子與真子無異故傳可以得聞
 子鄭君魯禮神祿曰閔以二年秋八月先傳二年除
 喪晉張靖之言曰傳公為閔三年秋八月先傳二年除
 左氏曰逆祀也禮無不順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
 不先父食久矣此左氏謂閔傳為父子也國語曰夏父
 弗忌為宗燕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
 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此兄弟昭穆也弗忌曰我
 證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升僖公繼逆祀也其逆祀春何
 先補而後祀也殺祭傳曰濟升也先親而後祀也逆祀
 也此春謂閔子文為祖繼於文為繼也春秋經閔公元
 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即位報梁傳曰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正也親之非父也尊公即位報梁傳曰繼繼繼繼繼繼繼繼
 且未踰年之君非成君者繼子也如君父也者受國
 未踰年之君非成君者繼子也如君父也者受國
 子之禮是以君兄其禮不必行為後之禮其情則一如父
 也禮為君後者畏君不臣諸父兄弟始封之子不為之
 從也禮為君後者畏君不臣諸父兄弟始封之子不為之
 臣諸父兄弟始封之子不為之
 真高曾祖父之制唐賈公彥周禮家人疏宋劉敞為凡
 後國制徐氏乾學讀禮通攷金氏特禮纂皆詳言之

矣徐氏曰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以諸父
 兄弟為臣則其死也豈不可以諸父兄弟為子其言可
 謂然蓋如是而後得謂之受重不則己之重受於何
 所天子諸侯以重之相授受為父子不必倫序相蟬聯
 為父子所以敬天命崇大費不則疑於天命已去大費
 已墮國統中絕一死一生相為授受夏始傳子桓王乃
 王其道無二蟬聯者言之則當王十五世史記說仲丁
 平王甲九世其間多兄終弟及以蟬聯言之則僅五
 世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若泰伯虞仲為一世則僅十
 八世是知天子諸侯以重相授受為世數也明時諸臣
 但知世宗宣父孝宗不知置武宗於何地總尊嚴夫等
 云武宗君天下十六年今不忍孝宗於何地總尊嚴夫等
 之無後不繼武宗大統上考孝宗天倫大義固已非并
 其言諸臣無以破之由諸臣不諳經典自開漢漢致若
 勢所必至既可不嗣孝宗則憲宗世宗之問與獻宗武
 居之入廟傳宗亦勢所必至至與獻宗武宗武宗武宗武宗
 以絕世附贅懸疣矣易曰 惠氏士奇禮說云司巫共隳
 履霜堅冰至道不信哉 惠氏士奇禮說云司巫共隳
 主說文工切附良受物之器从工單聲宗廟曰盛主廣雅
 匠匱筭也蓋廟有石室室中有祐有匱祐為石函則匱
 為木筭矣春秋傳十四年傳典司宗祐昭十八年傳徙
 祐於周廟哀十六年傳反祐於貳車曰徙曰反可舉而
 移則祐非石室也蓋祐謂之函呂其函主故亦謂之主
 孔疏有兩說呂為石室者慮有火災於廟之北壁內為
 之呂藏主有事出之既祭納焉而又呂石室不可舉而
 移也故變文為石函蓋依杜注而曲為之說則所謂北

壁內者其說不攻而自破矣說文云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曰石為主按郊宗石室周禮無文後魏清河王懌議云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唐人正義據一家之說不旁及異聞康成見少牢饋食不言主遂謂大夫不禘祫故無主孔悝反祫者孔氏所出公之主耳孔穎達謂孔氏姁姓惟南燕孔悝仕衛已久未詳其所出蓋僭為之各曰異說如此何休注公羊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按士虞記亦無桑主吉主之文皆出於逸禮宋元豐三年秘閣校

禮何洵直言虞禮桑主不文請罷題虞焚書之後學者主太常言嘉祐治平虞主亦不題諡

不見全經先儒人人異說又如此坊記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大夫士皆有廟特牲少牢皆有尸有廟有尸而獨無主愚所未達戶竈門行祭皆有主出租釋較猶曰菩芻棘柏為神主焉而士大夫之廟反無主束帛依神結茅為菽是何禮也宋元豐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曰藏主謂之宗祫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右主正廟之主各藏四壁遷厭之主藏於太廟之北壁其地六尺一寸按漢儀皇

后配食於左坐應劭曰坐於左而並食者若禮曰其妃配右父在母內主西壁康信注報梁亦云然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然則主函漢曰木不曰石也唐諸臣廟室各為石室一於西墉距地四尺容二主三品呂上有神主五品呂上有几筵常謂威主之函與藏主之坎同名為祫本於孔疏無主之廟祫曰几筵依鄭說耳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祫函中有筭曰威主蓋坎中有祫祫中有匿

祫石而匿木其說得之矣公羊曰虞主用桑中山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下銳上中穿而加金今謹按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引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柏人以柏周人以栗之栗主之當為以初學記引白虎又桑又當周禮說虞主用通曰孝子以主繼心可證又為古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按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孔廣林曰鄭注禮弓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從周禮說注周禮云社主以石則鄭君亦未有定說今謹按公羊春秋

文二年丁丑作僖公主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栗主者
 藏主也何休解詁云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
 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
 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短也親而不遠
 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疏云
 論語鄭氏注云謂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
 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左氏
 傳文二年社注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正義云論語
 哀公問主於率我云云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
 故社依用之按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社為木主
 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
 以張包周等竝為廟主故社所依用劉炫以規杜過未
 為得也陳編修壽祺云皇侃論語義疏曰鄭論本云問
 主也經典釋文曰問社鄭本作主云主田主謂社鄭君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注今解問主為社主是仍魯
 論之字而讀从古也通典禮八吉禮七引五經異義云
 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
 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

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三王之
 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
 遂藏于廟以為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
 人以栢周人以栗春秋左氏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
 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主之制正方穿中央達
 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諡於背按凡虞
 似節錄異義之文虞主至以栗又見禮記祭法正義以下
 秋至于廟又見周禮色人疏主之制至長一尺又見禮
 記四曲禮下正義又初學記十三禮部上引五經要義
 說本主之狀與此同又按魏書禮志王延業盧觀並據
 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今謹按禮記曲禮下正義引
 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
 白虎通曰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按繼
 通主用木未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為題欲令
 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
 子諸侯之異正義又引五經異義以為天子主長尺二
 寸諸侯長一尺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主狀正方
 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說同異義
 徐疏以為昏孝經說文然則許何並據孝經說言之也
 祭法正義曰按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
 后主七寸穀梁文二年傳疏曰虞信引衛次仲云宗廟

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堦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此出衛宏漢舊儀其長短又與白虎通五經異義公羊解話不合據續漢書劉注引漢舊儀則八寸者小敘後所作虞主也下言皇后主長七寸高皇帝長九寸者廟主也虞信所引有誤通典吉禮七引五經異義云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叢亦見文獻通考許慎處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柝于西園柝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通典吉禮七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為叢以上亦見文獻通考御覽五百三十一禮儀部十引許慎五經異義謹按云大夫以石為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周禮小宗伯疏引云今荆陽俗祠有石主左傳哀十六年正義引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柝所出公之主爾又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節引此篇云鄭駁異義从公羊說又周禮小宗伯疏禮記九禮節引謹按曰說文示部柝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山部室宗廟主石也

皆用古左氏說管子山至數篇云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柝左氏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柝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主柝于周廟告于先君此柝之見于經傳者柝所以盛主非即主也謹按曰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注祭法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柝柝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柝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柝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祀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見通典四十八吉禮注今攷孔悝反柝於西園鄭謂柝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按孔氏姑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姑姓孔氏任於衛朝已麻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爾然則孔悝祀所出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為僭為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魏書禮

志清河王懌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言大夫士
 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特牲直祭祀于
 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正義為孰正祭
之時祝官以祝詞告于主則鄭亦據大夫士禮以釋之矣特牲饋食
 禮曰祝洗酌奠于銅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
 在左當為主人釋辭於生也則鄭亦以士有主矣薦孰
 在迎尸之前將為陰厭神必有所憑依祝之祝也主人
 之拜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無主
 則何所祔以班昭穆束帛茅蕞得無擬乎通典載徐邈
 說親書禮志載清河王懌議並辨大夫士有主義證甚
 明具錄於左通典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拓又公羊大
 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案昭十注義以為歛攝神主而
 已不暇待祭也按此非何休注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
 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
 之銘旌題別亡者設香于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
 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
 至于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按禮弓文埋重則
 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別座位有尸無主

何以為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
 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
 延業虛觀前經詳議並擬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
 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
 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
 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
 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于士如此四
 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唯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按禮弓文
 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
 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拓載之左史饋食設
 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
 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
 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者攝神歛主而已不暇待
 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
 臣喪尚為之不釋況臣聞君喪豈得謂安然代主終祭
 也許慎五經異義云載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
 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墉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
 禮記九禮弓下正義引鄭駁之云按士喪禮重與柩相

隨之禮極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極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粟主則入廟之時祀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按通典禮八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大災當本五經

異太平御覽百八十八卷引許慎五經異義云虞主埋之廟北墻下北方無事虞主亦無事也陳氏壽祺說云此條末十字當

在前條一說埋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禮儀部引五經于廟北墻下之下

異義曰春秋左氏傳曰徙主祔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粟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陳氏壽祺說云此條當在

前條引左氏說之下謹按曰左氏傳昭十八年正義引白虎通曰主祔納之西壁通典引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以備大災必在西者長老之處地道導右鬼神幽陰也魏代或問高堂隆曰昔受訓云馮君八萬言章句說謹按曰魏續展新碑治履氏春秋馮君章句然則此

公羊正廟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室說也正廟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中答曰太室北壁之中按逸禮藏主之處似在堂上壁上無藏章句但言藏太祖北壁中不言堂室愚意以堂上無藏主當室之中也通典又引蜀雋周禮祭集志四時祭各於其廟中神位與西牆下東嚮諸侯廟木主在尸之南

為在尸上也東嚮以南為上續漢祭祀志補注引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墻下作粟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墻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培中望內外不出堂室之上賀循引漢儀云去地六尺一寸當祠則設座于墻下擊虞決疑云廟主藏於尸之外西墻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祔函中笥以盛主並見通典西墻藝文類左氏傳莊公十四年正義宗祔祭三十八引作北墻

者應有非常火災于廟之北壁內為石室以藏木主有事則出而祭之既祭納於石室聞陳壽祺云昭先生

云諸家言廟主所藏或云北壁據馮君章句則藏西壁者正廟主也藏北壁者遷廟主也左氏正義於宗祔言北壁亦為遷廟主耳其虞主所藏公羊文二年何休曰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粟也攷曾子問天子諸侯出以遷廟主行反必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埋虞主不必同處也一說埋之廟北墻下此與遷廟主所藏同處殆不然也異義引公羊說則以為虞主埋於壁兩極之間鄭駁據埋重之禮以為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義證最確許慎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虞而作

主禮記九極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柔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按左氏說與禮記同禮記四曲禮下正義云鄭君不駁明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第九虞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謹按曰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曰柔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閩雜陳壽祺云今士虞禮無此文蓋

遠禮也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三代同者用意也麤楠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仿徨哀痛故設柔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柔練主用栗見太平御覽五十一

百三十一禮記禮記下曰士三月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

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與左氏說禮記並合也唯公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者不同鄭注禮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柔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引左氏傳祔而作主孔氏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祔然後作主故注禮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下禮弓云虞為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以為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禘

爾雅禘大祭也郭注五年一大祭棲霞郝氏懿行著爾雅義疏曰說文云禘祭也引周禮曰五歲一禘本禮緯文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注以為五年禘也按禘之名古多異說有時祭之禘則王制云春日杓夏曰禘祭義云春禘秋嘗鄭注並以為夏殷禮也有殷祭之禘則詩序云雖禘大祖也鄭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又有郊祭之禘亦詩序云長發大禘也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鄭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魯語中金鶚禘祭考云禘祭有七圓丘之祭為最大爾雅所謂大祭蓋主圓丘之禘故在釋天篇中孫炎郭璞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非也孫注見王制正義引鄭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為禘新君三年為禘閔公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則禘當在吉禘之前是鄭據禮緯三年禘五年禘之文以正魯

禮之非故王制注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鄭據魯禮云然耳非通義也實則魯禘非禮春秋書之皆以示譏杜預不知此意見經所書便以為禮故僖八年禘於太廟注云禘三年大祭之名此妄說也王制正義曲徇杜說以為禘即禘也尤謬以上郝氏說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八引許慎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郊宗石室謹按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禘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通典禮九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禫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毛詩長發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孔廣林日記云虞而立尸有凡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日祭祖考漢之寢日上食也是以人道事神明不應禮制故匡衡奏可亡脩且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制月薦時享之禮日就祭之何以

為敬何以云嚴鄭駁義不見故補之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禮記四十六祭法正義云此經祖禩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禩非鄭義故異義駁今鄭駁之文無可考矣竊意楚語稱古者先王乃夏殷禮也祭法鄭答趙商以為周禮也又按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為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禩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禩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禩則終王德威而游廣親親之殺也歆引春秋外傳者國語周詔文許氏異義稱古春秋左氏說本於劉歆據國語為說也

楚語亦云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注周語曰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禩歲貢於壇墠此注皆與左氏說同惟解終王不言大禩疎矣通典載晉徐禪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墠終禩及郊宗石室左氏傳無此文通典載袁準虞喜所引與此同並作左氏說然則說字為傳耳或以為左氏傳佚文則誤異義言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韋昭亦云日祭謂上食近漢亦然今考漢書韋元成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

四祠此謂在陵寢廟之禮然晉灼注引漢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祠與此十二為二十五祠則是陵廟本仿宗廟之禮行之此可考見叔孫通所制漢儀之舊又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禘此周禮也五歲一禩疑先王之禮也此文有誤脫當作三歲一禘五歲一禩此周禮也三歲一禩疑先王之禮也

謹按周三歲禘五歲禩為周禮三歲禩疑先王之禮說極精 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此作三年一禩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太常議曰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何休春秋賀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禩是其顯據何以言之左氏說言禩禘有二義一說歲禘及壇墠終禩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徐禪虞喜袁準引左氏說是也

徐禪引為春秋左氏傳乃左氏說之為喜一說引作左氏說見通典建中八年袁準議 禘即禩通典載賈逵劉歆曰禩禘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是也然皆以禩為三年一祭禮記王制正義引左氏說禩為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周禮豈人疏引賈服以為三年終禩遭烝嘗則行祭禮是也禮緯說則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禩禮記王制正義毛詩閔宮正義及後漢書

張純傳所引是也許氏從禮緯說以三歲一祫為周禮

則不得以五歲一禘非周禮說文第一上示篇禘諦祭

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疎遠

近也從示合聲周禮曰三歲一祫叔重援用禮說目為

周禮其所誤異義文雖殘闕不詳要不得與說文乖違

明矣此一證也說文既稱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字解又

曰周禮有郊宗石室此據周禮說而不據左氏說也異

中必有引周禮說之文而今伏徐禕引許慎稱舊說曰

終者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此即異

義所引左氏說也異義謹按多從左氏然獨於三歲一

禘存疑蓋其慎也此二證也歲祫終禘之說本於周語

歲貢終王而周語稱歲貢終王曰先王之訓也故叔重

疑三年終禘為先王之禮此三證也許惟以先王三歲

一禘故鄭駁謂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百王通義又引禮

識云殷之五年大祭亦名禘以破之若異義謂五歲之

禘為先王禮則與禮識正合且以五歲之禘非周禮則

必以三歲之禘是周禮鄭駁何為不援周禮以攻其非

轉援殷禮以伐其是乎此四證也後人習見五歲一禘

之文而不審左氏說有三歲一禘之解采綴異義遂併

誤三為五舛繆相仍使學者無由考見許鄭異同之指

禘祫疎數之義不可以不辨按魏書一百八十一禮志

高祖詔曰禮記祭法稱有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

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論語曰禘自既灌詩頌長發

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四時祭禘禘烝嘗周改禘

為祠祭義稱春禘秋嘗亦夏殷祭也王制稱禘禘禘禘

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則合羣毀

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禘

而祭之天子先禘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禘

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園邱宗廟大祭俱稱禘

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禘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

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宗廟稱禘禘禘一名也

合而祭之故稱禘審禘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

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

可議其是非游明根郭祚封琳崔光等對曰鄭氏之義

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
 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圜丘常合不言禘宗
 廟時合故言禘斯則宗廟禘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宜
 於宗廟俱行禘禘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廢牲禘
 於嘗於烝則禘不於三時皆行禘禘之禮高閔李韶高
 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圜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
 禘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黃帝黃帝
 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稱禘其所
 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稱禘自既灌似據爾雅禘

大祭也頌長發大禘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
 侯無禘禮惟夏殷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
 禮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
 先有禘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禘而禘祭之故言禘禘
 總謂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禘一名也其禘禘止於一時
 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躋一歲而三禘竊以為過
 數帝曰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
 之廟三年而禘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

禘以申追遠之情禘禘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
 毀廟三年一禘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
 祭禘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禘禘
 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
 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禘并為一名從王禘是祭
 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躋五年一禘
 改禘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
 文先禘而後時祭按禘禘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元成
 傳劉歆以為大禘則終王太平御覽禮儀七引五經異

義古春秋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
 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許
 慎舊說曰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
 新死者也通典又引袁準虞喜說同周禮也人疏引賈
 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當則行祭禮此以歲禘終禘為
 一說也通典禮九引賈逵劉歆曰禘禘一祭二名禮無
 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
 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
 穆之謂禘取其合集羣祖之謂禘

按正義稱左氏說則此文當亦出五經異

義通典引王肅曰曾子問惟禘於太祖羣主皆從而

言禘臣以為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

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

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言禘則祫亦可

知也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

禘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

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

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

融等皆以為然穀梁閔二年疏王肅杜預之徒皆以此以二十五月除喪即得行禘祭

禘祫為一禘是三年之祭又一說也見王太平御覽引

白虎通曰禘之為禘也序昭穆禘父子也祫者合也毀

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宋書臧燾傳引白虎通曰禘

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此以禘

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又一說也後漢書張純傳建武

二十六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

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

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為昭南嚮

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李賢注元始五年春禘祭明堂

今統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

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

行此禮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而總子為穆北

也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

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改正尊卑之

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

飲食也此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

總陳昭穆又一說也陳氏壽祺云前漢有祫禘其祭

堂是總祭遷廟存廟之主於太廟與並制異故班固平

帝本紀以為祫祫祫以為禘也李賢注謂禘祫通名尚

未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

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以禘及

毀廟祫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

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公羊文二年傳

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

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

諦昭穆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祫

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閏二年吉禘於

莊公何休云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

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此以禘及功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邈又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特禘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况祫之重無定月乎邈以前二後三二祭相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故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此又一說也穀梁楊氏疏云或以為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此又一說也衆說不同今以鄭學為折衷毛詩周頌雖禘太祖也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王制曰天子禴禘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諸侯禘禘一禴一祫嘗祫烝祫鄭注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按魯禮至一祫一禘周禮大宋伯注毛詩元鳥箋並同正義云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一為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皆為又云三年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然按鄭以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氏魯禮禘祫志曰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以上志文見王制正義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禘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以上見周禮正義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而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以上見通典此鄭推周禮禘祫之法也禘祫志又曰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堯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

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至二年春其間有閔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思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三年秋八月禘僖喪至此而除間有閔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譚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邱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

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儒家之說禘禘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十六字據閔宮正義增閔宮正義引儒家至此止 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誦論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禘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祖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禘祭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禘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况可知也此鄭考校魯禮禘禘之期也以上見毛詩元馬正義禮記王制正義節引 陳氏壽祺云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肆獻裸饋食在時享之上則是禘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之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朝享謂禘禘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據大宗伯司尊彝皆於時享之外則此二祭文義正同則禘禘不得為一祭二名亦不得有禘而無禘矣後鄭以追享為追祭遼廟之主以事有所謂禘朝享謂朝受政於廟非也禘禘大祭周禮不應舍此

而舉他其兩文或在時享之上或在時享之下不足為異當如先鄭解為編周語言歲貢終

王先王之訓也則歲祫終禘非周禮矣禮緯春秋說皆

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緯見毛詩閩宮禮記王制正義及說文第一示篇春秋說見

公羊文二張純何休許氏說文孫奕爾雅注並從之純

引禮說以為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其義甚精則

不得專以禘為三年之祭矣通典引逸禮祫祭七尸禘

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

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據禘祫志所次主

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

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韓詩內

傳所言太祖謂后稷廟也則禘不及親廟矣春秋文二

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

成議引此傳而釋之曰言一禘一祫也曾子問孔子曰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詩周

頌雖禘大祖也其詞曰假哉皇考曰既右烈考亦右文

母而已春秋惟大祫稱大事禘稱有事又直云禘於某

公公羊言合食惟大祫曾子問言無虛主惟合祭詩言

禘惟頌文武周禮酒正祫備五齊禘惟四齊則祫大禘

小祫兼毀廟未毀廟禘不得總陳昭穆矣周禮言祭於

大丞周書言登於明堂則禘祫皆功臣與祭矣喪畢之

禘出劉歆等左氏說何休公羊說亦云而一以為三年

即禘一以遭禘則禘鄭以春秋枝之定為喪畢先祫後

禘其精密實勝諸家通典載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

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晉博士陳舒

表曰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

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閏舍二則十年四殷典禮五

年再殷合曹述初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

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約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

文無定月杜佑曰殷間歲間偶如虞夏周制天子諸侯

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大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

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畢有此禘祫者為後

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

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

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此皆申明鄭氏之惜也

其禘禘之月詩閔宮毛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通典引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禘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禘者合也鄭同毛義張純謂禘以冬然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意一也周頌雖正義云此禘毛以春鄭以夏不同今考傳箋本無此說正義以臆測之不足據陸氏毛詩音義於元鳥箋附載一本禘於大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陸云

前禘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禘是後本商頌正義亦舉此本以為文誤且辨禮注及志謂周禮大宗伯注禮記王制注禘志皆與元鳥箋同今俗本毛詩元鳥箋乃有此文與正義乖又王制正義據鄭箋謂本更有禘於其廟之文謂練時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聖人廟用脩注謂始禘時為證蓋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故不相應周禮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馬壞廟為證誤與王制正義同不知練後大祥禘之祭皆非吉祭惡得有禘經傳及注從無此言

而疏家誤據為本以証康成後儒復不察而橫加詆誣謬妄甚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六宗

尚書虞書禋于六宗按六宗之說諸儒聚訟久矣其見於尚書大傳五經異義漢書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晉書禮志孔叢子梅賾本賾俗作賾非及尚書傳通典路史所引併唐宋諸儒著論有以為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思也以為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四方一本作四非居中央者歐陽夏侯也以為天宗日月星辰星辰法正義

作北來地宗岱山河海者古尚書說賈逵許慎也以為易卦六子之尊氣水火雷風山澤者晁錯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為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鄭元范甯張融吳商也以為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即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為天地間游神者孟康也以為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者黃度也以為祭法之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孔叢子偽孔安國王肅王充蘇賦朱子蔡沈也尚書正義月禮疏皆謂地明帝今王肅謂六宗前以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晉書禮志謂亦以為易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為五異殊編修書稊疑

晉志林前以為太極沖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邵也以為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為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程子胡五峰呂祖謙王安石也以為六為地數主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為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為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為六代帝王者張迪也以為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近儒桐城姚鼐又以六府為六宗指社稷五祀而為言紛如聚訟訖無定說謹按曰禮于六宗即宗禮也宗禮以配帝合五帝故曰六宗後人求六宗之解而不可得各

逞異說實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儀徵阮氏元著學經室集云禮乃樂祭之名六宗即明堂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五帝五帝及配帝非六帝乎周公宗禮亦本於虞禮即方明明白數言而解若舍實事求是而別為亂轉即數萬言亦不能定也阮氏又著宗禮餘說云宗之為字也乃屋下祭天帝故從宀從示倉頡造字之始指事會意已定矣所謂宗尊也特其義聲耳虞書曰至于岱宗岱當絕句宗絕句祭絕句此唐虞以前泰山下本亦有明堂明堂祭禮本名曰宗之始也虞

書曰肆類于上帝即郊也禮于六宗即宗禮也宗禮以

配帝配五帝故曰六非宗禮外別有六宗也若以至子

岱宗為句則至于南岳曷不曰如岱宗禮而祇曰如岱

禮明宗字單讀也月令曰祈年天宗周書世俘解曰憲

告天宗此天宗皆指明堂宗乃實字若空訓為尊則天

尊不為辭矣宗祭必燔柴故又特造祭字燔柴必有煙

煙從火聲籀文窠從山空古文此皆與禮字同義故

禮以柴煙為初義絜精為後義也故禮之籀文又作竈

矣周公在洛所以擬唐虞文祖造成宗祀之屋以嚴父

配天帝也明堂山內祀五帝即以文王配五帝五帝即

上帝上帝即天帝同一燔柴而宗祀天與后稷配天異

者郊無以宗有以此為分別也按阮氏解六宗即宗禮

極精而禘六宗之義可謂千載幽實一朝復旦者矣謹

按魏公卿上尊親表曰燔于六宗編于羣神洪景伯曰

碑以燔為禮按以燔為禮與大宗伯禮記鄭注合其為

最甚焉

三禮通釋卷一百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卜郊

祭法周人禘嘗而郊稷鄭注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

上帝於南郊曰郊正義云知此禘是圜丘者以禘文在

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惟圜丘耳注疏析圜丘與郊為

二極精而禘此本周秦以來經師相傳之說自王肅以

禘嘗為宗廟五年之大祭以郊與圜丘是一肅之異說

出而學者惑焉仙游舉人李氏廷璋攷云爾雅釋天禘

大祭也康成注周官大司樂圜丘方澤宗廟三者皆禘

實本諸此國語禘郊不過蕭秉蒸嘗不過把握又曰天

子觀春禘郊之威合之王制祭天地之牛角釭宗廟

之牛角握表祀天子親耕萊威桓屯以事上帝文正相

發可知天地祭有名禘者不得謂圜丘即郊也爾雅釋

郊非人為之即大司樂賈疏圜丘者取自然之即圜者

象天圓既取即之自然則未必要在郊無論東西南北

方皆可賈意蓋謂郊設泰壇圜丘非築土為壇也郊特

牲正義據大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

璧蒼饋園鐘之等為祭園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駢饋及
 奏黃鐘之等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郊丘之別著於此
 矣禮記大傳鄭注云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
 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祭法燔柴於泰壇疏云
 此祭感生之帝於南郊大司樂疏云禮天神必於冬至
 者以天是陽冬至一陽生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至於
 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又
 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孔賈二疏皆主鄭說鄭駁五經
 異義云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城簡吞飢子生契
 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蒲盧之氣媪腹桑蟲成為
 巳子况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
 此康成發明感生之義也謹按曰近儒金氏榜禮箋云
 毛詩生民履帝武敏歆言后稷感神靈之氣而生也誕
 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言后稷為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
 也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祀以祈豐年而上帝
 敬享之也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稷之肇祀鄭氏謂
 郊祀為祀感生帝說非無據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
 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

祀事故不同也又云王者一歲七祭天此本五經異義
許慎同冬至禘昊天以鬯配啟蟄郊上帝以稷配四時
 迎氣祀五帝則以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配昊天垂
 象之天也上帝祈穀之帝也金氏此條最為精當周官
 經凡丘郊同禮者總稱昊天上帝郊與丘別者則單稱
 上帝鄭注多誤合昊天上帝為一惟祭法注分晰不誤
 鄭注典瑞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言感
 生帝亦五帝之一周以木德王特尊東方蒼帝為感生
 故有夏正郊天之禮耳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也鄭注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建寅之月也此言
 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下文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於鄭注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魯
 以無冬至祭天於園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亦先
 有事也王肅解與鄭違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
 此冬至長日之至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言始者對建
 寅為始耳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月日短至
 長日至不可云長至也後人以冬至為長至其誤自王
 肅之解郊特牲始冬至可稱長至則夏至可稱短至乎

尚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於郊周三月夏正月也五經
 異義引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
 魯於天子並事變禮卜從乃郊不從則止下天子也魯
 於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據此周禮夏正郊天用丁
 不用辛冬至日不常得辛郊特牲所言既與大司樂冬
 日至圜丘之祭異又與召誥三月用丁之日異其為魯
 禮無疑惟周之始郊日以至一語著周賜魯郊之始適
 得冬至之辛日後世魯郊冬至之月遂以用辛為例非
 謂魯有二郊也康成說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
 轉卜三正最為得之閩縣陳編修壽祺云禮記郊特牲
 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注言日以周郊天
 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
 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
 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
 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明堂
 位注云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
 上帝魯不祭孔氏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
 為周郊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

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為迎長日謂夏
 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為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
 而妄為之說禮出上說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
 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
 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
 不得亂於周魯也以下舉鄭圜丘及郊
 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
 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
 郊祀又字舊契作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
 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祀
 之事正義又引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至日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
 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
 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
 迎陽豈為理乎周禮云冬至自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
 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邱皆為祭焉無常處故
 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
 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裘服素

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
 園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
 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
 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鬢而相吊儒者此記
 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
 禮正義又引張融禮按郊與園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
 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共正郊天又魯以轉卜三正王
 與鄭元同周禮園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衮冕家語又
 云臨燔柴脫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報祭脫衮著大裘
 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
 並為魯禮與鄭元同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園
 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壽祺謂周禮郊邱之
 別郊特牲正義據大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
 鄭以蒼璧蒼犢園鐘之等為祭園丘所用以四圭有邸
 駢犢及奏黃鐘之等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良是魯之
 郊禮諸說不同今考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雜記孟獻
 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謂周正建子之月
 此魯始賜郊之禮也獻子欲以七月日至禘於祖與郊

天對月故稱魯之始郊以為比例春秋魯郊轉卜三正
 無定月此魯禮之變其舊也左氏傳襄七年夏四月三
 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
 而郊郊而後耕謂周正建寅之月則不可正以周轉卜
 三正而用周之春三月至四月則不可正以周禮啟蟄
 而郊故也是時魯說耕卜郊過時非禮故獻子稱周禮
 為斷以正其失非左傳與禮記乖違亦非魯有二郊也
 杜預釋例謂左傳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
 禮記後所錄左傳常得其真見左傳襄公七年正義預又以魯惟
 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
 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考之不審鄭康
 成之說魯惟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最為
 得之杜預崔氏皇氏說並郊特牲正義曰穀梁傳魯以
 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
 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
 止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
 止或用建子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
 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也此馬昭及孔穎達申鄭之說善矣然猶未知左傳獻子之言為以周禮正魯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

臣林昌彝纂輯

六龜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卜師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爾雅釋蟲一曰神龜郭注龜之靈神明二曰靈龜注浩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錄中龜一名靈三曰攝龜注小龜也腹甲由折解能日曬能鳴四曰

寶龜注書曰遺我大寶龜五曰文龜注甲有文彩者河圖曰六曰筮

龜注常在著莖下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

火龜注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指火氣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郝氏

行爾雅義疏云損卦曰或益之十朋之龜虞翻注謂神

靈攝寶文筮山澤水火之龜也孔疏引馬鄭注並用爾

雅禮器疏云大凡神靈寶文攝惟五體而已蓋筮龜山

澤以下皆因所生處以為名故止言五體也廣韻十七

登下引書云武王悅箕子之對錫十朋蓋在逸周書箕

子篇內今缺其文也按十龜者王會篇云伊尹四方令

云正西神龜為獻史記龜策傳云神龜在江南嘉林中
 禮器疏引郭注此當龜以為畜在宮沼者蓋音義之
 文本禮運為說也南書謂神龜腹下有高允卦此蓋異
 龜非所恒有郭氏未言以此可見神龜以上按劉達蜀都賦
 注引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綠中
 又似瑇瑁俗名曰靈華陽國志亦云其綠可作又世號
 靈又與釵同並郭所本今郭注又作文字形之誤宜據
 以訂正郭又云一名靈蠙能鳴者說文蠙大龜也以胃
 鳴者羽獵賦云祛靈蠙初學記引廣志曰蠙蠙形如龜
 出交州山龜在山上食草長尺餘禮器疏引郭云今江
 東所用卜龜黃靈黑靈者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是郭
 以此龜即天龜說苑辨物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類
 聚引吳謝承表云伏觀靈龜出於會稽章安臣聞靈龜
 告符五色燦章則金則玉背陰向陽靈龜以上按禮器疏引
 郭云以腹甲翕然攝歛頭閉藏之即當周禮地與四方
 之龜知者以皆有奄歛之義故也按釋文攝謝之涉反
 然則攝猶摺也亦猶折也言能自曲折解張閉如摺疊
 也本草別錄陶注又有鶩龜小狹長尾用以卜則吉凶

正反唐本注云鶩龜腹折見蛇則叩而食之荆楚之間
 謂之叩蛇龜郭云江東呼陵龜即攝龜矣以上按春秋
 定公八年盜竊寶王大龜公羊傳以龜青純為寶何休
 注千歲之龜青髯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郭引書大
 誥云禮器疏云即遺我大寶龜及樂記曰青黑綠者天
 子之寶龜及公羊龜青純皆是也以上按類聚引禮斗
 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尚書中候曰堯沈
 璧於雒光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及郭所引河圖皆
 其類也以上按注言常在著叢潛伏龜策傳引傳曰上
 有椅著下有神龜又云聞著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
 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以上按山澤水火龜者皆
 因龜所生處以為名其火龜尤異故舉火鼠以况之郭
 注山海經云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白鼠
 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名之火浣布是也
 類聚引郭氏讚曰天生神物十朋之龜或游於火或游
 於著雖云類殊象二一歸疊疊致用極數盡幾郭氏註
 按陳氏禮書引逸禮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是也
 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

矣逸禮又言大夫龜六寸誤也謹案曰陳說殊誤按白
 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
 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白虎通說與陳氏所引
 三正記不同大夫六寸則士無龜可知按爾雅一曰神
 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尚書大誥寧王遺我
 大寶龜禮記樂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蓋寶龜所
 以贈諸侯故諸侯以龜為寶謂之寶龜春秋云盜竊寶
 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龜青純也然則寶龜長必滿
 尺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士之家不得有寶龜也故云
 家不寶龜非謂大夫士之家並八寸六寸之龜無之也
 禮三正記所謂大夫龜八寸士龜六寸是大夫士之龜
 不滿尺此言不得用寶龜也若寶龜則滿尺矣陳氏謂
 大夫無守龜據儀禮大夫士祭筮而云然不知儀禮士
 昏禮卜納吉士喪禮卜人奠龜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
 曰若不用龜何以卜為大夫士祭用筮或祭不用卜而
 昏宅葬未有不用龜卜也有龜卜則大夫士明用八寸
 六寸之龜矣陳氏謂大夫無守龜疑逸禮之誤非也至
 於引逸禮士龜六寸又誤為大夫龜六寸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一

臣林昌彝纂輯

筮

卜法

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
 不一惟鄭氏康成之說可從京房曰五十者謂十日十
 二辰二十八宿也凡五十五其一不用者天之生氣將欲
 以虛來實用故用四十九馬按京氏以十日十二辰二
 十八宿說大衍之數五十九乃據乾鑿度言之但十日十
 二辰二十八宿以實數計之為五十九何可以為天之生
 氣將欲以虛來實虛一不用故用四十九耶况天地之

數虛五而數可廣大衍之數虛一而著可用虛者道之
 舍也故三統歷曰道據其一若實計之為五十五則無虛
 一不用矣是京氏之說不可據也馬融曰易有四時生
 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
 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二十四氣生
 動其餘四十九轉運而用也按馬氏以虛一象北辰乃
 取大圓轉運之象是當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言之於
 天象始合舉及四時不足據也荀爽曰卦各有六爻六
 數矣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乾初九潛龍勿用故用四
 四十九馬按阮氏元祐精舍文集載范氏景福云六畫
 之卦六十有四非止於八而乾初九爻辭潛龍勿用此
 占者之辭與勿用取女勿用有攸往一例豈探著而不
 用乾之初九乎是荀氏之說非也姚信董道曰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漢之數五十有五
 按姚氏董氏說經文當作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也
 但云五十是姚氏董氏之說非也應保曰按說卦著數

七	五	木	九	以	五	地	與	配	生	四	數	乎	有	矣	大	者	也	非	者	易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為	成	其	也	為	行	四	未	配	生	十	乎	有	矣	大	者	也	非	者	易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大	六	數	也	七	各	行	得	未	十	十	五	一	九	推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三	中	得	明	八	氣	行	相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八	五	五	堂	九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為	五	五	月	六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木	為	五	今	卜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四	十	一	日	筮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九	有	二	春	之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為	地	一	其	以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金	十	三	數	用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五	五	二	以	之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五	五	二	以	之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為	太	三	更	之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土	元	六	滅	七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天	口	八	其	一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地	一	九	故	五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之	六	十	十	十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數	五	十	十	十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五	十	十	十	十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十	十	十	十	十	行	行	成	未	十	十	十	一	九	雅	雅	也	孔	五	十	所	雀	守	合	十	行	大	陰	陽	陽	於	不	

色	法	光	用	兆	有	易	時	而	以	日	後	加	左	歲	為	以	四	掛	不	七	始	極	有
又	體	其	名	二	八	三	三	復	象	五	拉	掛	手	一	一	象	以	一	分	束	知	元	五
重	之	經	之	日	變	者	營	拉	兩	歲	此	一	次	改	一	象	以	以	梳	以	氣	而	五
之	數	兆	體	瓦	而	也	也	五	一	則	參	為	第	三	切	象	以	象	束	五	行	五	在
以	同	之	皆	三	成	十	歸	以	營	五	五	三	三	指	於	象	以	象	備	五	通	地	十
墨	其	體	有	日	卦	故	於	日	也	十	變	拜	指	指	月	象	以	象	說	五	大	一	之
圻	名	之	二	原	也	十	掛	以	掛	十	探	重	指	指	光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中	故
也	古	體	十	兆	十	十	一	象	一	以	此	合	指	指	四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五	來	之	十	兆	十	十	以	象	一	象	為	前	指	指	時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色	作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三	二	指	指	成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者	其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不	指	指	指	四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洪	法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言	指	指	指	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范	兆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三	指	指	指	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所	兆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言	指	指	指	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謂	兆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言	指	指	指	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曰	兆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言	指	指	指	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雨	兆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言	指	指	指	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日	兆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言	指	指	指	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濟	兆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言	指	指	指	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曰	兆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言	指	指	指	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困	兆	之	十	兆	十	十	象	象	一	象	言	指	指	指	也	象	以	象	者	十	一	故	大

曰孟曰冠又按濟作霽同作解
作蒙此古今文之異也別有說
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海亦謂之
子春以連山為密戲社謂以烈山
以厲山為支帝之親按三說當以
謂連山似山出二曰歸藏三曰周
內氣其言大矣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
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密戲
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掌共燠契以待卜事
火爇燠遂飲其燠契以授卜師

之書乃得用公所以為
功代武王之說是今龜書
一日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

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

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謂筮連都邑也成猶金也謂筮氣心數不也式謂筮制

作法式也日謂事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氏象不悅筮

所改易也日謂筮與氏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惠氏士奇

日也參謂筮仰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禮說云筮人九筮一曰筮更更者造事之端其象為蠱

更者行事之權其象為巽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

後庚甲木為仁庚金為義門內之治恩衿義改蠱象父

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木元所謂庚斷甲者

以此更之言庚也甲為始庚為續先甲後甲者開其始

先庚後庚者續其終此筮更之義歟二曰筮咸咸感也

蓋嫁娶之占咸男下女漸女待男則吉姤柔遇剛則凶

蒙九二納婦泰六五歸妹屯六二女貞而常小畜上九

婦貞而厲蒙三見金夫睽四遇元夫豐初遇配主畜三

夫不正漸三婦不育恆五婦吉夫凶家人女正男正皆

同氣相感而吉凶生焉咸之義也歸妹互坎離坎月離

日陰陽之義配日月故其卦為嫁娶之吉占是為筮咸

日陰陽之義配日月故其卦為嫁娶之吉占是為筮咸

日陰陽之義配日月故其卦為嫁娶之吉占是為筮咸

三曰筮式式之言法也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天地順於陰陽古者占卜皆用式太史抱天時注云抱式以處吉凶此占用式也宋蔡興宗為郢州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此卜用式也筮亦如之是為筮式四曰筮目目之言數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相薄而戰乎乾此合之之數

謹按月令所謂五者之月其日甲乙五庚

之月其日丙丁又五者其數八五夏其數七蓋以土數乘木火金水而成即易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

一地二水甲火乙天三地四木丙金丁天五地六土戊

水己天七地八水庚木辛天九地十金壬土癸此分之

之數按朱子發作易圖及董說據虞仲翔甲乾乙坤相

庚七年八壬九癸十殊不知納甲之法一與六合兩說判然朱氏誤合而一之按分之二

數本於朱氏實不足據 一分一合體立用行二篇之策

大行之數皆出於此是為筮目五曰筮易運機布度其

氣轉易則天而行與時消息若不變易不能通氣五行

迭終四時更廢孔子曰易有四易一世二世為地易三

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為鬼易八

卦鬼為繫文財為制爻天地為義爻父福德為寶爻孫

同氣為專爻艮水配金位為福德木入金鄉居寶貝土

臨內象為父母火來四上嫌相敵金入金鄉木漸微六

親九族五星四氣福德刑殺王相休廢君子吉小人否

是為筮易六曰筮比比輔也下順從也一陽居尊羣陰

從之其卦辭曰原筮元永貞無咎故卜有原兆筮有原

筮謀之鬼又謀之人故卜筮皆以比名先王巡守必先

卜征卜必兼筮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

改卜焉改卜則亦改筮是為筮比七曰筮祠隨王享西

山升王享岐山豫王薦上帝觀有盥賓固有赤紱鼎有

雉膏坎有樽簋皆祠也渙有立廟晉二受福損初祀事

益二用享萃二用禴震主匕鬯巽用史巫既濟殺牛不

如禴祭之言薄也春秋曰祠祠者詞也品物少文詞多

也是為筮祠八曰筮參參猶三也三代異法三法並筮

法立一人故筮有三人筮則參而占則旅也無中曰兩

有中曰參兩則爭參則和故三占從二是為筮參九曰

筮環環之言還蓋筮征人之歸期詩曰卜筮偕止會言

近止征夫通止此筮環之辭霍光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陵亦侍坐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言可還歸漢此環之義也一說環者八卦歸魂也更為變環為還乾變於巽還於離坤變於震還於坎故九筮以更始以環終庚從貝為房古文續字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特牲饋食禮筮日筮人東面受命於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筮者許諾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注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疏云知著有長短者按三正記云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士冠禮筮日筮人執筮抽上韝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是士之筮禮經文皆云即席坐故知士坐筮也少牢饋食禮筮日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注文家臣主筮事者命畢史曰諾西面於門西抽下韝左執筮右兼執韝以擊筮遂述命乃釋韝立筮注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著長立筮為便對士之著

三尺坐筮為便若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少牢饋食卿大夫祭禮經文云筮故知卿大夫是立筮也又士喪禮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中封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亦是坐筮也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威如卿大夫立筮歟至於卜日之禮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淮卜即位於門東西面注淮卜人抱龜爇先奠龜西首爇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注以龜起所當灼處示淮下也淮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畢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與宗人受龜示淮卜淮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據此則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文止此一事別無可證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下皆有述命述命與命龜異故知此不述而有即席西面命龜若大夫已上有述命者自然與西面命龜異可知蓋卜重於筮威儀多龜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述命不述命為異也又按士冠禮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

今則用錢以三少為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為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為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為拆錢拆錢則八也此即京氏易項氏安世日以京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者即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為拆兩面一背為單俱面為交俱背為重說與賈疏正同考世應飛伏游魂納甲等說皆見京氏易中然則近日錢卜猶是漢人舊學古之筮法不傳已久宋代撰著之儀乃後儒以意為之者固不若錢卜之術近古而可信也又按世所傳筮儀甚舛陋近王氏懋竑以為非朱

子作其言曰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可謂識解獨超者矣欽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占法掌之占人其例不著於經載在左氏春秋及國語以周易占者凡三法六爻不變以象占按朱音說當作彖作象非昭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國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是也一爻變以變爻占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

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二十五年晉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襄二十五年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昭五年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七年孔成子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哀九年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是也爻無占之卦例其兩爻以上雜變者悉占之卦象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國語單襄公曰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

也遇乾之否是也惟乾坤二卦六爻盡變占用九用六昭二十九年蔡墨曰乾之坤見羣龍無首吉是也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又曰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乾鑿度謂七八為象九六為變故象占七八爻占九六聖人以九六繫爻而占者或占七八可乎公子重耳筮得貞屯悔豫皆八董因筮得泰之八其占皆以周易象是周易象占七八也穆姜筮遇艮之八以周易占之為艮之隨是爻之遇八者非周易法也其兩爻以上雜變者為其義無所主占之卦象

與占變同義此驗之左氏春秋國語及漢唐諸儒之成

說不可易者凡卦內曰貞外曰悔按左氏春秋穆姜薨

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二易皆以七八為占

故言遇艮之八服注又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唯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為主

主疏云此筮遇八謂艮之第二爻不變者賈鄭先儒相

傳以為先代之易者此言遇艮之八下文穆姜云是於

周易於遇八之下別言周易知此遇八非周易也按史

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

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注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

異則論彖故姜亦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指言周易以

折之疏云易筮皆以變者為占傳之諸筮皆是也若一

爻獨變則得指論此爻遇一爻變以上或二爻三爻皆

變則每爻義異不知所從則當總論彖辭故姜亦以彖

為占榜按穆姜因史以周易占遂據周隨彖答之明兩

爻以上雜動者皆占之卦彖周易占例如此按國語公

子觀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注云內曰貞

外曰悔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為

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

八謂爻無為也胡渭云筮史云爻無為司空季子亦占

二象則是兩卦皆不變專言震者長子主器有侯象公

子筮得國志在建侯故獨有取於震也得國大事公子

用原筮故既遇屯又遇豫若孔成子筮元又筮繫也榜

按屯豫二卦皆不變故曰皆八與董因得泰之八同義

宋程迥謂本卦為貞之卦為悔以貞屯悔豫為三爻變

則與周語遇乾之否同何以於此變言貞屯悔豫穆姜

遇艮之八史易其詞曰是謂艮之隨明占變者與遇八

若貞屯悔豫為屯變豫又與得八之義難通不過考全

經輒為異說此學者之大患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二上

臣林昌彝纂輯

誓戒

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遂師凡國祭祀審其戒誓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命詔相其法事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明堂位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少牢饋食筮旬有一日陳氏禮書云戒者勅以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泄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君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夫小宗祭則兄弟皆與宗子祭則族人皆侍則周禮所謂百族郊特牲所謂百姓者儀禮所謂子姓兄弟之類是也澤郊學也誓於澤即其所擇而誓也繼之以庫門太廟者庫門之內象法之所在戒百官於此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

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泄之司寇肅其職也然古者用刑之法常恕以寬誓人之辭常嚴以峻故軍旅之誓曰擊戮汝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堂位之所言者誓百官之辭也條狼氏所謂殺環鞭墨者誓其屬之辭也凡欲齊莊謹肅而已執謂其法太苛哉

齊服元端素服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又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陽也荀卿曰元端元裳統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蓋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元天子齊則元冕元端所謂端衣元裳統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則元冠元端所謂元冠丹組纓是也鄭氏謂元端素端士之齊服蓋端之本在士服之說諸侯與士之齊於婚以天子之元冕下故誤為之說攝盛故也然諸侯與士之於祭祀其齊則同故皆元冠以一其誠其分則異故殊組纓以辨其守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天子於羣小祀齊祭同冕不同服士齊祭則一於冠端元

而已鄭氏曰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然三命而下齊祭非同冠而不同其元冠蓋與朝

服之冠同其所異者組纓而已丹者正陽之色諸侯以

為組纓以其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巾為女

中書與詩以駢弁為士弁禮以綦組纓為世子之佩則

綦皆卑者之飾也儀禮曰元端元裳雜裳可也鄭氏謂

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元後黃於義或然然

齊之飾不特如此而已其明衣布其鞞爵其佩結其

車羔幣鹿辟

尸雖記曰尸冠弁而出士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

曲禮坐如尸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尸下室無父者禮曰君子

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以孫與祖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

尸者則自下之尊尸也下車也尸必式乘必以几禮運曰醜

聲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

厭祭亦可乎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

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

殤父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禮器曰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言此亦周所因

於商也武當為無聲之鼓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夏立

勸尸飲酒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使之相

尸而卒祭夏禮尸有殷坐尸無事周旅酬六尸酌也

禮之尸發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合錢飲酒為釀

爵不受旅郊特牲曰尸陳也尸或姑為主此尸神象

象也天子黃尸玉藻曰尸襲尊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

武士中武小記曰練筮日筮尸視濯皆繩屨大祥吉服

而筮尸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

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

服少儀曰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士虞禮男男尸女女

尸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為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

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喪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

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尸重受宿則不得及孔子曰尸并

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冕者君之尸

或服大夫士之服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甯

公尸之在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

在諸公尸來燕來喻祭天地鳧鷖在淶公尸來燕來

宗喻祭社鳧鷖在壘公尸來止魚

山川之尸鳧鷖在壘公尸來止魚

尸之外故 中雷禮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逸禮

以喻焉 祀於大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陳氏

禮云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周

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

之社禮則為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

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鳧鷖之序言神祧祖考而詩稱公

尸則凡祭有尸矣惟奠與祭 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

為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為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

為尸曾子問曰啣大夫為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禮

記曰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則凡尸皆無父者矣然則

天子諸侯之尸以啣大夫則幼者不與焉禮曰祭成祭

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

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歟蓋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

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

同凡則一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父為士

子為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官司

服享先公則鷩冕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

而王服裘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弗敢也

三禮通釋卷百二十二下

臣林昌彝纂輯

牧牲官

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牛人

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其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

之槁人掌餼祭祀之犬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

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

取之敬之至也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

賈買牲而共之

卜牲卜免

禮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

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為禋牛公羊傳曰養牲必養二

卜帝牲不吉則扳禋牲而卜之倍三十一夏四月四

卜郊不從乃免牲成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裏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乃免牲穀梁白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全曰

牲傷曰牛末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有變

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

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
不免安置之祭而待六月上甲始禋牲然後左右之又
曰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立端奉送至于南郊免
牛亦然公羊亦曰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
禮傷者曰牛蓋君子之於鬼神也無非卜用故擇牲必
不敢專取也免牲必卜不敢專去也在牧為牛在滌為
牲在滌而或傷之則不成牲也故以在牧名之

養牲 福衡附

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求職人而芻之肆

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充人掌繫祭祀之
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
祭祀之牲繫于園門使養之散祭祀謂司中司門凡祭
司命山川之屬
祀之牛繫馬監門養之牛人凡牲不繫者共奉之謂非
時而
者祭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縹共其水
蒙詩闕宮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禮記曰三日繫七日
戒三日宿慎之至也又曰犧牲不粥於市牲死則埋之
月令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黍膳
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火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

上帝其饗郊特牲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禘牛惟其所以
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祭義曰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
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公羊曰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曰滌宮名養帝牲三牢
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
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大牲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
芻黍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決日遠謂三牲近
謂芻黍之屬
決日十唐郊祀錄凡祭祀之牲大祀在滌九日中祀
二日也
三十日小祀十日一月在外牢一月在
中牢三月在明牢 史記莊周謂楚

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
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郊祀志
注漢祭天養牛五歲陳氏禮書云周官封人凡祭祀飾
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縹詩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毛
氏曰福持牛也翁著牛鼻以牽者鄭康成曰福設於角
衡設於鼻又曰福衡其牛角為其觸獸人也蓋福衡以
木為之橫設於角則福幅其角猶射以福幅其矢也縹
則少儀祭統所謂縹也少儀牛則秋則祭
就及迎牲君執縹 康成於詩合
福衡以為一於禮離福衡以為二是自感也郊特牲曰

帝牛不吉以為禴牛禴牛惟具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
 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蓋牛有卜而後用者有用而不
 必卜者享牛卜而後用求牛具而不必卜求牛有曲禮
 所謂牽牛馬也以授職人而芻之則職人者充人司門
 之類也大祭祀之牛授之充人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
 三月享先王亦如之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是也
 散祭祀之牛授之司門充人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
 使人養之司門祭祀之牛牲繫馬監門養之是也楚昭
 王問於觀射父曰芻養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

浹日則先王繫牲不必皆三月矣唐郊祀錄凡祭祀之
 牲大祀在滌九日中祀三十日小祀十日理或然也
 莊周言郊牛食之數歲漢之郊牛養之五歲此非禮之
 禮也然則禴牛惟具而先王之牛必卜何也禴祀於郊
 則屈而不伸故用求牛而與帝牛異先王享于廟則伸
 而無屈故用享牛而與帝牛同古者之於牲也視之則
 召見之則下於歲時則齊戒沐浴以朝之於朔望則皮
 弁素積以巡之牽之必親殺之必射割之必袒以為不
 如是不足以致嚴於鬼神然見而下之夏商之禮耳周

官齊右凡有牲事則前馬道右王式則下前馬則周人
 於齊牛式而不下也

三牢

養馬謂之閑養牛謂之牢閑以防之牢以固之各象其
 性而制之也然牢不特施之於牛而已羊之所在亦曰
 牢禮凡言少牢是也豕之所在亦曰牢所處三牢各主
 一月唐制一月在外牢二月在中牢三月在明牢其言
 蓋有所受也

飾牲

周禮封人飾其牛牲小子凡沈辜俛禴飾其牲羊人凡
 祭祀飾羔校人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將事于四海山
 川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鴈者以饋莊周曰犧牛衣以文
 繡漢儀夕牲被以絳然則羊人飾羔曲禮所謂飾以績
 也校人飾黃駒猶傳所謂文馬也羊人掌羊校人掌馬
 其飾羔馬宜矣封人非掌牛而飾牛者牛土畜也封人
 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則飾土事也使飾土事
 者飾土畜因其類也小子凡沈辜俛禴飾其牲則凡牲
 無不飾矣鄭氏以飾為刷治潔清之然則刷治潔清之

非所謂飾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用牲之別

周官牧人掌牧六牲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
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
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尫可也凡祭祀共
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蓋純謂之牲充謂之犧故禮記
言毛以告全左傳言雉鷄自斷其尾俾其為犧則牲之
純在色犧之充在體也然牲者亦必充犧者亦必純禮

凡言牲物其為犧可知也凡言犧牲其為純可知也先
先儒謂陽祀祀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地於北郊
及社稷也望祀四瀆也然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
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騂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
騂者陽之盛色陽祀以騂為主而不必皆騂黝者陰之
盛色陰祀以黝為主而不必皆黝則牧人所言亦其大
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闕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
也早麓信南山之騂牡闕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
廟之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膺曰犗詩曰殺時犗牲

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矣湯之告天以元牲用夏禮也楊子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曾子曰諸侯祭牲曰大牢大夫祭牲曰少牢士之祭牲曰特豕無祿者祿食楚屈建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豕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觀射父曰天子祀以會諸侯祀以大牢卿祀以特牛大夫祀以少牢士祀以特牲庶人祀以魚儀禮大夫饋食以少牢士虞與饋食皆特牲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耐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耐皆少牢然則大夫用牛士用羊豕蓋天子大夫士之禮歟凡此特宗廟用牲之別而已若夫王之喪祭用馬牲伏瘞用犬牲凡面禴釁用鷄牲以至王之社稷大牢諸侯社稷少牢與夫五祀盟詛幣禱招提侯禳之類其用牲之別蓋又有等矣先王之於牲以牲為貴而賤其北以小為貴而賤其大以純為貴而賤其危以充美為貴而去其疾故書曰敢

用元牲詩曰白牡騂剛從以騂牡又曰殺時惇牡此以牡為貴也楚語曰郊禘不過乎蕭東烝嘗不過把握祀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按入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黃駒此以小為貴者也牧人凡外祭毀事用危可也犬人凡畿珥沈辜用危可也以用危為可則不若齊毫之為貴者也牛夜鳴則瘡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踈豚鳥鵪色而沙鳴狸注音豕盲眊而交睫脰音取危馬黑脊而般臂螻莊周以為不可適河則牛馬犬鳥之疾者其可以祭祀哉此充美為貴者也書曰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公羊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羣公不毛由此觀之廟各一牢矣逸禮毀廟之主昭一牢穆一牢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省牲迎牲殺牲之儀

太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宿賦滌濯省牲獲小宗
 伯大祭祀省牲賦滌濯太宰及納亨贊王三牲事及祀
 之日贊玉幣爵之事大司寇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
 之然則夕牲之禮於宗伯言省牲則就省之也於王言
 納亨納其所亨而不就省之也鄭氏云納亨者納牲將
 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然祭之晨即祭之日

也祭之日王袒牽牲于牲答之卿大夫序從之樂工奏
 夏封人從而歌舞之及詔於庭而麗于碑則王射之卿
 大夫袒而毛王執鷹刀以剗焉方是時也不特司徒奉
 牛宗伯奉鷄司馬奉馬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而已又
 太宰太僕贊其事封人共其水諸侯則充人共其互
 與盆蔡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然司弓矢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則射牲豈特禘郊哉諸侯殺牲
 之禮蓋與天子同大夫士皆親殺于門外惟其視之而
 弗親外之無不入所以為卑者之事也漢郊祀志武帝

祠地令侍中儒者皮弁緡紳射牛亦先王之遺制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骨體

儀禮士冠禮云三醢有乾肉折俎鄭注乾肉牲體之脯也折其體以為俎賈疏云今梁州鳥翅或為豚解而七體以乾之及用之將升於俎則節析為二十一體與燕禮同陳氏禮書云肱骨三肩臂臑也股骨三肱亦作臑胛亦作肱也既夕前後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脊骨亦作肱三代骨長脊特牲又胛骨也正脊之前則脰也亦謂肱

之上則解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肱胛胛而為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脊骨六而為九二敵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胛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脰不升於吉祭之俎士虞禮則祭之所用者去胛脰而二十有一去二敵而為十九矣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胥王公立既而房胥親戚燕飲有殺胥則全胥胛解也房胥體解也殺胥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髣去蹄兩胎脊既夕鼎實羊左腓亦如之然則四髣者殊左右肩胛而為四又兩胎一脊而為七禮按曰士喪禮疏云

後左右胛胛胛屬馬併左右骨通脊為七體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

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馬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選曰脰其俎其體其大豕牛羊謂解之爛之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脰之禮故也儀禮有言合升有言升左腓有言升右腓者士冠禮特豚載合升喪禮大飲亦豚合升則豚於吉凶之禮皆合升也用成牲者然後升其腓豚合升則解亦升矣士喪禮載兩胛於兩端是也升其腓則去胛矣既夕禮實羊豕左腓胛不升是也朱文公云豚解之義陳

用之之說得之二十一體則折脊為三曰正脊按脊凡以下六節疑但名脊不名正脊或統名正脊曰脰脊按脊六節在曰橫脊按橫脊六節在脰脊下正脊當心微正脊下曰橫脊長橫脊尤長沈氏形曰正脊當心微胛脊較橫脊少短橫廣也兩胎各三曰代脊按代脊六不曰長而曰橫據俎上言兩胎各三曰代脊謂前脊九廣雅云飲代也代亦謂代也毛傳云飲助也吳代亦有助義前脊長短若為長脊之助故名代脊曰長脊按長曰短脊凡六按短脊二合代脊長脊兩胎各三曰肩曰脰曰臑凡六按凡脰三節股四節皆去蹄算前兩股各三曰胛曰肱曰臑凡六通為二十一體凡牲與腊方解割時皆如此但牲則兩胛以賤而不

升於正俎耳故少牢禮具列自髀以下凡二十一體但髀不升耳而鄭氏注云凡牲體之數備於此初不及他體也况此言腊則又不殊賤也按沈氏形云周禮乾肉乾肉凡田獸之脯腊鄭注云大物解其乾之謂之腊乾肉腊小物全乾則乾肉與腊別也此二句誤而周禮內饗及此經昏禮兩疏皆言二十一體乃不數兩髀而不計其數之不足蓋其疎略至少牢疏及陳用之乃去髀而以兩敵足之蓋見此經猶有脰及兩敵可以充數然欲盡取之則又衍其一故獨取兩敵而謂脰非正體若果如此則敵亦非正體又何為而取之耶此其說雖巧而近於穿鑿近儒欽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牲二十一體謂之體解按特牲饋食記右肩臂膈肱胛正脊二骨橫脊長脊二骨短脊此九體也少牢饋食禮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膈肱胛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注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膈肱骨膈胛股骨脊從前為正脊旁中為正脊先前脊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綈也此十一體也疏云脊以前為正其次名脰卻後名橫此三脊之次序也疏又以代脊最在前則正脊居中代脊在後矣此三脊之次序也司士

升豕右胖同特牲九體少牢多脰脊代脊為十一體合左胖肱骨三股骨二脊骨三為十九體加二敵為二十一體皆體解也又鄉飲酒記注凡牲前脰骨二肩臂膈也後脰骨二膈胛也陳氏祥道曰肱骨三肩臂膈也股骨三脰音純骨音純也脊骨三正脊脰脊橫脊也脊骨三代脊長脊音純也正脊之前則脰也音純脰之肱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膈與左右股之肱胛而為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脊骨六而為九二敵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兩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脰不升於吉祭之俎士虞祝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脰而二十有一去二敵而為十九矣陳氏之說蓋本之於少牢疏少牢上利升羊注凡牲體之數及我備於此疏言二十一體取二敵不取二髀與陳說同朱文公以陳氏為穿鑿欲去兩敵而以兩髀備二十一體之數不但與賈疏異且與經文髀不升之說亦不相合矣凌氏禮經釋例又云凡牲七體謂之豚解按七體之說有二士虞記升左肩臂膈肱胛脊骨注脊骨正脊正脊也喪禮略七體耳此七體也此左胖之七體亦謂之體解士喪禮小飲陳一鼎其實特豚四髀去蹄兩肱

脊注鬻解也四解之殊肩解而已胎脊也如注言殊肩
 解為四加兩脊一脊為七亦七體也此全牲之七體則
 謂之豚解士虞記殺於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注豚解
 解前後脰脊脊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是注所謂豚
 解即指四鬻兩胎一脊也陳氏祥道曰國語曰禘郊之
 事則有全脊王公立飫有房脊親戚燕飲有殺脊則全
 脊解豚也房脊體解也殺脊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鬻
 去蹄兩胎也脊既夕鼎實羊左胖亦如之然則四鬻者
 殊左右肩解而為四又兩胎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豚解
 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兼有焉若
 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禮運曰膳其粗就其
 其粗謂豚解而脰之為七體就
 其殺謂解之爛之為二十一體大夫士有體解無豚解
 以其無朝踐獻脰之禮故也說與鄭注合朱文公儀禮
 經傳通解曰豚解之義陳說得之則亦以其說為然也
 若夫析之為九體為十一體為十九體為二十一體以
 及士虞七體蓋皆體解矣鄉飲酒禮主人獻賓乃設折
 俎疏云凡解牲體之法有全脊其豚解為二十一體體
 解則此折俎是也則誤以體解為豚解而別以折俎為

體解不可從也謹按曰凌氏辨二十一牲體取陳氏禮
 書有兩殺而無兩解之說與禮經解不升之文始合宏
 識卓見解經極確而精若沈氏形儀禮小疏力辨陳氏
 禮書以房脊為少牢之體解為誤長洲褚氏寅亮儀禮
 管見以殺脊為體解以房脊為非體解二十一體當數
 解而去殺皆未得禮經確解者也
 凌廷堪儀禮釋牲上篇附錄
 凡牲左體謂之左胖右體謂之右胖前體謂之肱骨
 又謂之前脰骨肱骨三最上謂之肩肩下謂之臂臂
 下謂之膈後體謂之股骨又謂之後脰骨股骨三最
 上謂之肱又謂之膊肱下謂之胛又謂之髀胛下謂
 之股中體謂之脊脊骨三前骨謂正脊中骨謂之脰
 脊後骨謂之橫脊脊兩旁之肋謂之脅又謂之胎又
 謂之幹脊骨三中骨謂之正脊又謂之長脊前骨謂
 之代脊後骨謂之短脊少年饋食禮鄭氏注脊
 從前為正脊旁中為正肩
 謂之脰又謂之脰肱上謂之髀餘骨謂之儀所以踐
 地謂之蹄士昏士喪皆云去蹄
 則凡牲皆去蹄可知脊骨盡處謂之尻皮
 謂之膚精者謂之倫膚腹腴謂之腸胃知食味者謂

之心舌氣主謂之肺舉肺謂之雞肺又謂之齊肺祭

肺謂之扞肺又謂之切肺肺與正脊謂之舉肉理謂

之膝又謂之奏卿飲酒記卿射記皆作肉在汁中者

謂之內滂殊左右肱股四脊一兩脅二謂之七體又

謂之豚解豚解謂之全脊士虞記豚解鄭注豚解

解升於左右肱股骨各六脊骨三左右脅骨六謂之

二十一體又謂之體解體解謂之房脊股骨三陳氏

節解謂之折骨折謂之殺脊凡士冠昏喪之牲特豚

鄉飲酒鄉射燕大射之牲狗士虞特牲之牲豕既夕

少牢有司徹之牲羊豕公食大夫之牲牛羊豕凡牛

羊有腸胃無膚豕有膚無腸胃少儀曰君子凡牲皆

用右體進膝變禮則用左體進抵凡腊之體同牲

凌廷堪儀禮釋牲下篇附錄

在鼎謂之升在俎謂之載士冠之鼎合左右胖離肺

士昏之鼎合左右胖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士昏三

鼎則公食大夫之鼎牛羊豕各一鼎牛羊腸胃共一

鼎豕膚一鼎公食下大夫七鼎其二鼎則魚腊士喪

之鼎四鬣去蹄兩胸脊肺此即豚解小飲奠一鼎大

皆三鼎其二鼎則魚腊既夕大遺奠五士虞之鼎左

右胖十一體士虞特牲皆三鼎少牢之鼎羊豕右胖

各一鼎豕膚一鼎羊豕之制皆不升少牢鄉飲酒鄉

射賓組脊脊肩肺主人組脊脊臂肺遵組脊脊膈肺

見賈氏疏道鄉飲酒介組脊脊膈肺賈疏大夫組

尊於介若有一大夫用膈即介用膈若有一大夫

射獲者之組折脊脊膈肺膈字宜衍大射獻服不往

釋獲者之組折脊脊膈肺皆有祭注皆獲者也燕禮大

射賓組脊脊肩肺燕禮記惟公與賓有組大射主人

當與大射同公組脊脊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

主人組脊脊膈肺然則公組也大射鄉組脊脊膈折

肺大射主人獻鄉庶子設折組注鄉折組未公食大

夫之組肩膈膈肱脊脊此賈疏所說即士虞記七

大用右胖其左牛羊豕各一組牛羊腸胃七共一組

豕偷膚七一組上大夫或九或十一士虞尸組如其

鼎祝組解脰脊脊離肺特牲少牢折組心舌特牲饋

食尸組右肩臂膈肥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
 脅膚三離肺一剝肺三此特牲九體無股脊代脅祝組髀脰脊二
 骨脅二骨膚離肺各一作組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
 二骨短脅膚離肺各一作組主主婦組殼折其餘如
 昨組佐食組殼折脊脅膚離肺各一賓組骼長兄弟
 宗人組折其餘如佐食組衆賓衆兄弟內賓宗婦公
 有司私臣組皆殺脅膚離肺各一少牢饋食尸羊組
 右胖肩臂膈膊脰正脊脰脊橫脊各一短脅正脅代
 脅各一腸胃各三舉肺一祭肺三此少牢十一體也尸豕組
 如羊無腸胃豕膚九另組祝組牢髀橫脊短脅各一
 腸胃各一膚三佐食組折一膚有司徹尸羊組右體
 肩臂脰膈膈膈在脰下正脊脰脊橫脊各一短脅代脅
 各一腸胃祭肺各一甫羊組左肩左脰正脊及脅各
 一腸胃切肺各一作羊組肺祭肺各一尸作備惟羊組為正組其
 尸作羊肉滂二組尸作備豕魚各三組共八組皆以二組益送之主婦組羊左膈脊
 脅各一腸胃豕膚齊羊肺各一長賓組羊骼一腸胃
 切肺豕膚各一長兄弟組折脅一膚一衆賓衆兄弟
 組儀內賓私人組脅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血腥爛熟

禮記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用氣也商人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周人尚臭則自器至於臭其禮浸文
 矣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則自血至於熟其
 誠浸殺矣蓋宗廟之祭始則以神事焉故以腥終則以
 人養焉故以熟則坐尸於堂血毛詔於室乃腥其俎熟
 其殼進於尸主之前以行朝踐焉鄭康成謂腥者豚解
 而腥之以法於上古熟者體解而爛之以法於中古是
 也及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設饌於堂延尸主以入
 室於是遠堂上之饌進於尸主之前以行饋食焉鄭康
 成謂薦今世之食是也特牲少牢有饋食無朝踐故有
 體解無豚解惟士喪士虞有豚解七體鄭康成謂豚解
 者解前後脰脊脅是也祭義曰爛祭腥而退則爛祭固
 已體矣禮運曰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非體解也
 辨其體以陳之俎也楚茨之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則剝者解之也肆者陳之俎也然楚茨先言執爨而繼

之以或燔或炙鳧鷖先言爾殺而終之以燔炙芬芬禮
 運亦先言熟其穀然後繼之以薦其燔炙周禮量人制
 從獻脯燔之數量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
 尸賓長以燔從是燔以肉炙以肝燔炙在血腥爛熟之
 後非祭之所先也謂之從獻非獻之正味也故制之不
 在司士而在量人獻之不在主人而在賓特祭義言建
 設朝事燔燎糝繼之以薦黍稷羞肺肝加以鬱鬯而
 鄭氏謂朝事君親制祭則親制其肝洗鬱鬯而燔之以
 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然則主人用肝之禮又與
 從獻者異矣

舉肺

祭肺

儀禮少牢舉肺祭肺三皆切之則舉肺一者尸之所先
 食者也故剗離之而不切祭肺三者尸與主人主婦之
 所祭者也故切之而不剗離舉肺亦謂之切肺則離與
 剗以制之名之也齊與切以所用名之也祭肺祭而不
 齊舉肺齊而必祭祭肺三皆在尸俎而舉肺各於其俎
 故儀禮尸俎俎俎以至主婦佐食賓長兄弟宗人衆賓

及眾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皆離肺一則祭肺三
 者施於尸主人主婦之授祭也皆離肺一者自尸至公
 有司食之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離而不提
 心則絕而祭之故祝手則剗而祭者不祝手矣祭以右
 手見鄉射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
 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
 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商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
 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食之間而已若五祀則尸
 先脾中霱先心門先肝以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齊肺
 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皆有離肺而無祭肺婚禮有離
 肺又有祭肺鬼神陰陽之意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
 肝祝亦先祭肺後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為主
 耳由是推之夏商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為主而已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大夫所俎

士所俎

禮記曰所之為言敬也特牲饋食記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少牢禮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所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則士之所俎立舌而不立心大夫之所俎立心而不立舌士之載縮俎則於俎為縮於人為橫大夫之載橫之則於俎為橫於人為縮特牲尸九飯乃盛所俎下大夫八飯即盛所俎則士之所俎盛於飯後下大夫之所俎盛於飯間矣所俎之禮其升心舌則佐食也其設之則阼階西也其羞之則主人也其置之則階北也制之在合亨之前羞之在尸食舉之後故尸之舉幹舉幣舉魚舉扇以至舉肺正脊佐食受之加于所俎而俎釋三箇以俾陽厭則神俎之體歸於所俎多矣士喪禮無所俎祭殤無所俎無尸故也士虞禮不以所俎而以筐尚質故也特牲

尸設佐食撤尸俎有司徹司士歸尸俎士虞出從者奉筐哭從之則與諸臣之自徹者有間歟

脯

周禮膳人掌乾肉凡脯腊臠胾之事內則牛修鹿脯田豕脯麋脯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郊特牲曰大饗尚服修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修以將命先儒謂薄析曰脯推而施薑桂曰服然則服猶濁氏之冒脯也服析而段之修則其體長矣脯之於禮可以為輕可以為重可以用之於前可以羞之於後膳夫凡王祭祀賓客則有俎凡稍食則脯醢而已冠禮三加有乾肉折俎始醢則脯醢而已喪禮則大斂卒塗朔月既夕士虞有牲體魚腊之俎小斂則特豚脯醢而已以脯醢之於魚腊俎為輕故也大饗有腥熟尚服修以禮賓冠禮有牲俎取脯以見母昏禮賓取脯以授從者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又昏禮婦摯服脯以見姑學者束修以見師以脯之於禮為重故也用之於前則冠禮始醢再醢之類是也羞之於後則籩人加籩之實菓脯是也蓋脯割之也謂之尹曲禮士虞所謂

尹祭是也體之直也謂之脰士虞禮所謂脯四脰是也
脰亦作挺鄉飲禮所謂薦脯五挺是也脰亦謂之臠鄉
射禮薦腊用籩五臠祭牛臠臠長尺二寸是也鄉飲鄉
射大夫禮也故五挺士虞士禮也故四挺春秋之時齊
侯唁昭公于野井以四挺脯蓋野禮之禮歟

腊

周官獸入于腊人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腊之
事蓋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
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禮有臠腊有鮮腊有全腊有腊

腊或取以用或不用或取以祭或不祭或在庶羞或不
在庶羞或先舉魚後舉腊或先舉腊後舉魚聘禮賓之
飪鼎九有魚腊鮮魚鮮腊上介飪鼎七無鮮公食大夫
上大夫之俎九有魚腊加鮮魚鮮腊下大夫之俎七無
鮮而昏禮腊必用鮮則用鮮者禮之所隆也少牢鼎腊
一純特牲士寇昏之類皆用全士喪大斂士虞既夕胖
而已則不用全者禮之所略也昏禮厭明婦饋舅姑特
豚無魚腊既夕禮徹巾苞不以魚腊以非正牲故也公
食大夫禮魚腊醬酒不祭以預正饌故也

若入庶公食
差則祭

大夫若不親食魚腊陳於碑內有徹升羊豕魚三鼎而
無腊以在庶羞故也特牲後舉魚以三俎腊皆三舉故
也少牢後舉腊以腊魚皆一舉故也夫腊之骨也如牲
體卒塗之腊進祇未異於生也少牢之腊進下異於生
其載之也上肩其舉之也以肩昏禮腊臠解不升喪禮
腊解亦不升而少牢祝俎體屬于尻有司徹腊辨無解
則腊之賤解亦與牲同矣禮器曰大饗其王事歟三牲
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則天子之腊凡田獸在焉儼
禮大夫腊用康鄭康成曰士腊用兔然特牲腊用獸則
苟有獸焉可也孰為必用兔耶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鱸

庖人夏行膳鱸內饗掌共羞脩刑臚胙骨鱸以待共膳
獻人辨魚物為鱸菹蓮人朝事之遵其實臚鮑魚鱸曲
禮曰菹魚曰商祭鄭氏曰商猶量也然菹魚曰鱸鱸曰
商祭則鱸與商豈拏斂之謂歟蓮人朝事之遵臚鮑魚
鱸加蓮之實芟芟果脯則蓮之所薦先魚而後脯矣

棗盛

甸師學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棗盛周禮
九嬪凡祭祀贊玉盥閭師凡庶民不耕者無盛廩人大
祭祀則共接盛舍人凡祭祀共盥盥實之陳之春人掌
共米物祭祀共其盥盛之米無人掌凡祭祀共盛大宗
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泚玉鬯省牲饋奉玉盥小
宗伯辨六盥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大祭
祀祭之日逆盥省獲肆師祭之日表盥盛告潔太祝五
日盥號月令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
帝藉之收於神倉亦敬必飭郊特牲曰惟社邱乘共棗

盛祭義天子為藉于畝諸侯百畝以為醴酪棗盛祭統

曰八簋之實生民詩曰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蕞或

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又曰吉蠲為饎又曰大糝是承

春秋書御廩災穀梁曰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范氏曰夫

人親春公羊曰周公盛魯公廩楚語曰天子郊

禘之事王后必自春其棗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

其盛桓二年左傳曰棗食不鑿昭其儉也周語曰廩于

薪之東南鍾而藏之晉語曰日入監九御使潔奉郊禘

之棗盛詩曰彼疏斯輝鄭氏曰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

糲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笄術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細

者窮於御也爾雅釋草云棗稷也郭璞云今江東呼粟

為棗孔穎達曰小宗伯辨六棗是諸穀亦名棗陳氏禮

書云天子藉于南郊正陽之方也廩于藉東南長生之

地也春人祭祀共棗盛之米楚語曰天子親春郊禘之

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春其棗諸侯宗廟之

事夫人必自春其盛穀梁曰三宮米而藏之御廩蓋祭

祀之禮貴於出力以致養故王耕藉后獻種夫人親桑

君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蠶室夫婦相成以盡志力

而後可以交於鬼神則春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藉不過三推夫人纁絲不過三益則春盛之禮蓋亦如此然後春人卒其事以共之也泰禮曰菜在器曰盛周禮或周禮或言盥或言盛或言盥盛宗伯奉玉盥小宗伯辨六盥逆盥大祝盥號之類此言盥而不及盛也閭師不耕者無盛廩人共接盛饌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盥也甸師共盥盛春人共菜盛之米小宗伯表菜盛此兼言盥盛也其言各有所當非苟異耳盥盛共之以甸師春之以春人饌之以饌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大宗伯逆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氏曰表為徽職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賓贊玉盥者玉敦也大宗伯奉玉盥者玉為盥也廩人之接盛施於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為扱非是

三禮通釋卷一百二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田獵

周禮大宰田役以馭其衆小宰田役之聯事聘師田以簡稽獸人掌詁田獸辨其名物特田則守詁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凡田獸者掌其政令幕人田役共其帷幕幄帟綬掌次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綦諸侯師田則張幕設衆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雜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師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

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
 作事以令師田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
 其政治禁令遂師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
 事而賞罰縣正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
 至治其政令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
 之法作其同徒葦輦師而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由
 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
 而珥馬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
 禽迹人凡田獵者受令焉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小
 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凡王之會
 同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
 為位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獮之日涖卜來
 歲之戒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司服凡甸冠弁
 服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師甸致禽於虞中乃
 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中車木路前樊鳩纓建太
 鹿以田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
 之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
 陳辨鼓鐸錫鑼之用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

禁火弊獸禽以祭社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
 田如蒐之法車弊獸禽以享礻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
 陳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
 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
 步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
 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鑼各帥其民而致質明
 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
 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聲令
 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
 錫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捷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錫車驟徒趨及表
 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閱車
 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鏡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
 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
 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
 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
 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聲合鼓鼓人皆
 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駭車徒皆誅徒乃弊致禽儘獸於郊人獻禽以享烝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司弓矢夾方庚方以授射鳥獸者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麇卵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殄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魚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殺胎不妖天不覆巢季春之月田獵置罝羅網畢翳餒獸之藁毋出九門孟夏之月毋大田獵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於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於四方陳氏禮書云春秋傳曰惟君用鮮象給而已是天子諸侯有四時田

獵之禮大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周官四時之田春蒐以教振旅夏苗以教芟舍秋獮以教治兵冬狩以教大閱卿帥於凡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兵器修其卒伍山虞萊山田之野澤虞萊澤野而大閱之禮為表百步則一表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帥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羣吏聽誓於陳前教以坐作進退之節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鞶令鼓銜枚而進獲者取左耳然則虞人所萊之野穀梁所謂艾蘭以為防是也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穀梁所謂置旃以為轅門以為覆質以為藁是也其未田也教戰於此及田則馳禽以入天子發則抗大綏諸侯發則抗小綏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置虞於其中以致禽焉小宗伯帥有司而饗於郊遂頒禽則儘獸於郊者月令所謂既田命祠祭禽四方是也頒禽詩傳及穀梁所謂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是也田之服則冠弁服車則木路旗則大麾弓

則夾于庾于矢則餼矢殺矢其出也用牲於社宗而載
之行其止也張幕設重布重案而於是臨誓先王之於
田宜社造廟祭焉祖繼之以饒於郊慎之至也詩傳言
天子諸侯發則抗大綏小綏殺之時也王制言下大綏
小綏既殺之時也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
諸侯在國之禮也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諸侯
從王蒐之禮也周官司服凡田冠弁服月令季秋天子
乃厲飾蓋周秦之禮異也

火田

周禮司燿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
火禁於國中司馬中春蒐田火解獻禽王制曰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為焚也月令仲春之
月毋焚山林爾雅曰火田為狩春秋傳曰古之火正或
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納火是故味為鵠火心為大火
鄭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郊其有災乎仲尼
曰火伏而後蟄者畢蓋建辰之月鵠火見於南方則令
民出火所謂季春出火是也建戌之月火伏於日下故
令民納火所謂季秋納火是也司烜氏仲春修火禁以

火未出而不可以作火故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啓蟄而周禮中春之
田有大弊者焚園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
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非禮也春秋
之時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歟

田禽 五牲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春秋傳言六畜五
牲以奉五味昭鄭司農云六獸麋鹿熊麋野豕兔六獸
鴈鶉鴝雉鳩鴿卿康政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

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孽宜
為羔豚犢麋雉鴈杜預曰五牲麋鹿狼麋兔考之於詩
曰一發五祀一發五縱並驅從兩肩並驅從兩狼言私
其縱獻研于公獸之所同麋鹿麋麋發彼小祀殪此大
兕爾雅曰豕生三曰縱牝曰祀內則有鹿脯田豕脯麋
膚脯麋鹿田豕膚皆有軒雉兔皆有毛又曰麋鹿魚為
道膚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軒辟雞宛脾皆道類也少儀麋
鹿為道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膚為辟雞兔為宛脾皆
聶而切之特內則八珍有狼膾膏則六獸當有狼無熊

如康成之說五牲當有野豕非如杜氏之論也

射禽之儀

馭法曰逐禽左秦詩曰公曰左之則禽之入防翼五祀奉辰牲而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則亦驅左右之禽以趨於右也傳曰自左膝而射之達於右膈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膝達於右膝為下殺面傷不獻蹀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蓋中心而死達者上殺也以為乾豆遠心而死緩者次殺也

以待賓客中腸曹汙泡而死尤殺者下殺也以充君庖面傷不獻為誅降也不成禽不獻為妖天也擇取三十每禽擇三十而乾豆賓客君庖各十也考之於禮鸞醢在豆脯腊在籩則乾物不施於豆矣言乾豆者周官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孔穎達謂豆實有先脯之然後於理或然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

臣林昌彝纂輯

大夫廟門之位

士廟門之位

特牲筮日主人冠端元即位於門外西面子姓兄弟立其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前期三日筮尸如求日之儀前祭之夕主人兄弟即位於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即位於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於賓西北東面南上既視壺濯宗人請期祭之日主人視殺立於門外東方南面既而視迎尸於門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尸入門左少牢筮日主人朝服於門東既宿尸反為期於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北面請祭期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外東方南面宗人西面北上視刲羊擊豕乃退將祭主人即位於阼階東西面司宮筮於奧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然則士前祭立於廟門者五筮日一也筮尸二也前祭之夕將視濯具揖入三也既視復外位而請期四也祭之日視殺揖入五也大夫前祭立於廟

門者四筮日一也筮尸二也既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視殺入四也蓋士遠君而伸故視濯具與視殺異日大夫近君而屈故視濯具與視殺同日然皆視殺於門外而已天子諸侯其殺與大夫士異其視濯具以異日與士同然天子諸侯門外之禮無所經見郊特牲言作龜於禰宮則不於廟門矣大宰祭祀贊王牲事大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玉藻曰惟君黼裘以誓省則天子之於視濯具未嘗不親也

尸次

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氏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尸則有幄考之幕人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帷設於旁幕設於上幄則四合如屋者也帟則平帳承塵者也掌次於旅言幕於尸言次則次不特用幕而已鄭氏謂尸則有幄是也特牲禮迎尸於門外尸入門左少牢禮祝出迎尸於廟門外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則次設於西塾矣尸次設於西塾則旅幕設東塾矣

朝踐

饋食

禮運曰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般醴醑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銅羹禮器曰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納牲詔於度血毛詔於室奠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枋乎外郊特牲曰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莫然燔蕭合羶薌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度升首於室直祭祀於主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鷹刀以刲取胾管乃退燔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醴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俛級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周官籩人朝事之薦其實粢粢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饋食之薦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苴醢醢昌本糜鷓菁道鹿鷓

節菹麋鷄饋食之豆其實菹菹菹醢脾折麋醢蜃蚶醢
 豚拍魚醢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
 用兩象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
 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
 用兩山尊陳氏祥道禮書云尸入既裸於室然後延之
 於戶西坐於主東南面行朝踐之禮焉延之於尸西所
 謂坐尸於堂是也坐於主東所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為
 上是也南面所謂父南面子北面而事之是也是時君
 出迎牲袒而牽之麗於碑以幣詔之於庭卿大夫袒而

毛牛尚耳鷹刀以刳取胛骨而毛血詔於室蕭載胛營
 合以黍稷燔於爐其邊實則麩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
 豆實則非菹醢醢昌本麋鷄著菹鹿鷄節菹麋鷄尊則
 春祠夏禴用兩犧尊秋嘗冬烝用兩著尊追享朝享用
 兩大尊組則或豚解而腥之或體解而爛之然後詔以
 羹定焉其禮謂之朝踐亦謂之朝事又謂之朝獻以象
 朝時之所養也

大夫饋食儀

周禮籩人加籩之實菱芡臯脯菱芡臯脯加籩謂尸既

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正義
 曰加籩是尸既食後亞獻尸所加之籩者按內宗廟之
 祭祀薦加豆籩以其內宗所薦明主於后又見特牲主
 婦獻尸云宗婦執兩籩於戶外主婦受設於敦南主人
 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惟王於后也少牢主
 婦不設籩者以其當日賓尸故也其下大夫不賓尸者
 亦與士同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屬
 醢菹菹魚醢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爵之豆籩郊
 特牲曰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

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
 昌本麋鷄饋食之豆有菹菹菹醢豚拍魚醢其餘別有
 錯云也明堂位曰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特牲
 饋食主人主婦酌尸畢長兄弟洗觶為加爵如初儀不
 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象賓長為加爵止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
 為加也尸爵止者秋神惠之均於在庭陳氏祥道禮書云羹定詔於堂然
 後延主於奧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爵舉焉此所
 謂舉羊角詔妥尸少牢禮所謂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

即奠是也其籩實則象棗桃乾榛榛實且實則菹菹醢

醢脾折麇醢屨醢豚拍魚醢尊則春祠夏禴用兩象
 尊秋嘗冬烝用兩壺尊進焉考之儀禮饋食之儀祀筵
 享之熟而簋簠之黍稷進焉考之儀禮饋食之儀祀筵
 几於室中東面主婦薦兩豆葵菹蠃醢醢在北主人設
 俎於豆東魚次腊特於俎北主婦設黍稷於俎南西上
 及兩銅芼設於豆南南陳祝酌奠於銅南佐食啓會御
 於敦南尸授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酒祭銅佐
 食爾黍稷於席上設大羹濟於醢北尸食肺脊主人羞
 所俎於腊北九飯告飽主人主婦酌尸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一

臣林昌彝纂輯

九祭

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
 五曰振祭六曰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縗祭九曰共祭註
 杜子春云命祭祭有所主命也振祭振讀為慎禮家讀
 振為振旅之振擣祭擣讀謂虞芮之芮鄭司農云衍祭
 羨之道中如今祭殤無所主命周祭四面為坐也炮祭
 燔柴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擣祭以肝肺菹擣醢中

以祭也縗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求乃絕以祭也絕
 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
 祭謂之絕祭至祭之末禮殺之後但擣肝鹽中振之振
 之若祭狀弗祭謂之振祭特牲饋食禮曰取菹擣於醢
 祭於豆間鄉射禮曰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曰右取肺
 左卻手執本坐弗縗右絕末以祭少牢曰取肝擣于鹽
 振祭亦謂九祭皆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曰君若賜之
 食而君容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字當為延謹東
 吳惠氏士奇著禮說辨延衍美三字音同古文亦通是
 也其謂康成讀衍為延得之而云祭之誤也又之故也

說大誤鄭注大祝明云衍字當為延地字當為包聲之誤也惠氏誤讀注文以鄭注請衍為延為聲之誤不知鄭注謂解之誤乃釋下句地字當為包聲之誤與此句無涉惠氏率意歎之非也恐學者惟見惠氏禮說未讀鄭注原文故炮字當為包聲之誤也延祭者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兼也兼祭者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曰穀之序徧祭之是也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絕祭繚祭亦本同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大祝九祭後鄭破杜子春及先鄭之說以為皆飲食之祭善矣惜其猶雜微傳記未能悉依禮經也爰取舊注之善者從之餘則以經為主下以己意俟後之學者擇焉一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即接祭士虞作墮祭法今文墮為殿時牲作接祭注周禮曰既祭則裁其墮墮與接同耳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祝命接祭尸執解右取菹換亦作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祭銅嘗之告旨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祭豆在祝命之前與特牲小異餘大

率同也特牲不云命佐食者文不具也少宰饋食禮尸入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此說非也按士虞祝擇妥尸此西面揅也與少擇畢就南面位命墮祭特牲命授祭亦南面則少宰墮祭亦當命之士虞特牲云命祭少宰云南面互見也大夫威儀多不宜殺於士矣此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最重者故以為首二曰衍祭謂祭酒也詩小雅伐木醴酒有衍蓮豆有踐毛傳衍美貌又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升酌醕尸注醕猶衍也是知衍祭為祭酒也飲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士虞特牲少宰有司徹之獻酒皆祭雖獻工獻笙獻籥者獻釋獲者獻祝獻佐食之屬無不祭者酢酒酬酒以及舉解騰爵為旅酬無算爵始之酒亦必祭唯至旅酬無算爵乃不祭耳凡祭酒皆左手執爵于豆間祭之又祭醴亦啐之祭銅亦嘗之而告旨則祭醴祭銅當附於衍祭也三曰炮祭謂祭豆籩也鄭康成曰炮字當為包聲之誤也包猶兼也按籩實為脯豆實為醢則用擣祭或振祭籩實為糗脩豆實為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

執爵右取菹楛於醢祭於豆間此祭豆也又取楚菁兼祭於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故謂之兼祭不償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亦兼祭也他如特牲主人獻尸有司徹主人獻備受尸酢主婦獻尸獻備致爵於主人不償尸之禮主婦獻祝致爵於主人賓致爵於主婦皆豆籩同祭經或云兼祭或云同祭其實皆兼祭也後鄭所舉有司徹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於豆祭則主人獻尸之禮也四曰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曲禮曰殺之

序徧祭之按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鄭字擣於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於左手辯又取稷辯反於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蓋有六故云辯又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此祭肺也食禮用牛羊豕故云辯又云扱工銅以相辯擣之上銅之間祭此祭銅也銅有六故云辯又賓祭加饌贊者北面而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一祭之此祭庶羞十六豆故云辯皆周祭也至於少牢墮祭尸

取韭菹辯擣於三豆祭於豆間則又命祭中之周祭矣五曰振祭六曰擣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擣祭本同不食者擣則祭之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按士虞特牲尸八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膾士虞舉膾皆振祭噲之少牢尸八十一飯上佐食舉幹魚膾膾皆振祭噲之少牢尸八十一飯上佐食舉幹魚膾膾前此上佐食舉幹膾正春以牢路牢肩尸亦振祭噲之殺尸當亦振祭噲之經不云者文不此皆祭俎不擣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擣於俎鹽振祭噲之此則擣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

薦皆是擣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臟祭半臟橫於上臘長二蓋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擣於醢而祭於豆間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擣者省文也若蘩實是稷脩之屬不可擣則必取菹擣於醢兼取蘩實祭之又為兼祭矣賈疏引特牲少牢按祭以明不食則振非注意也少牢主人菹擣於醢祭於豆間此方是擣祭若按祭所云則命祭獻說祝取中之擣祭公食大夫祭於豆祭例則周祭中之擣祭七曰絕祭八曰縗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縗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也鄭康成曰絕祭縗祭亦本同禮多者縗之略

者絕則祭之按卿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
 卿特牲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
 主人主婦受尸酢不饋尸之禮主婦致爵於主人賓致
 爵於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絕祭是大夫士皆絕祭非
 絕祭也唯卿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
 執本坐弗繅右絕末以祭尚左手濟之興加於俎注以
 弗繅為繅祭鄭司農亦引此以為繅祭之證疏云卿飲
 酒大夫禮故云繅祭卿射士禮故云絕祭但繅必兼絕
 絕不得兼繅是以此經云繅兼言絕也又云燕禮大射
 雖諸侯禮以臣在君前故不為繅祭然則有司徹大夫
 禮非在君前何以亦不繅祭也張稷若曰弗繅者直絕
 末以祭不必繅也大夫以上乃繅士則否經文言弗繅
 以賓固士也說與鄭賈異如張氏所言則禮經無繅祭
 矣九曰共祭鄭康成曰共猶授也謂授祭也按燕禮主
 人獻公膳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
 祭也士虞特牲少牢隨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
 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
 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饋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

粟脯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
 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為共祭也有司徹主婦致爵
 於主人其祭稷脩祭釂祭酒皆如尸禮張忠甫疑其字
 是共字之誤非也前尸祭籩是兼祭若祭釂祭酒則不
 授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
 薦祭釂祭酒無授祭也共祭亦備諸祭故以為九祭之
 終焉若夫命祭杜子春以為祭有所主命鄭康成又以
 為玉藻之君命衍祭鄭司農以為祭殤鄭康成又以為
 曲禮之延客祭炮祭鄭司農以為燔柴祭天周祭鄭司
 農以為四面為坐賈公彥解以為祭百神皆與禮經不
 合則不暇悉為之辨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二

臣林昌彝纂輯

三詔

禮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又曰詔祝於室迎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蓋尸入則裸既裸則迎牲牲入則用幣於庭以告其將殺禮器所謂君牽牲大夫贊幣從是也既殺則薦血毛於室以告其幽全國語所謂毛以告物血以告殺是也及薦爛於堂又用羹以告其饗禮器所謂堂事交乎階是也凡此昏朝踐之節也儀禮大夫士無裸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子諸侯有裸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祀乃燎脾營於爐君親制祭然後升牲首於北牖下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坐於主北北然祭統曰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固南面矣特牲少牢皆坐尸於室西東面則尸之在室西而東面矣鄭氏曰延主於室之奧尸坐於主北其說或然其言堂上坐主於西東面是象神

者與神異嚮無是理也

燔蕭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詩曰取蕭祭脂又曰取其血營却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蕭蕭鄭氏曰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銅南是也蕭染以脂合黍稷燒之祭義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聞以俠氣加以鬱鬯以報魄鄭氏曰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間皆當為魄字之誤也禮當為馨聲之誤也爾雅曰蕭殺也李巡曰殺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氣故祭祀以脂藝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陳氏禮書云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於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盞記言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

既奠然後燔蕭是迎牲奠盞皆在既灌之後而燔蕭又

在既奠之先則灌求神之始也而燔蕭次之迎牲奠盞

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祭最曰君宰牲夫人奠求諸

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而致曲焉則神其不格

乎設燔燎糶蕭見以蕭光則燼脾骨之氣也糶黍稷之

氣也曲禮黍曰蕭合脾管黍稷而燔燎之在朝事之

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盞之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

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割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

幽全脾骨燔於堂以達其臭氣而奠定之所詔又在其

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為朝事

之燔蕭以郊特牲所言為饋食之燔蕭改糶為馨

茅苴

茅旌

禹貢荊州厥貢包匭菁茅匭也也茅以醑酒易曰藉用白茅無

咎繫辭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苟錯於地而可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糶師大祭

祀羞牛牲共茅藺司巫祭祀共藺館司尊彝醴齊縮酒

醴人節道廉鸞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禮記

曰縮用茅明酌也士虞禮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筐

饌於西玷上又曰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

上束縮又曰祝饗命佐食佐食許諾鉤祖取黍稷祭於

苴三取膚祭祭如初

道布

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匭主及道布及藺館杜子春日道

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為席也鄭康成曰道布者

為神所設巾中雷禮日以功布為道布屬几蓋神位藉

之以席設之以布謂之道布為道神故也

陰厭

陽厭

陰厭陽厭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釧主人及佐食宗人

設鼎俎祝洗酌奠於銅南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少

牢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

尸則未迎尸之前陰厭也有司徹卒養有司徹饋饌於

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扉用席納一尊於室

中則尸設之後陽厭也鄭氏曰陽厭殺無元酒陰厭西

南與陽厭西北漏與室之闕故曰陰漏室之白故曰陽

陰厭席東面陽厭席南面陳氏祥道禮書云禮記曰攝
 主不厭祭又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人也祭成喪而無尸
 是殤之也成人之後雖婚而無子孫與未成人同又曰宗子為殤而死庶
 子弗為後也祭殤不舉無所組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
 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
 房是謂陽厭蓋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鄭康成曰祭通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通
 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祭殤於廟子之家皆當室之
 白謂之陽厭是宗子而殤有陰厭無陽厭庶子之適為
 凡殤有陽厭無陰厭若夫成人之祭迎尸之前設奠於
 奧謂之陰厭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備禮
 特牲有陰厭有陽厭少牢有陰厭無陽厭蓋天子諸侯
 上大夫正祭有陰厭釋祭有陽厭下大夫與士無賓尸
 之釋則陰厭陽厭設於祭之日而已庶子攝祭不厭鄭
 氏以為不陽厭者以曾子問先言不厭而繼之以不旅
 不假不綏祭不配皆逆陳其祭未者則不厭為陽厭可
 知也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為其
 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

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飫之也適
 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
 有元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組陽厭組釋三個
 而已特牲禮則陽厭之略可知也

受報

禮運曰修其祀報正義曰祀以主人之辭饗神報謂祀
 以尸之辭致福而報主人祀以孝告報以慈告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祀報莫敢易其常古祀報辭說藏於
 宗祀巫史非禮也宣祀報辭說郊特牲報長也大也陳
 氏禮書云祀以孝告其辭說則少年饋食祀曰孝孫某
 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
 妃配某氏尚饗之類是也報以慈告其辭說則少年饋
 食祀曰皇尸命工祀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汝孝
 孫來與養同鄭氏作楚使女受福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
 引之之類也其儀則士禮佐食搏黍投祀祀授尸尸受
 以菹豆執以親報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
 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辛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書於
 房祀以籩受大夫禮二佐食各取黍丁一敦上佐食兼

受樽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尸西以
 嘏於主人主人坐奠爵與再拜稽首與受黍坐振祭齊
 之詩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指執爵以興坐爵拜尸答
 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遵受書黍主人嘗之納諸內蓋
 士賤而禮簡故佐食搏黍投祝祝受尸尸執而親嘏之
 大夫賁而禮煩故佐食兼受二敦黍搏之以授尸尸執
 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詩懷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
 坐祭齊之乃詩懷之而又嘗其實於左袂所以便執爵
 也以袂挂於季指所以便卒爵也其受皆於主人酌尸
 之後而主婦亞獻賓三獻不與焉特受尸酢爵而已曾
 子問攝主不嘏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梁明
 出賓議請郊廟受福惟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不敢
 同也其言頗合禮意唐開元開寶禮天子親祠而亞獻
 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然授尸酢爵謂之飲酢可
 也謂之飲福非也以為飲福非古遂廢受酢之禮此又
 全失獻酢往來之道也古者受福雖在皇尸飲醕之後
 然主人受酢受福皆同時其後之以亞獻終獻加爵無
 嫌乎受福太蚤也今視祠儀注亞獻終獻行禮已訖然

後禮官前導皇帝飲福受酢而亞獻終獻無復與於酢
 爵恐非禮意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五齊 泛齊醴齊並齊醴齊沈齊

三酒 事酒昔酒清酒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禋用雞彝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作也秋嘗冬烝禋用學

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作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禋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作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盞齊沈酌凡酒修酌儀禮特牲壺禁在東序尊於戶東元酒在西又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少牢尊兩瓶於房戶之間瓶有元酒禮運元酒在室醴醑在戶梁醑在堂澄酒在下坊記醴酒在室醑酒在堂澄酒在下禮器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

罍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沈水陳氏祥道禮書云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罍蓋犧象所實泛與醴也罍尊所實盞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盞齊沈酌而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沈水是罍尊之貴者盞而盞之上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彝言醴而不及泛言盞而不及緹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盞則罍之所實盞之下又可知也然則夫人酌罍而薦盞則君制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瓶於房戶間士尊於戶東禮記罍尊在阼尊在西北皆所酌而非所安也若夫元酒在室醴醑在戶梁

醜在堂澄酒在下此則設而弗酌也醴醖在戶而坊記
言醴酒在室蓋有不同而其設亦異爾齊之作也始則
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而蓋然而得久則赤終則
沈室者陰之幽戶者陰陽之交堂者為陽之辨堂下者
陽之顯而道以幽元醇厚為上以顯著清美為下泛齊
在室以其未離於道故也醴醖在戶以其離道未遠故
也梁醖在堂則道與事之間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事
而已觀此則先王所辨齊酒之位意可知矣

六飲 水漿酒
醴醖醢

五飲 水漿酒
醴醖醢

膳夫掌王之食飲飲用六清酒王辨四飲之物一曰清
二曰醫於已三曰漿四曰醢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
四飲之悞及后世子之飲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
醢醢皆使其士奉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於酒府共賓客
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醢醢而奉之
凡飲食之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凡飲齊視冬時內
則曰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為

醴黍醢漿醴醢玉藻曰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又曰惟水
漿不祭若祭為已傑卑少儀曰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凡
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陳氏禮書云酒正四飲清醫漿
醢而無水醴涼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醢而無清內則
有醴清糟醢漿醴醢而無水涼醫玉藻有水漿酒醴醢
而無涼醫者鄭氏曰清謂醴之泔者則酒正之清與漿
人之醴一也內則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
三醴皆有清糟則糟醴之濁者也醴內則所謂或以醢
為醢內則所謂黍醢也醫內則所謂醢也涼內則所謂

濫也鄭氏曰醫與醴相似濫以清和水也以用禮水涼
六飲之則濫涼也此言之間名謂為濫

之味薄非酒正之所辨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內則
無水涼亦以其薄而略之也夫飲之齊必寒飲齊視其
設必重泔者為清醇者為糟糟用相清不用相后致飲
於賓客則醇者而已故酒正曰醫醢醢則醫醢皆糟也
夫人飲於賓客則有清焉故漿人曰清醴醫則醴清而
醫醢皆糟也夫人致三飲后致二飲屈於王也漿人六
飲始水玉藻曰五飲亦上水貴其本也六飲無酒五飲
有酒異代之禮也古者之於六飲用醴為多鄭氏曰五

齊正用醴為飲者醴恬與酒異也其飲四齋味皆似酒其說是也

十二獻

九獻

禮器曰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岳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樂記

先王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祭統曰古者必賜爵祿於太廟一獻君降命之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禋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鬯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禋用擘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禋用虎彝雝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

有鬯諸臣之所酢也陳氏祥道禮書云先儒謂大禘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裸饗禮九獻侯伯一裸七獻子男一裸五獻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及禮器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賓祀神之獻數固不異矣然禘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禘宜亦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禘非也行人上公再裸而裸不預於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預於七獻五獻則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

司尊彝朝踐用兩尊皆有鬯饋食用兩尊皆有鬯遷人醴人有朝踐之遷豆有饋食之遷豆有加遷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酢六獻也醕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也夫卒食必有醴會子問言侑醴是侑食然後有醴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醴是饋食然後有醴也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醴尸則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醴尸於饋食之後而已然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

大夫主人主婦賓又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隆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籩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貶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則加豈卑者之所預乎士與下大夫有加其代賓尸可知也周官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加爵之籩豆內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之可知也尊者獻以散士之飲禮止於一獻而祭有三獻者攝盛也士加爵三而下大夫加爵二者厭降也書曰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祭報曰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按祭

特牲饋食禮尸入坐主人拜安尸後祝命按祭尸左執解右取菹換於醢祭於豆間注命詔尸也按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墮與按讀同耳此祭豆也又云佐食取黍稷肺祭按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解答拜注肺祭判肺也此祭黍稷判肺祭酒也又云祭銅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此祭銅也爾敦及設大羹清後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嚼之左執之此祭離肺正脊也祭黍稷肺為按祭其餘皆統於按祭也祭肺脊在尸未食之前統於按祭與祭幹祭酪祭肩不同故尸亦奠肺脊於菹豆不於所俎也少牢饋食禮尸入祝主人拜安尸後尸取韭菹辨換於三豆祭於豆間此祭豆也又云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於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於豆祭注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菹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為墮祭將食神

餘尊之而祭之此祭黍稷切肺也又云上佐食舉尸牢
 肺正脊以授尸吳氏澄曰下有尸受祭肺四字張氏謂
 岐曰按唐石本亦無四字惟下食舉疏
 云舉牢肺正脊也者上文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
 授尸尸受祭肺則賈作成時經文尚有四字故吳云然
 也此祭離肺正脊也爾敦及羞所俎後上佐食羞兩劑
 皆芘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劑遂以祭豕劑嘗羊劑此
 祭劑也唯祭劑在祭肺脊之後及不祭酒與特牲小異
 餘皆同也士虞禮尸入主人及祝拜妥尸後尸取奠左
 執之取菹攜於醢祭於豆間此祭豆也又云祝命佐食
 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此祭黍稷切肺也
 又云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此祭奠也奠
 醴也猶吉祭之祭酒也又云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
 祭齊之左手執之注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時亦奠肺
 脊於豆此祭離肺正脊也爾敦後尸祭劑嘗劑此祭劑
 也士虞特牲皆士禮特牲命按祭在祭豆之前士虞命
 墮祭在祭豆之後特牲祭肺脊在爾敦之後士虞祭肺
 脊在爾敦之前特牲祭劑在祭肺脊之前士虞祭劑在
 祭肺脊之後此則虞祭異於吉祭者也特牲士虞大羹
 清大士虞皆不祭者大羹不為神也案墮祭即周禮大
 作黍

祝九祭中之命祭也此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少
 牢及士虞皆然少牢饋食禮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
 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此說非也少牢上文云尸升
 筵祝主人西面立於尸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
 不言尸答拜遂坐然後云祝反南面是祝拜尸時西面
 命祭時則反南面也特牲不云祝拜妥尸士虞不云西
 面少牢不云命祭皆文不具也以士虞證特牲則祝亦
 當拜妥尸以少牢證士虞特牲則當西面拜妥尸以士
 虞特牲證少牢則祝亦當南面命墮祭矣士虞特牲云
 命祭不云南面少牢云南面不云命祭互見也大夫以
 上威儀多不宜殺於士矣周禮小祝大祭祀贊階後鄭
 注隋尸之祭也隋祭云贊則命之可知吳氏廷華曰特
 牲言命按祭士虞言命隋祭少牢不言命要之皆命也
 文有詳略耳此說是也吳氏又以按祭為即攜祭則誤
 矣曾子問曰攝主不綏祭鄭注綏周禮作墮則綏祭即
 按祭皆謂墮祭與攜祭何涉又案士虞禮陰厭主人再
 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此祭在尸未入前饗神之時蓋
 代神而祭者特牲少牢吉祭則無之經云祝命其亦命

祭之屬歟凡主人受尸歃按祭尸酢主婦亦按祭又案
 持牲饋食禮主人初獻尸醋即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
 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按祭注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主人坐左執角
 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歃佐食搏黍授祝授尸尸
 受以菹豆執以親歃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
 位詩懷之注詩猶承也謹按曰李氏如圭以內則孔既維持之義解詩字足補注疏所未備寶
 於左袂挂於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壽於房祝
 以籩受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醋主人主人拜受壽
 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注快爵拜上佐食取四敦

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按祭
注或作拱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
接讀為墮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盥於洗入二佐食各取黍
 於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
 祝受以東北面於尸西以歃於主人主人坐奠爵興再
 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嚼之時懷之實於左袂挂於季
 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
 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鬻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主人受
 尸歃則按祭也持牲饋食禮主婦亞獻尸酢如主人儀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按祭主婦左執爵右執祭注撫按
 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少牢饋食禮主婦亞獻
 尸酢主婦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注綏亦當作按主
 婦西面於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
 歃卒爵拜尸答拜是尸酢主婦亦按祭也按祭即綏祭
 惟尸與主人主婦有之主人主婦不命者下尸也會子
 問曰攝主不綏祭者辟正主也士虞禮主人獻尸尸不
 歃主人者虞祭未純吉也禮氏禮謹按曰祭者尸主人
 主婦皆按祭士虞尸右執奠特牲尸左執解則右手隨

祭也祭皆於豆間既祭守祧藏之陳氏禮書云鄭氏謂
 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大祝隋繫
 命鐘鼓小祝大祭祀贊隋守祧既祭藏其隋士虞祝命
 佐食隋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特牲祝命尸按祭之
 尸取菹攝於醢祭於豆間佐食授主人按祭主婦則佐
 食按祭主婦撫之少牢尸受肺與黍同祭於豆間主人
 右受佐食綏祭坐祭之主婦亦受佐食綏祭祭之亦持
 牲祭黍稷加肺報陰也會子問曰攝主不歃不綏鄭氏
 謂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

士虞作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綏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鐘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謹按曰陳氏謂物黍稷與肺非也特牲謂祭黍稷加肺乃行於朝踐時為割祭之禮非祭食也故與祭齊加明水同為報陰若祭食則祭先代始作飲食之人生人燕饗亦有之與祖宗何與而謂之報陰乎古者主人主婦皆有綏祭之禮所食之物皆祭故大司馬羞牲魚授其祭則魚亦祭矣其曰周祭肺者以肺為主而先之夏祭心殷祭肝猶是也惠氏禮說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柔隋說文作陸一作墮戰國策曰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是也飯以手謂敬飲於器曰墮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是也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墮之為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為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其音近綏會子問士虞記少牢饋食皆作綏因綏為按因墮為隋轉相假借夫其本義當定作陸康成謂守祧之陸即士虞禮之葢非也祭於葢者謂之饗士虞記所謂饗祭於葢

特牲少牢不言者省文蓋祭必有饗饗必有葢士虞記備載饗辭而特牲饗在迎尸之後說者遂以饗神為饗尸誤矣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祀命之佐食助之者謂之陸陸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又祭尸餘皆祭於豆間及地不於葢也而主人陸祭則當受嘏之時孔疏云將受福先陸祭佐食既受陸祭遂捧黍授祝祝授尸尸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受而詩懷之出而寫書於房祝以邊受少牢則尸命祝嘏主人尸不親天子受嘏之禮見於詩詩曰公尸嘉告嘉告者告以善言謂嘏辭也然則藏其陸蓋嘏辭歟陸為嘏設不嘏亦不陸故言陸則嘏可知也及周衰而嘏辭藏於巫史之家則其禮亦廢矣一說大祝陸饗在逆牲前牲猶未殺非薦血也灌也求神謂之饗也既灌然後迎牲然則陸者灌也灌於茅象神歆之是為菑茅先鄭云陸神前沃灌器名近之矣一說陸當作綏周頌載見諸侯助祭之詩曰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箋云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則所謂綏者非綏祭而何綏與受嘏其事相連頌言綏者不一而陸無聞焉竊意陸者皇尸祭神之目而

綏者孝孫受緦之名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其椁

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陸陸者毀也凡幣以禮神

灌以降神皆曰陸綏者安也會子問攝主不緦故不綏

士虞記喪主不緦故亦不綏蓋攝非正喪非吉皆不受

福不受福故皆不綏然則受福謂之綏也詩曰以綏後

者壽言綏者之不 少牢主婦綏祭如主人之禮不緦注

一皆受福之辭 云不緦者夫婦一體主人受福主婦亦與焉且祭禮尸

無不墮主有不綏則墮為尸祭綏為主人受福之祭明

矣士虞禮尸祭為墮少牢主婦祭為綏有如前說則藏其

墮者謂緦辭古文假借蓋既祭則藏於祧守祧掌之禮

運所謂祝緦辭說藏於宗祀巫史非禮也如後說則藏

其墮者謂茵茅蓋既祭則藏於館司巫共之守祧藏之

以依神也黍稷肺脊不可久藏鄭說夫之祝以孝告謂

祝通孝孫語於先祖緦以慈告謂緦傳先祖語於孝孫

則祝輕而緦重藏其墮舉重者而言其實祝緦辭說皆

藏之也周公祝丹納於金滕之匱鄭注云凡藏秘密藏

表則緦辭可知蓋藏之無故不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

皇帝不自行祠違致福謂之受釐說文作禧言受神之

福也受福之釐猶受緦之緦歟文帝詔曰吾聞祠官祝

百姓漢之祝釐也司巫菹館館或作飽飽古文包字天文

訓曰酉者飽也任包大也說文包象囊姪故曰任包然

則菹飽者謂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也兩說皆通前說為

允有司徹司宮掃祭注云掃豆間之祭舊說埋之西階

東明黍稷肺脊既祭掃而埋之不藏也墮與服同藏非

不圓蓋矩不方墀以全犧正以齊明傳之子孫可持可

將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冀正諸所謂藏其

墮者蓋如此其緦辭之意詩曰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

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幾猶期也式猶

漆也言高會規矩不增不益可持可將也齊猶齊也稷

猶疾也所謂墀以全犧正以齊明也匡猶正也言正之

以璽也勒猶符也所謂神享禮靈之符也長賜女以中

和之福而藏之宗廟億萬年享天之休此非天子緦辭

之存者歟司服卿大夫之服元冕士之服皮弁春秋

冕元冕也孔穎達曰非也禮運冕弁兵羊不藏私家則

冕在公府非助君祭不得服之嘗謂冕弁藏於私家猶

弁之服皆藏於廟將祭則出之既祭則藏之守祧所謂

藏其禮與其服也禮祭之服則服者祭服之冕弁矣
 祖宗之遺衣為重子孫之祭服為輕先其重為其服即
 遺衣其輕者末古祭服兩之也非一之也或云其服即
 改祭服亦如之孫為祖服不致以衣冕祭先公尸衣其
 衣子孫亦服其服而助祭厚臣則各服其上服焉司服
 字之凡大祭祀共其衣而奉之殺梁子曰衣服不修不
 可以祭大夫助祭之服受之於君月令此謂稅以共
 云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裸禮

周官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鄭注將送也

裸謂贊玉酌爵也以獻尸謂之裸裸之言裸也明不為
飲主以祭祀唯人道祭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其

祭之時之實之凡賓客贊裸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

贊瑤爵亦如之鄭注謂祭宗廟王純裸凡賓客之裸獻

瑤爵皆贊鄭注謂王國姓及二王之大宗伯大祭祀王

后不與則攝而薦豆蓬徹大賓客則攝而載裸小宗伯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肆師凡祭祀及裸祭驚大賓

客涖筵几築鬻贊裸將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

鬻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裸將

之儀與其節及葬共其裸器逆埋之司尊彝春祠夏禴

裸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行人公再裸

而酢侯伯子男一裸而酢再裸再飲公也大國之孤以

酒禮之以酒禮之者謂齊酒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

鬻無蓬豆之薦郊特牲曰諸侯為賓灌用鬱鬻商人尚

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

灌用鬯其既灌然後迎牲又曰裸以圭璋用玉氣也陳氏禮書云商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辨神於幽故先裸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太室裸祭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則尸入太室以圭瓚酌鬯也裸之后又以璋瓚酌鬯也亞裸其裸尸也如裸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的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冥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破之於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玉人裸圭尺有二寸

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所用社稷宗廟山川四方而巳是裸不施於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淮玉鬯表記曰親耕築盛秬鬯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裸也行人曰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諸侯有裸而卿無裸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裸者此也大宗伯賓客則攝而載裸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宗伯代王裸其說誤也鬯人共秬鬯鬯人和鬯則鬯人和鬯人之鬯而鬯人不用鬯也賈公房謂山川外十二神用秬鬯而不用鬯

於理或然閩縣龔氏景瀚著說裸云裸與灌通說文裸徐氏謂曰周禮多借作果字古裸集聲相近也周禮春官大宗伯注法裸與灌者以鬯也灌地降神取神之義故從水按禮記亦有作果之別周禮毛詩皆作裸禮記語文之省或脫其半也灌地以降神也用鬯也者柎也釀柎為酒兼用秬禮生民說降嘉種一秬二秬生民說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秬言如者以黑黍一秬者多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秬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秬亦可為酒也人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稷為重二米亦為酒之物也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也秬秬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連云秬即度桴亦度也謹案曰秬說文本作為

卷或作秬秬秬也禮秬也秬或作秬秬一秬二秬然則秬秬皆黑黍之名秬是一秬二米者如黑黍一秬二米義甚明詩生民正義引鄭人注作秬亦皮似皆非也詩言又引鄭志卷張連云秬與爾雅復別秬秬二名孔引鄭志以秬秬秬米皮非詩與爾雅復別秬秬二名孔引鄭志與爾雅類即今之秬說文秬也秬也秬也秬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秬大黍也又云似黍而不同西謂之秬按今宗師人亦謂秬為糜登州人通謂之秬有黍者黃凡五種其名本味屬黍陽引廣志云秬有黍者黃凡五種其名耳隋書禮儀志云北齊諸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黍黍黑黍然則秬黍通名赤秬即赤黍黑秬即黑黍黍與黍名耳黍九宜青秬蓋青秬亦黑黍之異名也釋文既云秬黍黍又引或云今蜀黍也米白穀黑其說迤以黍為高粱失之高梁之別名即氏正義誤據此說以黍為高粱失之高梁矣惟程氏九穀考多目驗為有謂之鬯者芬香條暢也據云此本樓覆都戶部懸行說

味氏禮書瓶一椀二米土地至和之氣所生謂之壺以	色氣之流也按壺與暢通故謀記即以壺之為	色人掌之不和鬱者飾之謂中凡壺皆中壺	明中可知鬱者鬱金香也詩江漢疏疏疏云鬱	亦設中可知鬱者鬱金香也詩江漢疏疏疏云鬱	按李氏時珍謂鬱金香有二鬱金香足用花此是鬱	苗如薑其根大小如指頭長者寸許然古所傳鬱	則所用者葉非花亦非根也亦曰鬱引王度記云	天子以壺諸侯以蕷大夫以苜蓿士以蕭庶人以艾此	等皆以和酒諸侯以蕷大夫以苜蓿士以蕭庶人以艾此	耳王度記云天子以壺及禮緯云壺生於葉為實	庭皆是鬱金之叶以其和壺酒因號為壺也十葉為實	百二十貫為築周禮鬱人注鄭司農云壺生於葉為實	之若蘭謹案曰說文壺自灑灑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鬱
-----------------------	--------------------	-------------------	--------------------	---------------------	----------------------	---------------------	---------------------	-----------------------	------------------------	---------------------	-----------------------	-----------------------	------------------------

從口口器也中象米匕所取之易曰不使已壺金壇
 段氏王教說文注云依服當作條鳴周禮壺人注大雅
 江漢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疏
 用壺與鬱皆合壺與陰達於淵泉云鬱合與下文真灌
 泰稷皆謂二物相合周禮鬱人職凡祭記賓客之祿事
 和鬱以實壺而陳之注云壺鬱全香記賓客之祿事
 此正所謂鬱人云也鄭注云壺鬱全香記賓客之祿事
 以壺與鬱之分較然矣壺與鬱全香記賓客之祿事
 和之為鬱壺許說略同故於壺言壺壺於鬱言鬱者
 壺下象言鬱壺者於分中見其合指用壺壺及壺者
 鬱州合和之障神壺主於中見其合指用壺壺及壺者
 也所以報之也壺不為二物壺也壺也壺也壺也壺也
 來許鄭吳攷王度記云天子以壺諸侯以艾庶人以蕭
 士以蕭庶人以艾庶人以蕭庶人以蕭庶人以蕭庶人以蕭
 度徐氏中論云壺者壺也壺也壺也壺也壺也壺也壺也
 毛說合也也壺者壺也壺也壺也壺也壺也壺也壺也

後修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二物固可各食二名矣說文云壺從口音祛說文云	米字科言之說文云比所以說文云士冠士昏禮皆以	報壺也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也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桐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肆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人 和之於壺 禮事和壺酒以實壺而陳之 以醖酒	之 春官司尊壺鬱齊飲酌注飲讀為摩莎之 是謂鬱	壺經傳或但偁壺者便文耳壺未有不和鬱者也 氏	通考先儒因周禮分壺人壺人壺人壺人壺人壺人壺人壺	者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	----------------------	-----------------------	-------------------------	-------------------------	-------------------------	-------------------------	------------------------	------------------------	-----------------------	-------------------------	-------------------------

合壺也宗廟重祿鬱人專掌祿事故實之陳之皆鬱人
 大宗伯祭大神註玉壺玉壺卽壺也人之供之蓋祗黍所以
 至酒必和鬱而後為壺不得謂壺人而壺而壺人之
 壺不和鬱也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同何謂之壺也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各不同故分二職以掌之目鬱守從壺則壺以壺壺壺壺壺壺
 名而謂之壺也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則謂之壺也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職大祭祀及祿祭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當則凡實客祭祀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用之於宗廟之禮其餘天地社稷等祀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未祭則成於自 備其餘天地社稷等祀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於壺無所取放 備其餘天地社稷等祀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命壺以壺二白明禮疏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命壺以壺二白明禮疏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令用費爾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祭則或於商此初賜未祭故或以商也 八年左氏傳王賜昏侯桓邑一曰疏孫逖云商邑之尊	也 秦氏通政百所以威桓邑故也 所掌之六尊則以威五齊三酒不威桓邑也 謂商即獻象之屬則六齊三酒皆威桓邑也 以爲秦卑祭殺禮皆漢也 林孫逖以百爲尊足正	法疏謂商即獻象之屬則六齊三酒皆威桓邑也 別有器以威之而經傳不言者器之也惟禮家重故	於鬱也即木祭亦設百以威之而掌於人且各別一 器宗廟用商其社壇祭門等則不相威其有以威爲上者	鬱也也 爾雅以爲商中尊而庫成中之曰商爲上者	爲下按爾雅釋器云商尊中尊而庫成中之曰商爲上者	也 以其用之貴賤別其器之尊卑也 次序通相合其說	不 受五千尊受三千者受五千故謂商如獻象之屬可 也 謂即獻象則非矣陳用之以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	亦如之是祭上帝有彝矣 應得謂尊尊而彝年哉大抵	之 別亦尊也 但不得謂即獻象耳 祭時則實之於彝	酒 禮春官鬱人和也 彝亦尊也 故明堂位謂之灌尊 記	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黃目 又謂之鬱尊 禮記明堂位	牲 謂之上尊 禮記郊特牲黃目 彝者常也 說文彝字	取 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爲常可知矣 滂也 禮記疏	彝 者爲也 與 邦國之約刺書焉 周禮春官大司馬	功 者銘焉 禮記祭統勳大命施於大司馬小宗伯	則 三時之 其別有六辨於小宗伯 春官小宗伯辨六彝
--	--	---	--	-----------------------	------------------------	-------------------------	--	------------------------	-------------------------	---------------------------	-------------------------	--------------------------	--------------------------	-------------------------	-----------------------	--------------------------

掌於司尊彝 兩禮春官司尊彝字六尊六彝之位詔其	四時之閒祀追享冬祭裸用彝黃彝尊皆有舟 曰鷄彝	刻而畫之爲鷄形 尊彝注 夏后氏之制也 禮記疏	彝刻畫爲鳳皇形 周禮司尊彝注 鳳皇則此鳥亦鳳皇也	曰尊彝 尊讀爲稼 畫禾稼也 疏注 尊皆物爲飾今云	於義無取 殷之制也 見明此爲灌尊與尊彝不同 禮記	故疏從象 尊之制也 尊位明此爲灌尊與尊彝不同 禮記	明堂位尊彝以尊灌尊 尊位明此爲灌尊與尊彝不同 禮記	尊之尊非尊之尊也 尊位明此爲灌尊與尊彝不同 禮記	尊與此尊彝不同 尊位明此爲灌尊與尊彝不同 禮記	黃金爲目 尊位明此爲灌尊與尊彝不同 禮記	氣之清明者也 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郊特牲文	色清以水爲用 故其氣明 玉藻言視容清明是已 禮記	中而以酌之 酌於中也 直達於外 馬清明於外也 禮記	子將祭 庄中以治之 非酌於中之義乎 至於不御內不	聽樂不飲酒 不若華或以爲畫龜目亦通 禮記疏	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或以爲畫龜目亦通 禮記疏	人目而黃之 人目則黃 而黃之 宜畫也 禮記疏	庫成但云黃金爲目 則黃目宜畫也 禮記疏	黃全飾之 故黃亦非謂人目也 周之制也 禮記疏	郊特牲曰 上尊以其爲時王之所上 也 禮記疏	器諸工 疏天子則黃彝之上 有鷄彝尊 禮記疏	逆時王之制 故曰上尊 非在諸侯爲上 今考之以當代所	非獨諸侯之制 且如疏說 諸侯止有三 彝謹案 經又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諸侯有祿而無禘享即禘也是虎鼻虎鼻中又當去
一而虎鼻則禘禮則禘侯惟**曰虎鼻畫虎為飾取其服**
亦前代之器也則禘侯惟有**曰虎鼻畫虎為飾取其服**
一黃鼻而已
猛也文廣雅曰**雖鼻畫**雖為飾爾雅鼻屬犀印鼻而長尾
尾塞鼻或似獼尼末有岐鼻香向上兩節自強於樹
云屬六居之屬家燕之類古之**取其智也**廣雅二者
有虞氏之制也周禮春官司尊彝虎鼻鼻當是有
氏中所用虞鷄鳥筆虎鼻遠取諸物也黃目近取諸身也
陳氏禮書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
也亦義其用之也以類虎鼻之鼻取諸物也筆耳黃目
筆亦有耳然不可放矣筆書木棒是亦取諸物也**春**

夏同陽秋冬同陰追享朝享同為間祀故其彝同
彝皆用二者或曰一以威明水一以威鬱也司尊彝
與齊皆配以明或曰王酌其一后酌其一也鄭氏曰
水故用二尊
酌其故用其六一六彝所受皆容三斗禮圖其形制皆
同其形則其山堂曰口圓徑九寸底徑七寸其腹工下
空徑高一尺足高二寸下徑八寸其六彝所飾各畫
本象雖別其形制容受皆同其與舟俱漆並赤中
六彝不知以何為之禮記義疏國引舊圖云刻木為之
今考鄭注云刻而畫之為鷄鳳皇之形其下有舟司
山堂云漆而赤中則以木為之矣其下有舟外漆
文彝所以承彝也司尊彝泰氏通政山堂曰舟外漆
朱中架口圓徑四寸其舟高厚各半寸局足與架通
高一尺足下空徑大二寸六彝下舟形制皆同其舟

足各隨尊刻畫其類以飾之陳氏禮書鼻皆舟象
皆有鼻以嚴舟而嚴非鼻以下為鼻則鼻舟之為物象
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以下為鼻則鼻舟之為物象
舟之形而已先儒以廢禁為去鼻而謂若漢承梁而
崇尺恐不然也陳氏之說足為蓋不蓋手其上皆有
疏所圖之舟如祭平底而無足高蓋不蓋手其上皆有
器以畫布中為之用禮天官冢人言疏布中則畫用精者可
五邑之堂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王制疏布中廣二
尺二寸陳氏禮書冢人言疏布中則畫用精者可
其酌之也則以勺勺客一升勺一升法勺尊升也所以
挹彼注茲非瓚勺也乃言璋瓚之勺非此勺也
陳氏禮書鼻中以畫布而勺有飾明堂位曰漢尊龍勺
勺以畫為貴是也書中以疏布而勺無飾禮記曰犧尊桴
木也與士喪素勺異矣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

以蒲勺明堂位文注龍龍頭也疏勺為龍頭注疏
頭也疏皇氏云蒲謂合蒲密刻勺為龍其口微開如
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陳氏禮書龍勺刻之以龍也
疏勺刻而疏之也蒲勺刻之以蒲也蓋與蒲壁之象同
龍水言也疏水道也蒲水物也勺所以辨齊酒明水故
其飾如此再氏禮圖鼻各一勺柄在南陳氏禮書儀
皆南柄則勺者北而也每其裸之器曰瓚有勺有柄有
符皆加勺則尊不共勺也
鼻有架勺者中之威也者也圭瓚之勺口徑八寸禮官
注漢禮瓚祭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架口徑一尺疏此
禮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按瓚之記黃金勺若璋
瓚也然彼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則圭瓚中之威也
者亦名勺矣允儒或誤名為架當因此注而誤康成引
漢禮以明周禮曰口徑八寸又曰下有架徑一尺則架
自另是一物所以承瓚非即瓚也其曰瓚架大五升者

蓋漢時以瓚下有禁因純名爲瓚其後相習之久而
 逾卽名曰瓚故瓚之注曰瓚名盛也者與前鼻而
 如梨其實與瓚迥然各瓚乃純名兼中勺與前鼻而
 謂之禁並不可謂之瓚蓋瓚之勺口徑四寸
 則固不可混也
 有工記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容半之記疏
 圭瓚之形與瑞法已引漢禮但彼徑八寸此徑圭瓚之
 四寸徑既倍於瑞法亦引漢禮但彼徑八寸此徑圭瓚之
 勺以玉爲之禮記明堂位鄭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
 故曰玉瓚皆非也瓚字從玉自當以玉爲之明堂位曰
 鼻用玉瓚大圭別大圭而言之是所謂瓚者獨指勺與
 鮮潔哉鄭注蓋因攻工記而誤不知玉人所謂黃金勺
 云云者言瓚耳非瓚也孔氏早麓疏附會鄭氏之
 說因曰三瓚之勺形如圭瓚故說瓚之狀以瓚狀言之
 知三瓚更不說瓚以攻工記上三瓚之制見之故知同也
 瓚不知瓚之名爲瓚者以攻工記上三瓚之制見之故知同也
 寸有瓚以祀廟一瓚而人已知之不必更詳其制有
 璋瓚之制不復詳之曰黃金勺云云若如孔氏之
 說則此云云經文推之而瓚之制不在此也或曰瓚之
 以金爲之矣顧亦名爲瓚何哉曰此因圭瓚而名之也
 矣其同爲之矣顧亦名爲瓚何哉曰此因圭瓚而名之也
 石少者又按陳氏禮書云瓚則更其名曰勺而不云瓚
 亦非也考工記瓚者用全玉也公侯伯用瓚而天子之
 將節法全純玉也龍瓚文瓚者以玉之高二尺許氏
 子與節氏不同然所謂瓚者以玉之高二尺許氏
 已與節氏不同然所謂瓚者以玉之高二尺許氏

或不純有稜於石多者有稜於石少者故明列其等瓚
 者乃其第三等玉之名非稜器也故鄭注及許氏說文
 之義始言及稜器徐氏入之殊屬附會且玉瓚天子之
 制也天子既用全矣又何用四玉一石之物哉
 謂香條定以通神靈玉飾其末爲君子之道近本謂氏文
 昭校白虎通圭瓚宗廟之禮也玉以象德金以配情
 謂玉飾其末此誤乃用純玉爲之非飾以玉也白虎通
 末爲其本之誤而不知圭瓚之制其柄用純玉無玉飾其
 與金飾其中也惟璋瓚之制其柄用璋以玉圭瓚則通
 氏箋詩謂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誤矣孔氏
 堂位疏亦誤以玉飾瓚故曰玉瓚皆臆說也攻工記
 人所謂黃金勺者言瓚瓚非謂玉瓚皆臆說也攻工記
 故圭瓚之勺皆以玉爲之非金勺也故詩曰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玉白而鬱冕黃相輝映然知其用純玉不
 飾也璋瓚之勺以黃金爲之朱其中青金爲之外見
 無玉飾則先儒圭瓚璋瓚之辨其柄不同其瓚俱同
 外則黃金者其質也無可以用玉之處若也然則圭瓚
 但玉時其柄耳柄者後之所執也以圭爲之曰圭瓚
 其餘皆金也
 記注瓚如案圭長尺有二寸謂之裸圭周禮春官典瑞
 其柄用圭圭長尺有二寸謂之裸圭周禮春官典瑞
 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謂之大圭禮記明堂位灌
 謂之苞圭以苞圭如齊告繼天子之所用也其賜諸
 侯蓋九寸以下疏文圭同而形短矣以璋爲之曰璋

瓊璋有三等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

寸致工記文注射珣出者也疏向上謂之出

大璋中璋四寸則邊璋后之所用也周禮天官內宰大

謂祭宗廟君既祿后乃從後祿也祭后祿則贊法

攝而用之注記祭統君執圭瓊璋以圭瓊璋也

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瓊瓊麥祭祀之禮王灌以圭瓊諸臣

助之亞裸以璋瓊疏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

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又天官小宰贊瓊將一事

然則大宰助玉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祿事非獨指

后亦非通改此左右奉璋又助之是助行祿事非獨指

瓊說見下后裸則內宰贊無所用左右大雅伯攝祿亦

指大宗一人注疏蓋因辟王二字而誤然大雅伯攝祿亦

指皆文王蓋追偁之諸侯未賜圭瓊亦用之伯禮天子

其事國諸侯之事也禮記玉制天子巡守用之於山川

疏若未賜圭瓊則用璋瓊天子巡守用之於山川

記天子以巡守注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璋瓊於大

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

於北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祈沈之祭亦然宗祝以

疏此音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也祈沈之祭亦然宗祝以

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爾雅祭山曰鹿縣祭川

曰浮沈小爾雅祭山川曰祈沈秩馬者祭山璋半

圭也詳核模毛俾于圭曰璋沈氏括故璋瓊之徑半

口致工記注凡以祭以啐由勻而達焉鼻與勻連體勻

玉則以玉勻金則以金也按白虎通云圭瓊玉以象德

中此亦以璋瓊為主瓊其誤與鄭箋同然可見瓊瓊之

制其末用璋以玉其餘皆金也若圭瓊通體皆玉無緣

之以金矣槃者所以盛瓊也漢制瓊槃口徑一尺禮周

之周制有縹工記縹者藉也似無用槃矣按儀禮聘禮

一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米公侯伯三米子男

二米米為再行一以絢組為之所以繫玉使不失墜今

考瓊以圭璋為柄執以行事不至失墜無縹組然聘

禮之圭有縹而復有積積取圭垂縹不起而授穿此盛

堯之彝亦有舟且灌畢尸奠之於地有槃以承之亦未

可知漢制或因周制也彝也舟也瓊也謂之裸器彝人

掌之周禮春官彝人掌裸器小宗伯司尊彝辨其用

與實耳宗廟之祭莫重於裸禮記祭統獻之屬莫重於

九而莫重於裸是以降神者為重周人先求諸陰牲

凡獻於大夫及羣有司皆輕者也周人先求諸陰牲

之義也於天形既歸於地故祭未諸陰陽故既灌然後迎

牲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芼其鬱合芼其陰達於淵裸

禮彝人灌裸玉陳之周禮彝人灌裸玉陳之周禮彝人

其儀節周禮彝人灌裸玉陳之周禮彝人灌裸玉陳之

若盤祀王及后裸彝人沃以水也宗伯裸小宗伯奉圭瓊

授王周禮春官小宰伯凡祭祀以時將瓚裸 小宰贊王

周禮天官小宰凡祭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受祭之

啤之奠之小宰注凡鬱鬯受祭之啤之奠之

乃奠之於地也陳氏禮書裸尸如裸賓客則玉與后

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尸受祭之奠之然尸神

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也陳氏之說是也

然後獻之於尸受而為一獻內宰以璋瓚授后

費疏裸時以璋瓚授后 后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受

亦祭之啤之奠之是為再獻若祭天地則不裸天官小

祀惟人道宗廟有裸寶鬱鬯於葬而陳之 周禮天官小

大冠祭大示注玉鬯禮記表記親耕桑盛祀也 以

以疏布中周禮天官甸人疏布中 疏布中

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文以見義也 社稷等祀則不

用葬社壇用大罍春官甸人甸人注疏

神明此罍亦用祭門用瓢齋 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香莊二十五年秋大

水鼓用牲於社於門齋指為 瓢齋者劉甘瓠之齋為尊

也質裹之意 凡山川四方用罍文 罍者漆其尊而

畫為蜃形也邑人注畫為蜃形蚌曰含漿穿之象

川為國捍蔽通氣於天地之間 凡裸事用概文

裸當為埋字之誤也法文謂祭山林也 山林則山川

事用散云編車祭四方百物者也 散者漆其尊而無

飾也邑人注無此數者裸與不裸經無明文然以攷工

記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之言推之既用璋瓚是知

亦裸矣按攷工記註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馬是

之禮也山川用灌其餘皆可知矣 大賓客則如祭宗廟

節凡裸事沃盥 凡非一若賓諸侯來朝在廟中行

三享之禮畢加璧庭實 惟國所有奉國地所出重物而

臣職也王禮之於阼階之上 鬱也禮實也天官太宰

禮也於阼階上 疏知王在阼階上者當依實主之

也上公再裸而酢 禮王禮再灌而酢小宗伯奉瓚

授大宗伯春官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裸 大宗伯代

也注春官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裸

也注春官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裸

也注春官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裸

也注春官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裸

也注春官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裸

也注春官小宗伯凡賓客以時將瓚裸

王酌圭瓚授賓王拜送春官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
 實客以邑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也小宰贊之天
 耳拜送則王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為主
 小宰凡賓是為一裸大宗伯又代后酌璋瓚授賓后拜
 送天官小宰疏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內宰贊之內宰
 凡賓客之裸是為再裸賓乃酌玉鬯以酢秋官大行人
 獻諸賓皆贊是為再裸賓乃酌玉鬯以酢秋官大行人
 也大宰贊王受之天官大宰大朝觀會同贊玉鬯法王
 受之故云贊玉鬯是為再裸而酢侯伯則壹裸而酢
 秋官大行人侯伯有王裸無后裸故云一裸秋官大行人
 王禮壹裸而酢子男壹裸不酢秋官大行人子男王禮壹
 后不裸也子男壹裸不酢秋官大行人子男王禮壹
 已不酢主也春氏通考侯伯有裸有酢子觀禮如之
 男有裸不酌其壽念身不敢與王為禮也秦氏通考
 秦氏通考觀禮不及禮賓之後與大饗亦如之秦氏通考
 節共當在內袒請事之後與大饗亦如之秦氏通考
 在廟以神明臨之故獻必先裸饗禮之裸經無明文以
 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后亞獻皆裸侯伯
 七獻之賜五獻則惟王其餘皆已王裸用圭贊惟上公及
 諸侯之賜五獻則惟王其餘皆已王裸用圭贊惟上公及
 其重於裸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其十二獻七獻上獻與
 事神同亦必有獻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裸事注疏皆
 以禮賓尚之而不備此賓客之用裸也周禮司尊彝云大
 及大饗似尚未備此賓客之用裸也周禮司尊彝云大
 喪存奠彝注存者也謂大禮時奠者朝夕乃徹
 夕乃徹者禮弓云朝奠日成奠惟大禮奠時有之朝
 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禮亦朝奠至夕乃徹人
 云及葬共其裸器遂親之法經之於祖廟階康成法謂

遣奠之彝與瓚也疏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之前
 奠有此有彝有瓚是奠雖無尸而亦裸矣按賈疏謂奠
 裸器也有彝有瓚是奠雖無尸而亦裸矣
 於奠處然陳之則有彝足矣今有瓚先不獨陳之而亦
 用以裸矣不灌則共瓚何為又王氏應電以此裸器為
 明器義疏辨之曰經不言厥裸器人云奉而此喪事
 藏之則不與明器為類明矣是知遺奠亦灌也
 之用灌也然則惟天地不裸其餘宗廟賓客及外祀喪
 奠無不裸也其有不裸者曲禮云凡摯天子鬯注摯之
 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惟用告神曲禮若巡守四方所
 至之國必舍於諸侯祖廟則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
 之至所謂臨諸侯吟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是也春官
 注以尊道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致之春官人疏介
 者祝致辭告廟介使故鬯人職云凡王弔臨共介鬯所
 則述此意於神前故鬯人職云凡王弔臨共介鬯所
 謂臨指此非哭臨也其弔於諸臣禮亦然蓋所以告死
 者按鄭人注引曲禮臨諸侯云云而曰此王道四方
 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也若臨非哭
 臨明房兩事臨者告其廟神弔者告其死者按臨非哭
 臨臣故以拿通年解之曲禮疏亦云天子弔臨諸侯
 侯必舍其祖廟是又混弔於臨非鄭意也孔蓋以鄭意
 人之注未言弔禮故致此誤不知弔之用鬯人所易明
 無庸詳說鄭恐人合為一事故特釋臨之義以合於曲
 耳此用以告神而不裸也亦有非告神而用鬯者大喪
 以浴尸春官小宗伯王崩大葬以鬯鬯灑灑司農云
 大葬大浴也杜子春讀灑為派以鬯灑浴尸

謂大辟始陳尸伸之疏死者人所惡故以租皂浴尸使之香也肆師大喪大澗以皂則其器注肆器陳尸以爲皂以浴尸大喪之澗故手共其器注肆器陳尸沃尸也繁尸以皂酒使之香美鄭齊事以浴春官皂人司農云繁讀爲履疏履義也齊事以浴春官皂人亦事共其器注給泮浴疏皂酒非如三酒可飲之物大喪以皂浴尸明此亦給主洗浴使之香美也亦以飲國語周語三日王乃浮濯饗體及期爵人薦皂儀也謂王沐浴飲醴酒期耕日也張人司掌也灌皂飲醴皆所以自香潔醴酒期耕日也張人司掌也灌皂飲醴既沐浴矣而及期乃薦皂又云裸皂饗醴乃行則裸皂飲醴皆飲也是不獨以浴亦以飲矣賈疏謂皂非可飲之物誤矣賓祭皆用之且租黍所釀與五齊三酒同何爲其不可飲由藉田推之凡內外祭祀之齊王皆飲也

皂可知矣應氏揭諫王禮篇於祭宗廟稱凡凡王之齊

事則宗廟固亦在皆所以致其香潔也凡裸之禮與鬻

內泰氏之說固矣

皂之用盡此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一獻三獻七獻之辨

禮器曰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鄭氏謂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其說以爲五祭羣小祀以元冕一章之服故一獻祭社稷以希冕三章之服故三獻祭四望山川則毳冕五章故五獻享先公則鷩冕七章故七獻然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類則布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上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士冠禮卿大夫三獻郊特牲三子男五獻禮器五獻之內壹昭元平五傳曰魯具五獻之禮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

服鷩冕七章而已執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

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則

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雁事用雁可也其牲體鴈

率大宋伯以鴈率其裸器用散蓋用散云其舞兵舞

帔舞或不興舞鼓人凡祭百物之神鼓兵舞帔山川四

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小宗伯光五帝於四郊

墳行各其牲各因其方之色裸則用蜃玉則兩圭有邸

與璋邸射兩圭有邸以旅四望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

洗歌南呂舞大磬四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山川社稷則

則共鞫牲其祭血裸以大鬯鼓以靈鼓舞以帔舞奏大

簇歌應鐘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

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

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爛則於

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爛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

社稷是也

飯數

曲禮曰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禮器曰天子一食諸侯再

大夫士三食力無數玉藻曰飯餼者三飯也陳氏禮書

云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於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

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

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九與十

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於瀆故貴

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鄭氏曰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

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而賈公彥謂十三飯諸侯禮十五

飯天子禮理或然也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

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特牲尸告飽

祝侑主人拜少牢尸告飽主人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

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

令鐘鼓侑亦如之此樂以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

而侑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

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蓋禮殺者儀處故告飽速而

侑多禮隆者儀舒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

也賈公彥謂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理或然

也然以論語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而

特牲少牢尸飯止於三侑再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者

蓋有每飯之侑終食之侑每飯之侑一工而已終食之

侑有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嗅之不食大戴史記亦
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論之也古者之於賓客
如祭祀禮而裸獻之數未嘗不同則天子而下其飯數
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
凡非大食無鐘鼓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一獻三酬一豆

周禮冬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
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
中人之食也鄭注觚當爲解豆當爲斗左傳成十四年
正義引許氏五經異義云韓詩說一升曰爵爵蓋也足
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
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

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
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也所以
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
周禮說壽一升觚二升陳氏壽祺云二當爲三字之誤獻以壽而酬以
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
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
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飲而七升爲過多此
下有當謂禮器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周禮獻以壽而酬
五升四字以觚觚寡也解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爲觚也南

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當為斗與一爵
 三解相應周禮梓人疏及毛詩卷耳正義左傳成十四
 年正義儀禮燕禮疏引五經異義云爵制今韓詩說一
 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
 禮說亦與之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即觚二升
 不滿豆矣鄭元駁之云解字角旁著氏汝穎之間師讀
 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
 相近學者多闕觚寡聞解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
 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當為斗與一

爵三解相近近當為應字之誤陳氏壽祺云說文第
 四解受四升從角單聲觚或從長觚禮經解許君於
 下引禮者儀禮今文也又謂觚字出禮經者儀禮古文
 也鄭言古書角旁氏今禮角旁單則觚為古文解為今
 文信矣解單聲而讀之義切者猶碑讀若低也見廣韻
 十二春引說文卑之音班亦其聲類見漢書地理志卑
 水五康注角旁與角旁八同音無毛詩小雅吉日其
 那孔有那箋那當作衆正義據爾疋菜氏注引詩作其
 農孔有無將大車戒與歷韻禮記吟於思神鄭注吟或
 為祇音其聲類說文各謹按曰說文云解受四升觚解
 从日氏省讀呼昆切云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是與韓詩
 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說觚二升二當為三種器正義
 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觚三升賈疏

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觚
 三升之三字已謬為二矣許氏謹案曰周禮一獻三酬
 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
 說之非也鄭氏注周禮梓人則云觚豆字聲之誤觚當
 為解豆當為斗蓋以豆賈四升一獻三酬適當一斗不
 得為豆也注禮器賈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
 卑者舉角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
 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
 云觚大二升解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解駁異義

以一爵三解為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本陳恭
 甫師五謹按曰陳氏禮書云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而爵量與梓人同觚
 量與梓人異者儀禮少牢有司徹皆獻以爵以解鄉
 飲鄉射亦獻以爵以解鄭氏釋梓人謂觚當為解古
 書解从角氏角氏與觚相涉故亂之耳其說是也然梓
 人曰獻以爵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
 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以
 三升也并而計之為四升四升為豆豆雖非飲器其計

數則然鄭氏改豆為斗誤也歟縣程氏瑤田改工創物
 小記云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
 人之食也鄭氏以為觚當為解前後二豆字當為斗孔
 冲遠禮器正義曰則賈疏不如孔疏之今韓詩說一升
 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
 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非所以餉不得名觴
 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據文義二升乃三升之誤韓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毛詩說觥大
 七升許春謹恭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
 滿一豆此據周禮之觚三升以難韓詩說之觚二升故
 今說文云觥受三升者謂之觥解受四升足以
 見其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為過多此葉毛詩說
 指矣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為過多觥七升之過
 多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解字角旁加氏是
 與觚相涉誤為觥也許春不指辨觥解五為故鄭駁南
 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一爵
 三解相應許春意以一升獻三升酬始滿一豆為四升
 故鄭據馬氏說駁之然春實謂解四升若易
 解字斗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
 一獻三酬葉燕禮獻以觚又燕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

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惟三
 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惟一獻也
 故知士之饗禮也據孔氏此疏當從鄭氏觚為解豆為
 斗矣何楷曰爵受一升觚受三升豆受四升一獻三酬
 者言獻以一升之爵酬以三升之觚也合之則為四升
 是謂一豆據此則記文觚豆皆不煩改字合於許氏之
 案而觚之升數與韓詩說異矣陳祥道禮書曰鄭氏釋
 梓人謂觚當為解其說是也然梓人曰一獻而三酬者
 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為四升四升為豆豆
 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為斗誤也據此則觚
 字當改豆字不當改也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曰觚為
 解豆為斗當如舊說劉氏通計四升為豆非也若論獻
 酬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
 言之受酢一爵酬賓一解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為獻或
 謂始而主獻次而賓酬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強解三酬
 亦未思賓之酬酒不舉也不知記文通前後大概言之
 謂得一獻三酬則一斗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
 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皆用解行酬則宜有三酬矣戴

氏震攷工記補注亦不改豆字與陳氏禮書合瑤田按
 若以獻酒飲而酬酒不舉言之則四升之說不可通而
 以一獻三酬為士之饗禮豈梓人制器必準之士乎江
 先生謂通前後概言之至謂用解行酬則宜有三酬是
 有數矣安得云無算乎且約畧之詞與記文似亦未協
 况記文明以一豆肉陪一豆酒以為言攷之文義似不
 當有謊字竊謂此造飲器之泐非言飲酒之禮凡造器
 必量人之所受以為節今造飲器時乃以中人飲四升
 之量分其一升以制爵而以為獻器分其三升以制解
 而以為酬器正得多寡適中之數耳矣必計其飲不飲
 舉不舉哉由解遞加之角四升散五升而觚之制則間
 於爵解以為之雖罰爵之觥亦不過五升而止豈中人
 之飲四升之外一升亦不可加耶限以一豆言乎其止
 而不過耳夫聖人之制飲器也豈苟焉已哉至於其用
 之也又必多為之禮以節之故壹言獻之禮士飲酒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夫寧有酒禍之不備哉闕
 縣陳氏書稜說曰禮器正義引異義云古周禮說爵一
 升觚二升二當為三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梓人明言

觚三升是其顯證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說亦與韓
 詩說同此賈約異義而誤非許書原文古周禮說無三
 升曰解之語不得與韓詩說同蓋賈所見異義觚三升
 之三字已謊為二矣許氏謹按曰周禮一獻三酬當一
 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君從周禮以辨韓詩也今
 謹案許氏爵制從古周禮說則以一獻三酬當一豆為
 以一升獻以三升酬者當亦古周禮說如此鄭君參攷
 禮經酬之禮皆用解辨觚觥相涉之誤定梓人觚當為
 解又據馬氏說改豆為斗謂與一爵三解相應然則馬
 氏以前無為此說者陳氏禮書謂鄭氏釋梓人謂觚當
 為解其說是也謂鄭氏改豆為斗誤也江春齊周禮疑
 義舉要以豆為斗當如舊說戴氏攷工記補注則不改
 豆字與禮書同程氏易疇亦云豆字不誤謂此言造飲
 之泐非言飲酒之禮今按戴程二君並從禮書審矣但
 程氏謂是言造器之泐非言飲酒之禮則亦未為得也
 梓人明云獻酬何得謂非言飲酒聞縣陳氏喬樞禮堂
 經說云攷儀禮士冠禮云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言壹
 獻者獻酬酢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按賓兩爵謂獻飲

一爵而酬飲一解主人兩爵謂酢飲一爵而酬飲一解也然主人之酢酒若有介酢者則酢酒不止一爵今梓人言獻酬非言酢酬知一爵一解但就賓客而言不指主人言之也又攷鄉飲酒鄉射並行一獻之禮者壹獻之禮始於獻而成於酬賓介眾賓各得一獻一酬焉自獻賓以訖旅酬皆是也間有不同者主人酬賓之解賓奠而不舉至獻眾賓畢復一人舉解於賓而賓以酬主人此則賓主相饗行壹獻常禮者所無耳旅酬既徧一獻之禮已終其自徹俎之後行無算爵乃所謂禮終而宴不在壹獻禮內也請據而言之鄉飲酒記曰獻用爵其他用解鄉射記同此即梓人所言獻以爵而酬以解者也鄉飲酒禮迎賓拜至主人取爵於篚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賓而賓飲一爵也賓實爵酢主人畢主人實解酬賓賓奠解於薦東則賓雖受酬而未飲矣主人又實爵獻介介拜受坐卒爵此主人獻介而介飲一爵也介洗爵授主人主人酌酢畢又實爵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立卒爵授主人爵眾賓獻則不拜受爵此主人獻眾賓而眾賓各飲一爵也眾賓

不酢主人鄉射無介則眾賓之長一人酢既畢獻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而獻賓之爵遂不復用焉於是一人舉解於賓賓受奠解於其所舉解者降是賓仍受解而未飲也至於正歌告備旅酬方起賓乃取俎西之解階上酬主人卒解實之授主人解揖復席此賓酬主人而飲一解以為旅酬之始也主人以所受賓酬之解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自介右此介受主人酬而飲一解以酬眾賓之長也眾賓長又以所受介酬之解酬眾賓皆如賓酬主人之禮眾受酬者受自左辨卒受者以虛解降奠於篚此眾賓以次行酬而各飲一解也至是旅酬事畢而壹獻之禮終矣賓若有逆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主人獻逆者逆者皆飲一爵鄉射禮云運酢主人鄉射無介其旅酬也賓酬主人主人酬逆者運酬眾賓然則鄉飲酒禮若有逆者當主人酬介介酬逆者運酬眾賓也賓介逆者及眾賓並獻爵之外不多一爵酬解之外不多一解壹獻之禮但飲一爵一解此其明微矣雖然向者主人酬賓賓所以奠而不舉者何

也曰鄉飲之禮有一人舉解於賓與賓酬主人之節旅
 酬自賓始若飲主人酬解之酒至旅酬時又自飲一解
 以酬主人則賓得二解與壹獻禮賓飲一爵一解者不
 合此所以奠而不舉也且如特牲饋食禮主人酬賓後
 兄弟弟子但舉解於長兄弟無舉解於賓而當旅酬時
 賓仍舉主人所酬之解以酬長兄弟則知此酬爵不舉
 者亦為後之有舉解於賓耳夫其所以舉解於賓者何
 也為賓酬主人之故也主人酬賓本以導賓之飲賓不
 得即以此主人酬賓之酒又導主人故必使一人舉解而
 賓以之酬主人焉非然者則亦無賓酬主人之節特牲
 饋食不舉解於賓故主人酬賓而賓不酬主人是其驗
 已然主人前既自飲酬賓至旅酬又受賓酬之解飲以
 酬介者此鄉飲禮重非尋常飲酒可比故旅酬之時賓
 不即以酬介必先以酬主人且使主人得自酬介以與
 為禮鄉射雖無介主人亦酬尊者或長賓蓋皆禮之特
 隆者若特牲饋食之旅酬則賓直以酬長兄弟可知壹
 獻常禮主人酬賓後斯時賓皆不酬主人若有介則賓
 以酬介若有眾賓則賓亦以酬眾賓無則賓飲卒解遂

奠之獻一酬一而禮終矣或謂旅酬非壹獻獻酬之正
 禮者不知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注言贊者
 謂主人之屬不與謂不獻酒又云無算爵然後與注言
 然乃及之是不與獻酒者亦不與旅酬與無算爵之皆
 與者異安見旅酬非為壹獻獻酬之正禮哉且記上文
 云既旅士不入注言後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此明旅
 酬後正禮已畢故士不入蓋見至無算爵乃非正禮其
 自旅酬以前皆壹獻獻酬正禮也若非正禮則贊者亦
 何不可與之有哉其經云尊者既一人舉解乃入注亦
 謂不干主人正禮者此專就主人獻賓言之尊者本為
 觀禮而來不在賓介眾賓之數倘使早入當先眾賓獻
 之以鄉射言酬遵不在眾賓先可見是干主人獻賓之正禮故鄭云然耳
 壹獻之禮備獻酢酬而始成若主人酬賓時特主人先
 自飲一解賓尚未飲酬酒何言正禮已成耶鄉飲獻酬
 之外有但飲一爵而無酬解者則工與笙是有但飲一
 解而無獻爵者則司正是蓋飲酒常禮不盡用樂又不
 立司正則此眾工之獻特為重樂司正之飲特為相旅
 皆異於賓客正禮故不備獻酬之數耳準鄉飲之禮推

之則士冠禮言醴賓以壹獻之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
 介當主人實爵獻賓賓拜受坐卒爵洗盥酌以酢主人
 主人卒爵又實解飲以酬賓賓受解奠於其所主人實
 爵獻介介拜受卒爵亦酢主人知介有酢主人者以鄉
 飲酒戒賓速賓介亦如
 之與此上文酒賓并尚贊冠者相例知介亦有酢主人也
 洗授主人爵主人酌酢卒
 爵又實爵獻眾贊者眾贊者卒爵授主人爵獻畢賓舉
 主人酬解之酒飲以酬贊冠者贊冠者酬眾贊者辨卒
 受者奠之賓出下文歸賓祖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祖
 亦與飲射同但不以賓燕則無庶羞又推之士昏禮舅
 饗送者以一獻之禮亦與此同特不立介耳他若舅姑
 共饗婦以壹獻之禮奠酬塔見婦父母主人醴以壹獻
 之禮奠酬其皆獻以爵而酬以解飲一爵一解而禮成
 可知也鄭氏釋鄉飲酒之酬爵不舉為君子不盡人之
 歡以全交也以士昏之言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
 酬酒皆奠於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樂曲禮此
 語本泛論交道何嘗明指飲酒之禮而言鄭引以釋鄉
 飲之酬爵不舉本非禮意今婦於舅姑塔於婦父母又
 豈可以飲酒之奠酬不舉者例之其饗婦饗塔並云奠

酬者謂婦受酬卒解奠之而禮成遂降塔亦受酬卒解
 奠之而禮成遂出耳非謂受酬奠之而不飲也蓋此舅
 姑共饗婦以壹獻之禮故舅獻而姑薦婦卒爵解奠更
 爵自薦姑又實解酬婦舅則酢飲一爵姑則酬飲一解
 婦則受獻受酬共飲一爵一解若塔見主人醴以壹獻
 之禮者亦婦之父母共饗之知者以記言主婦為當主
 與饗婦言姑為同
 人獻塔塔酢主人又主婦酬塔實解卒飲更解酌以酬
 之塔受獻受酬亦共飲一爵一解而謂舅獻則婦飲姑
 獻則婦不飲主人獻則塔飲主婦酬則塔不飲有是理
 哉再致之小雅芣苢之詩亦言行壹獻之禮者左傳昭
 元年云趙孟賦芣苢穆叔知其欲一獻其明驗也其二
 章曰酌言獻之箋云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
 為酌名其四章曰酌言酌之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
 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按箋不言酬爵以
 解然注儀禮言酬皆用解則雖庶人酬爵亦皆以解也
 此詩未獻之前先言嘗之既酬之後不言宴之則壹獻
 之禮但飲一爵一解信矣又左傳云乃用一獻趙孟為
 客禮終乃宴尤可證壹獻禮成之後固有或宴或不宴

者而無算爵在於脫屣升坐後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無算爵既為燕時所行與獻酬禮無涉斷在堂獻禮終之外矣據此則壹獻之禮賓皆飲酒一爵一解爵受一升解受三升獻酬二者共四升成一豆之數與梓人言一獻三酬當一豆相合豆之不當改字斯亦足以明矣鄭君不從古周禮說以一三就升數為言而依馬氏讀改豆為斗謂三酬為三飲酬解飲之禮經既無顯據江氏乃欲合旅酬與無算爵附會其說不知旅酬既飲一解但餘二解燕時既云無算又豈能以二解限之

程氏雖知江說之非而不辨梓人所言即壹獻獻酬之禮使明夫壹獻之禮皆獻一而酬一而又何疑於梓人之說也哉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大夫餼禮

天子諸侯餼禮見於經尤略今國大夫士餼禮於後

士餼禮

特牲禮尸設佐食徹尸俎出於廟門徹庶羞設於西序下為將餼廷對席佐食分簋釧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饗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饗有以也兩饗奠舉於俎許諾皆答拜若

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釧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入升酌醕上饗拜受爵主人答拜酌下饗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醕有與也如初儀兩饗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饗皆降實爵於篚上饗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饗即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饗答拜受爵降實於篚主人出立於戶內西面祝命徹作俎豆邊設於東序下少牢禮尸設佐食徹所俎降設於堂下作階南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饗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教黍

於次養又進二豆滫於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於戶內以受次養若是以辨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養者三人典出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醋於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坐祭酒啐酒上養親啜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典坐卒爵拜上養答拜上養典出主人送乃退文王世子曰其祭餼獻受爵則以上嗣禮記曰餼者祭之末也尸

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設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百官進而餼卿凡餼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陳氏禮書云祭禮利成則尸設尸設則命養士養舉奠與長兄弟則上養下養二人而已故一簋一鉶所謂佐食分簋鉶是也上大夫之養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則上養

次養四人而已故兩鉶二豆所謂司士進一敦黍於上佐食又進一敦黍於下佐食資黍於羊俎兩端兩下是養司士進一鉶於上養又進二豆於兩下是也然則諸侯以四簋黍則每變以衆其分而資之可知矣養之簋大夫倍士諸侯倍大夫每進不過以兩孔穎達謂諸侯之祭六簋留二以為陽厭不可考也天子諸侯之養自君以至百官而俎胞翟闔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於境內也大夫之餼二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於其臣也士之餼舉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於其親也蓋餼筵於室中就神位也用尸之簋鉶施神惠也其禮則降與俟命而後升祭舉祭鉶然後食拜醑祭酒而後飲其位則上養東面下養不酢而先降上養酢而後出餼之大略也然士養於其舉也戒之曰養有以也於其醑也戒之曰醑有與也而大夫之養不戒士養受爵皆拜而大夫之養受爵不拜大夫之上養不親酢而親餼士之上養親酢而不餼何也大夫之養不戒以其非舉奠也受爵不拜以其非貴者也上養不親酢以親餼也士之上養不餼此其降於大夫歟

豚膳 屬器

致福

大宗伯以豚膳親兄弟之國行人歸豚以交諸侯之福

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豚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

上也豚者何也俎實也腥曰豚熟曰膳何休曰禮諸侯

宗廟然後受俎實魯不助祭而歸之故穀梁曰豚者何祭肉也生曰豚熟

曰膳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

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豚貴復正也陳氏禮書

云腥曰豚熟曰膳豚蜃以盛之也周禮掌蜃祭膳蟠以

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

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豚宗廟主熟故謂之膳春秋傳

曰祀有執膳戎有受豚是也兄弟之國親也故策豚膳

以賜之諸侯之國疎也故歸豚而已大宗伯以豚膳親

兄弟之國行人歸豚以交諸侯之福是也然天子交福

於諸侯而諸侯有致福於天子致福亦謂之致膳少儀

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附錄曰告致膳以肩不以膊貴其前也

肩以左不以右右以祭也少儀凡膳告於君子太牢則

則以羊左肩五首用葷桃茆被不祥也玉藻曰膳於

承則以承左肩五首用葷桃茆被不祥也君有葷桃茆

於大夫去茆拜送拜反重其禮也凡膳皆於君子主

於士去單拜送拜反之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受而膳之同其福也春秋書天

王使石尚來歸豚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請行豚貴復

正也考之春秋天子之大夫稱官若守士稱名石尚士

也故名之行豚雖正然諸侯非助祭而歸之則祭肉其

能均乎何休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譏其說是也玉藻

言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

於桃茆鄭氏以膳為凡美食誤也致福致膳吉禮也祔

練之祔則曰吉而已顏淵之喪饋羊肉孔子彈琴而後

食此吉肉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三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祭日祔

明日祔

楚茨之詩曰祀祭于祔祀事孔明絲衣詩曰釋賓尸也禮器言設祭於堂為祔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郊特牲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失之矣直祭祝於主索祭祝祔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祔尚日求諸遠者與祔之為言倥也祭義曰

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盂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祔此交神明之道也書高宗彤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釋穀梁曰釋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公羊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家語衛莊公變宗廟易市朝高子畢問於孔子曰周禮釋祭於祔祔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

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失之矣爾雅曰闕謂之門釋又祭夏日復昨商曰彤周曰釋陳氏祥道禮書云禮有正祭之祔有釋祭之祔於祔求諸遠者也祔於西尊其右也詩云以往烝嘗或剝或烹或肆或將而繼之以祝祭於此正祭之祔也禮言設祭於堂為祔乎外家語言釋祭於祔此釋祭之祔也正祭之祔位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詩以祔為門內釋祭之祔位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以祔於門外蓋祔其位也釋其祭也賓尸其事也釋祭謂之祔而祭之祔不謂之

釋釋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於卿大夫鄭氏以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祔於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孔穎達申之云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卿大夫有賓尸則正祭無加爵無陽厭下大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加爵有陽厭必於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釋穀梁曰釋者祭之明日之享賓也公羊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瑤堂攝酒迎尸而賓之是也釋於明日則異姓詩曰自羊俎牛是也賓尸於祭日則用正祭之牲而已有司

徹鼓歸尸俎是也蓋正祭重而主於禮神釋輕而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其在宗伯輕故使士焉則絲衣其絲載弁俛俛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俎基埽堂設筵者皆堂上之事也考之儀禮大夫正祭不迎尸而賓尸迎之正祭有祝而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賓尸先獻後薦正祭之鼎五賓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賓尸之牲體進勝正祭之魚縮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於獻侑之後凡此皆與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後酢主人所以伸主人也先獻後薦而進下所以醉飽尸也其飲至於無算其罰至於兕觥則釋祭可知矣

天帝之辨禮

周禮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亦亦如之五帝謂天神 學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既案設皇邸大旅亦謂天地 義云下經言祀五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與司服及宗伯昊天上帝一也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

掌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濯玉啗省牲饌奉玉盞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兆五帝於四方大哉及執事鑄祠於上下神元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類禮依郊祀而為之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集異之也 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乃奏黃

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也 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族為徵姑洗為羽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天神則主北人神善而知後謂此祭天圓正以善配之 大祀掌六祈一曰類二曰造辨六號一曰神號神號若皇上帝正義曰皇天北辰曜魄實上帝大徵五帝 大師類上帝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地之明日 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泊鑊水

職金旅於上帝則共金版玉人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禮記曰大雩帝又曰以共皇天上帝之祠又曰因吉土
以饗帝於郊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郊社所以事上帝
天子親耕菜蕪粢以事上帝聖人為能饗帝帝牛必
在滌三月易曰王用享于帝吉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聖人亨以享上帝帝出乎震詩曰昭事上帝帝
謂文王上帝臨女有皇上帝皇皇后帝昊天上帝書曰
伊尹格于皇天伊陟格于上帝肆類于上帝以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用休敢昭告于上天神后繇陞洪水帝乃

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惟天不界九
罔固亂惟帝不界我下民秉為陳氏祥道禮書云周禮
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
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
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表掌為
大表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
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至致天神此
總天之百神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
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

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
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示亦如之則五
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
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
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
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
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
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
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
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
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
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
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
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
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
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

之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大臣月令之五

人臣春勾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秋傳曰以時

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顓臾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為后土然即大皞少皞以春秋之氣言之也支帝以火土之性色言之也萬物之象勾芒於春而其氣祝融

於夏其樂也以後而薦其登也以秋而收色以冬而元體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之此五人帝五人臣命

名之不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修與熙者

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賢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

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修熙宜矣司馬遷不紀

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皞顓

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

月令為正

園工

詩序曰郊祀天地記曰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兆於南鄉

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又曰為高必因邛陵為下必

因川澤至敬不壇埽地而祭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

於泰折祭地也周禮郊祀二人送逆尸凡樂園鐘為宮

冬日至於地上之園工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

樂園鐘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工奏之若樂八變則

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謂之工陳

氏祥道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園工者南郊之

邛也邛園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邛陵也祭

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邛者北郊之邛也邛方而下所

以象地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

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此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

為坎言折則知泰壇之為園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

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邛所以致敬燔瘞必於

人為之壇折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

壇必設於園工之南坎必設於方工之北矣燔柴以升

煙瘞埋以達氣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

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邛其牲角繭栗其牲體全胥日郊禘之

事有全胥其羹大羹其器犧尊疏布落棹杓豆登鼎俎

簠簋匏陶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

禮記又曰以其上帝之菜成國語曰天子視春郊禘之威則邛有簠簋可知也其藉蒲越藁結

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

裘袞冕其措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示
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社之禮君而

辨於北勝下答陰之義惟此則園工之上北鄉可知也
記又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
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日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嫁女則
主蕭侯古法見君剛主侍人皆致殿於尊而郊禮於卑

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
報本反始教民殿上而已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

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園工謂天好陰而兆於高
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工謂地貴陽而兆於澤中之園
工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

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徑祀天其上
秦漢其下非先王坤地而

意席有六采樂有王女車有鸞路駉駒龍馬一切侈
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遂起一時元始之

間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
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陽之

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廢殆盡
良可悼也

祀明堂

我將詩序曰祀文王於明堂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上丁命樂

正入學習吹為將是月也大饗帝編祭曲禮曰大饗不

問卜祭五帝於明堂與通卜也
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陳氏祥道禮書云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

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孝

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則昊天上帝

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天上帝不可謂配

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耶而

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

堂特祀昊天上帝耶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

一位也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禘祖文王而宗武王鄭

氏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為坐五帝於

堂上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

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於

明堂也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
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

其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

祀

堂於經無見又况降五神於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為文於廟為質故郊埽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楚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

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太一五帝或

特祠五帝明帝或除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晉武帝時

五帝之生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五帝位或合祭天地唐武后合祭

中宗或配以祖或配以羣祖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

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其服也或以袞冕東晉或以

宗世祖顯祖配各一大年大裘禮其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梁宋昇曰祀明堂

一獻清於零禮行三獻禮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

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

臣林昌彝纂輯

九擗

周禮大祝九擗一日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日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按九擗之目自杜子春鄭大夫二鄭司農而後賈公彥孔穎達陳祥道顧炎武方密之間若璩毛奇齡惠棟江永方苞秦蕙田江藩姚鼐段玉裁諸家各有論說而皆未能盡協惟凌廷堪說最後出可謂覈矣而亦不無小

疎闕縣編修陳氏壽祺曰周禮大祝上文辨六號辨九祭與此辨九擗相連類敘而總之曰以享右祭祀則此九擗皆主祭祀而言賈疏謂九擗不專為祭祀祭祀事重故舉而言之是也諸家說所以未能盡協者以其多與祭祀之擗無涉也而杜子春諸奇擗先屈一膝今雅擗是也或云奇擗曰倚倚擗謂持節持戟擗身倚之以擗按此引漢制以况周禮恐古無是儀經傳未有及之者也鄭大夫讀動為董謂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兩手相擊近於古之拊舞非擗先鄭以褒擗今時持節擗亦於

古無徵後鄭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擗引書曰王動色變此古文太誓之辭然無涉於擗也陳用之言頓首首頓於手而已空首首不至於手空其首而已皆非也顧炎武引李陵報蘇武書稱頓首此書晉人厲作顧援以證經陋矣閻若璩以喪擗為今之兩揖再擗稽首頭一至地以論語所謂擗止是揖所謂揖皆今之拱手即周官之肅擗以孟子之稽首再擗而不受為用凶擗其舛謬最甚惠氏棟謂稽首頓首皆頭至手而不至地以擗手為手在地首在手以空首猶稽首降擗降擗故謂之空以振動為舞蹈皆誤江氏永以頓首不常用惟有急求人乃用之亦俗解禮豈為急求於人而投乎方氏苞以振動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擗賓辟公當楯再擗賓三退負序其時必振動以示不敢答擗而震懾不甯更甚於答擗秦文恭五禮通考以吉擗凶擗為稽首之差異皆臆說也段氏玉裁以頓首為稽首為一謂頓首未有用於凶者則太創而駭人又以振動為不必擗手而擗手者有不必稽首而稽首者有不必頓首而頓首者皆謂之振動以凶擗即擗稽顙之先後與其自言頓首重複

以單言擗為空首亦不確段所引文三年魯公降擗襄四年穆叔三擗昭九年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與擗昭十六年子產擗使五卿皆擗此皆因事而擗自降擗外率亦常事不足為振動也又引稽首十四事雖併非常之舉然未有戰栗非常之容也又以宿尸之再擗稽首為振動失之謹按陳氏壽祺援據禮經條列於左按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為一類擗之常者也振動吉擗凶擗三者為一類擗之變者也奇擗肅擗喪擗三者為一類擗之權乎輕重者也一曰稽首鄭注云稽首擗頭至地也說文擗首至地也從手舉舉音忽擗楊雄說擗從兩手下筭古文擗蹟下首也段氏玉裁說又注徑改下首為蹟首非也見古文蹟首如此賈疏云稽稽留之字頭至地多時則為稽首也又云稽首臣擗君法謹按曰稽首凡擗神擗尸皆然鄭注以此屬哀擗不屬之稽首未精陳氏壽祺云少年饋食曰祝酌奠主人西向祝在左主人再擗稽首祝主人又再擗稽首特牲饋食曰祝洗奠主人再擗稽首祝在左主人再擗稽首此擗神也少牢饋食曰宿尸祝擗主人再擗稽首受黍特牲饋食曰主人左執角再擗稽

首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擗稽首尸舉肝舉奠左執解再
 擗稽首此擗尸即擗神也士虞禮曰祝奠解於劍南主
 人再擗稽首又曰祭於苴主人再擗稽首此亦擗神也
 惟以神事尸故皆再擗稽首也二曰頓首鄭注云頓首
 擗頭叩地也說文頓下首也陳氏壽祺云左氏僖五年
 傳孔疏云頓首頭不至地暫一叩之而已禮記檀弓疏
 引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擗也說文及鄭
 周禮注解頓首疑與稽首無別禮記疏引鄭注多不停
 留也四字較明左傳疏言頭不至地尤確賈疏謂空首
 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非也賈疏又引哀十七年
 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知武子曰天
 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却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
 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
 禮之正諸侯相於大夫之臣及凡相敵者皆當從頓首
 者文不具也按九擗惟稽首見經頓首吉擗
凶擗肅擗見傳記餘皆不具若左傳文
 七年晉穆嬴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
 並一擗再擗無九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
 凌說是也三曰空首鄭注云空首擗頭至手所謂擗手

也賈疏云空首擗者君答臣下擗禮弓疏云其敵者既
 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陳氏壽祺云凡擗皆以手
 為容頭至手故謂之擗手臣於君擗手則必稽首如尚
 書太甲中疏云君於臣可空首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太
 誓太子發於周公擗手稽首雜詰成王於周公擗手稽
 首兩相尊敬故皆稽首陳氏壽祺云太子發成王二事
 而外他無是儀是以經特著之以經言太子發成王擗
 手稽首為特尊敬周公故知諸言君擗其臣皆擗手也
 一曰空首謂席上擗也少年饋食曰主人獻祝擗於席
 上坐受又曰主婦擗獻尸尸擗於筵上受又曰酌致主
 人主人擗受爵東楹東北面答擗鄭注云賓擗於東楹
 以主人擗受於席就之有司徹曰兄弟之後生者舉觶
 於其長洗升酌降長擗受於其位此皆席上之擗也席
 上迫狹不能頓首叩地故惟空首也謹按曰空首鄭氏
 以為擗手今按空當讀控若控引也引頭至手而已不
 頓首也閩縣陳氏壽祺嘗辨空首之擗擗於席上其說
 極精而痛辨者曰空首之擗擗於席上者也少年饋食
 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擗於席上坐受按擗有降席

有不降席有司徹云尸降筵北面於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捧此降筵者也又云主婦獻尸尸捧於筵上受此不降筵者也降筵擗當頓首若捧於筵上則空首鄭氏解祝擗於席上以為室中迫狹然司宮設對席四人簦簦答主人捧皆反取舉注云言反者擗時或去其席在東者西面擗在西者南面擗則室中之擗有去席者矣祝之擗於席上豈為室中迫狹故哉有司徹之尸擗於筵上是堂中之擗有不去席者豈可以堂中迫狹言之然則席上之拜必異於去席之擗明矣知擗

於席上為空首者筵席之前有內羞有庶羞以及豆籩則席上迫狹故其擗但引首至手而不頓首也又按尸在室中皆擗於筵上而但空首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擗妥尸尸答擗此亦擗於筵上空首之擗也又若主人酌尸尸之擗受尸酌主人尸之答主人擗尸命祝嘏尸之答主人擗及主婦獻尸尸之擗受答擗賓長獻尸尸之擗受答擗既無降筵之文又無興坐之語自妥尸尸遂坐至利成而後尸設則尸所謂擗者皆為擗於筵上空首之擗也經獨於祝言擗於席上者以別養

之去席擗也由主人獻祝推之則主婦獻祝賓長獻祝祝擗坐受爵亦皆擗於席上而用空首可知矣又按有司徹主婦酌致於主人主人筵上擗受爵此主人空首之擗也三獻酌致主人主人擗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擗注云賓擗於東楹東以主人擗受於席就之是亦主人空首之擗也若上賓獻尸獻備尸備皆已就筵則尸備受爵奠爵卒爵之擗並於筵上空首又若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擗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擗借非筵上之擗異於降筵

則尸此時固將酬主人於阼階上何用特升筵答三獻之擗耶擗於筵上之必為空首也益昭然矣蓋祭以神事尸尸尊故擗皆空首祝以詔尸獻祝之時亦尊祝也故祝亦擗於席上備尸之時尸尊稍降故與主人則降筵為禮而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備以輔尸亦尊故於主婦上賓亦但空首而已主人於主婦賓長有時空首者亦尊故也賈氏疏謂君答臣擗為空首然矣上 禮記 四曰振動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陳氏壽祺云此即擗稽顙成踊也禮記檀弓

曰擗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問喪曰稽顙觸地無容凡喪之祭有踊無擗蓋以踊為擗也或踊而擗或擗而踊或擗而稽顙非振動而何士虞禮曰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擗稽顙又曰獻畢未徹乃饒賓出主人送擗稽顙又曰乃奠大夫踊賓出主人擗送於門外既夕曰席升設於柩西奠設如初主人踊無算降擗賓即位踊又曰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此喪事之祭也踊也擗稽顙也皆振動之狀也荀子曰平衡曰擗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與鄭注小異段氏云其言淺深之度詞略異而意實同也五曰吉擗六曰凶擗惠氏曰皆喪擗也喪有吉凶擗亦如之有兩說一小功以下為吉大功以上為凶其擗也以吉凶分左右鄭注禮記奔喪引逸奔喪禮曰凡擗吉喪皆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擗也吉喪故吉擗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則大功以上皆凶擗矣奔喪禮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擗賓則尚左手注云小功緦麻不稅者雖不服猶袒免則小功以下皆吉擗也一齊衰以下為吉齊喪以上為凶其擗也皆稽顙以吉凶分先後雜記曰

三年之喪以其喪擗非三年之喪以吉擗鄭注云稽顙而後擗曰喪擗擗而後稽顙曰吉擗鄭注周禮曰擗而後稽顙此殷之凶擗周以其擗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擗稽顙而後擗謂三年服者注檀弓曰稽顙而後擗此周之喪擗也凌氏曰考之禮經但有擗稽顙而無稽顙擗之文則擗而後稽顙其周禮與鄭以為殷之喪擗似與經未合也段氏云鄭言殷喪禮周喪禮未知所據檀弓記晉文公事云稽顙而不擗國語云擗而不稽首是禮弓未可為先稽顙後擗之證謹按擗後稽顙自是周禮孔子曰稽顙而後擗頓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則謂稽顙後擗為殷禮似近之陳氏壽祺云吉擗凶擗施於喪事之祭則士虞主人及祝擗安尸亦吉擗也主人酌尸尸擗主人北面答擗亦凶擗也鄭注云主人北面以酌酢變吉也下疏云吉祭時主人西面故上注云北面以酌酢變吉也是也七日奇擗鄭大夫云奇擗謂一擗也段氏云凡禮經言擗不言再擗者皆謂一擗也凌氏云奇擗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所謂一擗者即頓首之奇擗燕大射所謂公答一擗者即空首之奇

擗也陳氏壽祺云少牢饋食曰主人西面三擗養者養者奠爵皆答擗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擗主人答一擗鄭注云答一擗略也疏云四養皆擗主人總答一擗故云略也有司徹曰主人擗衆賓於門東三擗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擗鄭注曰衆賓一擗賤也此皆祀事之奇擗也或曰奇特也士喪禮曰大夫特擗士旅之又曰凡異爵者擗諸其位也喪大記曰夫人特擗命婦汎擗衆賓於堂上是故謂之奇擗也八曰寢擗鄭大夫寢讀為報報擗再擗是也按樂記禮有報而樂有反鄭注云報讀為寢是寢報古通凌氏云凡再擗謂之寢擗段氏云寢大也有所多大也寢擗謂再擗以上也凡禮經言三擗及左傳或言三擗或言三擗稽首皆是也以上段氏說或曰寢進也進而有加也鄭注云寢擗擗神與尸也考少牢饋食曰尸醋主人主人擗受爵尸答擗主人西面奠爵又擗此所謂使擗也鄭注云主人受酢酒使爵擗爵彌尊尸也此有加進之義故謂之寢擗也陳氏壽祺云奇擗者擗而無答擗也少牢饋食曰宿尸主人又再擗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擗又曰尸不飯告飽主人不言擗

侑又曰尸出主人送於廟門之外擗尸不願凡送賓不願又曰尸醋主人擗受爵尸答擗主人西面奠爵又擗此皆主人擗而尸不答擗所謂奇擗也又凡君於士不答擗聘使君若迎擗不敢答擗喪賓不答擗為人使不答擗凡曲禮經注及聘禮送賓門外不答擗亦奇擗也寢擗者答擗而有備有略也少牢饋食曰養者皆擗主人答一擗又主人擗衆賓於門東三擗衆賓皆答一擗所謂略也特牲饋食曰衆賓升擗受爵主人備答擗焉所謂備也然則奇擗寢擗以不答擗與答擗別不專以一擗再擗三擗別也九曰肅擗先鄭司農云肅擗但俯下手今時搢是也介者不擗故曰為事故敢肅從者賈疏云肅擗最輕惟軍中有此肅擗婦人亦以肅擗為正陳氏壽祺云說文搢舉首下手也首字本亦誤作手據左傳疏成十六年拜文引字林改之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疏云厭或作搢古字義通段氏以為傳所謂肅者今人長揖也卻至之肅與禮之肅擗有跪不跪之殊肅擗者跪而舉頭下手也揖者立而舉頭推手也肅者立而低頭下手如今人之揖也

司農稱左傳證周禮失之以上段氏說然禮婦人之擗皆與

男子之擗皆坐特牲少牢有司徹大夫之擗皆坐而奠

爵然後擗士昏禮姑婦皆與擗特牲饋食禮主婦自酌

左執爵擗有司徹主婦投尸酢立卒爵執爵擗注云執

爵擗變於男子也是婦人肅擗皆不跪也男子肅擗亦

如之宋王貽孫謂婦人不跪始於武后固誤凡周學段

氏謂肅擗有跪亦非也少儀曰婦人雖有君賜肅擗為

尸坐則不手擗肅擗為喪主則不手擗鄭注云肅擗擗

不抵頭也韋昭注晉語肅擗下手至地也是肅擗之法

也士昏禮曰婦擗扱地是婦人手擗之法也九擗專主

祭祀而該上下包吉凶兼男女是大祝所以辨也謹按

曰九擗之儀諸家聚訟久矣今得陳說而折衷之庶可

窺聖人制禮之原矣陳氏壽祺云經傳中又有擗之異

者穆天子傳許男降空首此宜擗首而曰空首恐穆傳偽書不足據也謹按曰擗天

子傳以擗首為空首此禮之變者也不可以為典也若穆天子傳實非偽書似不得執許男降擗一事目之為

偽也禮子公于重耳擗頤而不拜以不為後者擗擗實必喪主不為後則不為喪主也左氏昭三十五年季孫

意如擗頤於叔孫昭于此亦擗頤而不擗以逆君自表其哀成也昭八年陳無字擗頤於樂施以備助祭氏故

自貶也吳語諸稽即行成於吳曰頓頤於邊以有求於

國故自表其哀成如有重喪也此即擗頤於齊侯以失

曰頓者猶今叩頭鄭注周禮以頓首為頭叩地似未審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一

臣林昌彝纂輯

祀大神示地示土示之辨

詩序曰郊祀天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戒誓祀大神示亦如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注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各放其器之色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小宗伯大哉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奏大蕤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北郊神州

之神及社祲凡六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原限平凡樂函

鐘為宮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地示主大

祝辨六號三日示號若云后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

地示物魁王人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賈公彥曰

黃琮禮崑崙之示以夏至兩圭祀神州之示宜以七月

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神州孝經緯云祭

地示於北郊陳氏祥道禮書云周禮或言大示或言地

示或言土示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

馬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禮記言兆於南郊就陽位也

南郊祀天則北郊祀地矣祀天就陽位則祭地就陰位

矣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陰

祀用騶牲則牲有不同也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則玉

有不同也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

為宮若樂八變地示皆出則樂有不同也蓋先王之於

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函鐘為宮求之之樂也

太蕤應鐘祀之之樂也若夫玉之黃琮兩圭牲幣之黃

黑蓋祭有不一而牲幣器亦從而異也鄭氏之徒謂夏

至於方邱之上祭崑崙之示七月於秦折之壇祭神州

之示此惑於識緯之說不可考也凡以神仕者以冬日

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魁致天神而人鬼

與之者荀卿所謂郊則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是也郊

天合百王則郊地合物魁宜矣鄭氏謂致人鬼於祖廟

致物魁於壇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於經無據

社后土之辨

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孔曰后周禮大宗伯王大封

則先告后土后土神也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

幣后土社神月令中央其神后土后土顯氏之子左氏曰君

戴皇天而履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陳氏祥道禮書云古者正祭有常數非正祭者無常時故歲祭天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也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也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正是也凡此正祭也旅類造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祭地之禮周禮所謂夏日至於澤中之方坻正祭也禱祠之屬非正祭也然先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饗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

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事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義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曰大封先告后土大祝大師大會同宜於社又曰建邦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鄭氏釋大宗伯謂后土土神黎所食者釋月令謂后土黎也釋大祝謂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是兩之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漢武帝祠后土於汾陰宣帝祠后土於河東而宋梁之時祠地皆謂之后土則古者亦命地亦為后土

矣然周禮有大示有地示有上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地示也

旅祭

掌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大旅上帝祭天於國正國有大故而祭亦曰旅此以旅見儀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祀馬種山故不如祀之備上帝五帝也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賤賤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

之旅非常祭乃笙師大喪廢其樂器大旅則陳之龜人與造其祭器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職金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禮器一獻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器具矣不足以饗帝書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論語曰旅於泰山爾雅曰旅陳也陳氏祥道禮書云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灾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灾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職金旅上帝則用金版旅諸侯亦如之

至於司尊彝之存其彝笙師之陳樂器既賸之廠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廠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定耶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古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饗祭皇師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廠樂器為明器以皇邸為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圓正其義或然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二

臣林昌彝纂輯

類祭

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兆日於東郊先月與風禡於西郊兆於中司命於南郊兆而師於北郊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禡祈禮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於廟祖祝掌類造之祝疏禮記曰天子將出類於上帝造於廟則類者類其神而造之也造者即而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狩或以大師或以大裁造則或於上帝或於宗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告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為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禡為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上帝非巡狩之所至則無造祭書言於岱宗祭詩言巡狩告祭祭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

巡狩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禡於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雒位成之後用牲於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於上天是既事則必祭而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祭四方

周禮大司馬春祭社秋祀祊舞師教帔舞帥而舞社祊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又曰方社不暮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為民祈方為民報祈在春報在秋詩言來方禋祀明堂位言春社秋省飲而因祀焉此所謂來方禋祀也鄭康成釋曲禮謂四方五官之神

東句芒南祝融西句芒北元冥釋舞師謂四方

四望也康成從先鄭之說釋大宗伯謂四方百物八蜡也然望人四方在山川之下大司樂四望在山川之上則四方非四望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則四方非百物也五官之說亦不可考大司馬於社言祭則地示也於禘烝言享則人鬼也於方言祀蓋兼上下之神也祀之禮其位四郊其壺屨尊壺人凡山川四方用屨其舞羽舞舞師教而舞四方其牲體則諸之其牲色則各以其方之色而已詩曰以我犧羊以社以方周禮小司徒小祭祀共牛

牲則四方之祭不特用羊而已詩言犧羊者孔穎達言犧以見純明非特羊也穎達之言則是謂犧為純誤矣

大夫社

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氏曰羣眾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惟為社事單出里正義曰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叩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故曰惟社叩乘共乘盛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皆

有禊故鄭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

則禊神者也陳氏祥道禮書云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

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

五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千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千社

於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晦以西徯猶鄭氏謂百

家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

六鄉之內族祭黨祭榮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

後祭之者黨祭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禁禴之等差耳

禮曰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竭作惟社即乘

共粢威蓋單出里則家出一人畢作則羨卒盡起即乘

共粢威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下無藉田祭

社則即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即之社月令

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

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

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

市社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敝正其肆陳其貨

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陰禮

者市中之社先後所當立也鄭康成曰陰禮婦人之祭

禮然祭市之社其禮與凡社異矣

社主

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春秋

傳曰軍行社社魯鼓祝奉以從鄭氏曰社之主蓋用石

為之唐神龍中議立社主韋叔夏等引呂氏春秋及鄭

元議以為社主用石又後魏天平中太社石主遷於社

宮是社主用石矣又檢舊社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

寸在禮無文按韓詩外傳云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

之蓋以五是土數故壇方五丈其社主準五數長五尺

準陰之二數方二尺刻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體地

體埋其牛以根在上中而本末均也蓋石地類也先儒

謂社主石為之其長不過尺五寸其短以寸計之唐之

時舊主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蓋有所傳然也而議者

謂長五尺方二尺埋其牛於土中此臆論也古者天子

諸侯有載社之禮而陳侯嘗擁社以見鄭子展襄二十五年

果埋其牛則不可迎而載果石長五尺方二尺則不可

取而擁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雩祀 陳氏禮書合雩祀祭祀為一非是今分析之如此

祭祀

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為旱而雩也故雩祭於建巳之

月為壇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望舞 說文羽部望樂舞以舞以

羽觀其首從羽王聲此以從光鄭用禮注從聖音皇後鄭改為皇非是鞀鞀鼓琴瑟管簫

千戚戈羽筭笙箎簧鐘磬祝敎十九物並作也 十九物謂威樂

也又因旱而祈亦曰雩天子大雩雩上帝用威樂舞望

舞諸侯以下雩上公用歌舞而已春秋書雩二十有一

皆因旱而雩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

長則所祈者皆百穀待仰之甘雨也此與啟蟄而郊同

意其必用盛樂者所以別乎他祭聲音之號所以詔告

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故郊祭未嘗不用樂以禮為

主也雩祭未嘗不用禮以樂為主也雩鄭氏謂雩帝為

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高誘注時則訓曰帝上帝也

按高注是也鄭注非也疏言春夏秋冬共成歲功則不

可偏祭一帝其說似矣然天一而已因時迭王則有五

帝之名易言帝出乎震是也若祭於四郊則有五帝之

位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鄭氏謂夏雩總祭五帝

是一天而有五祭祭於南郊乎抑兼祭於四郊乎且以

左氏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實之不知左氏所謂啟蟄而

郊龍見而雩即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者也雩祇

祭上帝不得更分五帝之名也其或分而為五者據五

行之精言之蓋分祭於四五非合祭於一時也 吳氏寶說

又孟夏蒼龍宿昏見東方左氏所以有龍見而雩之文

說大雩夏祭樂於赤帝以祈甘雨也春秋書雩二十有

一皆在七月以後左氏曰龍見而雩過則書過此而後

雩春秋所以譏也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穀梁曰秋

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威

樂則又雩於建午之月此雩祀之義也按月令僅有雩

祀而周禮並言祭崇鄭云崇即祭法所謂雩宗祭水旱

也鄭注月令雩猶崇也崇絲為位故名崇嗟聲以禱故

曰雩周禮所謂凡邦之火災哭而請是也爾雅釋

訓舞號雩也按說文云設絲籠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

旱禱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然則雩祭即可謂祭祭乎

非也雩祀帝是祭天神也祭五行之帝而以五人帝配

之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是

祭人神也又祀山川百源為地示其說之見於傳記者

固明明可證謹按曰祭崇祇有用歛齋之文傳記之發

明崇義者自有可取左氏傳云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露

之不時於是崇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疫癘之不時於是

崇之亦兼水旱而言蓋雩祭王者以已月而月令以仲

夏則午月矣或已或午惟差一月後人或因此疑月令

為呂氏偽撰是則不然鄭注月令云雩之正當以四月九月之秋三月之中而早亦得

雩禮以求雨固若惟五夏仲夏可雩必無春秋祭雩之

正考此月令之矣文而祭崇則以春秋與雩無涉豈得溷春秋於孟仲夏

乎况稻人之雩斂女巫之舞雩皆為早暵而司巫之帥

巫而舞亦因大旱非為水滂也雩舊謂為壇南郊之旁

則去國門甚遠而甕人之文曰崇門崇門則與郊壇無

豫矣按黨正注祭崇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俗作不與崇

門之文背歟然則何為而有崇祭乎莊二十五年秋大

水鼓用牲於門是祭水滂也公羊傳以朱絲營社恐人

犯故營之崇有營義故讀為崇也史記漢書叔孫通傳

皆云為絲蕞野習之韋昭云引通為絲五表為蕞蕞若

雩則無其義亦無其文矣雩崇並載禮官雩之祭有舞

而崇則無舞祇有甕人司其事且崇祭無樂故司樂等

官皆不言及崇是與雩祭之用盛樂又有別且周禮既

言雩又復言崇乎許氏說文訓雩為夏祭樂於赤帝以

祈甘雨於崇又何以別訓乎吳氏寶謨云天大旱則祭

雩天淫雨則祭崇雩以祈雨故雩字從雨而望雨之潤

也崇以求晴故崇字從兩火而望火之溫也望雨之潤

則雩以上辛辛有金生水克火之義望火之溫則崇於

國之南門有火生土克水之義又况見蒼龍而雩向熒

惑而崇雩崇二祀固有異位而不容相並者乎以上吳氏寶謨

說若謂雩即崇或有以祭法雩宗祭水旱實之者不知

此乃統言之義也記於雩言祭水旱鄭亦於崇言祭水

旱蓋雩為大陽之亢而思水德之盛則送陽以迎陰崇

為水陰之浸而思火德之盛則送陰以迎陽故統謂祀

水旱有何不可此正天地定位水火不相射之義也其

實不得謂之雩即崇而崇即雩者此崇祀之義也元儒

熊氏朋來經說云祭法雩宗祭水旱本注宗漢儒謂雩

者吁嗟祭者營域若雩祭兼祭水旱也又按司巫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是雩祭旱也也人祭門用歌齋注引魯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是祭祭水也自秦變古雩祭禮廢漢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巫大夫不入市昭帝始元六年雩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卑衣祭以祈晴用朱衣雩則閉陽而諸陽後漢行雩禮用卑晉穆帝采後漢禮舞童皆卑服持羽翳歌雲漢之詩齊梁至隋皆歌雲漢之詩梁武帝以雩壇不當在南郊正陽之方移之東郊又謂雩祭燔燎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改燎為瘞議即朱异謂雲漢詩有瘞無燎也十五年又定祈雨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凶賑貧六印怨曠七減膳舞童卑服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一章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雩早選伎二端黎善誣者歌雲漢每列一章古人救旱之法自七事外若徙市禁屠斷扇官府露坐聽政者可舉行近世祈雨不知以陰求陰既不反求七事專以僧道法師符醮燭香燒燭燔符燎楮祇助其熱不知古人救旱必用女巫今用僧道法師若果戒行精至亦亢陽之人非所以求雨後世貴僧

道法師今為人祈禱是亦巫爾若郡邑急於救旱不得女巫或用女冠比印尼以陰求陰也今之為瑟譜也妄意為世用則擬歌載芟於春社歌良耜於社歌雲漢於雩早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鐘商譜首章以林鐘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其譜須於詠歎之聲寓歌哭之意易招怪異自念有志未逮不敢附於譜中今未必能信用雲漢之詩惟以陰求陰則救旱請雨者所宜急若祭門則雨中閉南門用甘歌二去帶刻其中一以奉威一以奉醴朱衣伐鼓於門祭畢開門屢獲開霽此亦古禮之有驗而可行於後世者自舜禋六宗已有崇雩古人救水旱者在此而流俗慢之甚者科率富民以為齋醮官買香燭迎送上偶擾徧坊市何以救水旱乎然則雩也祭也異位而不容相並者固昭然矣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按陳氏禮書此處無八月二字非也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雩 <small>按春秋左氏古經此處無九月陳氏禮書作九月誤</small>
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small>按春秋左氏古經此處作八月陳氏禮書作八月誤</small>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small>按陳氏禮書此一條</small>
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
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small>按陳氏禮書列於十二年秋大雩後非也</small>
十二年秋大雩 <small>按陳氏禮書列於九月大雩前非也</small>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祭日
祭月
觀禮天子乘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於北門外周禮大宗伯實柴以祀日月星辰典瑞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small>注王</small>
<small>者示有所尊也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觀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氏司農云晉瑱為指紳之帶瑱也又曰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small>注圭紳</small></small>
為璧取故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 <small>謹按曰說文兆作兆於上帝從土兆聲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素四望四類</small>
祭其中兆說文作兆蓋故書今書之不同郊素四望四類亦如之 <small>注兆為壇之管城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亦如之</small>
於南郊兆於東郊兆於西郊兆於北郊 <small>注於四郊亦如之</small>
類亦如之 <small>注於四郊亦如之</small>
有玉服之兆與四類之祭也 <small>注是以前諸官皆無言四類之祭</small>
猶而以實祭祀日月星辰星辰星宿 <small>注星宿</small>
亦不可遺謹按曰四類與四望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大別江說失之說詳四望掌次朝日祀五帝則張次小次設重幣重案 <small>注朝日春分拜鼓人以雷鼓鼓神</small>

祀注雷鼓八面鼓也大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神祀天神也以祀天神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又曰凡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可得而禮矣禮記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注天宗日月星辰之類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玉藻曰
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
祭法曰王宮祭日夜明祭月注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城也夜明月壇也
左傳曰日月星辰雷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禋之國
語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章注大采纁陳氏禮書云古席五米五既者之祀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
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於東門之外祭義曰祭
日於東祭月於西二也大宗伯四類於四郊兆日於東
郊兆月於西郊三也大司樂樂六變而致天神注按曰當作祭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月令孟春祈來年於天宗天宗者日月
之類四也觀禮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
門外禮月於北門外五也左傳日月星辰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禋之六也夫因郊蜡而祀之非正祀也類
禋而祀之與觀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春分朝之於東
門之外秋分夕之於西門之外此祀之正與常者也日

言朝則於日出之朝朝之也月言夕則於月出之夕
之也日壇謂之王宮以其有君道故也月壇謂之夜明
以其星於夜故也其次則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其牲
體則實柴其服則元冕元端其圭之纁藉則大采少采
禮之之玉則以圭璧祀之之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
門玉藻十有二旒龍袞以祭元端以朝日於東門之外
則龍袞元端皆言其衣也衣元冕之衣則用元冕矣鄭
氏改元端為元冕不必然也虞氏釋國語謂朝日以元
冕然祀上帝以袞冕而朝日以圭璧與張次設幣一切
殺於上帝則其不用袞冕可矣周禮於掌次之次幣紫
於典瑞之大圭鎮圭纁藉言朝日而已則夕月之禮又
殺乎此也漢武帝因郊泰時朝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
西向揖月則失東西郊之禮也魏文帝正月祀日於東
門之外則失春分之禮也齊何佟之曰王者凡日妙月
馬鄭用二分蘆植用立春終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
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
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故祭以二分則鄭
氏之義得矣魏薛靖曰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

仲春之牝此尤無據也後周於東門外為壇以朝日燔
燔如圓丘於西門外為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丈以夕
月燔燔如朝日隋唐壇坎之制廣狹雖與後周差異而
大概則同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祭星

祭風

爾雅釋天祭星曰布郭注云布散祭於地又祭風曰磔
郭注云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按祭星
曰布釋文引李巡云祭星者以祭布露地故曰布公羊
疏引孫炎曰既祭布散於地似星辰布列也埤雅引釋
名云祭星曰布布取其象之布也今釋名無此文或即

釋天之誤耳禮祭法云幽宗祭星也鄭注宗當為崇字
之誤也幽崇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崇之言營也郝
氏懿行爾雅義疏謂祭星者為壇祭之即據鄭氏幽宗
之說也封禪書有諸布諸殿諸述之屬史記索隱引爾
雅祭星曰布或以布為諸布云祭星之處不知諸布之
布與爾雅祭星曰布之布義不相同耳又按祭風曰磔
說文云磔辜也按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引說文云磔磔
祀除厲殃也考諸本說文磔字下集云
車也邵氏所引與說
文不合必錯換無疑左昭元年傳雪霜風雨之不時於
是乎崇之是古有祭風之禮也大宗伯以槱燎祭颶師

蓋磔牲體而燔燎之公羊僖三十一年疏引李巡曰祭風以牲頭蹄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孫炎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鄭司農從故書作罷辜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賈公彥疏云此舉漢法以况鬯辜為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鄭司農又注夏官小子云辜謂磔牲以祭也封禪書云秦德公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史記索隱引風俗通云殺犬磔禳也近儒郝懿行爾雅義疏云淮南方畢

術曰黑犬皮毛燒灰揚之止天風然則磔狗祭風蓋遺

法秦人磔狗禦蠱當亦祭風之意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凡言磔者開也張也

剗其胸腹而張之令其乾枯不收字或作死見史記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祭山

祭川

爾雅釋天祭山曰廋縣郭注云或廢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又祭川曰浮沈郭注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郭注儀禮親禮云祭山邱陵升賈公彥疏引爾雅而申之曰升即廢縣也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鄭注祭山林曰埋祭川澤曰沈公羊僖三十一年疏引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以廢置几上遙遙而視之若縣故曰廢縣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廢埋於山上曰縣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如孫氏所說親禮所謂升者謂其縣也大宗伯所謂狸者謂其廢也爾雅合而言之故曰廢縣郭意互用李孫之說亦當以廢縣為埋也詩疏引鄭志云張逸問曰以血祭之五穀以狸沈祭山川不審五穀亦當埋否答曰五穀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張逸又問曰爾雅釋天祭山曰廢縣何不言埋鄭答云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是

鄭知祭五嶽有理而於爾雅所謂廢縣未據定為埋也
 按史記正義引孔文詳云宋末會稽脩禹廟於廟庭山
 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即禹
 會諸侯於會稽執以禮山神而埋之其璧今猶在也如
 孔文詳所言則祭山埋玉確有證驗則爾雅所謂廢縣
 即周禮所謂埋可無疑其文雜而相難矣郝氏懿行爾
 雅義疏云大宗伯注祭山林曰埋如孫炎說則廢縣即
 是埋如李巡說則廢為度置李說是也爾雅與周禮不
 同鄭志答張逸問已言之矣釋文廢本或作度又作歧

考廢字亦借作祈攷工記玉人注祈沈以馬陸氏釋文
 引小爾雅曰祭山川曰祈沈祈九委反與廢同音則祈
 即廢也鄭注本用爾雅今小爾雅亦無此文恐誤引耳
 據郝氏所云則邵氏謂爾雅所謂廢縣即周禮所謂埋
 之說非也浮沈者覲禮云祭川沈賈疏云不言浮亦文
 略也公羊疏引孫炎云置祭於水中或浮或沈邵氏晉
 涵爾雅正義云尚書大傳沈四海鄭注沈祭名左氏襄
 十八年傳云沈玉以濟昭二十四傳云王子朝以成周
 之寶圭湛於河顏師古以祭川也湛讀曰沈定三年傳

云執玉而沈是祭川用玉也夏官小子云凡沈辜侯禩
 飭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是祭川有牲也祭川並用
 牲玉故或沈或浮又據史記河渠書云塞長茨兮湛美
 玉封禪書云河湫漢水加玉各二是漢時祭川用玉也
 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邵氏正義以為祭川並用牲玉
 故或沈或浮金鵝求古錄駁之云據周官小子凡沈辜
 侯禩飾其牲鄭司農注沈謂祭川是沈以牲不以玉也
 左傳之沈玉非祭禮史記河渠書所言非周制也據此
 則邵氏謂祭川並用牲玉之說亦非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師祭

馬祭

周禮春官肆師之職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鄭君注云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
禱氣勢之倍增也其神蓋蚩蚩通或曰黃帝又甸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鄭君注云杜子讀貉為百爾
所思之百書亦或為禡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

兵祭詩曰是類是禡介足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牛謂田
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又師甸
禡牲禡馬鄭氏注引杜子春云禡禱也為馬禱無疾為
田禱多獲禽牲元謂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
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段注云鄭以上文既有表
多獲不當誅牲又云禱多獲禽牲故必易為侏大而後
安今本介足周禮注馬祭之上皆脫伯宗按說近之
謹案曰說文示部禡下云師行所止恐有慢其神下而
祀之曰禡以示馬聲周禮禡於所征之地按說文所謂
之禮也禡下云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按說文大下小徐

既禡既禡段君說文注云猶本引詩曰既禡既禡詩無
此語註本又誤入正文闕據陳氏書禮說云毛詩吉日
介足釋天皆作既禡許君引詩作既禡禡禡者魯解齊
三家之異文嘗謹案陳說本吳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非也禡當屬之師祭不當歸之馬祭二徐氏誤以禡字
從馬故增入說文從誤許君必無是說也若謂三家詩
之異文似段氏王裁云許說與鄭不同者許時古今說
不可從

其在五經異義今已亡又賈氏周禮解詁亦亡不詳其
所本謹案曰章昭辨釋名云馬武也詩序云桓講武類
禡也桓武志也因講武而類禡則禡為祭造軍法者是
也周禮以貉為禡杜鄭讀貉為百是禡貉為通借字介
足釋天曰是類是禡師祭也郭注云師出征伐類於上

帝禡於所征之地介足既伯既禱馬祭也郭注云伯祭
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按郭注分別師祭馬祭
最明介足各據詩詞緣事為訓故兩解之按師祭實專
解是禡馬祭實專解既禱也漢書外戚傳類禡厥宗應
劭注謂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也故祭其先神陳氏壽
祺謂應說義得兩通近之雖周禮田亦禡祭特非專解
耳大雅皇矣毛傳云於內曰類於野曰禡小雅吉日毛
傳云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
此毛說釋周禮之禡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毛說釋既

禱周禮之禩牲也杜子春周禮注蓋本毛說也按鄭注周禮云

禩與毛義特異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鄭注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若詩疏云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知伯是馬祖者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余足釋星名云天駟房也郭注云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是也吳氏仁傑云毛氏誤認介雅馬祭為釋上文伯字乃謂伯為馬祖應氏承从其誤又謂合許慎杜子春之說平章之禍為馬禱則禍非馬祭矣謹案曰既禱專解馬祭而既伯為禱馬祖亦可訓為師節也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臣聞昔命師於鞬橐偃伯於靈臺李賢注引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陳氏壽祺云伯訓師節完無所徵其義亦不可解伯即禱字謹案曰陳說據徐本說文禩師節當為師祭下所引持既伯既禱為說

聲近之誤也按陳說近之偃伯之伯義當如周禮之禩

訓為師祭武軍不興則偃師祭所享之表於靈臺也偃伯在靈臺者周禮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鄭注引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亞觀臺亞將舟亞宗廟亞觀臺猶靈臺也古者軍行靈臺與社宗同設而賈逵盧植蔡邕穎容服虔皆以清廟明堂辟雍靈臺為一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讖告左氏傳莊八年有治兵於廟之文周禮大司樂有獻捷於祖之事此其義也謹案曰鄭氏解周官表祭貉乃以為蚩尤黃帝吳氏仁傑謂康成漢人也唯知有沛廷之祭而已肆師所祭當以周制言之按周紀武王上祭於畢又曰百夫荷罕旗以先驅索隱曰畢星主兵晉天文志以昂畢為旄頭罕畢前驅之象然肆師所祭蓋畢星也鄭解表祭云立表以祭解表蓋盛云故書表為剝剝表皆謂徽幟則所謂表祭者植罕旗以為之位也沛廷之祭實做此義柳子厚祭盡文云漢宗蚩尤作靈旗是也若以祭貉為祭蚩尤則是以漢制為周制也豈不誤哉按吳說是也或謂偃伯猶言偃旗蓋以伯與白通周禮司常建大白以即戎逸

周書克殷解有大白小白皆旗名伯又與帛通左氏傳
 紀子帛莒子盟於密公穀帛作伯周禮通帛為旌旗帛
 為物故旗亦可言帛也初學記引黃帝出軍訣曰有所
 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
 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漢書郊祀志
 武帝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
 目象泰一三星為泰一健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大史
 奉以指所伐國後漢滕縣晉袁宏顧愷之宋王誕據此
 則偃伯即罷馮牙之禮但馮牙之禮乃後世禮古師祭

祇立表耳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社稷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之以陰禮注鄭司農云
 者市中之社也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
 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社稷后
 之神壇壇與壙埒也田立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
 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若以松為社者則
 以別方面野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
 封注畿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注疆謂壇
 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
 疆注封國史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
 職注將祭之時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鄭特注曰唯
 為社稷事也出且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為社即乘共
 本反始也報教人以靈鼓鼓社祭注社祭州長若以
 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舞師掌教故舞帥而舞
 社稷之祭祀牧人陰祀用騶牲毛之注陰祀祭地大宗
 伯以血祭祭社稷注陰祀自血起貴氣也社稷土穀
 勾龍食於社屬山氏之子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后
 柱食於稷湯遜之而祀素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后
 所食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地

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注禱祈謹輕類者若大師

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次祀用牲幣注元謂

祀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注社軍社也封於大

神注社也及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社之日涖卜來歲之

稼注社祭土凡祭社壇用大蠶司服祭社稷五

祀則希寬大司樂乃奏大蕤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

祠注地示所祭於北郊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鑄

祠注神之神神及社稷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鑄

祠注神之神神及社稷大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鑄

告后土用牲幣注后土小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

社注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

祝號以祭祀鑄祠焉注勝國邑所孫討者社稷者若老

而棧其下注勝國邑所孫討者社稷者若老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匠人營國

左祖右社曾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命祝史告社稷宗廟

山川禮運曰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注教今由社下者也周禮

社而百貨可極焉禮器曰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神祭體

也注天地人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社祭

也注天地人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社祭

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注墉謂

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

受天陽也毫社北墉使陰明也注社其陽通其陰而已

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

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國主

社示本也注中雷亦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

畢作惟社邱乘共萊威所以報本反始也注單出里君

親誓社以習軍旅祭法曰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

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

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羣衆也大夫以

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屬山

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

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州故祀以為社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注

周尚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注按羣經

略舉其要者禮記郊特牲正義引許慎五經異義云今

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主

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主

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許氏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示鄭駁異義云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按郊特牲云四字緣異義誤添補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尚書召誥正義引左傳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見尚書召誥正義不言出異義按其文稱左氏說天據許書也毛詩甫田正義引鄭駁異義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又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按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孝經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為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名閩縣陳氏壽祺

著異義疏證云白虎通及鄭駁皆用孝經緯也白虎通又曰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稷神契曰仲秋獲禾報社祭稷按仲秋春換白虎通引月令以證春求引稷神契以證秋報稷與穀古通虛文強校本於引月令補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稷神契四字皆非也考毛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太平御覽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稷神契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稷神契其功也合之援神契所言是秋亦社祭明矣故駁異義亦云秋祭也按御覽所引禮記月令今許氏五經異義云疑是唐開元御文月令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偏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按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禮記郊特牲正義引鄭駁異義云宗伯以血祭社稷五祀五穀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穀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閩縣陳壽祺云此引司徒五土名當有全文正義略毛詩甫田正義稱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土之物下有此五土地者云云三十四字審文義當在此又引

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引詩信南山云嘒嘒原隰下云黍稷或或舊詩下之黍稷或云六字闕餘陳壽祺云信南山正義曰獨舉原隰以為言者鄭駁其義引此詩以盡三章云云據此是鄭引詩自嘒嘒原隰下至黍稷或或也今更原隰生正此六字其引詩三章不悉補始仍正義之舊原隰生稷米祭稷為難周禮大司樂疏引鄭駁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示示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示按周禮大宗伯疏引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社即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為黎食火土者何按此舉周禮大宗伯注為問答曰黎為祝融句龍為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為社謂暫作后無有代者毛詩甫田正義引鄭志答趙商云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位南方尚書堯典正義引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按此與周禮疏所引異是鄭不以黎兼二祀為定說也毛詩甫田正義引趙商問

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為社大封先告后土元注云后土土神不云后土社也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為社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是鄭以后土為地之大名或言土神或言社理皆可通也禮記郊特牲正義云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天位或謂地美曰應云定天而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地位地有形不

云定位故惟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袞冕祭社稷絺冕又惟天子令庶民祭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而天子則至貴是則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於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牛二也又云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惟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惟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示明社

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稷土也句龍為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地示也是社為地示也按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為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為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為五行之主何復主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為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同也昭又曰土地同也馬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上官之名耳劉注又引荀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義曰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

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軌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也參以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別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雷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與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示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非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從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擡出社祀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按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不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嘗郊禘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何須謂之不祭天子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文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再特於郊牛者

后禘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於天不用命戮於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禘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祀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國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子帝王兩儀之參字中之莫尊者也而感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

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命王者不同禮義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卿之於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按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賤句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枚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子豈

好辯哉子豈得已哉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按晉書十九禮志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樂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境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

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稱太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盟於清邱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為而祀也為羣姓者為羣姓而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

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為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勅尚書召誥乃社於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按時成梁議稱景侯論太

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而出而與解聿上連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按摯虞奏以為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又按通典禮五說曰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若句龍周棄為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

禮器祭法正義云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又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又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陳氏書禮說云說文第一示篇曰社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社是許從左氏說也說文以周禮二十五家為社異義當同此說故鄭駁引州長之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以破之然此謂天子諸侯之大社國社也卿大夫以下則不然故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鄭注單出里者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正義云按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此鄭義也又按續漢書祭祀志下引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七里惟梓北

社六里惟槐又按魏書五十五劉芳傳芳以社稷無樹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來鄭元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鄭元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

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按此五解所以各樹之義耳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甯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

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書為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陳氏禮書云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曰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

配而社稷以句龍之共公氏稷配以柱之列山氏商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俾社稷故也周官大司徒其邦國都鄙之數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蓋王社侯國中土示而已無豫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

社之西或建於大社之東或建於藉田然國語王藉則

司徒除壇農正陳藉禮而秣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

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而建於藉田

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

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魏博

是之論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為一或欲異二社之所

向齊武帝敬帝社南向大社及稷東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

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穀梁曰天子親耕故立社為藉而

投必有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

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鑿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

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

之是也謹按所引孔安國乃偽孔王肅說也其注尚書

方色王者履四方也依鄭君注禹貢已云土五色者所

以為大社之封則解惟土五色為社者不始於王肅也

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

時有受青土赤土祭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其位則中門

之右社主陰故也其壝則北面社嚮陰故也其飾則不

屋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

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

五大韓詩傳其主則石為之先儒謂石地類也左其列則

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之也先王之祭社稷

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月令大割春祈而歌載芟

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宗小

伯大故天裁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邱此祭之不

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它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太

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

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罇有罇用大罇而也

可也其樂應鐘其舞帔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

其義非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

稷壇原隰為稷神有以句龍為社而非配社柱為稷而

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為社配有以戌亥為社日有

以先農為帝社有以大稷為稷社皆臆論也近儒焦鄉

貢循羣經宮室圖云白虎通引春秋文義云天子之社

稷廣五大諸侯半之蔡氏獨斷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

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

未位者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門正午

社壇在右是為未位乾鑿度謂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

時郊特牲謂社祭土而主陰氣土與陰並坤象故位於
 未此社稷居右之義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
 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
 云壇壇與壝埒也疏云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
 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
 皆有壇埒於四面也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於國中
 其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豐以黃土將建
 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煮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
 封按尚書金縢篇云為三壇同埒馬氏注云壇土堂祭

法云去壇為埒注云除地曰埒封土曰壇節風東門之
除地叮叮者正義云禘禘諸本字皆作壇壇埒與而作
此壇正積音曰埒蓋古字得通用也左傳襄公二十
年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正義云服虔本作埒解
云除地為埒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埒埒者則埒為
埒也蓋埒從單壇從重音同故相說文云埒卑垣也蓋
通借據金縢祭法則義各殊也 說文云埒卑垣也蓋
 壇為擁土之名故壇埒均謂之壇周書之壇獨指壇言
 其壇之土有五色也春官大司馬凡祭社壇五色土之
 說亦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
 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
 以白茅以為社明有土謹敬潔清也白虎通引春秋傳

云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
 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
 各取其面以為封社明土謹敬潔清也蔡氏獨斷云天
 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皆與周書說同禹貢徐州貢土
 五色鄭氏注云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社之用五
 色土無疑也胡氏渭云漢書武帝賜齊王閔某曰受茲
古之遺制猶存故鄭北志元始五年 郊特牲云君南面
今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
 於北墉下注云北墉社內北牆北堂書鈔引太公金匱
 云植槐於王路之右起兩社築垣壇祭以酒脯食以犧

特尊之曰社垣與墉同類是壇外有垣周之也鄭氏以
 為壝埒則所謂墉者第壇土為卑垣以親禮會諸侯之
 壇例之當然郊特牲正義引條牒論云稷壇在社壇西
 俱北嚮營並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蓋觀四方之諸侯
 故四面有壇門此北嚮則社壇之北有門義或然也其
 云稷壇在社壇西即蔡氏別壇之說竊為五事以辨之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注云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引
 孝經緯云社是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是五土
 之一耳五土者山林屬木川澤屬水邱陵屬火墳衍屬

金原隰屬土洪範五行五曰土又曰土爰稼穡又曰稼穡作甘是穀屬於土稷者五穀之長故祭原隰之神謂之稷原隰已在社之中又立稷壇是有二稷矣其辨一周書言社壇用五色土蓋青土山林也赤土邱陵也白土墳行也驪土川澤也黃土原隰也今於社壇之外另立稷壇將亦用土五色與是仍社矣將純用黃土以象原隰之神與則社已冒有黃土矣明堂之側別無太室大社之右另立稷壇無是制也其辨二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疏云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

尚尊尊之義社為五土之總神其尊於稷無疑今稷壇轉居社壇之右是尊卑之位紊矣其辨三勝國之社屋其上而柴其下使有二壇每壇方廣五丈並得十丈屋必離壇以編棧則又兼以四面餘地及中相間之餘地屋已廣十餘丈較九筵之數已將倍之是誠社之屋大於明堂也且壇中不可以立楹柱此十餘丈之楹棟豈柴棧之壁可支與其辨四大司徒封人言社稷之壇封人堯人亦獨言社壇小宗伯言右社稷匠人亦獨言右社不聞有獨言稷者白虎通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為社

故變名謂之社別於眾土也為社立祀始謂之稷語不自變有內外或曰至稷不以稷為社立祀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為用故立其神文雖殘闕不可詳說然云為社立祀謂之稷蓋於社壇之上兼祀稷也以原隰之神有生五穀之功故獨表而祭之而配之以后稷也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五軍社奉主車春秋哀公二十五年傳陳侯擁社以待於朝是祭社則壇上另設社主鄭氏云以石為之以此準稷蓋亦有主祭時同設於社壇上故白虎通曰立其神而不曰立

其壇也其辨五舉此五事無稷壇明矣陳氏禮書謂王社無稷壇又云王社侯社不置稷大社國社皆有稷此據漢魏官社無稷晉書禮志云漢至魏但大社有以王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社不祀稷無稷壇太社祀稷另有稷壇余則謂皆祀稷而皆無稷壇也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周禮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祭土神稷祭穀神人非土無以立非穀無以生國以民為本故建國以社稷為先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亦是地而與祭地異者隤然下疑皆地也其職主載惟天子得祭之於地之中

別而為土職主稼穡以養人洪範土爰稼穡故自天子
 下及庶民被其功德者均得美報此土穀之祭所以通
 乎上下也近世涇上陳氏寶泉禮書附錄云王鄭兩家
 互有得失鄭得者句龍配稷一也地稱后土句龍稱后
 土名同而實異二也其失者社即地示一也稷為原隰
 二也稷為社之細別三也王得者社祭地一也其失者
 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二也朱子注孟子云社土
 神稷穀神最為明白簡當云土神則隨土之大小皆祭
 之若云地示則惟天子得祭而非社之謂矣又按社神
 穀神鄭王之辨詳矣仲長統以為社五土之神稷原隰
 之神正不如邱氏所云社為土地所在之名稷為百穀
 之神其義正大而的當也蓋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古
 之人享其功者必祭之報其功也天子有天下而始尊
 天下有百穀而始育故天子之社天下之社也所以報
 其萬邦作乂烝民粒食之功也諸侯分國而後有國有
 土有財有民故諸侯之社一國之社也所以守其胙土
 保其宗廟而和其民人也若一州之社大夫以下之社
 則自大而漸小由廣而漸狹矣大如天下次如一國猶

可云五土也若一鄉一里何山林川澤原隰即陵墳行
 之有則主人土者固非而謂為五土之示者亦未是矣
 至以稷為原隰之神則不惟與五土原隰重複而失五
 穀養人之義矣謹按白虎通社稷為引尚書遠篇云大
 社惟槐五句魏書及北史劉芳傳魏文廟聚太平御
 覽引並同初學記及禮記郊特牲正義陳氏禮書作禹
 書無遠篇無字誤衍或當作亡謂尚書篇數之亡遠者
 也古無亡通傳寫誤亡為無白虎通尚書篇數之亡遠者
 曰厥兆天子爵亦其例也今本尚書大傳毋遠篇有此
 文乃後人綴解者入近儒仁和孫之棟輯尚書大傳
 召詰傳引大社五句江氏近儒尚書集注香琬堅執為
 香無遠篇之佚句而以亡之與遠二字有辨力抵令稱
 亡遠者為妄段氏古文尚書撰異用其說然則大社惟
 松五句亦將據初學記禮記正義之為文入之尚書無

逸篇乎且高書大傳無逸作毋逸見困學紀聞卷二不
 作無字編考諸書未有載尚書大傳引毋逸佚句者此
 何據也高郵王氏引之云白虎通引書無有事
 篇名者不應於此忽散其例斯言足以破惑

三禮通釋卷一百四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諸侯社

大夫社

禮記祭法曰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郊特牲曰家主中雷國主社元本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文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史表曰諸

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天子之國有大社故將封於東方取青土封於南方取赤土封於西方取白土封於北方取黑土封於上方取黃土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包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立社漢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授茅土召誥用牲於社牛一羊一豕一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氏曰羣衆也大夫

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

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惟為社事

單出里正義曰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

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即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

也故曰惟社即乘共乘盛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皆有

稷故鄭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

稷神者也陳氏禮書曰諸侯有侯社國社無國社與天

子同其祭用少牢與天子異先儒謂天子社廣五文諸

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黃而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

色亦冒以黃其言雖不經見然五者土數黃土色則天

子社廣五文冒以黃信矣諸侯之禮常半天子注天子

侯三單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天子六宮諸侯三宮天子

子辟雍諸侯泮宮天子之馬十二閑諸侯之馬六閑則

社半五文信矣禹貢徐州貢土五色土五色以為社則

大社五色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信矣古者立社皆

有木以表之故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

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語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後世宋有櫟社豐有粉榆社先

儒謂諸侯皆立樹又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

地之所宜木立之於義或然大夫以下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為之周禮所謂州社是也其小則二十五

家亦為之左傳所謂書社于社是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致于社於魯

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視婚者鄭氏謂百家

以上共立一社若今時里社此以漢制明古也周禮六

鄉之內族祭酺黨祭榮雖百家以上亦不祭社特州然

後祭之者黨祭族非不祭也姑以別社榮酺之等差耳

禮曰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竭作惟社即乘

共榮威蓋單出里則家出一人畢作則羨卒盡起即乘

共榮威則牢醴亦在所共皇氏曰大夫以下無藉田祭

社則即乘之民共之其說是也左傳有清邱之社月令

仲春命民社先儒以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言

大夫以下則民社不始於秦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

臣林昌彝纂輯

四望

虞書曰望于山川又曰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鄭注

秩于山川者編以尊卑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謹按曰

祝文示部云柴燒柴祭天也从此聲詩時造釋文云柴字林作柴王制釋文云柴本作柴列于湯問釋文

釋衆柴積而焚之亦作柴又漢樂毅修葺葦葦云柴燒

壇理漢書楊雄傳故柴薪皆作柴然則作柴者屬近

古蓋古者最重望禮故詩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周禮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祀五帝于

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璋邸射以祀山川司服毳冕以祀四望山川大司樂奏

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

以祭山川男巫掌望祀望行旁招以茅注社子春云望

謂以所祭之名號後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

元謂行積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者牲柴或者是也

謂但用幣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大祝國將

有祀於四望則前祝禮記王制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

宗柴而望祀山川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

還柴于上帝謹按曰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

餘諸侯祀竟內山川蓋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
 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
 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从
 祭地則墜理从墜即地字見漢書郊祀志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
 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蓋
 古周禮說也其注小宗伯則云四望道氣出入又與前
 說互異後鄭注周官以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按五嶽
 河南萐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四鎮揚之會稽
 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四瀆江河淮濟發源
 注海者也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
 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
 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按日月星
 不得僂望尚書曰望于山川是望不得有日月星辰天
 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別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
 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誤後鄭得之陳氏釋書謂
 伯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釋大司農又兼之以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為四方其言異同不可
 致也司命鄭氏大司樂注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
 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或者疑謂司中
 南呂舞大磬而言謂此樂或可兼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也鄭注舞師四望為四方正謂四方之望陳氏謂鄭
 注異同不可致通其陳氏又云望之禮有二而其用不
 一望祀或致於郊天之後或設於世守之方或旅於謹
 大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按陳說非也謹
 按曰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鎮四
 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
 可舍此五嶽四瀆乎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
 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在望思謂四望之祭或各有四非是
 王制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祭灋曰有天
 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公羊
 傳曰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說與公羊
 傳同又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按
 魯有三望泰山河海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諸侯之望
 皆其境內之名山大川也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三者
 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為三望
 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為三望
 分野之星國之山川禮小宗伯疏引賈逵說周禮小宗伯疏引服虔說皆作國中
 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五經異義謹按云春秋魯郊
 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
 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按國中疏引作其中

此左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為三望也分星
 不涉於望河又魯竟所不及則謂分星者非也毛詩閔
 宮正義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
 非所獲臯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而不及河則
 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穀梁傳僖三十一
 年集解引鄭君云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
 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
 又云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
 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
 州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然則據鄭意謂魯即徐地
 而以淮易河謹按曰鄭說極瑣瑣職方氏周無徐州徐
 人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尚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
 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於
 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
 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塹也
 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僅取慮皆魯
 分也鄭氏據此立論於義精矣攷經傳自魯外他國無

三望之稱其餘諸侯祀竟內山川則無定數介尼曰梁
 山晉望也禮器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左氏傳昭七年
 晉韓宣子曰並僉羣望昭十三年楚共王大有事於羣
 望哀六年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雖漳楚
 之望也據此知他國諸侯之望明不必限以三矣賈許
 服三君亦知河非魯竟故不從公羊說然實未嘗三望
 之名為魯所專而欲通於諸侯之制故以分星強配其
 數故左傳正義誤以為天子四望諸侯三望也東吳忠
氏士奇

著禮說云天司祭以祀四望天神言祀則四望非地祇
謂斯庫成以四望為五畝四鎮四清為非是說似未確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一

臣林昌彝纂輯

饗禮

饗禮久亡其散見於經傳者猶可攷而知而諸侯卿大夫士相為國客之禮皆不能備詳即經典中間言大饗漢唐以來諸儒又未嘗分別其義按饗禮有食饗之數有飲獻之數有孤卿之等有置俎之官有饗客之禮有饗客之物其見於燕禮聘禮公會大夫禮及左氏內外傳者皆可攷也近世秀水諸氏如錦作補饗禮殊無條

理且所據有與饗禮無涉者今無取焉按周禮秋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饌獻飲會之等數又曰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鄭注云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春秋左氏傳宣公十六年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般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杜預注曰烝升也升穀於俎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恭儉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孔

冲遠正義云折俎即般烝是也言諸侯親來則為之設享又設宴享用體薦宴有折俎若使卿來雖為設享仍用公之燕饗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國語周語王召士季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般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飲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配前好又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邊修其

簋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中畢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會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韋昭注云全烝全升牲體而升之也凡郊禘皆血腥也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成者為飯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般烝升體解節折之俎謂之折俎也又曰籩竹器容四升其實棗栗糗餌之屬簋籩黍稷之器犧犧尊飾以犧象象尊以象骨為之飾尊彝皆受酒之器俎設於左牛豕為一列魚腊腸胃為二列膚特於東中畢所以覆尊彝祓除

猶掃除也加豆謂既會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菹醢之屬酬報也聘有酬賓束帛之禮其宴束帛為好謂之宴貨杜佑通典曰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皆以卿為使大夫為上介士為眾介行聘明日發幣於公卿然後受饗受燕而還謹按曰此經典中言饗禮之大略也而會饗飲獻之禮之可攷者則畧為析之周禮春官大宰伯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鄭注賓客謂朝聘者賈疏曰此饗燕謂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烹大宰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坐無筭壽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攷儀禮聘禮曰公於賓壹會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壹會壹饗鄭注饗謂烹大宰以飲賓也公會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會互相先後也饗會賓介從饗獻兵復特獻之客之也據此注則聘賓再饗聘介壹饗王禮與侯禮宜同禮記聘義大戴禮朝事儀皆云壹會再饗燕與時賜所以厚重禮也賈公彥謂聘客皆一饗非也此則會數之可攷者也周

禮秋官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其他皆賦小國之君鄭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其他謂貳車及介宰禮賓主之間擯者將幣裸酢饗會之數周禮又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鄭注曰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間其餘則自以其爵賈公彥云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宰禮之等又降殺於大夫周禮司儀曰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虧而上下之鄭注云虧卿也大夫也士也上下猶豐殺也賈公彥云虧尊者禮豐虧卑者禮殺以二等為豐殺也按此數義是諸侯之臣入天子之國天子待之之禮皆從其虧為之等數卿下其君二等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差為三等宰客凡諸侯之禮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餼以其虧等為之禮鄭注以為此眾臣從賓者虧卿也則殮二宰饗餼五宰大夫也則殮大宰饗餼三宰士也則殮少宰饗餼大宰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賈公彥云小禮謂殮大禮謂殮餼卿五宰子男卿與君等是豐大

禮也據此注及疏攷之是卿饗餼五牢與小國君同則
 饗會亦然公之卿當饗五獻會禮五舉侯伯卿當饗禮
 三獻會禮三舉左傳昭公元年鄭享趙孟具五獻之邊
 豆於幕下杜預謂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是也此則
 飲獻之數可攷者也周禮公之卿下其君二等以七為
 節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而大國之孤其他皆眡小
 國之君以五為節參差若此者鄭志答趙商問孤五而
 卿七曰卿奉君命故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
 聘禮可參據鄭志是大國之孤饗會當與卿同此則孤
 卿之等可攷者也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
 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孔冲遠正義引周禮大司
 馬饗會羞牲魚為證按周禮大司馬乃王饗諸侯之禮
 饗容蓋小司馬為之所謂掌事如大司馬之灋是也此
 則置俎之官可攷者也左傳宣公十六年言享有體薦
 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孔冲遠正義諸侯使卿來設
 享仍用宴灋此則饗容之灋可攷者也國語言有百邊
 簋簋據象尊彝鼎俎中幕又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
 示容合好此則饗容之物可攷者也按古饗禮篇間存

於經傳者十僅四五今據諸經傳而分析之如此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二

臣林昌彝纂輯

蜡祭

周禮地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

於序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鼓人凡祭祀百物之

神鼓兵舞帔舞者春官大宗伯以誦辜祭四方百物司

服祭羣小祀則元冕注羣小祀林澤墳大司樂凡六樂

者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

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

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侖

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則敝幽雅擊土鼓以息老物按侖

章所謂祈年祭蜡皆未言時今以經文審之祈年為春

祈則祭蜡為秋報可知周頌載芣序曰春籍田而祈社

稷也良耜序曰秋報社稷也然則祈報歲以二時而皆

在社稷矣然豐年之序又曰秋冬報也是蜡祭既行於

秋復行於冬宜侖章之不言時也夫國之祈年則曰於

田祖而國祭蜡獨不言其何神何邪然證之郊特牲之

文惟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是亦為田祖也

而田祖即為社稷之神郊特牲之言先嗇司嗇者蓋即

田祖之謂也侖章言田祖而郊特牲言先嗇司嗇不言

社稷者以社稷惟天子諸侯得而有之祈報之事通乎

民間則土穀之神亦達乎天下因是以求乃知諸經所

言四方之祭即是天下土穀之神特自漢以來諸儒未

之攷耳故竟廢其祭且良耜之詩既云秋報社稷矣何

以豐年之詩又兼言秋冬且不云社稷則又不知其報

於何所是詩序所云秋冬報者疑即祭四方之證歟按

詩言方社不莫又言以社以方皆以方與社對舉月令

亦以季秋之月命主祠祭禽於四方夏官大司馬中春

教振旅致禽以祭社中秋教治兵致禽以祀繫繫通蓋

謂春祈於社而秋之報則既於社又於方肆師所云社

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者是秋報於社也大司馬之致禽

月令之獻禽者是秋報於繫也或疑社之報祭惟秋一

舉而方之報祭謂既秋復冬於何證之不知羅氏掌羅

鳥鳥則亦曰蜡則作羅襦謂既蜡則可設罽羅以取鳥

是秋而報祭於繫亦謂之蜡至冬又聚百物而索饗之

於是而收民息物不復興功也侯官林氏喬蔭禮說云

郊特牲以蜡屬於歲十二月者舉其終而言實則秋冬報祭皆謂之蜡故禮運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謂自秋成至十二月凡有百日其報享皆蜡而祭之日則一日也然則豐年之云秋冬報者知其報於四方郊特牲因曰八蜡以記四方謹案曰八蜡以記四方諸本及石經大宗伯而誤云祀四方賈疏云祀字誤也孫氏志祖按云按祀字亦可通觀注云四方有祭也疑鄭所據本為祀字與唐初疏家所據本有不同賈氏不達乃以為誤耳謹案記字不誤別有說大宗伯亦曰以臨辜祭四方百物也然既報於社稷何以復報四方而四方何以有秋冬二報蓋王社為京師土穀之神而自京師以外王畿千里達於九州冬有土穀之祀其歲之豐凶上下皆天子所殷然不能忘者故於收穫之後都鄙邦國亦各以其豐歉來告有年則為之報享然於王社則但為京師土穀之神嫌其已隘於大社則方丘之祭與天匹崇非可數瀆是故於王都四面各立壇坎壇以祀其當方之帝坎以祀其當方五穀之神都鄙近則豐歉之達於王也遠即於秋報之邦國遠則其達於王也遠因於歲終報之各視其方而報其方之土穀故曰天子之大蜡八謂秋而報於四方者各一冬復報於

四方者各一秋之蜡四冬之蜡四通為八祭而八蜡畢苟一方凶歉則廢其當方之報祭故又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而其詩直以豐年為言謂是祭惟豐年有之非若他祭之不論豐凶也先儒未究及此因而四方不知為何神八蜡不知為何義而孟子所說旱乾水溢變置社稷之故亦不能確指之矣謹案曰林氏喬蔭謂八蜡為祭四方其說當矣然先儒謂蜡祭八神者抑何說邪夫經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明謂蜡祭二神先儒不答乃以農郵表啜貓虎坊水庸昆蟲實之何也夫大宗伯以臨辜祭百物即所以祭百種以報嗇也則自饗農及郵表啜以下特申明百物所从祀之故謂此數者為百物中之數物非即為蜡祭之八神如以蜡祭百神當之則經有稱百物有稱百種者美止於百神邪况百蜡之神先儒茫無定見據注及疏則以為先嗇司嗇農表郵啜貓虎坊水庸昆蟲八物也張子則易昆蟲為百種謂昆蟲為能害物也王肅則不數百種昆蟲而分貓虎為二陳氏禮書又不數貓虎易以禽獸近儒蔡氏德晉又

分郵與表嘏為二夫郵表嘏本三物可分為二不可分
 為三乎試以郵表嘏言之郵乃為井田上道里可以傳
 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間分界之木也嘏乃田兩陌之間
 道也郵表嘏美郵表嘏之制蓋立木綴毛裘之物穀嘏
別有攷通古義垂之分間界行列遠近使人可準視望止行步者
 也蔡氏分郵表嘏為二豈其然乎鄭氏舊訓先嗇若神
 農司嗇為后稷陳氏禮書從之非也夫神農在五帝之
 列當祀稷代帝王廟中而后稷則周之始祖也當時雖
 教民稼穡而其配天之烈思文歌之豈可廁於八蜡之
 列與百物並祀乎况蜡祭不止農與貓虎諸物之名即
 以諸物言之農與貓虎卑而且賤者也郵表嘏細者也
 而以神農后稷之尊且貴者並祀一堂致舉國有若狂
 之態事近於戲至祀禮王南鄉不嫌以神道臨之尤乖
 義理曾古祀禮而若此乎按先嗇司嗇固為百穀之神
 而以神農后稷實之決不足信說別詳且八物之名彼
社稷改此說自紛錯大抵依文附會以合八數非確有所見夫
 經之備及其名者以百物因報嗇而祀特非正祭之
 神若以為蜡祭乃祭此百神則古者祭必有尸毋論昆

蟲百種不可為尸即郵表嘏坊庸貓虎將若何為尸以
 象之乎惟百物在祀之列亦但設位迎神祭之而其
 所正祭者則先嗇司嗇而已亦非專祭此百物也林氏
 喬蔭謂一主一配經文固自甚明而設尸亦象此二神
 可爾今謹案二神者先嗇司嗇也若必實以神農后稷
 則有所不可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釁禮

周禮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小子掌珥於社祓祈於

五祀注元謂珥為珥祈或為創用毛牲曰創珥牲曰珥

珥正字與注此創釁邦器及軍器大司馬莅釁主及軍器

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注龜人上春

釁龜注龜者親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羊人釁積共其羊牲圉師

春除薶釁廢雞人凡祭祀面襍釁共其雞牲注釁廟用

皆用注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注隋釁用

血祭曰釁既隋釁注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注春秋傳曰

君以單行祓社注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釁浴謂以香

燄人大喪共其釁注釁尸以皂酒使之香美注士師凡

創珥則奉犬牲夫人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注元謂創珥

當為珥創珥注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注元謂創珥

者釁禮之事注雜記曰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大雍人皆爵弁純

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

羊升屋南面剖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

而後夾室其珥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曰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

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羶豚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

釁鼓祝奉以從又曰魯叔孫為子孟鍾饗大夫以落之

孟子曰牛何之將以釁鐘說文曰釁血祭也象祭龜也

文王世子曰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唐制鐘鼓

新成使羊豕一釁之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羶豕

一釁鼓陳氏禮書云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

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

者釁非名者不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記曰成廟之

釁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

視之宰夫北面於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

南面剖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

室其珥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周官羊

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

夾室也夫人幾珥用駝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羶豚

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為釁

是也小子珥於社祓祈於五祀羊人之祈珥夫人之幾

珥士師之創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為釁禮謂祈幾皆

當為創而珥當為珥毛牲曰創羽牲曰珥其說蓋以禮

記言釁而繼之以珥皆於屋下於是以前珥為釁其詳

不可考也注羊人凡祈珥共羊牲士師凡創珥奉犬牲

珥則非特用牲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

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人釁廡以至社

稷五祀與夫師行之至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

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注祀曰

畢反命於寢君於門內朝服既及命乃逆鄭氏曰君朝服者不至廟也 犬羊為牲而牛馬

不豫有司爵弁而不覓牲醜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

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珥社此先王

之所棄也大祝隋釁令鐘鼓鄭氏曰隋釁謂薦血也凡

祭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

薰草藻沐浴也然釁浴之於釁禮名同而實異若夫隋

釁則援與釁也鄭氏合之以為薦血誤謹按曰孟子梁

惠章云牛將以釁鐘趙岐注云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

釁却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鐘

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又按釁之義有三一是取其膏澤

護養精靈鐘為邦器釁鐘是圖其罅隙據周氏按釁本

間隙之名故殺牲以血塗器物之隙即名為釁隙即卻

字漢書高帝紀釁鼓注應劭云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

釁呼為釁呼同罅罅猶言釁隙今人以瓦器有裂迹

者為罅讀若罅即釁也以不之有裂縫者為罅讀若呵

呵乎音之轉也周禮大祝天府俱屬春官大祝作隋釁

鄭氏注云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引賈氏云釁釁宗

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然則血祭之釁與釁器

之釁自是兩事趙氏合為一事與應劭同天府上春釁

寶鎮及寶器趙氏引作釁寶鐘阮氏元校勘記云當依

周禮作鎮形相涉而誤近儒趙氏佑云古人用釁之禮

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

學者既興器用幣注典讀為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

筮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具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

南面到羊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

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

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

緞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為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

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禘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釁判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蔞釁廡秋官則士師凡釁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即釁字珥即珥字用毛牲者鄭則釁讀曰微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主亦釁馬廡亦釁之蓋非止為塗

其卻其牲則以羊為大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為牲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鐘而用牛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按讀釁曰微乃先鄭司農說非後鄭康成說也後鄭釁如字讀為釁鐘釁鼓之釁明與讀微大異段氏玉裁周禮漢讀考謂釁從分聲微從微聲文微二韻古多互轉謂後鄭香美之義與大鄭讀微之說同此為調人之說不足為據若趙氏佑誤以先鄭之說為後鄭說則更謬矣按塗其罅隙即是鄭司農讀釁為微也為鄭康成

之所不取江氏永庠經補義云釁是交神明之道祭祀之小禮非以牲血塗罅隙之謂也禮記言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雞宗廟之器其名成者釁之以瑕豚則釁鐘當以瑕豚傳云小事不用大牲而齊用牛此相沿如此非禮也孟子未暇論禮學者則不可不知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五祀

禮記曲禮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

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

先注五祀戶竈中雷門行也此蓋殷時祭也祭法曰天

也祭王祭大夫祭五祀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門也

地祭月令孟春其祀戶祭先脾注春陽氣出祀之於

三耳春為陽中於賦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

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

西乃制脾及腎為組奠於主北又設威於組西祭黍稷

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徽之更陳鼎俎設

如祭於宗廟之儀孟夏其祀竈祭先脾注夏陽氣盛於

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脾者陽位在上脾為尊也竈在廟

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祭於門亦既祭徽之更陳鼎俎

尸設於庭前迎中央土其祀中雷祭先心注中雷猶中

者五神在室古者祀至是以名室為雷云祀之先祭心

心脾下乃制心又肺肝為組其祭肉孟秋其祀門祭先肝

於藏陰氣出祀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

制肝及脾其為組莫祭於主南又設孟秋其祀門祭先腎

盛於陰氣成業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

賢者陰位在下賢亦在下賢為尊也在廟門外之西為

載壞厚二十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殿
上乃制腎及脾為組奠於主南又設威於組東祭肉附
如祀門之禮是月也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

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五祀門戶中雷雷行也
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

文五曾子問曰未葬而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
於五祀山川之神其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

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
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而後止却社亦然

惟雷禘宗禮運曰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禮行五祀
廟俟吉也家主中雷國主社郊特牲三獻文注謂社稷

正法則也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
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

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
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

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
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

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注此非大神所祈
報大事者也小神

居人之間司祭小通作誌告者謂樂祀明則有禮樂出
則有鬼神鬼神謂此典司命主智察三命中雷主室堂

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馬主日殺其祀竈食
之事明堂戶今春入曰其祀心戶祭先脾及主日殺其祀竈食

肺中夫曰其祀中雷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
其祀行祭先腎禮曰使使者出釋幣於行歸幣於門

士喪禮曰疾疢禱於五祀司命與屬其時不著今時民
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仙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

命秋禘屬也或者合而禘之山即屬也民惡言屬巫祝以屬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周

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注鄭司農云五祀五色

祀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少昊氏之子曰重為

句芒食於木菽為菽收食於金修及照為元冥司服祭食於水顛氏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社稷祈於五祀則希冕小祝大喪分禱五祀五祀司命

大厲平生出小子珥於社稷祈於五祀儀禮既夕既疾

病乃行禱於五祀注五祀博言之士聘禮賓釋幣於行

歸釋幣於門荀子曰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鄭云五祀祭五

德之帝或曰神後漢志國家亦有五祀之祭其禮簡於

社稷云劉昭曰五祀門戶井竈中雷江都集禮載白虎通云戶祭脾

竈祭肺中雷祭心門祭肝井祭腎者脾土也春木旺故

以勝祭之即如是終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心土位

在中央至尊故祭心者五岳之尊者也故祭之水最卑

不得食所勝制也陳氏禮書曰五祀見於周禮禮儀

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五

傳昭二十五年家語篇五帝則以五祀為重該脩與黎句龍之

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煜

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

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具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

也中雷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晉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脩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牛牲小司徒小祭凡祭五祀於

廟有主有尸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酌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酌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謹按曰禮器正義引五經異義云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開縣陳壽祺云禮記疏不列禮器之文從者當補

古周禮說顯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許氏

謹按同周禮又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於禮乖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禮儀部引許慎五經異義云大戴禮器云開縣陳壽祺云禮器正義云吳義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御覽引作大戴記禮器疑大戴記亦有此篇與小戴同也竈者老婦之祭許氏謹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又鄭駁之曰王為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三命也二曰中雷主宮室居處也三曰門四曰戶主出入五曰國行主

道路六曰大厲主殺也七曰竈主飲食也竈神非祝融是老婦杜佑通典五十一吉禮十一引許慎云月令孟夏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於人非老婦也鄭元公為祭五祀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設主於竈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焉得為義也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神開縣陳壽祺云禮記疏不列禮器之文從者當補豈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

云尸稷而祭饗饗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於竈夫子譏之云臧於盆尊於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寘於陘而祭之乎又按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雷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月令曰其祀竈其祀中雷其祀門其祀井白虎通又曰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雷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通典引馬融以七祀

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雷即勾芒等五官之神配食者勾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元冥食於水勾龍食於土故月令五時祭祀祇是金木水火土行之祭也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時五行陰陽之正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謹過小神矣袁準正論以為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雷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并非其類也且社奚為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

祀行是記之誤也并不輕於竈行不惟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為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列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元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事則有關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曰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魏武重脩舊典而祭井焉鄭康成注周禮大宗伯五

祀以為五官與左氏說同以其文在五嶽之上也注禮記曲禮五祀以為戶竈中雷門行與白虎通同以其文在山川之下也注王制五祀又以為司命中雷門行厲與祭法同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同祭五祀無差等故疑為殷制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尊卑等級故疑為周禮也禮器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盃尊於瓶鄭注奧當為囊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饔饗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盃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祭先肺鄭注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正義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雷禮文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盃皇氏以為此祭老婦盛於盃非其義也鄭以奧當為饗者禮器正義云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饔饗者祭饗饗用祭肉而已無籩豆俎正義又引異義駁云而申之曰如鄭此言則祝

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與者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與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三者所以不同也陳編修壽祺云鄭駁異義辨竈神非祝融審矣注禮器破與為爨非也鄭禮器注云與或作竈許君引大戴記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是小戴作與大戴作竈與竈聲近爨則遠矣無致誤祭竈必先奠於與既又迎尸入與二事一時故竈或誤與老婦先炊以配竈神故竈亦可言老婦之祭猶勾龍為后土後轉以配社因謂社為后土也鄭欲示分別故據特性饗爨爨言之不如從大戴作竈為正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六彝 鷩彝 鳥彝 犀彝 兕彝 虎彝 雉彝

六尊 犧尊 象尊 壺尊 斝尊 大尊 山尊

周禮審人掌共中審祭祀以疏布中審八尊注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以畫布中審六彝注宗廟可以文小宗伯辨六彝

之名物以待裸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鬱人掌裸器注裸器謂彝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

彝而陳之及辨共其裸器遂經之注遂經之與與禮也司尊彝掌

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鷩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

爵諸臣之所昨也注江永云皆有爵皆者皆春夏也皆秋

也注也見周禮疑義舉要注昨讀為昨字之誤也諸臣

獻者酌量以自昨不敢與王之神靈共掌孔疏云諸臣

之所昨故知諸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

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爵諸臣之所昨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

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爵諸臣之所昨也

注鷩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鷩鳳凰之形皆有舟皆有

要即司尊云舟尊下畫若今時水架獻讀為蟻蟻尊

注鷩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鷩鳳凰之形皆有舟皆有

要即司尊云舟尊下畫若今時水架獻讀為蟻蟻尊

以翡翠象也春秋傳曰儀象不出門寧以深神靈臣之所
 象周寧也春秋傳曰儀象不出門寧以深神靈臣之所
 飲也詩曰辨之登矣唯靈之恥許讀為根根象靈也
 也黃日爾雅曰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鷄彝商以斝周
 著商尊也壺者以壺為尊春秋傳曰尊以香壺大尊太
 古之凡尊山尊山壺也明堂位曰春有虞氏之尊也山
 壺夏后氏之尊也黃日明堂位曰春有虞氏之尊也山
 鬱清之上尊也黃日明堂位曰春有虞氏之尊也山
 而清明於外雖馬屬印舞而長尾山壺亦刻而畫之為
 之形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沉酌
 凡酒修酌大喪存奠彝司約凡大約劑書於宗彝注書於宗
 廟之禮器儀尊疏布鼎禘杓此以素為貴也又曰五獻
 六彝禮器儀尊疏布鼎禘杓此以素為貴也又曰五獻
 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少為貴也又曰君
 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郊特牲黃日鬱氣之上尊也
 黃者中也日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
 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
 山罍鬱尊用黃日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
 也著般尊也犧象周尊也灌尊夏后氏以鷄彝殷以斝
 周以黃日祭統動大命施於烝彝鼎玉藻凡尊必上平
 酒惟君而尊大夫側尊用斝士側尊用禁詩曰犧尊將
 將爾雅彝自罍器也小罍謂之坎又曰自中尊也郭注
 爾雅皆盛酒尊彝其總名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詩洞

酌傳罍者祭器也謹按曰罍者詩洞酌傳祭器也說文
 作罍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或從缶
 作罍按罍從木則以木為之故詩卷耳正義曰禮圖依
 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言士以梓是也罍從缶則以
 瓦為之故逸人云社壇用大罍鄭注大罍瓦罍是也然
 亦有金玉為之者卷耳正義引異義罍制韓詩說金罍
 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
 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酌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
 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又云雖尊卑飾異皆得畫雲
 雷之形以其名罍取於雲雷故也又云毛說言大一碩
 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邢疏引禮圖
 云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一
 斛左傳正義引孫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缶居中故按
 此篇下云自中尊也自既居中故知彝為上罍為下坎
 者坑也猶言空也樂器有筮篴一曰坎侯一曰空侯名
 罍之意蓋亦取中空為義也易坎云尊酒簋貳用缶是
 坎有酒器之象詩蓼莪正義引孫炎曰酒罍也是坎為
 酒罍言小於罍則受實不及一斛說本郭氏爾雅義疏詩正義曰

犧尊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曰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卽娑之字也阮謚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太和中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謹案曰莊子天地篇云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

南子倣真訓云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剝剝雜之以青黃華藻鏘鏘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云犧尊猶疏鏤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云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象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也魯頌言犧尊將將亦是美盛之貌管子形勢解云將將鴻鵠貌之美者是也毛傳云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云飾以翡翠後鄭云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娑娑然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刻鏤之義則亦不

甚相遠也至阮謚謂犧尊以牛爲飾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鷄自憚其犧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共尊名謂之犧何以知其必爲牛也記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若犧牛可稱爲犧則肥牛亦可稱爲肥索牛亦可稱爲索乎然謚之說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於是後人皆信其言而斥毛鄭諸儒爲臆說此尤不可以不辨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鷄彝鳥彝虎彝雉彝皆謂畫其形以飾尊若犧尊爲牛形則與鷄鳥諸彝之制不合其不可信一也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故孔子言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齊大夫子尾送女安得用宗廟之祭器其不可信二也且犧尊果爲子尾送女之器則其銘內必有子尾之名然後可以辨識既有子尾之名則是子尾家用之尊而非宗廟獻尸之尊其不可信三也據莊子淮南子所云

則犧尊皆以木為之今魯郡所得犧尊在地中七百餘年而完好可以辨識則是金器而非木器其不可信四也然則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犧尊為牛尊故見有器如牛形者即援以為證耳宋宣和博古圖所載周犧尊二皆為牛形則又襲王肅之說而偽為之者不足深辨也若象尊之制司農謂以象骨飾尊阮湛謂畫象以為飾經傳既無明文不敢臆斷王肅謂尊為象形而背上負尊亦與鷄鳥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烝彝

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也禮器曰鬱氣之上尊雞彝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然彝之為器不特飾以雞鳥黃目虎雉之象而已凡邦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是也蓋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勤大命者施於烝彝鼎則三時之彝不預也

卣

書曰秬鬯二卣詩與左傳曰秬鬯一卣爾雅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卣中尊郭氏曰不大小蓋卣盛鬯之器也古者人臣受鬯以卣不以彝則鬯之未裸也實卣則將裸則實彝兵用禮鬯人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脩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尊之屬尊者彝為上罍為下然卣盛鬯而獻尊之屬盛齊酒則卣與獻象異矣其飾或漆或畫不可考也

祀天犧尊

幕人疏布中幕八尊畫布中幕六彝禮記曰犧尊疏布
霏禪杓以素為貴又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牲孔穎
達謂祭天以瓦為尊畫犧於上或曰夏商禮然明堂位
曰犧象周尊也非夏商尊其以瓦為之畫犧於上理或
然也

山壘

金壘金飾
龜目

大壘

周禮兕人凡祭祀社墮用大壘大壘
及壘司尊彝春祠夏禴

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
昨也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
有壘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
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詩
曰我姑酌彼金壘毛氏曰人
君黃金壘又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
茲可以濯壘又曰斝之釐矣維壘之耻禮記曰廟堂之
上壘尊在作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又
曰山壘夏后氏之尊也儀禮燕大射設洗於阼階東南
壘水在東孔穎達曰韓詩說金壘大夫器也天子以玉

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壘酒器也諸臣之
所昨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壘
之象謹按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壘者取象
雲雷博施如人君不及諸臣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言
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詩說黃金壘謂天
子也用南王者之風故皆以天子之事言焉爾雅曰彝
卣壘器也小壘謂之坎說文曰壘龜目尊以木為之郭
璞曰壘形似壺大者受一斛陳氏禮書云司尊彝犧象
之尊君與后之所獻壘諸臣之所昨則壘賤於尊矣儀禮

曰彝上尊
壘下尊記曰五獻之尊門內壺君尊瓦甒燕禮君尊
瓦大甒大夫士旅以壺大射膳尊兩甒卿大夫士旅亦
以壺士喪奠以兩甒而祭以壺則壺賤於瓦甒矣有汙
尊壘土
為尊然後有瓦大有瓦大然後有山壘壘或作榼許
慎曰壘龜目尊以木為之則壘非特以瓦也詩曰我姑
酌彼金壘毛氏謂人君黃金壘孔穎達謂金飾龜目蓋
刻為雲雷之象周南王者之風則黃金壘謂天子也於
理或然韓詩謂天子壘以玉大夫以金士以梓此不可
考壘之別有五山壘金壘大壘小壘水壘也周禮兕人

祭祀社壇用大罍則盛鬯者也儀禮罍水在洗束則盛水者也然則罍之為器豈施於一哉周禮天子禮諸侯如諸侯之相為賓春秋之時齊侯將享魯侯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則諸侯相饗用犧象矣燕禮君尊瓦大卣大夫壺大射膳尊瓦甒卣大夫壺則諸侯燕臣用壺矣昔周王燕晉荀躒樽以魯壺則天子燕諸侯之臣亦以壺也詩言我姑酌彼金罍其饗臣之禮歟漢梁孝王有罍樽值千金後世寶之其制蓋侈於古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圓壺

方壺

書曰簞食壺漿詩曰清酒百壺周禮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左傳曰樽以魯壺禮記五獻之尊門內壺特牲禮視壺濯尊兩壺於阼階東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尊兩壺於房戶間鄉射兩壺斯禁主人州長聘禮陳饗或八壺或六壺燕禮卣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圓壺公尊瓦大大射膳尊兩甒卣大夫方壺士旅圓壺少牢尊兩甒士喪大斂兩瓦甒虞兩甒說文曰壺昆吾尊也象形圓陳氏禮書云圓者君之道方者臣之德燕禮大射卣大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屈也士旅皆圓壺以其遠尊而伸也先儒謂方壺腹圓而足口方圓壺腹方而足口圓然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則名實不稱矣兗人崇門用甒齋用齋而已與壺異也莊周曰大斂慮以為樽爾雅曰康瓠謂之甒賈誼吊屈原賦曰幹棄周鼎而寶康瓠

分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為器其體有大小其制有方圖非必皆瓠為之特取名於壺瓠而已

廢禁飾以

於禁大夫曰於王曰禁飾以米

豐飾以

周禮司尊彝辨酒尊之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貴也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士冠禮尊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元酒在西士昏禮尊於室中北牖下有禁鄉飲酒尊兩壺於房戶間斯

禁元酒在西鄉射禮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元酒皆加勺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兩有豐尊士旅食於門西兩圓壺大射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尊士旅食於西罇之南公食大夫禮無尊飲酒實於解加於豐既夕厥明陳衣設於東堂下齊於坫饌於其上士虞禮尊於室中北牖下當戶兩甒醴酒在東無禁特牲禮陳鼎於門外於在其南實獸於其上壺禁在東序少牢司宮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於司宮啟二尊之蓋幕奠於於上司尊彝六彝

皆有舟燕禮公尊及大有豐聘禮亦及大有豐少牢禮兩甒有於鄉飲鄉射尊皆有斯禁士冠昏特牲禮尊皆有禁禮器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玉藻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蓋天子諸侯之禁無足而卑謂廢教廢爵也大夫之於亦謂之斯禁士之禁亦謂之於蓋禁與同制特其足之高下異耳天子諸侯廢禁之制不見於經特燕禮以尊有豐鄭康成謂豐似丑而卑其他不可得而知也豐公食大夫大射鄉射以之承解爵於士既夕以之饌衣特牲以之實獸蓋先王制器苟可以便於禮者皆用之也然則謂之舟欲其不溺也謂之禁欲其不放也於欲其屬厭而已不可益也豐欲其豐盛而已不可過也鄭康成曰廢猶去也於如今之木輦上有四周下有足禁如今方素隨長局一足高三寸又言大夫改斯禁名於優尊也若不為之戒然謂天子諸侯去禁而燕禮有豐謂於無足而既夕於齊於坫謂優尊者若不為之戒而鄉飲鄉射謂之斯禁何耶舊圖刻人形謂豐國之君嗜酒亡國於是狀之以為酒戒此

又不可考也士喪禮凡奠以至虞祭皆無禁蓋禁吉器也冠禮醴尊無禁酒有禁蓋醴非飲醉之物不設戒也

彝舟

司尊彝曰彝皆有舟尊皆有壘舟以廢彝而壘非廢尊言彝有舟以見尊有禁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廢彝無足以下為貴則彝舟之為物蓋象舟之形而已先儒以廢禁為去禁謂舟若漢承梁園而崇尺恐不然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爵

琖

罍

觶

解

角

散

周禮冬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觶三升獻以爵

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

中之食也觶當作解之鼓反注勺尊升也觶當為解鄭駁異義云觶

字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觶相涉學者多因觶寡開觶寫此書亂之而作觶戴氏震補

注云凡觶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觶說文觶四升

曰角五升曰散本韓詩記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

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酬獻進酒也酬猶厚也勸也合獻

酬共一豆酒其曰一獻而三酬者爵一升以之獻觶三

升以之酬蒙上省文一升之爵獻而三升之觶凡試梓

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向鄉同注衡平也平齋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焉明堂位曰齋夏后氏以琖商以罍周以爵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棧音晉元與中剡縣民井中得鐘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齋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有足而尾命之以齋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齋象雀而罍有耳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齋春秋傳言瓘罍則三者之飾可知儀禮士虞主人獻尸以廢齋主婦以足齋賓長以總齋鄭氏謂總齋者口足之間有篆則齋之總猶屨之總也主人廢齋而未有足主婦足齋而未有篆賓長則篆口足而已以虞未純吉故也然則吉禮之齋蓋全篆歟明堂位曰齋用玉琖仍雕仍雕則雕之不在夏而在周矣詩曰洗齋奠罍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罍之卒齋而飲之琖罍先王之器也惟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罍及尸君非禮也夫天下之理莫之齋者常大為物所齋者常少禽之名齋以小故也火之名燭亦以

小故也齋資於遠而所入者小其實一升而已此所以謂之齋也梓人曰齋一升觚三升獻以齋而酬以觚韓詩說一升曰齋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而齋量與梓人同觚量與梓人異者儀禮少牢有司徹皆獻以齋酬以解鄉飲鄉射亦獻以齋酬以解鄭氏釋梓人謂觚當為解古書解從角氏角氏與觚相涉故亂之耳其說是也然梓人曰獻以齋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一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而計之為四升四升為豆豆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鄭氏改豆為斗誤也凡獻皆以齋而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以觚特牲禮主人初獻以齋者禮器曰宗廟之器以小為貴貴者獻以齋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主婦獻以角與齋而佐食加獻以散祭統尸飲五君洗玉齋獻鄉尸飲九以散齋獻士大射主人以觚獻賓及公而司馬以散獻服不是貴者以小賤者以大或獻尸或受獻一也士祭初獻以角下大夫也燕禮大射主人獻以觚下饗禮也饗禮惟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用齋以獻可知

也明堂位加以璧散璧角則天子自解而上用玉可知

也燕禮大射以象觚象解獻公則諸侯之爵用象可知

也燕禮司正飲角解而士喪禮奠亦角解蓋大夫飾以

角士木而已喪奠用角解攝盛也解中觴也鄉飲鄉射

記曰其他皆用解觀士冠禮父饌子士昏主人禮賓婦

見舅姑醴皆以解聘禮禮賓士虞及吉祭與大夫吉祭

陰厭之奠皆以解公食大夫無尊亦以解則解之為用

非適於一也先儒言諸觴皆形制同而升數異然爵如

雀觚不圓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古者則諸觴形制

安得而同哉書稱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啗則

周之爵又謂之同也先儒謂爵蓋也足也觚寡也解適

也角觸也散訕也又謂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此

不可考要之爵觚解角皆示戒也禮書程氏瑤田通說

錄云爵之制其形如雀前有流喙也腦與項也胡也後

有柄尾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天容酒

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翅舒翼將飛

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司馬舍人達

甫自都門貽一古銀爵青綠元黃朱白無色不備器內

有銘曰勺天平法馬等之重二十兩以歛城民用升

較之容二合三勺有奇質朴無紋豈所謂爵者與禮主

人洗爵爵主婦洗足爵賓洗洗德爵注云爵無足曰爵

有足輕者飾也較爵口足之間有葉又謂飾云鄉云

爵有足輕者飾主人按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

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觥亦

五升今是器所謂一升曰爵者也明堂位曰爵夏后氏

以琖殷以學周以爵此明魯有三代之爵而特以爵目

之是其名不同其為爵一也行葦之詩云洗爵奠學毛

傳曰學爵也引夏曰琖殷曰學周曰爵以證之說文曰

學玉爵也亦引夏曰琖殷曰學周曰爵以證之又曰從

四從斗門與爵同或說學受六升蓋所琖說文蓋徐氏

新附字而木有較字曰爵也故徐鍇繫傳於學玉爵也

下直書從酉之醜而云夏曰醜蓋本禮運醜學之字已

直書從酉之醜也冢宰贊玉爵注云宗廟獻用玉爵竊

以為玉爵即玉琖也魯用天子禮獻用玉琖豈天子之

獻反不用玉琖耶爵說文云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甕

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節節足足也由是

觀之三器皆爵故禮運以醜學及尸君為非禮鄭氏以

為惟魯與王者之後得用先王之爵其餘用時王之器而已蓋夏殷琖與周爵三代相配故方懋曰所謂一升曰爵者夏則一升曰琖殷則一升曰尊也以為同是爵其容亦同一升也又按博古考古圖說於敬識中用甲乙等十日而銘之曰父某祖某者輒定以為商器又於其質朴者亦歸之於商此爵銘曰丁父丁而純素無紋殆商器與然商尺大於周尺則量亦當然是爵於今升得二合三勺如果商升則周升更小可知亦不敢臆斷矣攷工記梓人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自得是爵試之而後知先鄭之注允矣其注云衡謂麋衡也疏云麋即肩也按王莽傳盱衡厲色注孟康曰眉上曰衡舉肩揚目也蔡邕傳揚衡含笑注云衡眉目之間也路史舜龍顏日衡日衡者眉骨圓起也三說衡皆指眉言鄉衡者飲酒之禮必頭容直也經立之容固頤正視見賈子容經則不能昂其首矣今試舉是爵飲之爵之兩柱適至於眉首不昂而實自盡衡指眉言兩柱鄉之故得謂之鄉衡也而後鄭之注則曰衡平也平爵鄉口酒不盡則梓人之長罪於梓人衡指爵之平是衡而鄉之非

鄉衡也已又見族叔祖處之所藏古銅爵取以證之形製一同蓋內有銘曰文父于據銘應亦商爵也惟口足間有篆則士虞禮所謂總爵也等之重二十一兩試之飲亦鄉眉衡而實盡焉由是觀之兩柱蓋即飲酒之容驗人之巧拙也而呂汲國考古圖乃曰兩柱所以反爵於坩夫其流有兩畔與尾參之為三亦反之於坩而不傾敬矣奚所需於兩柱哉今見其兩柱實任之而遂疑其專為反爵而設豈其然哉族叔祖又藏一器考之博古圖乃角也豈謂其口兩端射出如角之銳無流與柄之別故謂之角與兩柱當中其一正當蓋上不似爵之偏於前也博古圖所載者無兩柱蓋內有銘曰父自足以通體有紋等之重二十二兩以較前爵所容倍之夫爵容一升角容四升今是器所容僅倍於爵與觚量同然諸圖所載之觚皆不為爵之三足形是器雖不為爵味翅尾而大致似爵且有射出之兩端惟角足以擬之豈所見之爵真商器而是角真周器所容宜有多寡之異與且博古圖所載者有周雙弓角其說曰略類父已角而特小夫父已角據銘定之商角也商角固宜大於周角周

角特小固宜與商爵不相應以商爵較之僅倍之而得其二升與然如此者當存而不論不必從而為之辭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五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觥

觥亦作觥詩卷耳七月桑扈絲衣言兕觥則觥角爵也周官鬯人掌其比釐撻罰之事小胥釐其不敬者則釐罰爵也先儒謂其受七升以兕角為之無兕則刻木為之如兕角然其用則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釐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舉兕觥是燕有觥也鬯人掌其比釐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

龍勺

疏勺

蒲勺

簠中以畫布而勺有飾明堂位曰灌尊龍勺疏勺蒲勺是也尊中以疏布而勺無飾禮器曰犧尊禪勺以素為貴是也禪曰理木也與士喪素勺異矣龍勺刻之以龍

也疏勺刻而疏之也蒲勺刻之以蒲也疏勺蓋與疏七
疏屏疏渠眉之象同蒲勺蓋與蒲壁之象同龍水畜也
疏水道也蒲水物也勺所以斗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
考工記曰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儀禮加勺於尊
皆南枋則勺者北面也每尊皆加勺則尊不共勺也鄭
康成曰蒲勺如鳧頭不可考也

斗

詩大東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曰維北有斗西
柄之揭行葦曰酒醴維醕酌以大斗蓋斗亦謂之勺勺
非斗也勺挹於尊彝而注諸爵瓚斗挹於大器而注諸
尊彝舊圖尊受五斗斗實五升勺柄長二尺四寸斗柄
長三尺蓋其所傳者尚矣史記曰趙襄子令工人作為
金斗長其尾可以擊人與伐王飲廚人進斟因反斗以
擊伐王殺之此又非先王之所謂斗

彝

鼎

簋

銅

鼎之器於象為備易曰鼎之齊於金為多六分其金
而錫居一

謂之鐘鐘之齊下有足上有耳有鼎以覆之有鉉以舉之鼎茅

為之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局木為之大者廟門容

七箇小者闈門容三箇考工記詩稱鼎鼎及彝爾雅曰鼎

絕大者謂之彝圓奄上者謂之彝附耳外謂之鉉款足

謂之鬲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

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奄之別而其用

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後漢書曰大夫有

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羶鼎

特王有之也周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掌客諸侯

之禮鼎皆十二聘禮賓之飧饗皆飪一牢鼎九而飧腥

一牢鼎七饗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飧饗皆飪一牢鼎七

而饗腥一牢鼎七衆介飧少牢飪鼎五大夫少牢五鼎

士特牲喪禮三鼎既夕五鼎而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

鼎過於王之數士既夕之鼎過於特牲之制何也聘禮

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特牲庸禮也既夕斯須禮也

然所謂陪鼎蓋鼎皆銅鼎也銅鼎所以實羹者也禮記

賓客共銅羹所以具五味也其芼則藿牛苦薇不也

銅羹

其臭則脚牛臄也自羹言之曰銅羹自器言之

曰銅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為庶羞曰羞鼎其實

一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銅鼎四

宰夫設四掌客上公銅四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子

男銅十有八聘禮之賓餼饗之羞鼎皆三上介餼饗之

羞亦三少牢佐食設羊銅豕銅特牲主婦設兩銅然公

食大夫之銅多於王日食者以公食者衆故也聘介之

銅同於賓者以王鼎殺故也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

水火之齊少牢爨在廟外之東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

在豕鑊之西然則牲體皆亨於鑊然後肉胥之鼎而羹

納之銅登大美則鑊者釜鑄之總名也舊圖天子之鼎

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

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其首於

足上若然魚鼎腊鼎豈皆狀以魚腊乎所謂飾以金與

銅鐵而容一斛與五斗三斗蓋以後世之鼎言之也士

喪禮陳鼎於寢門外西面士虞陳鼎於門外之右北面

鼎入設於西階前東面特牲陳鼎於門外北面鼎入當

作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詳不可得而知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

臣林昌彝纂輯

束冪茅為之束其

編冪茅為之編其

大局飾以米

小局飾以米

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局冪若束若編攷工記曰廟門容大局七箇闔門容小局三箇說文曰局外門之閉也蓋鼎局之制取象於門局而廟門之度取數於鼎局

取數於鼎局則鼎之出入有容矣大局牛鼎之局也小局羊豕鼎之局也鄭氏謂牛鼎之局長三尺脚鼎之局

長二尺然脚鼎乃牛鼎之倍者也以小局為脚鼎之局而不以為羊豕鼎之局者以其長止二尺故也局謂之

鉉亦謂之冪易稱玉鉉金鉉說文曰冪以橫木貫耳而

舉之則木其質也金玉其飾也冪茅為之長者束本短者編中陳鼎必於門外舉之則去冪然後入既入則抽

局然後加七

疏布巾 白色

畫布巾 畫布

周官冢人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以畫布巾冢六尊蓋八尊以獻及於天地故巾疏而不畫六尊以裸施於宗廟故巾畫而不疏冢人言疏布巾則畫用精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疏之不畫可知巾以覆為用象天之體畫必以黼天事武也鄭氏曰周尚武畫黼其用文德則黻可又曰畫者畫其雲氣歟此皆不可考也燕禮公尊冢用綈若錫大射冢用錫若絺士喪冢用功布士虞冢用絺鄉飲酒士昏特牲冢皆用綈少年合尊皆有冢蓋亦綈以鄉飲酒知之蓋

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冢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卑也故鄉飲昏喪祭之冢用葛而已冬夏同也然士冠禮禮賓贊禮禮婦聘禮禮賓皆用醴而無冢以醴質故也醴用酒亦無冢從禮子之質故也燕禮君尊有冢方壺圓壺無冢卑屈於尊故也昏禮尊於室內有冢尊於房戶外無冢賤屈於尊故也若無鄉飲與射則無所屈焉故皆有冢大射之禮冢綴諸箭則異於他冢矣

籩豆巾 籩豆

兼巾

特牲籩巾以綌纁裏士昏醴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士喪籩豆用布巾士昏笄緇被纁裏聘禮竹籩方元被纁裏有司徹籩有蓋冢然則冢巾不特施於尊彝而已籩籩籩豆皆有之也冢人凡王巾昏黼則諸侯大夫士之中不畫黼矣

有虞氏梲 色朱而淡四足皆直

夏后氏巖 色朱形與前同加以橫卑

商榘 色白四足曲下有橫卑

周房俎

明堂位曰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巖商以榘周以房俎蓋斷木為梲橫距為巖榘之木多撓房之制有戶闕虞氏之俎斷木四足而已夏氏之俎加橫距焉商曲其足若榘然周又設下跗於兩端若然是商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烝此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此橫距也其高下脩廣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二寸不可考也莊周曰加肩尻於雕俎之上唐褚遂良禹雕其俎士喪禮有素俎蓋雕俎始於禹而後世用

於吉凶者文質於是異矣牲醴之在鼎曰喬在俎曰載
 魚載則縮肉載則衡鼎組貴奇蓮豆貴偶奇以象陽偶
 以象陰觀聘禮有牛羊豕魚腊腸胃膾鮮魚腊之九鼎
 脚腫曉之三鼎少牢五鼎五俎特牲三鼎三俎而折俎
 非正俎周官膳夫鼎十有二陪鼎非正鼎玉藻諸侯日
 食三俎朔月五俎則鼎組奇可知矣然有司徹有六俎
 者蓋尸也有侑也主人也主婦也各一俎司馬之羞羊
 涪也司士之羞羊涪也各一俎俎列而陳之則貴奇散
 而用之雖偶可也

敦 鄭氏曰士喪禮敦啓會面足鄭氏曰面足執之
 今兩足間前敦有足非如舊國然也近代有
 得古敦於地中亦三

虞敦 虞氏之敦無飾
 後世飾以金玉

廢敦 無足
 無飾

周禮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敦樂類珠玉以為
 飾古者以樂成血

以敦成食合諸侯者又刺牛耳取其血獻之以盟珠槃
 以成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鄭司農云竟無或
 為珠槃玉敦 **九嬪凡祭祀贊玉盥** 盥玉盥受奉禮
 器后進之而不撤禮

記內則曰敦年非餼莫敢用 程年奉 **明堂位有虞氏之**

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皆奉禮器判
 之異同未聞

士昏禮期初昏饌於房黍稷四敦皆蓋婦至贊啓會卻
 於敦南對敦於北少牢禮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
 蓋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應者
 蓋周人禮飾器各以其類應有上下甲
 士喪禮廢敦重
高皆濯 廢敦無足
 者所以成米 **朔月奠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
當邊位徹朔奠敦啓會面足 面足執之今足間前敦
 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
 既夕用器兩敦兩杆槃匝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士虞
 贊設兩樽於俎南特牲禮盛兩敦陳於西堂藉用萑
簋 大夫以下
 無鏤簋

舍人凡祭祀共簋簋實之陳之 方曰簋圓曰蓋或黍稷
 稻粱器正數曰方曰簋

圓曰蓋皆據外而言按孝經云陳其簋簋注曰內圓外
 方史十二升者直據簋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知皆受
 斗二升者古人云為簋實一穀豆實三而成穀豆四升
 三五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常用木改易
 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損卦以神異為之難為 **掌客凡諸**

侯之禮簋十鼎簋十有二侯伯簋八鼎簋十有二子男

簋六鼎簋十有二 簋稻稷器也公十簋堂上六而夾東
 夾各一子男六簋堂上二而夾東夾各二合言簋者性與黍

稷俱食 **致工記旅人為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豆實三**

而成穀崇尺 豆實 **玉藻朔月少牢五俎四簋** 朔日四簋
 則日食

稻各一 **明堂位周之八簋** 黍稷 **樂記簋簋俎豆制度文**

章禮之器也祭統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聘禮有司入陳堂上八豆設於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兩簋繼之梁在北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豕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陳

豆

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之實

羞豆之實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九壔凡祭祀贊后薦徹豆遵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遵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遵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視豆遵掌客凡諸侯之禮豆四十夫人致禮八豆侯伯三十有二夫人致禮八豆子男豆二十有四夫人致禮六豆梓人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禮運體其大豕牛羊實其簋簠遵豆鉶羹禮器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有以少為

貴者諸侯相朝無遵豆之薦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

揜豆郊特牲鼎俎奇而遵豆偶陰陽之義也遵豆之實

水土之品也明堂位夏后氏以裼豆殷玉豆周人獻豆

裼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无裼樂記簋簠俎豆制度文章禮

之器也鋪筵席陳尊俎列遵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

節也故有司掌之祭統夫祭也者三牲之俎八簋之實

美物備矣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

人受尸執足校豆中央立者也執醴授禮之人視夫人以豆則執鐙登豆下附也鄉飲酒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

以明養老也燕義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

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聘禮有司堂上八豆設

於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西夾六

豆設於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醢醢屈公食大夫六豆

上大夫兩豆士昏四豆士喪既夕四豆士虞四

豆特牲兩豆少牢四豆有司徹四豆

遵有膳養祭之遵無膳周禮邊人掌四遵之實遵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朝事之遵饋食

之簋加邊之實蓋邊之實凡祭祀共其邊薦蓋之實喪

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邊蓋邊九嬭凡祭祀贊后薦徹

豆邊內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視豆邊掌客

凡諸侯之禮夫人致禮八邊侯伯夫人致禮八邊子男

夫人致禮六邊禮記禮器有以少為貴者諸侯相朝無

邊豆之薦却特牲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

之實水土之品也明堂位夫人薦豆邊儀禮士冠禮再

醢兩邊粟脯鄉射禮記大夫與則公士為賓薦脯用邊

五職祭牛臠橫於上臠長尺二寸脯用邊邊宜就物也臠猶臠也士喪

禮東方之饌兩邊無滕滕緣也陳氏禮書曰改工記旌人

為簋實一敵崇尺豆實三而成敵敵客半十二升崇尺中縣爾

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邊瓦豆謂之登說文古簋作

執蓋簋豆有以木為之有以瓦為之先儒謂宗廟之簋

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

登則祀天有木豆矣儀禮少牢饋食有瓦豆則宗廟有

瓦豆矣敦則簋之類簋則簋相須者也士喪禮有瓦敦

而簋之有瓦與否不可考也儀禮曰蓋執豆又曰簋有

蓋冪又曰設四敦皆南首則簋簋敦豆登皆有蓋而敦

之蓋有首先儒以為簋敦之蓋皆象龜形義或然也

管仲饌簋禮以為僭則大夫士之簋刻龜於蓋而已非

若人君全饌之也簋內圓外方其實稻梁簋外圓內方

其實黍稷周官掌客五等諸侯簋數有差而簋皆十二

有簋膳而已簋非為膳焉用簋則簋從用簋則簋或不

預是簋尊而簋卑也邊有滕緣其實乾實豆若烝然其

實渣醢登則人執而登之其實大羹之滑旌人簋豆皆

崇尺則簋敦邊之崇可知簋實一敵則敦簋之量可知

士喪禮敦有足則簋簋有足可知士喪禮敦啓會面士足無足曰廢敦

虞特牲敦有藉虞敦藉以革席則簋簋邊豆之有藉可

知士喪特牲邊有巾士喪兩邊布巾特牲邊中以浴練栗公食大夫簋有

蓋冪則簋敦豆之有巾可知有虞氏曰敦夏曰連商曰

瑚周曰簋夏曰楅豆商曰玉豆周曰獻豆而虞氏之敦

在周用之於士大夫故儀禮大夫之祭有敦無簋特牲

佐食分簋餽而先儒以為同姓之士得從周制是也夏

后之楅豆在周用之於喪禮故儀禮士喪既豆兩實葵

俎是也俎白也周曰獻豆非不以玉飾也士虞禮獻豆兩

亞之則獻豆猶所謂獻尊也周禮王府有玉敦九嬭有

玉盥先儒以玉盥為玉敦豈以其盛黍稷而因名之乎
 祭統夫人薦豆執挾執醴授之執盞鄭氏謂挾豆中直
 者盞豆下跗然則考工記所謂中縣者挾也天子玉敦
 大夫金敦少牢夫人敦全敦則士敦無飾可知魯用雕篋篋也
 士喪禮邊無膝則士大夫吉祭之邊有膝無雕可知蓋
 圖篋篋登邊豆皆崇尺二寸而篋篋敦豆皆漆赤中考
 之於書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周語亦曰器
 無雕鏤儉也先王之器多飾以赤而玉人勺亦朱中則
 漆而赤中理或然也然崇尺二寸之說與旒人之制不

同是臆論也周官掌客公篋十侯伯篋八子男篋六而
 篋皆十二公食上大夫之篋八下大夫之篋六聘禮饗
 饋上大夫之篋二十詩言天子之禮陳饋八簋玉藻言
 諸侯朔月四簋詩言每食四簋多於天子公食上大夫
 之篋與天子之禮同秦臣每食之篋與諸侯朔食之禮
 同何也蓋聘禮上大夫之篋二十掌客諸侯之篋十二
 公食上大夫之篋八有所陳者存焉天子八簋則其所
 食者也公食下大夫六篋則公日食四篋可知日食四
 篋而朔月亦食四篋此異代之禮也觀周官王之日食

用六牲則諸侯日食非止特牲也王鼎十有二物皆有
 俎則諸侯日與朔食非止三俎與五俎也而玉藻所記
 一切與周禮不類則異代之禮可知也周官邊人醢人
 有朝事饋食之邊豆與加邊羞邊豆加羞豆凡二十有
 六祭祀之邊豆其數如此則饗食之禮豈過是哉禮器
 所謂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是也推此則諸公十有六諸
 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少牢大夫四豆蓋大
 夫食於公與祭於己者異矣周官掌客上公豆四十侯
 伯豆三十二子男豆二十有四而食皆稱之先儒謂豆亦豆也

公食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聘禮致饗饋於
 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然則禮器之豆數用數也
 掌客之豆數陳數也春秋之時鄭享楚子加邊豆六品
 晉享季孫夙有加邊蓋古者邊豆有加者皆所以優尊
 之也豆實醢醢者也而晏子豚肩不揜豆菹醢濡物也
 而田獵所獲為乾豆者蓋豚肩不揜豆穢其用小牲非
 必以豆實豚也醢醢必乾折然後潰之非謂以豆實乾
 也鼎俎奇而邊豆偶而鄉飲酒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
 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數不皆偶者此又視年

高下而隆殺之不可以常禮限之也

竹簋方

聘禮大夫使下大夫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益攷工記玉人按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氏謂竹簋方以竹為之實以棗栗乃加於棗其說是也玉人言諸侯以見二王之後言夫人以見后則棗栗十有二列以勞二王之後可知也夫人以勞諸侯則后可知也觀酒正漿人有后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是賓客之禮后夫人預之也鄭氏謂夫人王后也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列是以同王后於夫人其果然乎謂之簋方則大小長短如簋而方耳舊圖圓其口斂其名則名實不類

登

登瓦器也儀禮作登則登亦金為之其實大羹食禮用之飲酒不用故公食大夫設於醬西鄉飲鄉射燕禮不設也士虞特牲有司徹皆設之少牢不言設者以特牲有司徹見之也

鑊

鑄

釜

銀

周禮亨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小宗伯祭之日逆齋省鑊小司寇禮祀五帝實鑊水士師祀五帝涓鑊水少牢饗人陳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詩傳曰有足曰鑄無足曰釜又曰鬲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鑄又曰鑊鑊也鑊釜大口者又曰朝鮮謂釜曰鑊鑊大釜也一日鼎上大下小若甑曰鑊爾雅曰竅足謂之鬲蓋鑊也鑊也釜也鑊也鑄也鬲也缺也鑊也皆烹飪之器也鑄有足者也鬲空足者也鑊大釜也鑊釜口大者也詩以鑄釜湘菜以釜烹魚周禮儀禮以鑊烹牲則鑊又大於釜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一

臣林昌彝纂輯

鬲

攷工記陶人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爾雅窳足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也然先儒皆以窳為空太史自序曰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窳則窳非曲也喪禮有重鬲蓋亦取名於鼎鬲歟

鬲鄭司農曰無底甑鄭康成曰如甑一孔

攷工記陶人為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金實二鬴厚半

寸脣寸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少牢禮雍人挹鼎七康人挹甒甒爾雅甒謂之鶩鶩錡也孫炎曰關東謂甒為鶩涼州謂甒為錡方言曰自關而東或謂之甒或謂之鶩或謂之酢餹甒陶器也春秋之時齊有玉甒則其所以寶者也鶩大釜也毛氏許慎以鶩為釜屬而爾雅方言以鶩為甒則其名同者也考工記豆實三而成穀之容斗二升矣庾實二穀則斗四升也聘禮十六斗曰庾申豐曰粟五十庾杜預亦曰庾十六斗昭二十則六年左則庾固有大小者也鄭司農曰甒無底甒鄭康成釋儀禮

曰甒如甒一孔蓋無底則一孔而已實道醴者豆而量容四升亦曰豆容六升謂之庾而容二斗四升亦謂之庾有爵謂之釜而無足亦謂之釜則釜屬謂之鶩甒亦謂鶩可也謂鼎上大小若甒曰鶩則鶩非特名甒而已

黍七

挑七

疏七

桑七

雜記曰祀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易曰不喪七堂詩曰有秣棘七特牲禮棘心七刻少牢饋食禮雍人挹鼎七俎於雍爨廩人挹甒甒七與敦於廩爨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挑七枋以挹涪注於疏七若是者三又云雍正雍府加七於鼎東枋雍人覆二疏七於俎上蓋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七有牲體之七有疏七有喪七三七以棘喪七以桑廩人之所挹黍稷之七也雍人之所挹牲體之七也牲體之七挑七也其制則黍稷之七小於挑七挑七小於疏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

則黍稷之七小矣挹之以挑七然後注於疏七者三則
疏七大矣詩於角弓兕觥皆言其棘於天畢與七皆言
有棘則七之制非徒然也儀禮或作杞或作七所謂執
七概七取七加七覆七自七言之也所謂杞魚杞豕乃
杞長杞卒杞自用杞言之也特牲少牢有司徹公食昏
禮舉鼎執七組皆異其人士喪禮執七執組皆舉鼎者
為之吉禮尚文喪禮尚略故也特牲右人於鼎北七肉
左人於鼎西載諸組士虞禮則右人載者以吉禮尚右
喪禮尚左故也

棘畢

桑畢

爾雅曰濁謂之畢濁敗器也郭氏曰斡敗器曰畢祭器
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觶角弓其觶有棘棘
七有棘天畢棘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如
又雜記言杞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詩言棘七特牲記言棘心七刻喪七用桑而畢亦桑則
吉七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七畢同材也然桑
黃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七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

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贊者錯俎加七鄭氏曰
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七載備失脫也少
牢及虞禮無文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
事其說是也大射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鄭氏曰畢所
以教助執者則畢又可用以指教歟

醴柶色白

說文曰柶七也鄭氏曰柶如七士冠士昏禮柶皆用角
士喪禮柶皆用木以木質於角故也士喪東方之槨用木柶死夕服明奠
王府大喪共角柶士喪楔齒用角柶以角貴於木

故也柶施於醴亦施於餽公食大夫少牢饋食餽柶不
言其材蓋亦角為之歟其制則先儒以為枋長尺橫博
三寸醴柶之橫淺餽柶之橫深理或然也柶之所用有
多有寡授柶之禮有面枋有面葉公食大夫設柶餽而
柶板上餽少牢羞二餽皆有柶蓋仁於賓者以同為樂
仁於神者以異為敬故也冠禮贊者既酌面葉以授賓
賓面枋以授冠者冠者面葉以扱祭昏禮贊者既酌面
葉以授主人主人面枋以授賓賓亦面葉以扱祭聘禮
宰夫既酌面枋以授公公面枋以授賓而授公不面葉

蓋冠之賓昏之主人必訝受而公不訝受故也

槩

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侷以井水準其槩月令仲春正權槩荀子曰勝斛敦槩者所以為噴也又曰水盈不求槩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曲禮曰食饗不為槩攷工記曰槩而不稅說文曰稅平也謂斗槩則槩以竹木或為之五量資之以為平也

洗

壘

槩

匱

料

盆

士喪金盥

周禮鬱人凡裸事沃盥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朝親沃玉盥御僕大祭祀相盥而登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饌水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士昏設洗於阼階東南鄉飲酒鄉射設洗於阼階東南皆水在洗東大射設洗於阼階

東南壘水在東燕禮設洗篚於阼階東南壘水在東特牲設洗於阼階東南尸盥匱水實於槩中篋巾在門內

之右少牢司宮設壘水於洗東有料小祝設槩匱與篋中於西階東陳氏禮書云盛水者壘也料水者料也盛乘水者洗也天子諸侯之屋四注故洗當東雷大夫士之屋兩下故洗當東榮水在洗東祖左海也南北以堂深則遠近也公食大夫鄉飲鄉射言洗與水而不及壘大射燕禮言壘水而不及料少牢兼言壘水有料互相備矣故鄭氏於少牢言凡設水用壘沃盥用料禮在此

也洗皆在東階士虞設於西階西南反吉禮也篋皆在洗西士虞篋在洗東以洗在西階也然壘洗者臣下之所就熟耳若人君與尸則有槩匱焉公食大夫小臣具槩匱在東堂下士虞匱水錯於槩中南流特牲尸盥匱水實於槩中少牢小祝設槩匱蓋人君與尸尊不就洗故設槩匱則匱之用猶壘水也槩之用猶洗也開元禮皇帝皇后行事有槩匱亞獻以下及攝事者無之亦君尊不就洗之義士喪設盆盥於饌東則奠禮未用壘洗歟

筥 說文曰筥符也宋魏之周謂筥筥為符則其制圓而長矣米筥蓋亦類此

詩曰維筐及筥筐之筥之周禮舍人賓客共其筥米掌
 客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左傳曰筐
 筥錡釜之器聘禮君使卿歸饗餼賓與上介皆米百筥
 筥半斛夫人使大夫歸饗餼賓上介米八筥眾介六筥
 筥五斛夫百筥以多為榮而所實少八筥六筥以少為
 質而所實多則筐大而筥小矣於文筐正而筥圓之則
 筥方筥圓矣杜預曰方曰筥圓曰筥天下之物固有同名而異實
 聘禮記曰四東曰筥十筥曰稜則東把也與十數之東
 不同筥稱也與斗斛之筥不同

筐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以至緇組絃同篋士喪禮復衣受
 用篋浴衣盛以篋禮記言入學鼓篋史言亡書三篋則
 篋所以盛衣亦盛書也鄭氏曰隋方曰篋隋者狹而長
 也篋亦謂之笈史稱蘇章負笈

笄

昏禮婦執笄棗栗以見舅又執笄服脩以見姑舅姑沒
 則執笄菜以見廟聘禮釋幣理之實以笄士喪禮貝三
 實於笄沐浴中皆用笄於昏禮記曰笄緇被纁裏加

於橋鄭氏曰笄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蘆此以
 漢制况之也舊圖笄楨上於埋或然

筥

筥

儀禮士冠士喪禮櫛於筥士虞特牲少牢盥以筥巾禮
 曰凡以筥筥問人者左傳曰吳王以一筥珠問趙孟十
 二論語孟子筥食漢律令曰筥小筥也鄭氏釋儀禮曰
 筥筥也說文亦曰筥筥也釋曲禮曰圓曰筥方曰筥筥筥飯器
 也然書曰衣裳在筥則筥亦盛衣

匱

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鄭氏曰匱竹器名今
 之冠箱說文曰匱淥米數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二

臣林昌彝纂輯

量鼓

左氏昭二十九年傳云晉趙鞅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注云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孔氏正義曰服虔云鼓量名也曲禮曰獻米者操量鼓取晉國一鼓鐵以鑄之但禮之將命置重而執輕鼓可操之以將命即豆區之類非大器也准用一鼓則不足以成鼎家賦一鼓又太多且金鐵之物當併之以

權衡數之以鈞石甯容量米之器量之哉故杜以為賦晉國者令民各出功力均賦取其功也治石為鐵用橐扇火動橐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令衆人鼓石為鐵計令一鼓使足故云賦晉國一鼓鐵也謹按曰正義伸杜說而抑服說於義殊不分曉按經文但云賦晉國一鼓鐵並未言賦民功役之義孔氏欲知發明杜氏之說自生枝節耳如以賦晉國為賦民力則當云賦晉國之民以鑄鼎鼎何患其非鐵鑄鑄何患其不速成而乃級之以一鼓鐵乎此真膠柱而鼓瑟也且左氏文義非屈曲

難讀孔氏之論是自惑矣按小爾雅云石四謂之鼓王

肅亦云三十斤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蓋用

四百八十觔鐵為之按禮記音義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為鼓各據其所聞言也

夫以四百八十斤物豈所易操是則鼓不與五量類乃

與五權類也與五權類則鼓者稱也非量也曲禮曰獻

米者操量鼓蓋以五量與五權對舉量為侖合斗升之

最大鼓為銖兩斤鈞之最重故可操也曲禮所云乃舉

其最重大者以概其餘也若管子謂釜鼓滿者人概之

是管子已誤鼓為量矣今按鼓非量名也鼓蓋衡之別

名也由小爾雅二十四銖曰兩兩之鈞四謂之石按石

二斤石四謂之鼓按鼓四百由銖積而兩而至於鼓則

鼓為衡之大數也律歷志云石四萬六千八十銖按石

九百二十兩 鼓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銖按鼓七千六據此

鼓由銖積是從五衡之數也此鼓為衡明不得以鼓為

量名可知矣如張揖廣雅以為斛謂之鼓然未免釋鼓

大小近世王氏念孫廣雅疏證從之非也王引之經義

述聞亦誤解量鼓之義禮記音義隱義云樂浪人呼容

十二石者為鼓影宋本釋文又未免釋鼓太大皆於理

未協近儒惠氏棟著左傳補注誤以石四為鼓與容十
 二石為鼓義合直得言忘象矣夫十石明容一千二百
 斤容十二石非一千四百四十斤乎惠氏偶未之檢歟
 按鼓與石皆為權衡之通名石為百二十斤石四則為
 四百八十斤左氏言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者服虔
 謂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其說近之漢
 書律曆志云石重四萬六千八十銖石四為鼓當得十
 八萬四千三百二十銖義與小雅同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黼

攷工記臬氏為量注臬古文作麻段氏王裁周禮漢讀攷云聘禮燕禮曰栗階檀弓之記曰

麻階其實一也凡不拾級而上曰栗階不改煎金錫則拾級而上曰走亦階曰撤等實說多誤

謂量當與鍾鼎同齊工異者大器記曰權之然後準之

注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為水段氏云為金器有

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元謂準擊平正之又當齊大

小段氏云彈亦見斡人杜從水鄭云擊平正之者如俗

彈天乎然彼此兩平則輕重均矣天平今用此舊用

彈即鄭所休甯戴氏攷工補注云以合度之方器承水

置金其中則金之方積可計而其體之重輕大小可合

而齊此準之法也記曰準之然後量之注云鑄之於

法中也量積量人之量賈疏云量謂既準訖量金汁以

入模中鑄作之時也戴氏云量範之大小所受以為用

金多少之量數也先權之以知輕重次準之以知輕重

若干為方積幾何又次量之以知為器大小受金多寡

記曰量之以為黼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黼注

云以其容為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
 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鐘方尺積千寸此立法也於今粟米
 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疏云算法方一尺深
 其數必容鬴此言內方爾圍其外者謂之脣謹按周官
 深尺所容約當今量九升七合七弱與廩人義疏方尺
 人四鬴為上年二鬴為下年者正相仿佛但疑月食之
 脣如作實體則重不止一鈞而體太厚者聲石叩之亦
 未必中黃鐘之宮也意內之方寸以銅板作隔而四畔
 皆與中空記曰其脣一寸其實一豆注云故書脣作脣杜
 子春云當為脣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按脣一寸若方
 四合而止一豆者脣校上為小則鬴底非方尺矣鄭氏
 剛中據梓人記一獻而三則則一豆管子百尺而鬴氏
 破鄭注不知方尺而圍其外之鬴其脣一寸豈能容一
 斗梓人或以豆成鬴之說亦不足據也謹案鄭注梓人惟讀
 豆則百升或如字終俱為升斗之誤劉歆七經小傳云一
 獻而三豆者歆以升器其計數則然鄭以三升為九升
 四升為豆雖非以升器其計數則然鄭以三升為九升
 獻賓則主人升遂破飲器其計數則然鄭以三升為九升
 所飲適器故下而禮以備蓋因獻酬之節酌中人以三升
 之制行酬之禮若以氏為積算至三則又與飲一豆酒為
 三次行酬之禮若以氏為積算至三則又與飲一豆酒為
 中人之食意背當以記曰其耳三寸其實一升注耳在
 七經小傳之義為長記曰其耳三寸其實一升注耳在
 旁可舉也戴氏致工圖曰凡圍內容方內又容圍則
 圍在又容方則內方得外方得內方得內方得內方得內
 方徑縱容各自乘並之為實開方除之是為外圍徑倍

按圍其外內方尺深尺圍徑計一尺四寸一分有奇覆
 之脣以為豆耳以尺為升脣徑計九寸一分有奇深一寸
 實四耳徑二寸六分記曰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
 有奇深三寸實一升記曰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宮
 謹按黃鐘十注云鈞三十斤聲中黃鐘應律之首也沙
 一月律也注云鈞三十斤聲中黃鐘應律之首也沙
 程迥曰鬴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鐘之宮豈
 如學而得其聲又漢斛重二鈞方尺以圍函方聲中黃
 鐘夫命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鬴漢斛相去甚遠乃俱
 胎合黃鐘此愚所不解也或曰以聲定命若鬴斛則離
 合其數與黃鐘之聲會耳非扣管子地員篇云黃鐘小
 擊而得其聲也謹按程說是也管子地員篇云黃鐘小
 素之首以成宮呂覽適音篇曰黃鐘之宮音之本也清
 濁之衷也呂覽古樂篇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
 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
 竅厚鈞者斷兩節閒其長三寸九分四寸五分而吹之
 以為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
 聽鳳凰之下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鵠鳴亦六以比
 黃鐘之宮適合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
 律呂之本呂覽音律篇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
 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
 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
 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
 以下生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為上林鐘

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為下戴氏云為上謂七者以半律上生為下謂五者以全律下生月令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疏云蔡氏及熊按蔡邕有月令章句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熊安生有禮記義疏氏熊安生有禮記義疏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婺源江氏永律呂新義曰黃鍾生林鍾不以全律下生而以半律上生則黃鍾之宮位乎清濁之間在其前者有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五全律為濁而下生乎清在其後者有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六半律為清而上生乎濁也又曰後世之樂黃鍾宮以清黃為調首正宮調不當最清之律而在清濁之間此正伶倫以黃鍾之宮為律本之意亦聲律自然之理按江君論黃鍾相生之宮最確休甯戴氏謂後儒惟知黃鍾為最長之律於傳記所稱黃鍾之宮不復識別是也按漢書律厯志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概合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庀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侖其狀似彗以糜黍祿上三下二

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圓象規其重二鈞聲中黃鍾侖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侖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乎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侖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太司農掌之今按律厯志所言雖與攷工詳略不同而制實相準堯典孔疏引漢志而析之誤以千二百黍為一分而不知漢志實作一黍為一分也孔疏又誤以十侖為合而不知漢志實作合侖為合也東吳王氏鳴盛尚書後按云合侖當即兩侖若十侖為合則一合乃有黍一萬二千一升有一百二十萬母乃太多且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為兩則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斤若十侖為合則一合乃有五兩一升有五兩重三斤零二兩亦覺太重即以今市中所用量較之米一斤僅得一斤零三兩稻米與黍其性輕重未詳然今之量自當大於古二三倍若古黍一升重三斤零二兩則古之量反大於今甚遠必無此事儀禮既夕朝一溢米鄭注二十兩曰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一升率四兩強也說文鬲部文鬲鍤屬或體作釜攷工記陶人為獻實二鬲鄭注量六斗四升曰鬲鄭注地官鬲人職同左氏昭三年傳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馬鍾乃大矣按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釜釜六

斗四升也釜十則鍾鍾六斛四升也陳氏三量登一則
 豆為五升區為二斗釜為八斗鍾為八斛矣小爾雅兩
 手謂之剗注半升也兩剗謂之升升四謂之豆謹按舊本升四誤作剗
 非是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注舊制四升為豆四區
 今正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注舊制四升為豆四區
 為釜十釜為鍾與今同謹按小爾雅五本有誤脫舊
 本只云兩手謂之剗剗四謂之豆無兩剗謂之升之文
 今按賈氏陶人疏所引酌補之賈疏引小爾雅云剗二
 升二升為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據此則小爾雅原文
 必無兩剗謂之升之文賈疏於兩手謂之剗之文誤為
 兩升謂之剗而兩剗謂之升又誤為二剗為豆且刪去
 升四謂之四字徒亂文法轉不可通小爾雅舊本雖有
 誤脫今參酌賈疏按義正按小爾雅豆四為區區四為
 之庶讀者可以互證矣

釜是釜為六斗四升據左氏傳齊之舊量言也陳氏禮書曰外
 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
 而八之則為方六寸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斜之內方皆
 十寸也故言方尺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為
 方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臬氏之制旁為升臂為豆
 腹為滿律麻志之制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合旁為斗腹
 為斛蓋內方所以處數外圍所以利用耳高而小臂卑
 而博故因徒然哉周禮上其人博者為斗二斛五斗六
 升中象豈徒然哉周禮上其人博者為斗二斛五斗六
 五斗五人終歲為九十石然則四舖三舖云者亦月一
 也其多寡不同記曰槃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允鑄
 皆其大率然也記曰槃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允鑄
 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注銘刻之可以為法也孫使
 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之可以為法也孫使
 則此器長以觀之記曰凡鑄象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

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
 之然後可鑄也注云清澗金錫精粗之候謹案周官委
 疏云上文改煎金錫不耗分金錫而各鑄之未鑄而鍊
 其質也此言鑄金之狀齊金錫而合鑄之臨鑄而視其
 也注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疏引鄭志趙
 商問臬氏為量概而不稅厘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
 稅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勸諸厘之量器以取平故不
 稅彼厘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按先鄭及鄭志說尚未
 明戴氏攷工補注平舖區者曰槃方希原曰稅者脫然
 突起高於量也言概平之不使滿出方說最確戴氏據
 之是也今按說文槃所以斡斗斛也月令正權槃鄭元
 高誘皆謂槃平斗

斛段氏說文注曰槃本器名用之平斗斛亦曰槃平凡
 物曰斡所以斡斗斛曰槃然則槃固有平義矣管子曰
 釜鼓滿則人槃之廣雅亦曰槃平也陳氏禮書曰槃以
 竹木為之五量資之以為平也據此則方氏希原之說
 為可據趙氏蘭江云一市之間用量亦衆矣若如臬氏
 之制民得量而用不亦難乎又况三十斤之重何以運
 用而舉之乎又升合舖萃於一器何以分別而量乎其
 或鑄一量藏於王府每國各鑄一量以頒之使民做其
 制而自為量欲為升則做舖耳欲為豆則做舖臂若民

妄自增損則以王府侯國所藏之量正之按趙說是也
 攷量之制方氏希原謂即夏書之和鈞也兼律度量衡
 方尺深尺則度也實一鬴則量也重一鈞則衡也聲中
 黃鍾之宮則律也內方外圓則方圓審積少廣旁要之
 理賅而具也然則古量之制其可攷而知矣晉江陳氏
 金城云按古量自少於今量嘉慶間長白斌氏良嘗於
 東河得漢光和銅量其器今藏之江右李宗昉之家未
 審為斛為斗嘗因攷古獲觀是器定為漢之嘉量蓋一
 器而五量皆具者也器上下脣皆有銘仰為斛覆為斗

左右有耳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中有小窪當為龠皖江
 徐氏大輅以建初之尺準之度上仰之斛大徑尺有五
 尺小徑尺有四寸六分深九寸一分大小徑相乘得方
 昇二百一十九寸圓率率之得圓昇百七十二寸弱以
 深乘之為方一寸者千有五百六十五以攷工記徵之
 方尺深尺積千寸實一鬴六斗四升則一斛之積適得
 千有五百六十二寸半是漢斛合於周斛也陳晉之樂
 書載量圖與此器形相合云上為斛方一尺深一尺二
 寸一分五釐圓分一百六十二萬方分一百二十一萬

五千其容二千龠其重二鈞下為斗方七寸七分九釐
 四豪深二寸圓分十六萬二千方分十二萬一千五百
 左上為升弦三寸二分八釐六豪弧一寸六分四釐三
 豪深三寸圓分一萬六千二百方分一萬二千一百五
 十右上為斗弦一寸四分二釐三豪弧七分一釐一豪
 五絲深二寸員分一千六百一十方分一千二百一十
 五中小龠圓徑九分深一寸員分八百一十方分六百
 七分五釐此五量之全數也或曰九章粟米斛法一尺
 六寸二分是以王莽嘉量斛積千有六百二十寸斗積
 百有二寸自是而升而合而龠皆以次遞差其數不同
 何也曰古人算術各有傳授不必盡同九章之不合於
 攷工鄭高密已駁之王莽嘉量布算疏糾祖冲之已駁
 之則古量當以攷工記為據且光和量流傳數千年安
 知其無利損其圓而微積者安知其本非正圓若以尺
 有五寸之正圓立算而以張衡圓率駁之徑昇千有六
 百二十寸其於九章未嘗不容合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射儀

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射者為祭射者為

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

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

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

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

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藩謂之鵠著於侯

中所謂皮侯王之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

自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

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馬

凡此侯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麋五十弓列國之諸

侯大射文侯亦九十弓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

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

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臂元謂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

道卿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

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丈

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

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

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小鳥而

難中是以中之為鵠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

直其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能服猛討逆惑者射者大

禮故取大司徒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之職日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鄉師黨共射器州長春秋以禮

會民射於州序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三日五

射白矢參連刺注司凡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

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如緹席畫純

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司服王鄉射則驚冕大司樂大

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

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同射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

舞大師大射帥替而歌射節鐘師凡射王奏騶虞笙師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罇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

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車僕大射共三乏司常凡射共獲

旌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

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

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

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獲一容樂以采

芣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

侯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肆之也鄭司農云三侯虎

於長也也正所射也詩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五

正三正二正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改工祀祥人職日

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改工祀祥人職日

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改工祀祥人職日

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改工祀祥人職日

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改工祀祥人職日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
 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
 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
 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乃附皮其
 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大射禮射作于讀如宜射宜獄之
 射射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射皮飾侯正大夫也大夫
 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
 節者奉樂以為射節之是言節者各侯道之數也樂記
 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鄭司農
 云程步謂一舉足為一步於今為半步元謂程善攝者
 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者法之也
 侯道各以弓為度九節者九十寸七節者七十寸五節
 者五十寸弓之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參七
 寸十五寸是也三侯者司農所共侯熊侯豹侯也列
 國之君大射亦設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熊侯也參積
 為參參也雜者豹鵠諸子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
 而麋飾下天子大夫也

退之大僕王射則贊王弓矢繕人掌詔王射贊弓矢之
 事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馬上兩個
 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纈寸馬張
 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
 則王以息燕禮記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
 某有負薪之憂王制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昏朝
 於庠元日習射上功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
 御季秋司徒措扑北面誓之天子乃屬飾執弓矢以獵
 獵為射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郊特牲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
 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內則子生男子設弧於門
 左成童舞象學射御少儀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攤矢樂
 記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射首右射射麋而貫革
 之射息也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
 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其節天子以駟虞為節
 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駟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
 采芣者樂不失職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

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
 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
 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
 此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
 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
 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書益
 稷曰侯以明之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盤

庚上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詩車攻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業賓之初進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陳氏禮書云古者祈子帶弓韜生子縣桑弧其成童也教以射其貢之也試以射則射豈君子之所可忽耶然則孤矢之作始於黃帝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曰黃帝之臣揮作弓夷牟作矢侯以明之見於虞書至周弓之別有六矢之別有八侯之別有三皮侯五采侯侯之別有三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也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庶人無賓射燕射特有主皮之射而已周官司裘於王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射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紆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記曰凡侯天子能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麋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為鵠賓

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色朱白蒼黃元以為正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然司裘諸侯熊侯豹侯則畿內諸侯大射之禮也畿外諸侯大侯參侯于侯故大射禮量人中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于干不及地武是也司裘不言紆侯以士無大射故也不言參侯以畿外非司裘所共故也射人言士紆侯二正則王三侯之為虎熊豹諸侯二侯之為熊豹大夫之侯亦為麋可知也蓋大射有鵠則猶賓射之有正也賓射有皮猶大射之飾其側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采故曰五采之侯則司裘射人之三侯二侯一侯其側則同而所異者中而已鄭司農釋射人曰三侯熊虎豹二侯熊豹是也鄭康成曰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其說非也蓋王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經言王五正康成謂有三正二正經言諸侯三正康成謂有二正可乎夫天子諸侯所尚者威孤卿大夫所尚者才士所尚者志威以服猛為事而虎熊豹皆猛獸也故天子大射之侯以虎熊

豹才以除害為職而麋害穀者也故大夫大射之侯以
 麋士以有事四方為能以勝夷狄之守為善而豸胡大
 也故士賓射之侯以豸然燕射天子降以熊諸侯降以
 麋大夫止用虎豹士用鹿豕者息燕勞功則禮殺於祭
 祀賓客故天子諸侯殺其威然後能下下孤卿大夫隆
 其才然後能衛上大夫隆其才以至於威士隆其志以
 至於才則燕之為禮所以異乎大射賓射之嚴分守也
 麋鹿類也豕亦害物者也春秋以冬多麋為灾詩以町
 疇鹿場為患禮記以食田豕為虎之功此麋鹿豕之不
 可不除也然則畿外諸侯大射以大夫參侯千侯何也
 大夫熊侯也參侯麋侯也千侯豸侯也諸侯三侯熊為
 上故曰大夫大夫麋侯參於天子諸侯之侯為三故曰
 參侯天子得以兼諸侯之侯故有熊侯諸侯得以兼大
 夫士之侯故有麋侯豸侯康成以參為參謂參侯豹鵠
 而麋飾以大夫用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士用鹿豕不忘
 君臣相養非射禮之意也鵠取名於鵠鵠正取名於題
 肩皆鳥之捷黠難中者故以中為雋焉其義則鵠者直
 也正者正也直己正志然後能中故記曰不失正鵠者

其惟賢者乎毛氏曰二尺曰正的鵠也鄭眾馬融釋周禮皆曰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曰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曰射侯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七尺也禁周質也肅以爾雅故以質為六寸賈逵釋周禮曰四尺曰正五五重鵠在其內而方二尺
 鄭眾馬融王肅則以正在鵠內賈逵則以鵠在正內二者之說皆無所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而已攷工記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鵠居一馬由是言之則賓射之侯亦三分其廣正居一也蓋弓二寸以為中虎侯九十寸則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七十寸則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寸則侯中一丈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眾馬融之徒以四尺曰鵠誤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旌

乏

侯

儀禮鄉射將射司馬命獲者倚旌于侯中射者升履物
司馬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
坐東面偃旌興而侯及射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
以商又鄉射記旌各以其物注旌總名也襟帛為物大

夫士之所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榭又云無物
則以白羽與朱羽糝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注無
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
不命者無物此翻旌也翻亦所以進退限者糝者襟也
杠禮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又云君
國中射以翻旌獲白羽與朱羽糝于郊以旌析羽獲於
竟龍禮大夫各以其物獲士翻旌以獲此言旌也獲即
所謂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也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
疏云黨之一西五步注容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

疏云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五正

容者以草為之可以容身故云容也夫於此匱乏不去

故云乏也大射儀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

步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又云凡乏用草周禮射人

王三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夫一侯一

獲一容士紆侯一獲一容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

所蔽也此言之也即爾雅釋宮容謂之防也郭璞注形

小曲屏風鳴射者所以自防隱謹按曰鄉射禮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

西五步鄭注曰侯道五十步疏曰記云鄉侯道五十弓

故鄭云此乏去侯北十丈疏曰五十步計之步六尺五

丈西三丈疏曰經云西五步五疏曰云乏參侯道者謂

三分侯道云居侯黨之一者黨旁也王氏引之云此說

訓黨為謂在侯西北邪向之故以旁言之其居旁之一

者謂侯道內三分之居一分之地十丈也王氏引之云

十丈非謂居教繼公曰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此乏參

分侯道而居其一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

節於侯黨也王氏引之云西五步乃取節於侯黨末之

疏云王氏引之云賈氏教氏之說皆非也之一二字當在

也

乏參侯道下讀乏參侯道之一為句乏參侯道之一者
 乏之去侯之度參侯道之一也考工記車人羊車二柯
 有參分柯之一隱元年左傳大都不過參國之一文義
 正與此同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為十丈經言乏參侯
 道之一故注言此乏去侯北十丈也黨所也會子問曰
氏之黨禮器曰父黨無容裝五年左傳師乎師乎何黨
之乎史記齊世家注引服虔注曰黨所也越語夫何黨
之國章昭注曰黨所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
公於齊足黨鄭伯會公於曹何休注曰黨所也所捨時
齊人語也齊策曰歸於何黨矣釋名曰上黨也
 所也乏在其西五步故云居侯黨西五步六尺為步五
 六三丈經言居侯黨西五步故注言去侯西三丈也不
 云北幾步者參分侯道之一為去侯北十六步又六分
 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故不云北幾步而云
 參侯道之一也云參侯道之一則南北之度已明而猶
 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侯黨西五步也傳寫者誤倒
 之一二字於侯黨下於是乏參侯道遂成不了之語而
 居侯黨西五步六字之閒襟以他句之字頗使文義隔
 絕且有參而後有一不於參侯道言一而於居侯黨言
 一則文不成義矣賈氏教氏不能釐正但據已誤之本

多方牽就而卒不可通豈知依注以考經其脈絡本自
 分明百世而下猶可改而還其舊邪王氏引之按鄉射
 禮未射之先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
 束之射時司馬命張侯注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
 乃說束繫綱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大射儀前射三日司馬命量
 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千五十又云遂命
 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千千
 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
 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
 畫者丹質注丹淺於赤此質又云鄉侯上介五尋中十
 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每弓取二寸五十倍中以為躬
 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此言侯也即考工記所
 云梓人為侯者也周禮夏官服不氏射則贊張侯以旌
 居乏而待獲考大射以服不為獲者是旌之侯三者皆
 獲者之器也周禮服不氏作乏射人作容故注云容謂
 之乏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天子虎侯

熊侯

豹侯

禮記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儀禮大射畢公入驚禮記言王之出於澤儀禮言公之出於澤則天子澤宮西郊小學也諸侯澤宮郊之大學也鄉射記曰於郊則閭中此諸侯郊射之中也司裘天子大射三

侯虎侯侯道九十弓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熊侯侯道七十弓侯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侯道五十弓侯中十尺鵠方三尺三寸有奇鄭氏謂王之大射王射虎侯諸侯助祭者射熊侯卿大夫士助祭者射豹侯其說蓋以大射禮公射大夫大夫射參士射子而知之也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則同侯蓋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體也凡侯面北西方謂之左其張而未射也不繫左下綱中拊東之及射則說東遂繫左下綱

畿內諸侯熊侯中與上下躬上下个與天子熊侯之制同

豹侯上中下躬上下个與天子豹侯之制同

司裘諸侯大射共熊侯豹侯鄭康成曰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是也侯步之制蓋與天子熊侯豹侯同與畿外之熊侯參侯異遠近屈伸之勢然也射人諸侯二侯四耦亦畿內諸侯耳

畿內卿大夫麋侯中與上下躬上下个同豹侯

司裘卿大夫射共麋侯侯道五十弓侯中十尺鵠三尺

三寸有奇天子諸侯之射與臣異侯尊君也大夫之射與臣同侯避君也士事人非事於人者也故有僚友而無臣故無大射擇士之禮

畿外諸侯大侯中亦廣崇丈八尺上下躬个亦與天子大侯同

參侯中躬个廣備與廉侯同

子侯中躬个廣備與參侯同

詩曰大侯既抗天子之侯也大射禮大侯九十諸侯之侯也天子大侯九十步而諸侯大射亦如之參侯以視天子熊侯子侯以視天子豹侯則步中躬舌之制可知

大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鄭氏曰
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彘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
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少半寸是也何則于侯中
十尺上下躬舌各二尺為八尺則丈八尺矣又下不及
地尺二寸則彘侯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矣參侯中丈
四尺上下躬舌八尺則二丈二尺矣鵠居侯中三分之
一則參鵠之下與彘侯上綱埒此所謂見鵠於彘也大
侯中丈八尺上下躬舌八尺則二丈六尺矣鵠居侯中
三分之一則大鵠之下與參侯上綱埒此所謂見侯於

參也諸侯如此則天子虎侯見鵠於熊熊侯見鵠於豹
豹不及地武又可知也

天子虎侯五正

熊侯五正

豹侯三正

梓人日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
也然則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以至士以三耦射
一侯二正皆賓射也鄭氏曰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
次黃而元居其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

綠賈公彥謂中朱以下皆以相剋為次南為首故先朱
考之聘禮記繅藉三采朱白蒼三采朱綠則三正去元
黃二正朱綠理或然也司裘諸侯大射二侯射人諸侯
賓射亦二侯畿內諸侯也若畿外則三侯矣二侯四耦
則三侯六耦矣儀禮大射畿外諸侯之制也三耦射畢
然後公射又三耦射畢然後公再射乃獲飲解則三侯
亦六耦也獻服不獻釋獲者之後又命五耦然昔晉范
不射射不作取天以其非正禮故也昔晉范
獻子聘於魯魯侯享之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
蓋方是時公室卑矣不能如禮

諸侯熊侯五正

豹侯三正

鄉射記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閭中於境則虎中
先儒謂國中燕射也境賓射也然諸侯賓射不特於境
而已其在國中亦皮樹中魯襄公享晉范獻子射者三
耦此諸侯賓射歟

大夫麋侯二正

士彘侯二正

士有賓射而不預王之賓射故射人無士之擊位士無

大射而與王之大射故司表豹侯士射焉鄉射記言鄉侯之遠近廣狹而不言其侯鄭康成謂鄉射當張麋侯

二正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天子熊侯白質

諸侯麋侯赤質

大夫布侯

士布侯

鄉射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鄭氏曰此所謂獸侯也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蓋白德之成赤事之著故天子之侯白質諸侯之侯赤質天子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其地不采可知也君賜而奇故畫一臣陰而耦故畫二畫非特其首而已鄭氏之徒謂六獸皆正面畫其首於正鵠之處猶狸首射不來者之首也然天子歌騶虞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芣三詩皆為射節而無射事孰謂狸首必射不來者之首也攷工記曰張獸侯以息燕鄭氏以息為休農息老物於義或然古者燕服黃衣狐裘蜡亦黃衣狐裘燕蜡同服則射之同侯不亦

可乎

貫革之射

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弓人曰往體寡
 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禮記曰散軍而郊
 射左射程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春秋傳曰楚
 使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扎焉杜預曰
之子躡聚也一發連七扎鄭氏釋司弓矢曰甲革革甲
言其能陷堅城十六年也釋弓人曰革謂干盾釋樂記曰貫革穿革甲也考之
 國語有三革之制齊語曰定三革則射革非特甲也

三種通釋卷一百六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主皮之射

儀禮鄉射篇後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
 射不勝者降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
 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
 為雋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
 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鬪不可不習一本引
 習空故於蒐狩以開之也開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

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
 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按鄭注作何以
然集傳集解引以何所以貴得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於
 國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
 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天子大
 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謹按曰主皮
 之射乃為班餘獲鄭注謂取餘獲陳於澤其說最確又
 按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
 注主皮謂射而中蓋庶人惟張皮射之也陳博士禮書

謂主皮之射庶人之禮卿大夫或用之於澤宮鄉大夫
 或用之以詢眾庶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
 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
 科古之道也陳博士之論精矣謹按曰詩小雅車攻篇
 毛傳云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
 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
 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鄭箋云每禽三
 十也孔冲遠正義云田無射禮唯既田乃有班餘獲射
 在於澤宮鄉射禮記禮射不主皮此謂士大夫以上有
 禮射者庶人則以主皮當禮射教氏繼公云主皮之皮
 與皮侯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為之犀兕若牛之皮
 為物堅厚强者乃能貫之故禮射不主皮近代蕭山毛
 奇齡云班餘獲之射雖澤宮揖讓與虞田力取稍有不
 同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且又必期於中故名
 為主皮若夫貫革周禮司弓矢所云射甲革楛質樂記
 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並非主皮不
 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於皮非力不能
 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雖發必祈中而

不止於祈中者以為禮也禮射張侯主皮之射張獸皮
 武射不張侯並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楛質而射之蒙謂
 檢討分別主皮貫革其說足以闡明經注則朱子以貫
 革解主皮者非也近代江氏永著羣經補義亦謂鄭注
 雖以三射為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
 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也
 主皮之射張侯而射之乃田獵後習武取獸之射則
 主於貫革江氏承之說是也按鄉大夫五物有主皮不
 得以不主皮為鄉射鄉射禮記原文禮射不主皮明是
 禮射當據鄭注所云大射燕射賓射也夫子見當時皆
 尚力射即大射燕射賓射皆主皮故引此語而嘆之明
 古射禮之不可復也謹按當時射禮雖變為主皮亦只
 是用主皮決非張以獸皮而遂廢其正鵠或如鄉射禮
 所謂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也按大射為天子諸侯擇士
 之射賓射為諸侯朝於天子及自相朝之射燕射為天
 子諸侯無事燕息之射也賓射之主皮證之詩齊風猗
 嗟篇魯莊公以善射聞於鄰國其次章曰終日射侯不
 出正兮按射侯惟賓射畫正大射燕射無正其曰不出

正者為賓射無疑其辛章曰四矢反兮可為射滿勝者
又射之證蓋賓射主皮為春秋之變禮當時列國兵爭
文事不講賓射而主皮則大射燕射可知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六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射服大驚冕
燕射皮弁

司服王祀先公饗射則驚冕賈公彥曰王饗食在廟故
服驚冕大射在西郊虞庠亦服驚冕燕射在寢則朝服
燕禮祀燕
朝服於寢賓射在朝則皮弁服然王燕以朝服則燕射
亦皮弁也詩以有頰者弁刺幽王之不宴同姓以側弁
之戕刺幽王之飲酒無度此燕射用皮弁之證也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
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大夫鴈諸侯在朝
則皆北面蓋大射賓射燕射之位一也大射王服七章
之驚冕故三公執五命子男之璧執五命子男之璧則
五章之冕冕矣王降袞冕以接賓三公降驚冕以從王
卿大夫而下不降故執其等之摯服其等之服

扑

鄉射記曰楚扑長如笱刊本尺又曰射者有過則撻之
蓋衆之所在非威不足以制之故古者閭胥於鄉小胥
於學有撻撻司市於市有扑罰司徒於誓田亦有扑書

稱扑作教刑撻以記之禮稱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則射之有扑宜矣鄉射司射既誘射乃適階西取扑搯之及升堂告賓則去扑降而反位則搯扑升而去扑所以敬尊也降而搯扑所以威重也

貢士與射

射儀曰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

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書傳稱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教三不適謂之誣其適則有衣服弓矢拒鬯虎賁之賞其不適則有絀爵之罰漢武紀有司奏類其言亦類於此則貢士與射其來尚矣蓋人之賢不肖不能逃於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趨舍常見於行同能偶之際故射於澤宮飾之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偶以觀其類則人材其有遺乎

天子騶虞九節

諸侯狸首七節

孤卿大夫采蘋五節

士采芣五節

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諸侯射以狸首七節孤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芣五節射儀曰騶虞樂官備也狸首樂會時也采蘋樂循法也采芣樂不失職也儀禮大射鄉射皆司射命射者曰不鼓不釋大射奏狸首間若一鄉射奏騶虞間若一又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鄭氏曰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

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然則王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以聽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寡所以優尊者欲其先知之審也然則王射以騶虞大夫士之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之詢眾庶亦欲官備於天子也鄉射合樂大射不合樂者鄉射屬民欲同其意故合樂大射擇士與祭欲嚴其事故不合樂

大射之位

鄉射之位

鄉射於序而用鹿中鄭氏謂士為州長者之禮也然其

言射必兼序序言禮必兼大夫周官鄉大夫有鄉射之禮則鄉射不特士而已大射前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鄉射不言蓋戒與射同日也大射有大射正小射正司射鄉射則有司而已蓋皆主人之吏為之也大射設次於東故不適堂西鄉射無次故射者適堂西而已大射負侯者諾則以宮又諾以商鄉射獲者諾聲不絕而已大射獻服不則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鄉射獻獲者於侯而已以服不士也故獻近於乏鄉人賤也故獻即於侯也大射鍾師以鍾鼓奏緘夏鄉射以鼓奏緘夏以君尊故有鍾鼓大夫士卑特用鼓也大射度侯道以程步鄉射則度以躬大射乏西十步北十步鄉射則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此大射鄉射之別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

臣林昌彝纂輯

祭侯禮

射人祭侯則為位鄭氏曰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為位為服不受獻之位也鄉射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籩在東豆在西俎當在北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與適左个中皆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於籩復位飲獲者執其薦使執俎從之辟設於乏南獲者負侯而俟鄉射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膾肺膳東方謂之右个大射司宮尊侯於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設洗於尊西北籩在南東肆實一散於籩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至服不復負侯而俟陳氏禮書曰祭侯獻獲者獲者以祭侯獲者北面拜受爵乃適右个左个中南面而祭侯終則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而卒爵

其祝辭則天子之禮曰惟若甯侯母或若女不甯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諸侯以下之祝不可考也其薦俎則鄉射大射薦有脯醢俎有折脊脅肺臠天子之禮不可考也其邊豆之設則邊在東豆在西俎當在北其祭則獲者執其薦使人整俎從之設於乏南然後負侯而士卒爵不就乏者明其享侯之餘也既祭薦俎設於乏南而不於左个之三步者即其所有事之位也獲者北面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不北面者避正主也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而不

奠爵者不備禮也鄉射獲者以鄉人大射以服不鄉射獲者負侯受爵大射服不俟西北三步受爵尊卑異也然射人祭侯為位則三祭與獲者受爵之位也鄉射記獲者之俎皆有祭則脊脅肺臠皆有大以祭也鄭氏謂位者獲者受爵之位皆有祭有獲者也祭祭肺者也其說拘矣皆有祭與公食大夫庶羞皆有大小儀魚皆有

臠同
 福 鄉射注福猶幅也所以承荷齊矢也兩端為龍首中央為地身象赤黑漆
 韋當 鄉射記注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為之

鄉射記曰福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福聚橫而拳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鄉射司射既請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射器弓矢決拾乃納射器皆在堂西三耦卒射司馬降自西階莊中筈北面命弟子設福乃設福於中庭南當洗東肆東肆統於賓弟子取矢北面坐委於福北括司馬當福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手撫而四數分之也既射弟子退福獲者退中與算大射司射請射有司總衆子矢福皆適次而俟三耦卒射小臣師設福既設福小臣坐委矢於福之北括司

馬師坐乘之三耦既拾取矢捆之齊寺之也卒射小臣師道福巾車量人解左下綱鄉射記曰福長如筈博三寸厚寸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聚之蓋兩端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蛇交所以安矢也韋當所以分矢也鄭氏曰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實公旁曰未分則總委於當既分則四在旁大射三耦既拾取矢捆之所以齊矢也夫福之福矢蓋猶福衡之福牛考之於禮奉福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脫則福卑而無足可知舊圖福有足誤矣

物 以丹為黑度尺而午

鄉射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

物當棟堂則物當楯鄉射司射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

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鉤楹繞楹而東也左物下物也及物揖左足

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方猶也又曰上射揖下射

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

合足而俟乃射又曰司馬升自西階鉤楹自上射之後

立於物間西南面揚弓命去侯乃出於下射之南還其

後降自西階大射既三獻有司納射器工人士與梓人

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

正莅之一從一橫曰卒畫自北階下司宮掃所畫物燕

禮君與射則為下射樂作而後就物既發則小臣受弓

以授弓人上射退於物一筈既發則答君而俟答對也陳

氏禮書曰物者則之所自出也射之所履不過乎物故

位謂之物左為下物右為上物其畫也若丹若墨其設

也兩楹之間於序則當棟於堂則當楯弓長六尺而兩

楹之間容弓筈長三尺而物如筈武長尺有二寸而距

隨長武一縱一橫縱長而橫短此所謂度尺而午也前

足至物之左端後足合而隨之此所謂距隨也凡射及

物則揖履物則先左足先左足以正其位還視侯中以
審其的然後俯正而侯此所謂以志正體直可以祈中
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一

臣林昌彝纂輯

鹿中

中者前足跪
聚赤黑色漆

兕中

皮樹中

閭中

虎中

鄉射記曰君國中射則皮樹中

謂城中燕射也皮樹戰
名今文皮樹繁堅張鑑

禮國曰皮
樹人面

於郊則閭中

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太學王
制曰大學在郊閭獸名如驢一

角或曰岡如驢蹄周書曰北唐戎以岡
於竟則虎中

謂與郊同
君射也

大夫兕中

兕獸名似
牛一角

士鹿中

射於國中

臣不習武
事於君側

鹿中聚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

者奉之先首

勦足跪者象教
獲之獸受負也

賈公彥曰國中燕在寢故

也大射公入鶩從外來入此云於郊故記大射在郊也

諸侯大射於大學天子大射於虞庠小學於竟與鄰國

君射賓射也以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也天子諸侯

皆燕射在國又天子賓射在朝亦在國大夫士燕射賓

射不在國大夫亦得行大射雖無郊學亦不得在國是

以孔子為鄉射射於覆相之圃是其一隅也鹿屈前足

以受負若今駝受負則四足俱屈之類也鄉射未旅司

射請射乃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拾中

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

人執算以從之鹿中射於樹也
於序當兕中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

西當西序東面與受算坐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

西南末與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

釋貫猶中也
正不釋算也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於

中與執而俟執所
取算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

箇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委
之

通西階西立於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

先數右獲二算為純率委其餘於中西與共而俟大射

三爵既備司射適西階前東面命有司納射器君之弓

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於西堂下總眾弓

矢福皆適次而俟三耦卒射司射命釋獲者設中東面

退大史實八算於中司射適階西北面視算釋獲者東

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為純卒委其餘於其中西

與共而俟陳氏禮書皮樹儀禮或作繁豎其狀人面蓋

人面而能豎者也閻如驢一角而跛蹄兕如牛一角而

青色爾雅曰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曰兕如野牛有毛其皮堅厚可以刺鎗交州記曰兕

出九德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閻中

於境則虎中大夫射則兕中士則鹿中鬣前足跪鑿背

容八算則皮樹虎兕之制蓋亦然也惟君有射於國中

而燕射大射賓射異中大夫士射必於郊而燕射賓射

同中君射則始納於西堂下繼又總之以適次大夫士

射則納於堂西而已此尊卑之辨也其奉之也先首其

設之也必坐其位則南當福西當西序其嚮則東面籌

雖八十所容者八算而已上射之算釋於右下射之算

釋於左則賓主之黨辨矣二算為純一算為奇則勝負

之黨辨矣鄉射用鹿中而投壺亦鹿中者投壺輕於射

禮故用中之下者而已

籌等長尺有握握素節氏曰極本所持處素刊之也

鄉射曰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握素握布四指指一寸則

籌尺有四寸矣公羊傳曰膚寸而合投壺曰室中布五

扶先儒謂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則握與膚扶一也握

素刊其本也鄉射籌八十而中實止於八者籌八十以

十耦計之也一人四矢皆中則用八算焉射未必皆中

而必備八算者不敢期人之不中也每一耦射中者一

箇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有餘算則反之蓋釋獲

者取八算於中執之改實八算以待後中既釋獲委於

其中西又取執而改實焉故中之所容常八算

乏如曲屏風無足鄉射獲者既射司馬文爵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於之南遂設薦俎

就之明已所得禮

周禮射人王三侯三獲三容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

夫一侯一獲一容士狩侯一獲一容服不氏射則贊張

侯以旌居乏而待獲儀禮鄉射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

西五步容謂之乏侯道五十步此大射設乏西十北十

凡乏用韋前射三日張侯說之鄉射將射司馬命獲者

倚旌於侯中射者升履物司馬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

旌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典而俟及射獲

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既射獻獲

者於侯獲者負侯拜受爵遂使人執俎從之辟設於乏

南大射獻服不亦如之陳氏禮書曰正面北乏面南故
文反正為之侯各有獲獲各有容故王三侯三獲三容
諸侯二侯二獲二容卿大夫士一侯一獲一容容革為
之鄉射三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大射西十北十謂
之乏乏以矢力乏於此也謂之容以獲者所非也爾雅
曰容謂之防郭璞曰如小曲屏唱射者所以自防容與
防皆乏之異名也

拾

朱極

決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決拾詩曰決拾既飲又
曰童子佩鞶鄉射曰袒決遂大射又曰設決朱極三士
喪禮釋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纒極二內則曰佩決捍
蓋決著於右巨指以鉤弦者也極著於右三指以釋弦
者也食指中指無名指拾著於左臂以遂弦者也大射朱極三
士喪禮纒極二則生者以朱韋所以致飾而三以致其
用也死者以纒所以復質而二以明其不用也鄭氏釋
周禮謂士決用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釋大射曰決以象

骨為之遂以韋為之賈公彥曰大夫以骨不必以大象
蓋皆推士禮而揆之也拾亦謂之遂儀禮所謂袒決遂
是也亦謂之捍內則所謂決捍是也極亦謂之鞬所謂
佩鞶是也鄭康成曰鞶之言各所以擊者手指儀禮鄉射記大夫與士射
袒薰襦燕禮記君射袒朱襦蓋大夫與士射士則以拾
蔽膚大夫則飲衣而已君與大夫射大夫以拾蔽膚君
則飲衣而已鄭氏謂拾所以蔽膚飲衣者此也曲禮曰
野外軍中無擊以纒拾矢可也則拾亦可以為擊與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二

臣林昌彝纂輯

楛質

夏官司弓矢職曰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又曰澤共射楛質之弓矢注故書楛為報先鄭司農云楛字或為報非是也司引矢職曰澤共射楛質之弓矢言射楛質自有弓謂王弧弓也以此觀之言報質者非也先鄭遂定為楛後鄭云質正也樹或作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先鄭謂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小爾雅

亦云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槩槩古文梟或作璋所謂質也質者射之的先儒皆分正質為二後鄭一之故曰質正也樹楛以為正若梟然矣國師職曰射則充楛質杜子春讀楛為齋人鉄楛之楛圍人所習故使充之言國人養馬以鉄斬鬻乃其職也漢掌畜官斫莖即此蓋斫莖以楛為藉耳爾雅楛謂之被孫炎曰楛斫木質也質一作櫛詩云方斫是虔楛省為虔猶櫛省為質箋云取松栢斷之正斫於楛上則是用以為藉也詩曰取厲取鍛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疏云質楛也言鍛金之時

須山石為楛質故取之則楛質又為鍛厲斧斤之石矣

史記范雎曰臣之曾不足以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

鉞注云楛莖楛也質到刀也失之穀梁傳云葛覆質以

為梟則質非刀明甚且質為刀則射者何可以為的也

顏師古謂鉄非斧得之鉄為到刀質則莖楛明矣楛質

故書作報質車革前曰報車用革質用皮其類也以及

為韋或者非誤乎郭璞謂報以韋韋車韋也即詩之

朱韋毛傳云路車朱韋然則韋一名報車之前後皆用

革鞞前曰報後曰第又皆以鞞衣之或飾以羽即詩之

鞞第前曰禦後曰蔽楛一作砧文字集略曰砧梓之質也猶金切所謂搗衣砧淮南子曰

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注云格射謹按曰楛或作

之楛質的射準也本意氏士奇禮說

楛櫛或作鑽通作質楛櫛或用莖弱裏二十六年公

羊傳云夫負羈繫執鉄鑽从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

孽之事是也或用以斬人漢書項籍傳注云質楛也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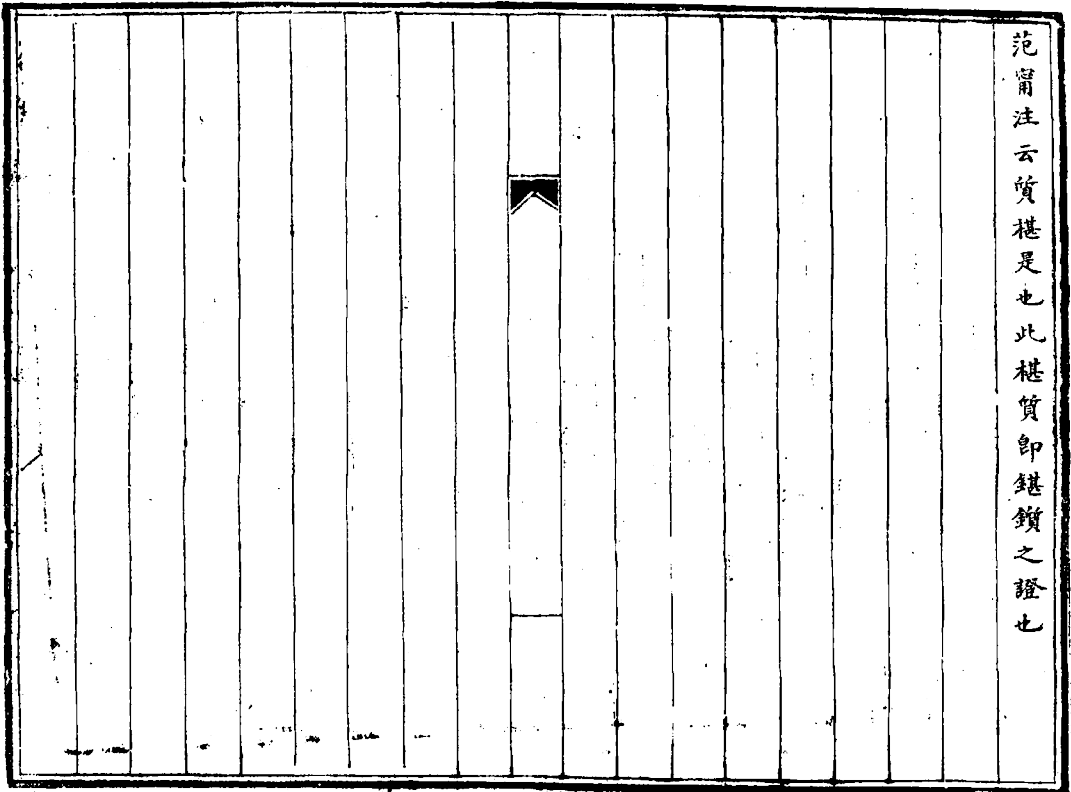
者斬人加於楛上而斫之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君不

忍加之以鉄鑽何休注云鉄鑽要斬之罪秦策云今臣

之曾不足以當楛質要不足以待斧鉞是也或用以為

門槩昭八年穀梁傳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槩

范甯注云質椹是也此椹質即椹鑽之證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拜夾形制類

周禮射鳥氏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拜夾取之鄭氏曰王

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拜夾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司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弓矢

如數拜夾鄭氏曰拜夾矢箭也賈公彥曰司弓矢有大

射燕射則賓射亦同矢箭之言出於漢時也考之儀禮

大射則取矢以小臣卿射則取矢以子第其取矢也昏

司射揖弓命之則射鳥氏之取矢蓋亦如此然則取矢

必以射鳥氏者以其視高者審歟

弩發弩之處謂之楛

說文曰弩弓之臂者周禮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

之法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制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

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增

矢第矢用諸弋射恆矢庠矢用諸散射鄭氏曰攻守相

迫近弱弩疾發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強則不及弩無王

孤恆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八矢弓弩各有四焉枉

矢殺矢增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第矢庠矢弩所

用也荀卿曰魏氏之武卒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
 晁錯曰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方弩之地也
 又曰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則弩特施於兵事而已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則兵事亦王之所預也易曰樞機
 之發書曰若虞機張則機弩牙也矢人夾其陰陽以設
 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弓矢比在臺兩旁弩矢比在上
 下則以括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弓

周禮冬官攻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
 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
 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
 者以為受霜露也鄭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
 筋膠未聞攻工記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櫨次之檠桑
 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注鄭司農云爾

雅曰柘櫨關西呼柘子一名土櫨一名牛櫨又曰檠桑山桑又攻工記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卿心陽聲則遠柘注陽

猶清也木之類近柘者奴謂蒿又攻工記凡析幹射遠

者用斲射深者用直注鄭司農云斲謂形斲假令本性

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為弓故曰審曲面斲元謂曲則則

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可厚厚則力多又攻工記居幹之

道蓄桌不迪桌製古字通注鄭司農云蓄桌謂以鋸副析幹

迪謂裏行絕理者弓發之所從起說云不裏迪失理元則弓後不發傷也

謂桌讀為製縞之製幽風燕在栗薪箋云古者聲栗製同也補注蓄斯聲

相逼折也今方俗語猶然稟製假借字謂傷動曰發亦
 方言又攷工記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老牛之角
 紆而管音於之恐反先鄭云紆讀於搏之於昔讀為交錯
 之錯謂牛角猶理錯也又攷工記疾疾險中注牛有久
 病則角裏傷又攷工記瘠牛之角無澤注少潤氣又攷
 工記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處於剋而休於氣音感
 促剋音通是故柔柔故欲其靛也白也者靛之微也注
 休况付反音通是故柔柔故欲其靛也白也者靛之微也注
 感近也休讀為照鄭司農云欲其形之自由反以為弓
 元謂色白則靛又攷工記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鳥
 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微也注故書
 畏作威杜子春云威謂弓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元謂
 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釋名蕭附之聞曰淵又攷工記
 夫角之未遠於剋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
 豐末也者柔之微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
 之牛戴牛注末之大者剋氣及照之三色本白中青末
 豐鄭司農云牛戴牛角直一牛又攷工記凡相膠欲朱
 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紆而搏廉注搏團也廉瑕履
 利也又攷工記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

魚膠餌犀膠黃凡呢之類不能方呢細注皆謂煮用其
 皮或用角餌色如餌故書呢或作檄杜子春云或為韌
 韌黏也又攷工記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
 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剋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
 注剋疾也又攷工記筋欲嫩之嫩注鄭司農云嚙之當
 孰疏云筋之推打嚙欲得勞又攷工記漆欲測注測
 猶清也又攷工記絲欲沈注如在水中時色又攷工記
 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注全無瑕病凡為弓冬
 析幹而春液角液音夏治筋秋合三材注三材膠絲漆
 鄭司農云液讀為暉疏云暉是解酒之又攷工記寒奠
 體注奠讀為定至冬膠堅內之榮中定往來體又攷工
 記冰析濟注大寒中下於榮中復內之又攷工記冬析
 輪則易注理滑致又攷工記春液角則合注合讀為洽
 又攷工記夏治筋則不煩注煩亂又攷工記秋合三材
 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瀉則審環注合堅密也流
 猶移也疏云謂不失審猶定也疏云納之榮中析其漆
 不致又攷工記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注春歲乃可用又
 攷工記析筋必倫析角無衷斷目必茶音注鄭司農云

茶漬為舒舒徐也目翰節目又攷工記斷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瞻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翰再液注脩猶久也摩猶隱也瞻絕起也重醪治之使相稱又攷工記厚其帑則木堅帑居反薄其帑則需注需謂不充滿鄭司農云帑謂弓中裨又攷工記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倂注厚猶多也疏云多其液節猶適也疏云其裨須節適厚得所也不皆約纏之繳不相次也倂猶均也又攷工記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斷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注擊之言致也中猶均也翰不均則角蹴折也林氏云膠在角內若有厚薄則角必為之摩動又攷工記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注當弓之隈也長短各稱其翰短者居蕭又攷工記恆角而短恆五是謂逆挽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角而達辟如終絕同辟非弓之利也今夫艾解中有雙馬故校於挺臂中有拊焉故割恆角而達引如終絕非弓之利注恆讀為榷榷竟也竟其角而短於淵翰引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挽然校疾也既不用

力故之又不疾達謂長於淵翰若達於蕭頭絕弓斂角過淵接則送矢太疾若見絕於秘矣絕擊也常如秘者為發強時備頓傷詩云竹秘絕膝秘於秘然齊人名手足擊為散之散艾解謂接中也前云居角長短者相接所謂淵接是為艾解中也變謂蕭臂用力異疏云引之則臂中用力故夫則蕭用挺直也拊側骨釋名中央曰拊拊與也人所持換也林氏曰側骨者把處兩邊貼以木也劉亦疾也補注斂以竹為之弓弛則絕之於弓裏張則斂之角長過淵接引強送矢俱不利故曰辟如終絕又曰引如終絕又攷工記播翰欲孰於火而無贏播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斂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早亦不動居溼亦不動注贏過孰也燂炙爛也不動者謂弓也又攷工記苟有賤工必因角翰之溼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注溼猶生也補注鄭用收曰動者在內謂後必撓減變動於內又攷工記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拊長其畏而薄其敵敵讀為敵宛之無已應注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強言不罷需也峻謂蕭也鄭司農云

敵謂弓人所据持者補注峻蓋箭之柱弦者也挺臂中
 有柎柎擊弦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高下厚薄互為橫
 縱之辭也敵與柎皆弓把柎者其內側骨又攷工記下
 柎之弓末應將與為柎而發必動於柎注末猶箭也與
 猶動也發也弓柎卑箭應弦則柎將動柎接中補注末
 應將與言箭應弦將有傷動為柎而發必動於柎言因
 柎以致傷動者其病必在角柎相接之處與與弓韻發
 與網韻異文協句爾又攷工記弓而羽網末應將發音和
 界反音和注羽讀為尾尾緩也接中動則緩網箭應弦則

角棘將發補注接中既傷動而緩網角棘皆隨之壞矣
 又攷工記弓有六材焉維棘強之張如流水注無難易
 也又攷工記維體防之引之中參注體謂內之於藥中
 定其體防深淺所止疏云若玉弧之弓往體寡來體多
 度之弓往體多來體寡者此之一尺五寸張之得五寸
 寸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者此之一尺張之亦一尺謂
 體定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疏云此據唐大中者
 之雖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疏云此據唐大中者
 尺以其夫長三尺損滿故也雖角堂之堂古音且庚
 反注負弦辟戾也負弦則不如環如環亦謂無難易補
 注既弦引之如環及其釋弦無失體亦如環又攷工記

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輪輪不勝筋謂之
 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注不勝無負也
 補注角輪筋三者量其力無此勝彼負謂之參均即所
 謂量其力有三均也角輪筋之材美工巧為之時謂之
 參均是均者各三而謂之九和也量其力有三均二句
 又攷工記九和之弓角與輪權筋三倅膠三倅倅當
 三倅漆三倅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注權平也倅倅
 也即輕重未聞補注權之使無勝負故曰角與輪權
 倅未聞三倅三倅三倅一弓之筋膠漆也倅者

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三銖重一兩十銖二十五
 分銖之十四卽收絲之器也挹漆之器皆有量數可取
 則者又攷工記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
 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
 規注材良則句少也疏云按下文及司弓矢六弓為又
 攷工記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
 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
 士服之注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又攷工記凡為
 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茶古

字假借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夫骨直以立忿執
 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夫其人安其弓安
 其夫安則莫能以遠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夫危
 則莫能以應中注又隨其人之情性奔猶疾也應怒也
 又攷工記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夫史之屬史庚利射疾
 與弋注射遠者用執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疾非必遠
 顧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夫不深中疾不落大夫
 士射疾夫落不獲弋嫩射也又攷工記往體寡來體多
 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注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
 於射堅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孤弓亦然革謂干角質
 木楛天子射疾亦用此弓又攷工記往體若一謂之唐
 弓之屬利射深注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
 然又攷工記大和無濇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其次有
 濇而疏其次角無濇注大和尤良者也深謂濇在中央
 兩邊無也疏云筋在背角在限皆有濇但深在其中夫
兩邊亦有但疏兩邊無也其次有濇而疏者以上來之此謂
之不皆有也角無濇謂限裏合濇若背手文角環濇
 牛筋黃濇摩筋麻蠟濇注弓表裏濇合處若人合手背
 文相應黃栗實也麻蠟屈蟲也又攷工記和弓數摩注

和猶調也數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攷工記
 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輪至謂之疾弓覆之而
 筋至謂之深弓注句於三體材嫩惡不用之弓也覆猶
 察也謂用射而察之爾雅覆至猶審也古字至致通但
審也角善則夫雖疾而不能遠幹又善則夫疾而遠筋又善
 則夫既疾而遠又深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五

臣林昌彝纂輯

彤弓

彤弓

黑弓

易曰弦木為弧刻木為矢書曰和之弓垂之竹矢弓人取榦之道七柘為上檇桑橘木瓜荆次之竹為下禹貢荊州貢柘榦柘柘也栝柏維箇籛栝栝可為矢改工記荆之榦妣胡之笥家語曰南山之竹不揉自直羽而鏃之傳

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古者弓矢之材以木若竹弓以木為上以竹為下矢以竹為常以栝為異弓材謂之榦矢材為之彙弓之長短視人之形體弓之強弱因人之志氣矢之安危以濟弓之強弱故人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別則弓有六尺六寸六尺三寸六尺二寸之制往體寡來體多者王弓弧弓也往體多來體寡者夾弓庾弓也往體來體若一唐弓大弓也材強則往體寡材弱則往體多強弱中則體若一材強故利射革與質往體寡故合九而後成規材弱故利射侯與弋往體多故合五

而成規強弱中故利射深體若一故合七而成規王孤王之弓唐大諸侯之弓夾庾大夫之弓王孤則彤之詩曰敦弓既堅毛氏曰敦弓畫弓也王孤也荀卿何休曰天子彤弓是也唐大則彤之荀卿何休曰諸侯彤弓是也司弓矢以唐大弓授使者勞者詩以彤弓錫晉文公則唐大彤之可知儀禮大射鄉射大夫士用夾庾荀卿曰大夫黑弓則夾庾黑之可知然士合三而成規則六弓之外弊弓也司弓矢者謂之弊弓儀禮士亦用夾庾者蓋士之鄉射有大夫存焉非鄉射則弊弓而已先儒謂士不用合三成規之弓周禮託士而言其說無據明堂位穀梁曰大弓天子之戎器公羊曰弓繡質繡質繡其拊也蓋魯之大弓亦彤天子之弓亦繡質不然不可謂之天子之戎器也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弓以強弱辨其等以安危因其弓辨其等所以明分因其弓所以利用然王之田獵未嘗不以夾庾學射未嘗不以唐大所謂合九合七合五合三者其大致然也

弓附載箭附

說文曰弓象形史記曰揮作弓弓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所以為深絲所以為固張則筋外而角內弛則角外而筋內拊把中也簫弓端也隈其曲也芟其接也拊或作拊又曰質旁曰撻中曰蔽簫或作猶又曰弭曰弩

結方

切曰峻弓人曰挺臂中有柎焉故剽又曰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隈而薄其蔽又曰芟解中有變焉故校廣雅曰柎柄也鄭康成曰芟讀為駁芟解謂接中也賈公彥曰隈簫角接處也說文曰弩弓戾也詩曰象弭魚服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左傳曰左執鞭弭蓋無

緣之弓以骨飾其弭而已故亦謂之弭杜子春曰隈弓之淵鄭司農曰蔽謂弓人所握持者毛氏曰弭所以解紛曲禮曰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拊少儀曰弓則以手屈獨執拊則右手執簫矣簫之飾不特以骨而已爾雅曰以金者謂之鈇以蜃者謂之玼以玉者謂之珪爾雅曰蜃小者玼郭璞曰玼小蚌也

弓鞬

明堂位曰載弧韜月令曰元鳥至乃禮天子所御帶以

弓鞬既夕禮弓有韜詩曰虎韞鏃膺交鞬二弓又曰抑

豐弓忌又曰彤弓昭兮受言櫜之又曰載櫜弓矢說文曰發弓衣也左傳曰右屬櫜韃杜氏曰櫜以受矢韃以受弓鞬發韜鞬皆弓衣也亦曰弓室鄭氏釋既夕禮謂以緇布為之覲禮言包干戈以虎皮詩言虎韞而鞬韞皆從韞則古之弓衣以皮為之也明器之弓以緇布蓋鄭氏以漢禮言之耳內則曰斂算而禡之樂記曰包干戈以虎皮名曰建櫜則韞櫜之名不獨施於弓也詩言虎韞鏃膺交鞬二弓又言二牙重弓重弓則一鞬之內皆二弓以備毀折

弓藥

荀子曰接人用柎韓氏云柎者藥柎正弓弩之器楊子曰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亦藥之而已矣蘇氏傳曰藥弓弩說文曰藥榜也亦作弩則柎榜皆藥之異名攷工記弓人為弓寒奠體冰析瀋寒奠體則不流冰析瀋則審環蓋奠體者納之藥而已析瀋者下於藥而復納之也

弓秘

既夕明器弓有秘詩曰竹閉緹滕考工記曰恆角而達

譬如終絕蓋秘以竹為之狀如弓然約於弓裏命之曰
秘所以備損傷也緹繩也滕約之也秘以閉之故亦謂
之閉緹以繫之故亦謂之緹如此則納之韜中足以定
往來之體祛翩反之病矣秘亦作執

依捷

既夕禮曰弓設依捷鄭氏曰依纏弦也捷附側矢道也
皆以韋為之賈公彥曰依今弓藩也捷所以捷矢令出
也生者以骨死者以韋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矢

周禮夏官司弓矢職掌八矢之法枉矢絜矢殺矢鏃矢
絜矢絜矢恆矢痺矢鄭氏注八矢弓弩各有四焉枉矢
殺矢絜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痺矢弩所用
也枉絜二者前於後重微輕程氏瑞田云謂其前於後
殺鏃二矢之尤重者為微
輕也轉寫誤行疾也殺鏃二者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
互作重後也絜第二者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恆痺二者前後

訂其行平也又云恆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儀禮既
夕記志

夫一乘軒輶中注云
綱整也釋文整音至謹按曰爾雅釋器金鏃翦羽謂之

鏃郭注今之
鏃箭是也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注今之
骨鏃是也今按鏃者

說文作族云矢鏃也束之族族也翦作筋云齊斷也鏃

云天金鏃翦羽謂之鏃詩行葦正義引孫奭曰金鏃斷

羽使前重也司弓矢云鏃矢用諸近射田獵鄭注前尤

重中深而不可遠也既夕記云鏃矢一乘骨鏃短衛鄭

注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

示不用也生時鏃矢金鏃賈疏云短衛即翦羽也謂之

衛者羽所以防衛其矢故名羽為衛淮南兵略篇云疾
 如錐夫高誘注以錐為金族翦羽之矢郭云錐翦也者
 方言云凡箭鏃廣長而薄鏃謂之錐骨鏃不翦羽者以
 骨為鏃而不斷齊其羽令前後適均也太平御覽三百
 四十九引舊注云不翦謂以鳥羽自然淺狹不復口也
 志者書云若射之有志司弓矢云恆矢用諸散射鄭注
 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恆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既
 夕記云志矢一束軒輶中亦短衛鄭注志猶擬也習射
 之矢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然則骨鏃不
 翦羽即不短衛矣郭云骨髀也者釋文引埤蒼云骨鏃
 也按髀箭古用骨今亦用木仍曰髀頭郭氏註行
 瑤田考工創物小記云按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骨鏃
 不翦羽謂之志然則八矢中惟六矢用金鏃故考工記
 矢人職所舉五矢僅三等不舉恆矢之屬以軒輶中者
 用骨鏃不用金鏃也是故矢人之言鏃矢第矢注第當
 也曰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即夏官注所謂前尤重者也
注參訂之而平其言兵矢曰矢也曰五分二在前三在
者前有鐵重也後即夏官注所謂前於重微輕者也注鐵差短小也兵
矢在

可以其言殺矢注殺當也曰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即夏
 官注所謂前於重又微輕者也注鐵又差其在治氏曰
 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鏃十之重三坑戴氏震補注以坑
觀讀如九十一鏃二矢人之言刃也其辭同不專言殺
十五分鏃之十三矢也今以三等之矢訂之而平者前後殊所其故在金
 鏃有輕重則記所云刃之度法與權刃之數宜如治氏
 專指殺矢言也又考記云以筭之厚為之羽深注謂厚
 之數未聞然刃圍寸者刃本之圍也刃之本即筭之末
 循其所網之末而漸豐之至於其所網之始所謂參分
 其長而網其一也準之而為筭末之網圍則亦參分其
 圍網其一而已矣網圍寸則不網者圍寸有半其厚半
 寸可知也若是刃之圍寸似無三等之差矣圍寸無差
 而三等之差實由金鏃豈所謂鏃十之重三坑者惟殺
 矢之屬為然故治氏專言殺矢良有以與其他二等則
 以次差短亦以次差輕準訂平處試之從可知其數與
 五分其長而羽其一參分其羽以設其刃羽六寸刃二
 寸也曰刃長寸者注以記脫二字戴氏震補注云矢七
 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余見古矢鏃不為七豐本

銳末自其半而漸殺之然則二寸者刃之通長言刃長寸者戴氏由今已以通其義嘗見古鐵而知其形蓋言其半之發於刃者耳今水之以辨其陰陽注云陰沈而陽浮疏云就其浮沈刻記之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注云弓矢比在橐兩旁弩矢比在上下余謂夾其陰陽者如弓矢既辨其沈而在下者為陰浮而在上者為陽而刻記之矣乃夾其兩旁而設比是為夾其陰陽若弩矢則夾其上下設之令陰陽不敬側亦為夾其陰陽也夾其比以設其羽者羽有四先設其兩其比夾在兩旁者先設其上下夾在上下者先設其兩旁均之為夾其比也兩羽既設復又夾兩羽而更設兩羽則四羽與比適相當據注設羽於四角蓋古羽四若今羽三則設一羽當其陰陽如魚之鱗兩羽分設其下成三餘亦與陰陽不相比與陰陽不相戾然後以比關強而陰陽恆居上外錯而赴的不嫌游掉雖有疾風何憚之有哉雖然等之強弱不可以弗講也前弱後強後弱前強與前後強弱同而中或偏強偏弱則俛翔紆揚之病生俛者前低翔者前高紆者中曲而不直揚者前後輕而不定故必橈之以砥其鴻殺之稱鴻殺稱則四疾除矣雖然羽之

豐殺又不可以不講也豐則遲殺則趨說文趨疾也對遲言宜從說文注趨旁今人試夫以左手指搨而圓之藏矢其中復以右手兩指夾其比旋之令前行以觀其遲趨之宜注言今人以指夾夫俛衛即羽也儀禮既夕記云矚夫短衛志夫亦短衛疏言羽所以防衛其夫不使不調故名羽為衛是也記曰夾而搨之以砥其豐殺之節豐殺得其節則遲趨之病亦除矣相筭欲生而搏注云生謂無瑕蠹嘗謂生如漢志泠論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之生晉灼曰生而自然均也彼言其厚生而自然均此言其形生而自然圓且生字直貫下四者搏重疏象皆生而自然者也武進張氏憲言若柯文鈔初編載內閣中書趙德豫藏銅鐵一枚云自其外祖父某制使官山西得之高平土中其地是古長平疑秦趙戰地也秦中而魏以高平土而旁鐵而下刃枝出夾時者寸也魏其重得今稱七珠二索於古蓋半跨而弱以是知致工記云納夫長寸而寸鄭康成氏讀為長二寸猶信而國亦當為二寸而鄭氏略也惜其鐵之不完無以測古三坑為幾何重張氏所據此鐵之制似為近古實可補鄭注致工及休甯戴震致工補所不及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彤矢 旅矢 矰矢

藁人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箭亦如之鄭氏曰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弩及矢箠長短之制未聞又曰矢藁長三尺蓋以經無其制故兩言之也枉矢則飛如變星者也殺矢則中而必斃者也矰矢則弋高者也恆矢則常服者也枉矢絜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則其達遠故利火射用諸城守車戰殺矢

鏃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則其達遲故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第矢七分四在前三在後則其行高故用於弋射恆矢庫矢八分四在前四在後則其行平故用諸散射枉矢絜矢兵矢也亦可施於田故鄭氏以矢人之兵矢田矢為枉矢絜矢是也鏃矢與第矢異殺矢與鏃矢同故鄭氏以矢人之第矢為殺矢以殺矢為第矢也詩曰四鏃如樹爾雅曰金鏃剪羽謂之鏃骨鏃不剪羽謂之志則金鏃不特鏃矢有之第矢以上皆然故鏃謂之鏃也君子志於中而不至於殺故禮射習射之矢皆謂之

志也射必剪羽尚疾也志不剪羽尚舒也尚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尚舒則以骨鏃而防其傷若夫明弓矢則以金者骨鏃以骨者無鏃長羽者短衛也既夕禮曰鏃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朝中亦短衛是也書及左傳言賜諸侯皆彤弓一彤矢百周官司寇入束矢於朝鄭氏亦謂其百箇與則古之束矢皆百也詩曰束矢其搜毛氏謂五十為束者荀卿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則弩一而矢五十也弩一而矢五十弓一而矢百兵法重弓以備毀折則百矢分而二之理固然也司弓矢言六弓四弩而繼之以八矢則八矢皆弓弩之所用也鄭氏曰枉矢殺矢矰矢恆矢弓所用也絜矢鏃矢第矢庫矢弩所用也四弩皆利攻守與戰而庫矢用諸散射又既夕禮有弓無弩而有鏃矢無弩而有鏃矢則鄭氏之說誤矣

矢箠

藁人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等亦如之矢八物為三等箭亦如之弓與弩異用矢與箭相須言弓必及弩猶司尊彝之有壘也言矢必及箭猶司尊彝之言彝有舟也彝

有舟則尊有禁可知矢有箛則弓有鞬可知弓與弩有
 三等矢箛亦三等則箛之長短視矢為之也田弋用籠
 箛箛竹為之則凡非籠箛皆皮也詩曰象弭魚服陸機
 謂魚服魚獸也然則謂魚服者魚皮之堅者皆可為之
 不必魚獸而已陸機曰東海魚獸如豕背斑而腹青其
 為弓疑矢箛風雨作潮至毛則盡起兩
 齊湖運毛復如故春秋傳曰
 夫人魚軒服皮亦名魚獸也司弓矢中秋獻矢箛蓋皮
 以秋堅也司弓矢田獵充籠箛矢共增矢增矢不在箛
 蓋欲其繳之不素也既夕禮薦於管詩曰抑釋弣忌左
 傳曰公徒執冰而踞方言藏箭為贛丸則管弣贛丸皆

箛名也史稱韓延壽東郡負糶則糶亦承矢者歟

鐵
 鐵刀
 鐵
 若
 龍

矢人為矢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
 其羽以設其刃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坑夫矢五分
 其長而羽其一葉長三尺則羽六寸矣三分其羽以設
 其刃羽長六寸則刃二寸矣記言刃長寸鄭康成謂二
 寸其說是也鋌則金之入葉者也坑之多寡於經無見
 鄭司農以為量名不可考也詩曰四鍤如樹爾雅曰金
 鍤剪羽謂之鍤骨鍤不剪羽謂之志郭璞曰金鍤金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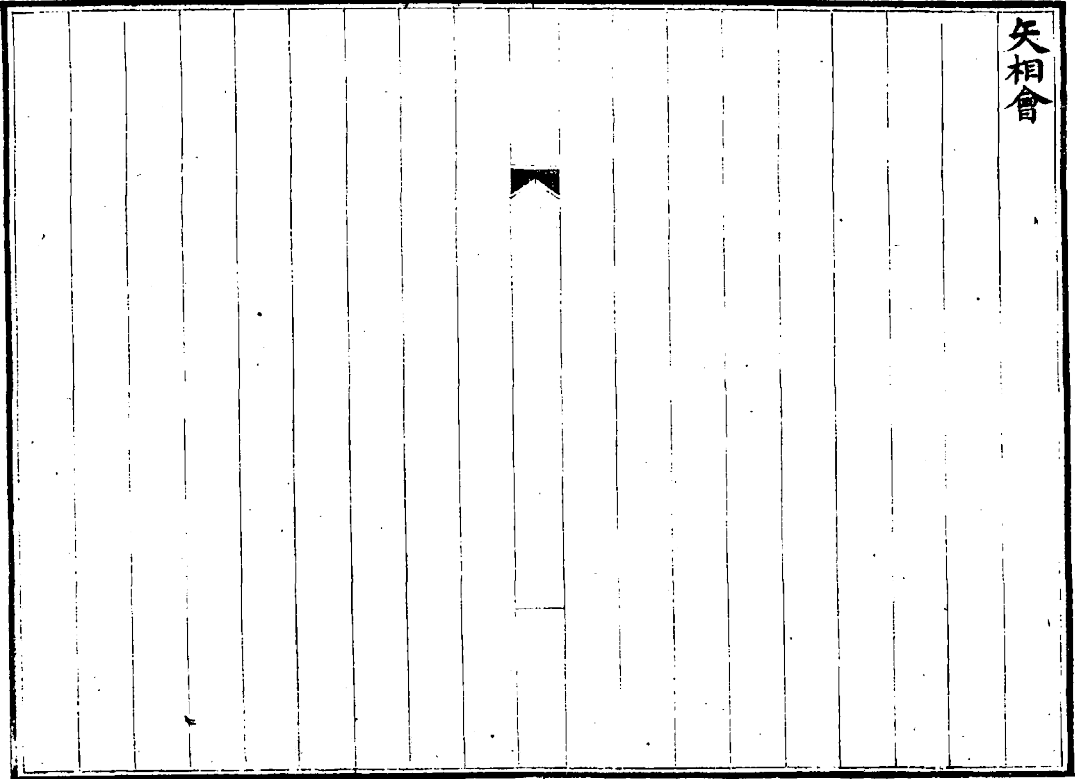
箭也骨鍤金骨髀也方言曰箭關東謂之矢關西謂之
 箭江淮之間曰鍤鍤四鍤曰拘腸曰鍤曰羊頭廣長而
 薄鍤曰鉞亦謂之鉞小長而二孔曰鉞音鑪二孔蓋名
 鉞然亦謂鉞箭說文曰鍤矢鋒也禹貢荆梁貢弩孔安
 國曰石砮石中矢鍤者魯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於庭

而死楷矢貫之石砮其長有咫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
 也魏志挹婁國矢用楷青石為鍤然則鍤之材有三金
 石骨是也鍤之名非一鍤鎬鉞鉞弩是也金鍤謂之鍤
 而近射田獵之矢獨曰鍤矢在絜殺鍤增箭之鍤皆有
 齊而攷工記於殺矢獨有齊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鍤
 謂之則殺矢之齊矢以鍤為節殺矢用金為多故也

矢括

儀禮矢在弓下比括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
 魯語曰銘其括曰肅慎之貢矢詩曰舍拔則獲攷工記
 曰夾其羽而設其比家語曰括而羽之鍤而礪之又曰
 後矢之括猶銜弦列子曰後鍤中前括然則括也拔也
 比也皆矢末也矢以鍤為首以括為末弓矢之括居葉
 兩旁考矢之括居葉上下括或作筈先儒謂筈會也與

矢相會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投壺

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以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狸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者於其中使樂為之不憚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有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作階之

上拜送賓般還曰辟亦於其階上已拜受矢進即兩

極間退反位揖賓就筵蓋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

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類必先行

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

以樂也主人立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

間既受則退而拜送既拜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示

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而再復位矣

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退

而拜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樂人及使者

童子皆屬主黨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蓋主

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

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卿射禮司射庭長正人者也

卿飲酒將旅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於解南故知長司正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

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授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

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

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

之側凡皆所以就賓也鄉射司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

北面告於賓鄉射鄉飲拜受爵送爵皆北面然則司射

奉中賓主拜送矢受矢皆北面可知也司射執矢奉中

北面則使人執壺亦北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屣升坐

之前燕禮射在脫屣升坐之後燕禮取紐以出卿大夫

皆脫屣升就席乃告射則大司正為司射矣投壺所以樂賓也類於燕禮故

鄭氏謂燕飲酒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矢枉則

不直壺哨則不正大戴哨作哨然則小戴作哨誤矣

設壺釋矢之儀

數算立馬之儀

投壺曰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西執八

算與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

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

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

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

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

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

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司射奉中於西階上乃

進度壺於簷前蓋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焉然則使

人執壺在司射之西矣射之中南當楹西當西序東面

司射反西階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矢之禮以本入為順末中為逆故曰順投為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比投自樂不足為工故比投不釋算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釋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投壺之釋算亦如之然則賓黨為上投主黨為下投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變之每委異之有餘則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兼兩左算實於右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投壺之數算亦如之然則賓黨之算自地數之以實於手主黨之算自手數之以委於地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七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射角統

射禮既數獲司射通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於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褻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附司射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之上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於豐下與揖先降投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解升酌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解少退立卒解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裸不勝者曰賜灌所以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已也然則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解矣以角不以解則無用豐為鄭氏曰酌奠於豐於經無見

馬

投壺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又曰馬各直其算蓋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禮賓主亦三而已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馬然一黨不必皆三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明一勝不足以為功三勝足以兼人也馬各直其算則立於中之西算之東矣多馬有慶則偶必親酌矣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無豐以謂勝者不親酌而使弟子酌者不親受而奠於豐所以賤無能也慶賢者則不然是以偶親酌而無豐然投壺之罰有豐此特鄭氏惑於射禮而言然也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馬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如此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蓋洗則勝而以遺尊長與客其禮同不角不擢馬特施於尊長而已客不與馬鄭氏亦以不角為待客禮誤矣

籌

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籌公羊傳曰膚寸而合其說先儒則謂之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按寸則膚扶一也投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籌之扶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日之早晏視地之廣狹也

算

投壺算長二尺射箭籌長尺有握握布四指則射籌長投算矣然射矢不曰籌故箭算曰籌投矢曰籌故箭籌

曰算大戴謂算大八分

壺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馬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先儒釋大戴禮謂壺高尺二寸併頸腹言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壺尊與著尊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鼓或方或圓與投壺篇所畫同

投壺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而其節之也有鼓聲故記曰有魯鼓辭鼓之制鄭氏謂圓者擊擊方者擊鼓

也射禮天子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大夫奏采芣而投壺特奏狸首者蓋取其樂會時也大戴之言投壺則曰嗟爾不甯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胎爾曾孫諸侯百福其言與諸侯射禮相類則小戴所記不特大夫士之禮而已先儒以小戴所記稱主人請賓與鄉射鄉飲稱主者同與燕禮大射稱公者異於是以為士大夫之禮然聘禮亦稱主人者接賓之辭固無間於諸侯大夫士也諸侯奏狸首可也大夫士亦奏之者其猶鄉射大夫歌騶虞歟謹按曰魯

鼓辭鼓投壺時擊鼓以為節者也而別其為魯為辭者何鄭注云此魯辭擊鼓之節者也國者擊擊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而知其事矣釋文云○圓聲鄭呼為聲也其聲下其音榻榻然□方鼓鄭呼為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按經文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蓋投壺射之細也故其節只用半以下魯鼓辭各有二者前為初射初投之節後為再射再投之節三與再同節然以方圓之圖考之魯鼓節短辭鼓節長而投壺惟用半以下則魯鼓前圖下半○□○□

○□○□○□○□○辭鼓下半○□○□○□○□○是魯長於辭也魯鼓後圖下半○□○□○□○□○□○□○辭鼓後圖下半○□○□○□○□○□○□○是辭又短於魯也其故何哉說者謂本禮氏但說魯鼓以待同姓故其節長辭鼓以待異姓故其節短此周制實然蓋猶滕侯來朝以同姓為先異姓為後之意也願以上文觀之有魯令弟子之辭辭令弟子之辭又似二國之各有號令焉或記者因魯辭擊鼓之異圖而記之歟但世遠年湮無從正其得失矣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十

臣林昌彝

壺說下

禮記投壺篇云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
 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謂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
 夫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鄭注云壺高尺二寸腹容
 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圍圜之象積三百二十
 四寸也以腹五寸計之所得求其圍周圍周二尺七寸
 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孔疏以斗五升故加三分

益一以整數計之按鄭注孔疏義皆不明朱子辨之云
 經言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經言圍
 壺之實數注乃借方體言之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
 壺為圓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者之術
 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
 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直以二斗為
 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
 遂並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
 釐定為圍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

雖知其失而依違其間今以算法求之此言二斗之量
 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
 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為
 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
 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
 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
 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
 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圍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
 而圓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
 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
 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
 八寸五釐而其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
 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合矣按朱子之說足
 正鄭孔之失極精而確陳氏禮書云先儒謂壺高尺二
 寸並頸腹言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尊與著尊
 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豫章熊氏朋來云陳用之知壺
 之無足又不知壺之無耳也夫禮言壺頸修七寸腹修
 五寸口徑二寸半大小載所記皆未嘗言耳惟其無耳

而但取中於口是以主賓之席皆可正面投之如齊晉之射足以為樂若特謂耳小於口而賞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筭倍多人爭偶爾之僥倖捨中正而貴旁巧又焉足貴哉先儒雖定以投耳經無明文未可遽信也按熊說是也古者賓席主席同時並投當其賓主般還曰辟皆拜而受夫揖賓就筵司射進席壺間注云度壺度其所設之處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賓席主席斜行各七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有勝則司射其奇筭告曰某賢於某黨鈞則曰左右鈞賓主耦射二席並設則自賓席主賓席望之皆不得其正熊氏謂投壺不當有耳其斷然矣按投壺為古逸禮篇名故二戴並記之惟小戴附鼓節大戴附歌詩大戴又曰鹿鳴商齊皆可歌則投壺之禮又不但奏經而已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十一

臣林昌彝纂輯

握素

禮卿射記箭筈八十注云箭條也筈筈也筈八十者筈以十耦為正貴全數其時眾寡從

賓濟陽張稷若鄭注句讀云箭竹也以前為筈釋者所執之筈也人四矢耦八筈也

長尺有握握素鄭君云握木所持處也素謂刊之也握本一作膚

張稷若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列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義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

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握四指即四寸筈長尺四寸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吳縣惠棟云按文當云握本或作膚

張氏以為刊本一讀屬上句非也既氏校勘記云徐本通解楊氏俱無作字與單疏標目及述注合通典作刊

本一云膚故氏作刊一本膚許氏宗彥云此猶云刊本四寸耳與下經文刊本尺義同禮作扶鄭用公羊膚字

之者證握膚為一也引記又云楚朴長如筈刊本尺鄭君云刊其可持處刊削之也禮記投壺算長尺二寸鄭君

云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尺有握握素也按汲古閣本作握數

撰孔穎達賈公彥皆不言握素之義疎矣近世甘泉江氏維藩辨之云射禮之箭筈即投壺之算皆計獲之筈

也筈與朴皆刊本其形如矢故曰如筈筈矢之幹也筈

朴之制與矢同第無鏃羽耳是以鄭君投壺注訓筈為

矢也投壺曰矢以柘若棘毋去皮注取其堅且重也按

按

小曰鄭引舊說云夫大據此則所謂素者於握處四寸去
 其皮取其光澤故謂之素說文素白緞也。以糸取取
 其澤也是善朴之制於本之四寸刊去其皮使滑澤不
 觸手所以刊本一名握素又名膚者則指四寸言之矣
 而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祫而祭之觸石
 禮皆本傳文儀禮射箭籌八十長尺有握注握本所
 持處也素謂刊之也刊本一膚實公房疏曰投壺室
 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謂布四指一指
 寸四扶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為一謂刊四寸也禮記
 投壺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屋中九扶注籌矢也鋪四
 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釋鄭君注義膚
 通作扶訓為鋪也昌彝按鄭注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業
 寸案下當有曰字寫者脫之耳信三十一一年公羊傳注
 寸曰側手為膚案指為寸故鄭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業指曰
 寸此案下有曰字之證也考說文解字膚乃攝又職字
 本訓為皮引申為臚列之義鋪四指者臚四指也膚與
 扶以音同而通也訓為鋪者音同而義亦同矣何注側
 手以爲膚側手覆手也玉藻君不覆手不能地謂側覆其
 手能按故曰按指為寸言按指者足或上又爾九度物之
 廣覆手鋪四指則知廣之數矣如室中五扶二尺也堂
 上七扶二尺八寸也庭中九扶三尺六寸也度物之長
 以手之四指握其物則知長之數矣如箭籌尺有握以
 四指握其本則知本為四寸通計其長則一尺四寸也
 禮宗廟之牛角四寸是以王制云宗廟之牛角握也四
 指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也無人之小指必小素亦
 於三指不能及寸所謂四寸者約其大分言之耳素亦
 訓為本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惟許譽其素體兮李善注
 方言曰素本也是竹木之本皆可謂之素與鳥之羽白

如素繪其形下級故繫从糸取也方言緘訓本郭注今
 以鳥羽本為緘義取之此今謹按江氏辨握素之義精
 矣而尚有未盡者按射禮之籌長尺有握投壺之算長
 尺二寸射禮之籌長尺有握握布四指是射籌長於投
 壺之算也江氏當曰射禮之籌即投壺之算惟長短有
 異耳不言者亦稍疎矣射矢不曰籌故箭筈曰籌投矢
 曰籌故箭筈曰算此則分別其名也大戴禮投壺篇謂
 算大八分按算大八分而籌亦大八分歟俟詳攷之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十二

臣林昌彝纂輯

五兵

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注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各辨其

物與其等注等謂功活上下賈疏云功謂善者為上等活謂惡者為下等也今謹按儀禮喪服傳

冠者活功也注云活猶贏也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

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

祀授舞者兵注來干之屬大喪殿五兵注故書殿為姪鄭司農云姪陳也姪讀為

殿元謂殿與也與作明器之役器軍事建車之五兵會

同亦如之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先鄭司農司兵

注云五兵者戈艾戰酋矛夷矛鄭注司兵云車之五兵

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今謹按書傳記之言五兵者不一先鄭司農謂五兵者

戈艾戰酋矛夷矛後鄭謂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

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陳氏禮書云夷矛

右則車上國有弓矢兵廬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

此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艾酋矛也司馬為滿弓

矢圍艾矛守戈戰助者蓋以艾對艾可以攻矛可

夫以守則為之助而己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則人持禮記月令季秋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

其一兵禮記國語齊語定三革隱五刃韋昭注云三革

艾矛戈戟也國語齊語定三革隱五刃韋昭注云三革

甲冑楯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冑楯非也

杜佑通典引周書云五陣春北陣弓為前行夏方陣戟

為前行季夏圓陣矛為前行秋牡陣劍為前行冬伏陣

楯為前行周禮司右注引司馬灋云弓矢圍艾矛守戈

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衛長淮南子時則訓曰春

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其兵鐵管

子幼官篇春兵尚矛夏兵尚戟秋兵尚劍冬兵尚楯盾

抱朴子辟五兵為刀弓矢劍弩戟也衛宏漢舊儀五兵

弓弩刀劍甲鎧也淮南子時則訓春衣青采其兵矛誘

萬物鑽地生注矛有鋒銳似夏衣赤采其兵戟高注戟有柱棘象陽

季夏衣黃采其兵劍高注無所主也秋衣白采其兵戈

其兵鐵也注此作戈字必鐵之誤冬衣黑采其兵鐵高注

陰閉象梁劉昭注續漢書祭祀志引皇覽云四時迎氣

春旗旄尚青田車載矛夏旗旄尚赤田車載戟秋旗旄

尚白田車載兵武進注武進兵冬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

登謹按曰諸儒說五兵皆不數楯鼓則以楯鼓屬五兵

者非也許氏五經異義引公羊說云師出曰祠兵入曰

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

謹按三朝記曰蚩尤底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按鄭君

於五兵無駁惟云祠兵字誤說見田獵鄭駁異義彼文

之禮公羊說甲午祠兵左天說甲午治兵以治為祠因

為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禮從左氏不從

也公羊楊雄太元經元數曰木為矛金為鉞火為戈水為

楯土為弓矢禮記正義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

臧氏玉林云二句有誤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

側當云東方用矛南方用戟范甯穀梁傳集解云五兵矛戟鉞楯弓矢也楊士勛疏

引徐邈云五兵者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

在中央慶信與范數五兵同謹按曰周禮掌五兵五盾

言五兵復言五盾明盾不在五兵之列矣穀梁莊二十

五年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言五兵復言五鼓明鼓

亦不在五兵之列矣然則謂楯鼓在五兵之列其誤不

灼然歟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戈

攷工記治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

則不入已勾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

勾外博重三鋒先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先鄭之

說則謂戈不平頭矣夫謂戈不平頭者其誤實甚宋黃

氏伯思亦非先鄭之說後鄭康成云戈今勾子輪也或

謂之雞鳴或謂之推頭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

胡六寸援八寸戈勾兵也主於胡也胡之曲直鋒本必

橫而取圓於磬折已倨謂胡過於直可以刺而已以之

鉤人則不入也已勾謂胡過於曲可以鉤人而已以之

啄人則劍不決前謂援也長內謂胡以內過長則援短

援短則曲於磬折引之與胡並鉤故折前短內謂胡以

內過短則援長援長則倨於磬折引之不能逮及故不

疾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裏也勾之外胡之表也廣其本

以除四病而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說文鏃鋒也謂

一斤四兩今謹按說文云戈平頭戟也一衡之象形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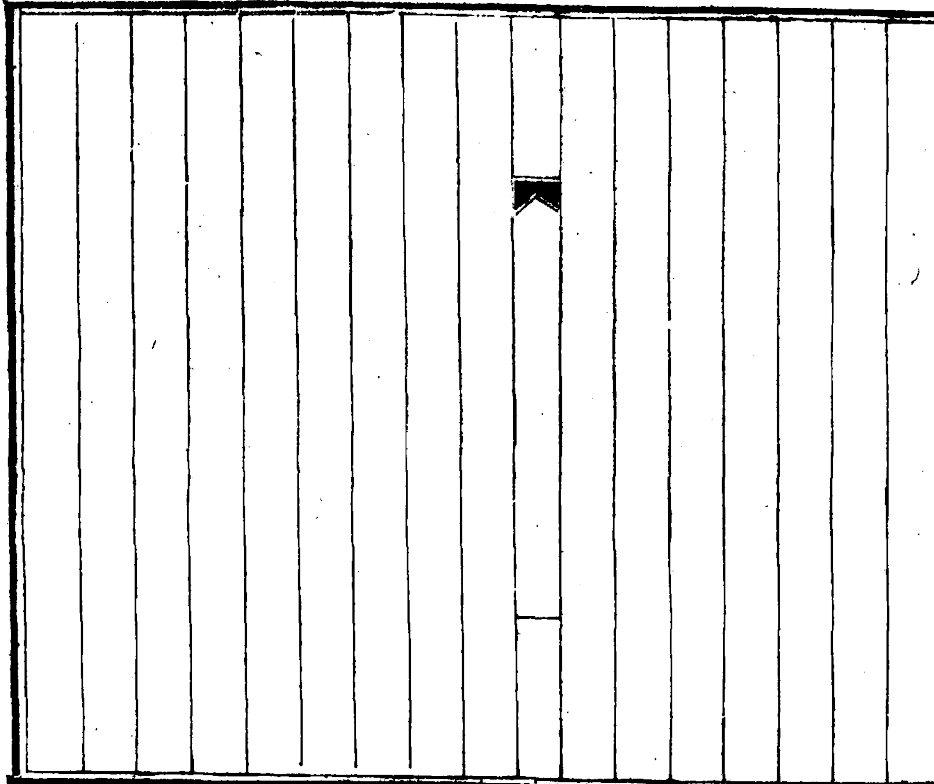
戈而平頭異於戟之有刺可知近代欽程氏瑤田通藝錄云戈刃如劍橫出而稍偃所謂援八寸也援之下近秘為胡連上為刃所謂胡六寸也其橫母於秘而外出者凡四寸所謂內倍之也戈戟之金非冒於秘之首皆為之內橫母外出且於胡之近秘處為三孔纏縛於秘以固之按程氏之說足以申明後鄭之義而說文謂戈為平頭从戈以一象之則戈刃之為橫出無疑近代段氏玉裁經說云橫出故謂之援援引也凡言援者皆謂橫引之句直上者不曰援也謹案曰左氏傳之言戈者

皆以擊為用鮮有以刺為用故矛為刺兵則轉於刺者也及為較兵則轉於較者也戈較雖皆句兵戟則兼刺與句者也戈則句與擊者也蓋戈用其橫刃則為句兵用其橫刃之喙以啄人則為擊兵左氏之言戈擊者如襄十八年晉中行獻子勝厲公以戈擊之襄二十八年齊王何以戈擊子之解其左肩昭元年鄭子南逐子皙擊之以戈昭二十年衛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脰以中公孟之肩昭二十五年魯昭公將以戈擊僚相定四年楚盜以戈擊昭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

肩定十四年越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哀十四年齊簡公執戈將擊陳成子哀十五年衛石乞孟釐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左氏之用戈者皆言擊而不言刺是戈之兼句與擊為用者甚明且著也然左氏亦有戈兼言刺者即襄公二十八年蘆蒲葵以寢戈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此之言刺者蓋葵與王何同用戈葵適用子之故言刺王何去子之稍遠故言擊且二人前後相為犄角也至文十一年長狄僑如魯富父終甥搃其喉以戈殺之由於長狄身長三文既獲之而不能殺之

是以自下企上以搯其喉也搯亦擊也既獲之後身橫於地故擊而殺之也方言曰戈楚謂之鈇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鏃胡其曲者謂之鈇鈇鏃鏃胡段氏云方言鈇鈇鏃字皆轉寫譌俗古祇作句于曼云方言謂無刃者謂無直刃也云句于者謂其為句兵取義於無右臂之子也云曼胡者取義於曲處如顛頤之肥大也據此則戈之為平頭戟而以句兼擊為用者顯然矣記云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依鬻載震補註云內連於援為一而胡記分明以內為內胡以外為援故見置胡前卻之度胡廣二寸橫刃長六寸援之廣寸有寸與記又云已偃則不入已句則不浣長內

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戴氏補註云長內
謂胡上仰短內謂胡下僂胡以背連直刃處為外倨句
無太倨大句之失而僂仰亦得其正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鞍

攷工記鞍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
矩與刺重三鈐注鞍三鋒鞍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
援長七寸半三鈐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鄭司農云刺
謂援也元謂刺者著於前如鐔者也鞍胡橫貫之胡中
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休寧戴氏震攷工記補注云引
而前者曰援在旁下垂者曰胡戈一援鞍二援也中直
援又名刺與枝出之援同長七寸半內連於刺為一直
亦通長尺二寸也戈援廣寸半猶夫鞍廣寸半也省文
互見按戴氏从鄭氏說似未得其實謹案曰說文戈部
云鞍有枝兵也从戈餘省周禮鞍長六尺然則鞍為有
枝之兵則非若戈之平頭矣按戈刃之倨句平而稍侈
故曰外博鞍則大侈倨句一矩有半故可刺可句近代
程氏瑤曰通藝錄云內三之謂鞍柄橫出於外者四寸
有半也胡四之謂上連刃直而下垂者長六寸也援五
之謂斜上之刃長七寸半也刺者謂橫出之內有鋒也

倨句中矩者謂刺橫胡直正之形也不言援之倨句

言刺之倨句者戟為句兵中矩者主於句也引二儀寶

錄雙枝為戟獨枝為戈以為證其詳見程氏通藝錄按程說雖與

鄭背似為可從方言匡戟廣雅作倨戟倨者仰之對倨

也是據表上之刃名之也金壇段氏說文注亦從程說

周禮棘門明堂位越棘大弓左傳子都拔棘以逐之棘

皆訓戟棘者刺也戟有刺故名之曰棘表者為援則橫

者為棘為刺也張揖注子虛賦曰雄戟胡中有能者能

同距蓋於直垂之胡之中為橫出為橫出者是曰能能

亦有鋒是以方言云三枝刃也郭注云今戟胡按胡字據說文

注增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是合援與刺與能為

三刃枝而非鄭氏所謂之三鋒戟也段氏王裁謂戟之

古制難知但曰援者斷非直刃凡左傳言公戟其手詩

毛言拊拊戟搨也許書言搨戟持也搨戟搨也史言須

臚如戟皆取衷出不取直上據段說則程說似有微矣

儀徵阮氏元著戟圖攷云戟之異於戈者以有刺且倨

句中倨與刺是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

已寔化伊秉綬著有吉金拓本據歙縣程彝嘗手拓其

刺直上出於秘端與旁出之援繫之正中乎矩且刺與

援長相同然則據程氏瑤田說合之彘氏之圖庶古戟

制有可辨者方言云戟無刃吳楊之間謂之戈是知戟

則戈之有刃者也戟亦非直刃謂之有刃者何其刃幾

於直也少儀曰戈有刃者橫戈之分別有刃無刃古矣

左傳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此

用援刺鄭人不中鄭人攀秘刺而上也或以戟鉤樂樂

斷肘而死則援與刺皆兼鉤刺之用矣靈輒倒戟以禦

公徒而免趙盾此主於用援也許氏謂為有枝兵者援

與刺皆得云枝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十五

臣林昌彝

父

考工記曰廬人為廬器父長尋有四尺又曰般兵同強舉圓欲細凡為父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圓之三
分其圓去一以為晉圓五分其晉圓去一以為首圓蓋
舉則取而提之也被其操而用之也晉則矜於楛者也
首則上而鐔者也父長丈有二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為
之被而圓之則所操者二尺四寸圓之也三分其圓去

一為晉圓則其趨尊者又殺也五分其晉圓去一以為
首圓則其如鐔者愈殺也圓其所操則非所操者有稜
矣鄭氏謂矜八觚是也細而能殺則非竹不可許慎謂
積竹為之是也詩曰伯也執父為王前驅又曰彼侯人
兮荷戈與被殺亦父也蓋父雖建之於車及王行則州
執而前驅賓客往來則侯人荷而趨
說文泰書有父書
徐鍇曰父體八觚
隨其勢
而書之

會牙

夷牙

公牙

廬人會牙常有四尺夷牙三尋凡為會牙三分其長二
在前一在後而圓之五分其圓去一以為晉圓三分其
晉圓去一以為刺圓說文曰牙象形然則自考工言之
則為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為勺兵蓋牙之為器上銳而
旁勺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勺所以象物生之勺箕
言其就夷言其易短者其體就長者其體易此牙之辨
也詩曰二牙重喬又曰二牙重弓朱英綠膝則牙之飾
以朱而矜飾之間飾以羽毛矣鄭氏曰牙戟柄竹攢秘

則牙之柄亦以竹矣然詩公牙鑿鐵爾雅曰公牙三隅
書曰二人執惠一人執銳孔安國曰惠三隅牙銳牙屬
說文曰鉦小牙也風俗通曰牙長八尺謂之矜則牙之
制固不一矣

甲

鉦

甲裳

考工記曰燕無齒非無齒也夫人而能為齒也齒人為
甲犀甲七屬兜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兜甲壽

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
 其上旅下旅而重若一陳氏祥道禮書云甲亦曰介曰
 函曰鎧則甲猶植物之有甲也介猶互物之有介也函
 所以周其身鎧所以致其性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
 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管子曰蚩尤以金為鎧
 不可考也甲之制腰以上為上旅腰以下為下旅革堅
 者札長故其屬少其次札短故其屬多札其葉也左傳
 札中七屬其續也會眾札謂之旅上旅為衣下旅為裳其
 鍛欲擊其鑽欲小其裏欲易其朕欲直飾之以組衣之

以橐在首為之冑在臂謂之紆在頸謂之鉞鍛此甲之
 大略然也古之甲有五屬而鞬之武卒則甲三屬甲
 以犀甲兕甲合甲而楚人加之以鮫革則後世之制尤
 堅矣春秋作甲非人所能為杜預以為使甲出甲失
 之矣井田之法四邱為甸乃出長較一乘甲士三人衰
 公用田賦不過十二之法而已豈成公之時其法也重
 於十二乎公羊曰譏始甲使也穀梁曰甲非正也
 其說可取古者介冑有不可犯之色介者不拜蓋介者
 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

拜焉不拜而周禮謂之肅拜是亦不拜之拜也兵法曰
 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
 軍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函介者不拜不以國入
 軍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十六

臣林昌彝纂輯

五聲六律十二管

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
 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
 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注云黃鐘子之氣
 十一月建馬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馬大簇寅之氣正
 月建馬應鐘亥之氣十月建馬姑洗辰之氣三月建馬
 南呂酉之氣八月建馬蕤賓午之氣五月建馬林鐘未
 之氣六月建馬夷則申之氣七月建馬中呂巳之氣四
 月建馬無射戌之氣九月建馬夾鐘卯之氣二月建馬
 辰與建交錯質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
 陽六體為之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
 生太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
 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
 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
 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上生無射之
 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

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鐘長九寸其實一
 簫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
 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長
 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姑洗長七十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
 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
 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七
 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
 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
 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
 次如錦繡之有文章尚書皋陶謨云予欲聞六律五聲
 八音鄭氏注云舉陽從陰可知也蓋舉六律以該六呂
 也大師自子丑為次六律首黃鐘終無射趙氏蓋依月
 令自夏時孟春數之故始大簇終黃鐘也國語周語王
 問泠州鳩曰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問七音之律
 意謂七律為首器用黃鐘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
 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漢書律林
 志引尚書在治忽三字作七始咏李氏光地謂即宮徵

商羽角變宮變徵也然則七音自虞已有之止云正五音者吳氏鼎考律緒言云音有萬而統之以五者猶五星五常五行之理不可減不可增故二變兩聲仍名之為宮徵所謂變化而不離乎五音者也音既七律何以不止七律既不止七又何止於十二惟七故十二也蓋五音正宮正徵正商正羽正角之律二變者比宮比徵之律既有比宮比徵之律則必有比商比羽比角之律是故宮商之間有律焉蕤賓所以生大呂也徵羽之間有律焉大呂所以生夷則也商角之間有律焉夷則所

以生夾鍾也羽宮之間有律焉夾鍾所以生無射也角徵之間有律焉無射所以生仲呂也蓋以五該七猶以六該十二也禮記禮運云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仲呂更相為宮凡六十也此即韋昭國語注七律之說不數變宮變徵故止六十聲以二變參之則為八十四聲二變不可為調故調止用六十此六律五音之大略也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

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謹按曰呂氏春秋言伶倫以解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次曰合少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月令正義載蔡邕諸家之說曰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解者謂先為黃鍾之宮管四寸五分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為黃鍾之全律以生大

呂以下十一律焉按呂氏所云三寸九分者蓋四寸五分之謫合少者則宮少之謫朱子亦謂黃鍾律長四寸半則蔡氏之說是也然二說雖不同而六律六呂之外別以一律為黃鍾之宮則一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者是也蓋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音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故曰黃鍾宮為律本陽六為律陰六為呂言六律者陽統陰也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

一箇大陰陽黃鐘為陽大呂為陰大蕤為陽夾鐘為陰
 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律呂相生之序不過
 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三分損益者凡陽律三分其數損
 一分以下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杜
 佑通典云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鐘始黃鐘之管九寸三分損
 益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大蕤大蕤下生南呂南呂上生
 姑洗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
 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
 仲呂仲呂之管六寸有奇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仲呂之
 法隔八相生者如子為黃鐘歷丑寅卯辰巳午未為林
 鐘是三分損益正所以隔八相生非兩項也餘可類推
 陳氏禮書云黃鐘大蕤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鐘南呂應
 鐘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鐘
 仲呂損陰以生陽蓋黃鐘大蕤姑洗陽之陽也林鐘南
 呂應鐘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
 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夷則無射則
 陰之陽也大呂夾鐘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
 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

餘然則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以上按禮書
 律所生者常同位若黃鐘初九下生林鐘初六同是初
 位是為夫婦呂所生常異位林鐘初六上生大蕤九二
 初與二異位是為母子所謂律取妻呂生子也其旋相
 為宮之法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鐘為始當其為宮隨
 其上生下生之次各有五聲每辰各自為宮至中呂而
 匝黃鐘為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大蕤為商下生
 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鐘為第二宮上生大蕤為
 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鐘為角大蕤
 為第三宮南呂為第四宮姑洗為第五宮應鐘為第六
 宮蕤賓為第七宮大呂為第八宮夷則為第九宮夾鐘
 為第十宮無射為第十一宮中呂為第十二宮皆以三
 分損益隔八相生推之而遞生徵商羽角是十二宮各
 有五聲凡六十聲而中呂之宮生至南呂之角為最末
 故曰終於南呂也五音之數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
 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宮聲最濁稍濁
 者為商徵濁微清者為角稍清者為徵最清者為羽十
 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五音之高下無定準必以律

管長短定之蓋五音之本生於黃鐘之律黃鐘為宮而管九寸九之則其數八十一三分宮去一而下生徵其數五十四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商其數七十二三分商去一而下生羽其數四十八三分羽益一而上生角其數六十四至角之數六十四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正聲之外有變聲者五聲宮與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

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變徵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足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謬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諸儒之論互有異同或以黃鐘為九寸或以為宮聲八十一分皆以三分

損益隔八相生之法推之然五聲二變有施於管律者有施於絃度者其生聲取分各有不同宮聲一音其於律管則為九寸其於絃度則為八十一分後儒皆本淮南子及司馬氏律書以三分損益之術誤為管音五聲二變之次復執管子絃音五聲度分而牽合於十二律呂之中故管音絲音俱不可得而明夫正律為宮至半律而仍為宮正律為商至半律而仍為商則宮商一定而旋宮之義已失且陽律而雜以陰呂陰呂而雜以陽律陰陽相雜而取聲之原亦未為得是蓋各守所傳多

尋求於理數而未播之絲竹因而不不知絃音絃度之異於管音管律謹按律呂正義云律呂管音絲樂絃音所生五聲二變之度分不同如以絃音之分合之律呂之度則不可也夫以絃音合律呂而立論者始自淮南子淮南子本之管子管子之生五音數乃以絃音叶之律呂之五聲而定為度分者也淮南子之十二律呂數直取管子絃音宮聲之分三分損益以為十二律呂管音之度也司馬氏律書又合管子淮南子而並述之者也其律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生鐘分日子一分何一

黃鐘而為九寸又為子一分復為宮聲八十一分耶蓋
 宮聲一音其於律管則為九寸其生十二律呂則為一
 分其於絃度則為八十一分夫絃度宮聲定為八十一分者使五音相生得數無
 七時本古人定五聲二變之七音律呂管音絃樂絃音原
 各有其分也夫陽律之五聲二變陰呂之五聲二變自
 成一均乃十二律呂合一半律一半呂而為一十有四
 至於絲樂絃音不過用五正聲琴瑟皆用五聲不用二變其各絃應
 聲取分雖有七音之位而和衆絃以調音者亦只用五
 聲之正而當二變者不與焉如以清濁二均各絃之首
 音與八音間所容度分析言之其應陽律之七濁聲得
 五全分為正聲二半分為變聲其應陰呂之七清音亦
 得五全分為正聲二半分為變聲然則七清聲七濁聲
 合之為一十有四而非十二也明矣若夫淮南子則取
 絃度宮聲八十一為黃鐘之度轉生十一律借濁宮之
 徵為清宮之變徵復借濁宮之半為清宮之變宮省二
 分以當一十有二似與十二律呂之數相符其術黃鐘
 之度為宮則太簇之度為商姑洗之度為角蕤賓之度
 為變徵林鐘之度為徵南呂之度為羽應鐘之度為變

宮大呂之度為宮則夾鐘之度為商仲呂之度為角林
 鐘之度為變徵夷則之度為徵無射之度為羽半黃鐘
 之度為變宮嘗以律呂被之絃音細較之其每律每呂
 所定絃各成一聲之分如黃鐘之律所定得羽絃之分
 大呂之呂所定得清羽之分姑洗之律所定得宮絃之
 分仲呂之呂所定得清宮之分今依淮南子所取十二
 分則濁宮之分必定以姑洗之律清宮之分必定以仲
 呂之呂按分取聲始合是故宮聲全絃首音八十一分
 定以姑洗之律其四音變徵分實應於五十六分之二
 五音正徵應於五十四分之二七音變宮應於四十二
 分之二此宮聲之八十一分之二比變徵五十六分與徵
 聲之五十四分變宮之四十二分即黃鐘九寸之比蕤
 賓六寸三分二釐與林鐘之六寸應鐘之四寸七分四
 釐也若夫清宮全絃首音七十六分清宮全絃之度實為七十六分定以仲呂之呂則其四音清變徵之聲乃
 應於五十三分之二度而不足五十四分五音清徵之聲
 固應於五十分之二度而七音清變宮之聲復應三十九
 分之二度而不足四十分零半分此清宮七十六分之二清

變徵五十三分與清徵之五十分變宮之三十九分即大呂八寸四分二釐之比變林鐘五寸九分一釐與夷則之五寸六分一釐變黃鐘之半四寸四分三釐也變黃鐘而變黃鐘所生復為變林鐘也此變律之說律呂新書六十調圖亦嘗有之但變律於管音實無所用而絃音之數乃或倚之是以絃音濁宮全度八十一分所生五聲二變各具七分而清宮全度七十六分所生五聲二變亦各具七分此清宮七分之中二變之位自有其分不復齊之濁宮之徵數與半宮數也又按朱子琴律曰古之為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鐘為宮則姑洗之為角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仲呂為黃鐘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具一律然後和惟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昔人亦有為之說者皆無足取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為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為律中仲呂而不言其所以然予於是益以為疑夫朱子之琴律蓋以一絃定為宮聲之分故第三音為角聲分者不應姑洗之位而應仲呂之度無怪乎與律呂新書之說究不能

合而有此疑也其所謂黃鐘為宮姑洗為角其聲不應姑洗而應仲呂者即如命一絃全度為黃鐘之九寸而第三音不應於姑洗之七寸一分一釐而應於仲呂之六寸六分五釐也琴之第一絃實非宮分乃管子之所謂下徵也若以第一絃全度首音定為下徵一百零八分徵聲五十四之倍除變宮不計外其第三音宮聲自為八十分即如黃鐘之九寸比仲呂之六寸六分五釐又即倍林鐘之一十二寸比黃鐘之九寸也姑洗黃鐘之度為第一絃之分者第三音不計變聲必得仲呂之度是為徵絃而非宮絃也若以黃鐘之度為第三絃之分則第三音必得姑洗之度是正所謂宮絃而非角絃也要之十二律呂其體管其音竹其數三分損益終於十二其聲陽律陰呂自成一均其度全半不相應絲樂絃音其體絃其音絲其數三分損益而極於十四正律十二合變律二故謂十四也其聲濁宮清宮亦各成一均其分全半得相應今以律呂陰陽各均之五聲二變合之絃度清濁各分之分之七音明之陽律宮聲黃鐘之九寸也絃度宮聲八十一分也陽律商聲大蕤之八寸也絃度商聲七十二分也陽

律角聲姑洗之七寸一分一釐餘也絃度角聲六十四分也陽律變徵蕤賓之六寸三分二釐餘也絃度變角徵五十六分餘也陽律徵聲夷則之五寸六分一釐餘也絃度徵聲五十四分也陽律羽聲無射之四寸九分九釐餘也絃度羽聲四十八分也陽律變宮半黃鐘之四寸五分也絃度變宮四十二分餘也此陽律之五聲二變與絃度濁音之七分也至於陰呂清宮大呂八寸四分二釐餘而絃度清宮為七十五分餘矣陰呂清商夾鐘七寸四分九釐餘而絃度清商為六十七分餘矣

陰呂清角仲呂六寸六分五釐餘而絃度清角為五十九分餘矣陰呂清變徵林鐘六寸而絃度清變徵為五十三分餘矣陰呂清徵南呂五寸三分三釐餘而絃度清徵為五十分餘矣陰呂清羽應鐘四寸七分四釐餘而絃度清羽為四十四分餘矣陰呂清變宮半大呂四寸二分一釐餘而絃度清變宮為三十九分餘矣此陰呂之五聲二變與絃度清音之七分也是知管與絃有可同者有不可同者其可同者五聲二變之七音其不可同者生聲取分之各異如以一絃之度強合之以十

二律呂之分何若止以七聲之度明之以律呂之各成一均強同之絲樂絃音度分何若止以七聲之叶考之故曰絃音止可名以五聲二變不可以十二律呂之度取分也又云絲之為樂其器雖十餘種而絃音所應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五聲二變之音夫十二律呂之管既分音於長短而不在圍徑則絃音似亦宜分於長短而不在巨細也不知絃之長短同者分音於巨細絃之巨細同者分音於長短而絲樂之中用絃之多寡又各不同故必按各器之體製而定其取分之大小焉如瑟二十五絃

五絃體為九倍黃鐘之數而絃為六倍黃鐘之數琴七絃體為四倍半黃鐘之數而絃為四倍黃鐘之數又如瑟也三絃月琴之類其體雖無一定之制而絃之數取分或以商或以徵或以羽亦與雅樂相為表裏總之以各絃全分之音與各絃內所分之音互相應合為準是以不外乎十二律呂所生之七音也管子淮南子司馬氏律書此三者絲樂絃音之大本也又考之白虎通曰八音法易八卦絃離音也盛德象火其音徵蓋謂絃之屬於卦為離其德象火故其音尚徵也夫審絃音無論某絃之全分定為首音因而半之平分為二其音既與首音相合而為第八音矣次以首音之全分因而四

之去其一分而用其三分其聲應於全分首音之第四
 音此度乃全分首音與半分八音又平分為二分之度
 是即管子所謂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
 以合九九者也先主一而三之者以全分首音一分之
 度為主而以三因之其數大於全分之度為三倍也四
 開以合九九者以三倍全分之數曰分之而取其一以
 合九九八十一之度為宮聲之分也開即小素云者素
 白練乃熟絲即小絃之謂言度之聲立為宮位其小於
 此絃之他絃皆以是為主故曰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
 以成宮也以八十一三分益一為百有八為徵乃此絃
 首音全分之度也此宮絃上生下徵之數於是以前有八三分去
 一而為七十二是為商商之七十二三分益一為九十
 六是為羽羽之九十六三分去一為六十四是為角按
 司馬氏律書徵羽之數小於宮而管子徵羽之數大於
 宮者用徵羽之倍數所謂下徵下羽者也其首絃起於
 下徵即白虎通絃音尚徵之義然而猶有不得不起於
 下徵之故焉以下徵之百有八取其四分之三為八十
 一所謂去其乘而適足也若以宮之八十一取其四分

之三則為六十分小餘七五比宮之變徵五十六則大比宮
 之角六十四則小此所以絃音之度必起於下徵而理
 始明也又云樂之節奏成於聲調而聲調之原本自旋
 宮聲也者五聲二變之七音而調也者所以調七音而
 互相為用者也旋宮乃秦漢以前階聲之法聲調為隋
 唐以後度曲之名稽之於古六律五聲八音肇自虞書
 而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七音之名見
 於左傳國策至管子淮南子始著五聲二變之數禮運
 篇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為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
 五音此於宮之義所由來也迨及漢晉之世樂經殘缺
 律呂失度雜以鄭聲所見於經史注者類多臆見故旋
 宮之理晦而不明然周人遺書猶可考證如管子徵羽
 之數大於宮國語伶州鳩曰宮逐羽音即此二者旋宮
 之法可定焉古旋宮之法合竹與絲並著之而自隋以
 迄於今獨以絃音發明五聲之分律呂旋宮遂失其傳
 夫旋宮者十二律呂皆可為宮立一均之主各統七聲
 而十二律呂皆可為五聲二變也聲自為聲調自為調
 而又有主調起調轉調之異故以轉調合旋宮言之名

為宮調五聲二變放於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則成九十八聲此全音也若夫八十四聲六十調實皆生於弦度以絃音七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為八十四聲除二變不用止以五聲之位遞配以十二律呂之分則為六十調此乃按分以命聲調非旋宮轉調之法也周禮大司樂未載商調唐宋以來無徵調夫以宮立羽位主調則商當變宮不用以羽立羽位主調則徵不起調所謂無商調無徵調二者名異而理則同也主調起調皆以宮位為主故曰宮調然調雖以宮為主而宮又自為宮調又自為調如宮立一均之主而下羽之聲又大於宮故為一調之首即國語之宮逐羽音也羽主調宮立宮一均七聲之位已定則當二變者不起調而調與首音不合者亦不得起調蓋調以羽起調徵在其前變宮居其後二音與羽相近得聲清雜故不相合而變徵為六音亦與羽首音清雜不合此所以當二變之位與五正聲中當徵位者俱不得起調也至於止調亦取本調相合可以起調之聲終之當二變與徵位者亦不用焉按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國語周語伶州鳩云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注云度律度呂之長短以平其鐘和其聲又云聲以和樂律以平聲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音以和平為正以六律正五音即以律和聲以律平聲也按律呂正義辨絃音絃度之異於管音管律其義極精學者循是以求之律呂之義可以渙然冰釋矣又近儒王氏坦琴音云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蓋以六律六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理正此五音也黃鐘之長九十黍為分寸尺文引曰度以較匏竹之音黃鐘之容千二百黍為龠合升斗斛曰量以較土樂之音黃鐘所容千二百黍之重為銖兩斤鈞石曰權衡以較金石之音因五聲之數之取聲無迹可見故用律呂相生之理而象樂之長短多寡輕重皆得其指歸絲樂之取聲雖與律呂之理相通若叢其至要用五聲相生之理最為簡便絲聲之較以五聲而不用律呂猶之衆樂較以律呂而不用五聲都四德乾文氏黃鐘通

韻云孟子曰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細詳孟子之言五音有音無律六律有律無音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之聲是知欲正五音非六律不可欲正六律非管絃無憑陽為律黃鐘為陽律之本在管為笛內聲在琴為第一絃聲氣至重至低六陰一陽屬子為第一律上升大呂丑為二陽第二律大蕤寅為三陽第三律夾鐘卯為四陽第四律姑洗辰為五陽第五律仲呂巳為六陽第六律陽極生陰陽為呂蕤賓為陰呂之本在管為極上孔在琴為第七絃聲氣至輕至高六陽一陰屬午為第一呂下降林鐘未為二陰第二呂夷則申為三陰第三呂南呂酉為四陰第四呂無射戌為五陰第五呂應鐘亥為六陰第六呂陰陽各六管自笛內聲上升至第五孔為陽六律自極上孔下降至第六孔為陰六律琴自第一絃前進至第六絃為陽六律自第七絃後退至第二絃為陰六律六律定然後能正五音宮商角徵羽五音必得律呂二聲合為七均方能循環一調所以管有七聲琴有七絃左傳謂七音漢前志謂七始自黃鐘上升至蕤賓為七均自蕤賓下降至黃鐘為

七均循環消長共為一調十二律對待則為六律錯綜則為七均七均合為一調若更插一聲便不合管孔琴弦管祇有七管琴祇有七絃不能分為方圓十二律以五音循環加變宮變徵祇可將十二律錯綜為七均以五音來往為循環方能被於管絃律呂各家盡知七均為一調而俱不以陰陽六律錯綜為七均惟以五音加二變為七均不分陰陽各為六律而渾用陰陽十二律不以黃鐘為律本而以黃鐘為宮大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五音不數六律乃以應鐘為變宮變宮猶不數七均乃以蕤賓為變徵變宮變徵雖數七均而十二律中猶虛五律乃又以宮循環遍臨五律以數具數致有高低奔倫輕重失次者又作變律半聲之例猶如不用枝惟用幹不以子午月為二至卯酉月為二分惟憑甲乙循環推算其寒暑失節春秋失序亦理之所必至况惟六律能正五音五音不能正六律若因五音不數循環十二律之故以十二律作為變宮變徵變律半聲是五音能正六律矣竊謂欲正五音仍依漢志所載以黃鐘為律本以六律多寡之數正五音輕重

之位宮居中以五數論宮居三位自重至輕為羽角宮居商徵自輕至重為徵商宮角羽以黃鐘為律本以羽角宮商徵為五位以蕤賓為呂本以徵商宮角羽為五位黃鐘屬子聲至低蕤賓屬午聲至高二律單用其餘十律同位同音陰陽並用律有十二不曰十二律而曰六律者祇用一邊之故一邊陽律合管一邊陰律合琴琴是六陰律用一陽律管是六陽律用一陰律陰陽六律俱是各自相生一宮為土屬第四律二商為金屬第五律三角為木屬第三律四徵為火屬第六律是管之

正中孔琴之第六弦與第一律黃鐘合律同聲故祇有六律五羽為水屬第二律第二律是管之極下孔琴之第二絃與第七律蕤賓合律同音故祇有七均七均祇有六律六律祇有五音故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五音如四時十二月四時惟依寒暑五音亦惟依高低自寒至暑俱是正律並無變聲蔡李通律呂新書有八十四聲圖六十調圖內注正律變律正聲半聲之處甚為詳細然止可施之於筆墨不能被之於管絃今之管絃七均第一均八十一第二均七十二第

三均六十四第四均五十四第五均四十八第六均四十二第七均三十六至重至低之均八十一至輕至高之均三十六方成一調五十四為陰陽際會之中理應為宮宮者中也中聲定其餘輕重高低之聲皆依律數可定是以五聲之中以宮為首圖內所載七均宮八十一商七十二角六十四變徵五十六正徵五十四羽四十八變宮四十二四十二為至輕至高之均與今之管絃三十六不相合少一輕六分之均不能成調是知變宮宮不成宮變五十六在大蕤六十四夾鐘五十四之間與夾鐘止間得一分多一間一分之律管孔琴徵又不見有相間一分之律是知變徵徵不成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正徵五十四變徵五十六相間甚微雖師曠之聰亦未必易正故前人者有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之說凌氏廷堪燕樂考原云律者六律六同也其長短分寸有定者也如黃鐘之長不可為無射也應鐘之短不可為大呂也聲者五聲二變也其高下相旋於六律六同之中無定者也如大司樂黃鐘為角又可為宮大蕤為徵又可為角姑洗為羽又可為徵堯

典律和聲太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禮運五聲
 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孟子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
 此義也燕樂之字譜即五聲二變也蓋出於龜茲之樂
 中外之語不同故其名亦異當其初入中國時鄭譯以
 其言不雅馴故假聲律緣飾之其言曰應用林鐘為宮
 乃用黃鐘為宮所謂林鐘者即徵聲也黃鐘者即宮聲
 也所謂宮者即字譜之合字也猶言應用徵聲為合字
 者乃用宮聲為合字也以聲配律實始於此黃鐘聲最
 濁故以合字配之又云應用林鐘為宮則亦疑徵聲當
 為合字宮聲不當為合字至宋楊守齋以琴律考之確
 然知宮聲非合字乃以仲呂為宮聲燕樂以仲呂配上
 字是以上字為宮聲也蓋琴律一絃為黃鐘三絃為仲
 呂正宮調一絃為合字故以合字配黃鐘三絃為上字
 故以上字配仲呂也何嘗以合字為宮聲上字為角聲
 哉宋人樂譜所注十二律呂及四清聲者蓋即字譜高
 下之別名耳不可以稱謂之古遂疑其別有神奇也自
 學者不明律無定聲無定之理遂泥定黃鐘一均不可
 移易不論何均遇黃鐘之律則以為宮聲遇太簇之律

則以為商聲遇姑洗之律則以為角聲遇林鐘之律則
 以為徵聲遇南呂之律則以為羽聲遇應鐘之律則以
 為變宮聲遇蕤賓之律則以為變徵聲而旋宮之義遂
 晦於是論燕樂者以宮聲為合字而有一凡不當應鐘
 蕤賓之疑論雅樂者以七聲用七律而有隋廢旋宮止
 存黃鐘一均之疑論琴律者以三絃獨下一徵而有不
 用姑洗而用仲呂為角之疑而尚書周禮孟子諸書舉
 不可讀矣皆以聲配律之說啟之也不知燕樂字譜即
 五聲二變也非六律六同也宋人以六律六同代字譜者
 蓋緣飾之以美名即鄭譯之意也以聲配律始於鄭譯
 成於沈括皆無他真義後儒不遑深求其故遂怖其言
 若河漢之無極苟明律與聲不同之故則千古不解之
 惑可片言而決矣程氏瑤田通藝論黃方伯樂典書云
 古者一律一呂各為一聲其每管設孔備五聲二變之
 數兼旋宮換調之法乃後世樂器律呂之用未可以足
 推求制律之本是書言吹無孔之管則氣從下洩無復
 清濁高下五音何由而正夫以律正音即今之吹笙定
 絃其遺矩也祇以一律正一音不開無孔之管不能正

五音也

首絃首音起於下徵全度一百八分

二音為下羽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九十六

三音為變宮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五三小餘

四音為正宮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八十一

五音為正商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七十二

六音為正角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六十四

七音為變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五十六八小餘

八音為正徵得全度一百八分之半為五十四

首絃首音起清下徵全度一百一分一三小餘

二音清下羽得全度一百一分一三小餘之八十九八小餘

三音清變宮得全度一百一分一三小餘之七十九九小餘

四音為清宮得全度一百一分一三小餘之七十五八小餘

五音為清商得全度一百一分一三小餘之六十七四小餘

六音為清角得全度一百一分一三小餘之五十九九小餘

七音為變徵得全度一百一分一三小餘之五十三三小餘

八音為清徵得全度一百一分一三小餘之半為五十六

二絃首音起於下羽全度九十六分

二音為變宮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五三小餘

三音為正宮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八十一

四音為正商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七十二

五音為正角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六十四

六音為變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六八小餘

七音為正徵得全度九十六分之五十四

八音為正羽得全度九十六分之半為五十四

二絃首音起清下羽全度八十九分八小餘

二音清變宮得全度八十九分八九小餘之七十九九小餘

三音為清宮得全度八十九分八九小餘之七十五八小餘

四音為清商得全度八十九分八九小餘之六十七四小餘

五音為清角得全度八十九分八九小餘之五十九九小餘

六音為變徵得全度八十九分八九小餘之五十三二小餘

七音為清徵得全度八十九分八九小餘之五十五六小餘

八音為清羽得全度八十九分八九小餘之半為四十四

三絃首音起於變宮全度八十五分三小餘

二音為正宮得全度八十五分三三小餘之八十一

三音為正商得全度八十五分三三小餘之七十二

四音為正角得全度八十五分 <small>三小餘之六十四</small>	五音為變徵得全度八十五分 <small>三小餘之五十六<small>八八</small></small>	六音為正徵得全度八十五分 <small>三小餘之五十四</small>	七音為正羽得全度八十五分 <small>三小餘之四十八</small>	八音少變宮得全度八十五分 <small>三小餘之半為四十二<small>六六</small></small>	三絃首音起清變宮全度七十九分 <small>九小餘</small>		二音為清宮得全度七十九分 <small>九小餘之七十五<small>八五</small></small>	三音為清商得全度七十九分 <small>九小餘之六十七<small>四二</small></small>	四音為清角得全度七十九分 <small>九小餘之五十九<small>九三</small></small>	五音清變徵得全度七十九分 <small>九小餘之五十三<small>二七</small></small>	六音為清徵得全度七十九分 <small>九小餘之五十五<small>五六</small></small>	七音為清羽得全度七十九分 <small>九小餘之四十四<small>九四</small></small>	八音清少變宮全度七十九分 <small>九小餘之半為三十九<small>九五</small></small>	四絃首音起於正宮全度八十一分		二音為正商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七十二	三音為正角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四音為變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六 <small>八八</small>	五音為正徵得全度八十一分之五十四
-------------------------------------	--	-------------------------------------	-------------------------------------	--	-----------------------------------	--	--	--	--	--	--	--	--	----------------	--	------------------	------------------	------------------------------------	------------------

六音為正羽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八	七音少變宮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四十二 <small>六六</small>	八音為少宮得全度八十一分之半 <small>為四十二<small>六六</small></small>	四絃首音起於清宮全度七十五分 <small>八小餘</small>		二音為清商得全度七十五分 <small>八小餘之六十七<small>四二</small></small>	三音為清角得全度七十五分 <small>八小餘之五十九<small>九三</small></small>	四音清變徵得全度七十五分 <small>八小餘之五十三<small>二七</small></small>	五音為清徵得全度七十五分 <small>八小餘之五十五<small>五六</small></small>	六音為清羽得全度七十五分 <small>八小餘之四十四<small>九四</small></small>	七音清少變宮全度七十五分 <small>八小餘之三十九<small>九五</small></small>	八音清少宮得全度七十五分 <small>八小餘之半為二十七<small>九二</small></small>	五絃首音起於正商全度七十二分		二音為正角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六十四	三音為變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六 <small>八八</small>	四音為正徵得全度七十二分之五十四	五音為正羽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八	六音少變宮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二 <small>六六</small>	七音為少宮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四十二 <small>六六</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八音為少商得全度七十二分之半 <small>為三</small>	五絃首音起於清商全度六十七分 <small>四二餘</small>	二音為清角得全度六十七分 <small>四二餘之五十九</small> <small>九三餘</small>	三音清變徵得全度六十七分 <small>四二餘之五十三</small> <small>二七餘</small>	四音為清徵得全度六十七分 <small>四二餘之五十五</small> <small>五六餘</small>	五音為清羽得全度六十七分 <small>四二餘之四十四</small> <small>九四餘</small>	六音清少變宮全度六十七分 <small>四二餘之三十九</small> <small>九五餘</small>	七音清少宮得全度六十七分 <small>四二餘之三十七</small> <small>九二餘</small>	八音清少商得全度六十七分 <small>四二餘之半</small> <small>為三十三</small> <small>七二餘</small>	六絃首音起於正角全度六十四分	二音為變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六 <small>八八餘</small>	三音為正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四	四音為正羽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八	五音少變宮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二 <small>六六餘</small>	六音為少宮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二 <small>五六餘</small>	七音為少商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三十六	八音為少角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半 <small>為三十三</small> <small>七二餘</small>	六絃首音起於正角全度六十四分
----------------------------------	-----------------------------------	--	--	--	--	--	--	--	----------------	-------------------------------------	------------------	------------------	-------------------------------------	-------------------------------------	------------------	---	----------------

二音為變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六 <small>八八餘</small>	三音為正徵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五十四	四音為正羽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八	五音少變宮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二 <small>六六餘</small>	六音為少宮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四十二 <small>五六餘</small>	七音為少商得全度六十四分之三十六	八音為少角得全度六十四分之半 <small>為三十三</small> <small>七二餘</small>	六絃首音起於清角全度五十九分 <small>九三餘</small>	二音清變徵得全度五十九分 <small>九三餘之五十三</small> <small>九二餘</small>	三音為清徵得全度五十九分 <small>九三餘之五十五</small> <small>五六餘</small>	四音為清羽得全度五十九分 <small>九三餘之四十四</small> <small>九四餘</small>	五音清少變宮全度五十九分 <small>九三餘之三十九</small> <small>九五餘</small>	六音清少宮得全度五十九分 <small>九三餘之三十七</small> <small>九二餘</small>	七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九分 <small>九三餘之三十三</small> <small>七七餘</small>	八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九分 <small>九三餘之半</small> <small>為二十七</small> <small>九一餘</small>	七絃首音起於變徵全度五十六分 <small>八八餘</small>	二音為正徵得全度五十六分 <small>八八餘之五十四</small>	三音為正羽得全度五十六分 <small>八八餘之四十八</small>
-------------------------------------	------------------	------------------	-------------------------------------	-------------------------------------	------------------	---	-----------------------------------	--	--	--	--	--	--	--	-----------------------------------	-------------------------------------	-------------------------------------

四音少變宮得全度五十六分 <small>八餘之四十二</small> <small>六餘</small>	五音為少宮得全度五十六分 <small>八餘之四十五</small> <small>五餘</small>	六音為少商得全度五十六分 <small>八餘之三十六</small>	七音為少角得全度五十六分 <small>八餘之三十二</small>	八音少變徵得全度五十六分 <small>八餘之半</small> <small>為二十八</small> <small>四餘</small>	七絃首音起清變徵全度五十三分 <small>二七餘</small>	二音為清徵得全度五十三分 <small>二七餘之五十五</small> <small>六餘</small>	三音為清羽得全度五十三分 <small>二七餘之四十四</small> <small>九餘</small>	四音清少變宮全度五十三分 <small>二七餘之三十九</small> <small>九餘</small>	五音清少宮得全度五十三分 <small>二七餘之三十七</small> <small>九餘</small>	六音清少商得全度五十三分 <small>二七餘之三十三</small> <small>七餘</small>	七音清少角得全度五十三分 <small>二七餘之二十九</small> <small>九餘</small>	八音清少變徵全度五十三分 <small>二七餘之半</small> <small>為二十六</small> <small>六餘</small>
--	--	------------------------------------	------------------------------------	--	-----------------------------------	---	---	---	---	---	---	---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十七

臣林昌彝纂輯

八音

虞書舜典八音克諧周禮春官大司樂播之以八音大

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金鐘鐃也石磬

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疏匏笙亦以

竹為之以組別言匏故匏不得竹名也蔡氏德母曰八

音一曰金為鑄為鐃為鑄為鑄為鑄為鑄為鑄為鑄為鑄

石為球為鑄為鑄三曰土為項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

為為為為五曰竹為管為管為管為管為管為管為管為管

為雅李氏光地曰金石以比律樂之綱也琴瑟以應人

聲在堂上篳管頊貴人氣在堂下樂之用也鼓鼗祝敔

所以節樂而已故序其粗重之次則曰金石樂竹匏土

革木周語伶州鳩所言是也此則以成於天地者為貴

故先於金石土成於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於植

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也所謂格之以八音也

禮記樂記金石絲竹樂之器也然後聖人作為鼗鼓柷

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等瑟以和之干

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

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

幼之序也注六者為本以其聲順也柷楬謂祝敔也

次國語周語伶州鳩曰琴瑟尚宮注凡樂器者從大重

也鐘尚羽注鐘聲大石尚角注石磬也匏竹利制注

笙也竹蕭管也利制以琴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

音調利為制無所尚也 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注重謂金石輕者

從大注輕凡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

注議議從 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

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

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

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注繫絲木以越之匏竹注越

也也 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白虎通八音者何謂也

土曰埴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

木曰祝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又曰聲五音八何

聲為本出於五行音為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文謂

之音比音而樂之謂之樂也陳氏禮書萬物盈於天地

之間而若堅若脆若動若勒若實若虛若沈若浮莫過

於金石土革絲竹匏竹而天下之音具存矣可以以和神

人可以作動物非深於樂其能究此乎蓋樂器重者從

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大細之中則角而已

金重者也故尚羽瓦絲輕者也故尚宮石輕於金而重

於瓦絲故尚角匏竹無大細之從故尚議草木無清濁

之變故一聲此八音所以直八卦而遂八風也蓋主朔

易者坎也故其音革而風廣莫為果蓏者艮也故其音

匏而風融震為竹故其音竹而風明庶巽為木故其音

木而風清明兌為金故其音金而風闐闐乾為玉故其

音石而風不周瓦土器也故坤音瓦而風涼蠶火精也

故離音絲而風景以方言之金石則土類也西凝之方

也故三者在西匏竹則木類也東生之方也故三者

在東絲成於夏故在南革成於冬故在北小胥之序八音

先之以金石土中之以革絲後之以匏竹木蓋西者聲

之方虛者聲之本故音始於西而終於東西則先金石

而後土者陰逆推其所始也東則先匏竹而後木者陽

順序其所生也革絲居南北之正而先革而後絲亦先

虛之意敔記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

志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鼓聲譟譟以立動動以

進眾蓋竹聲濫石聲清濫則立會以阜財清則立辨以

死節絲聲哀鼓聲譟哀則立廉以制行謹則立動以致

功鐘聲不謹不衰不清鏗鏘以立號足以肅衆橫而不屈足以立武此所以聽之有合也魏明帝曰金音鏗鏗以立橫橫以動武故金音正則人思武矣石聲磬磬以立別別以致死故石音正則人思守節矣絲音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動會會以聚衆竹音正則人思寬厚矣革音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革音正則人思毅勇矣匏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謹匏音正則人思愛恭矣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已矣陳氏樂書周官太師掌六

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播之以八音先金石而土革次之先絲木而匏竹次之八者之序也國語曰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太元曰則剖竹草木土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攬擬之八風八音所以攬擬八風而遂之八風所以從律而不失先後之序故其論次亦因之而已又云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闔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鑄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

音聲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特謂之金者以金為主故也禮曰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金奏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音之實也又云石之為物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擘立冬之氣也先王作樂擊之以為磬之屬焉蓋金石之樂其聲未嘗不相應故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國語曰金石以動之唐李真以車鐸而得徵音之石則其相應可

知矣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破符堅之後而四廟金石始備焉後世磬以泗濱石其聲下而不和而以華原所出者易之信乎審一以定和難矣哉又曰土則埏埴以成器而沖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夏秋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為壎之屬焉故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又曰如壎如篪樂記以壎篪為德音之音周官笙師拜掌而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矣又云革去故以為器而聲音首焉

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謹冬至之氣也先王用樂用之以為鼓之屬焉蓋靴所以兆奏鼓者也二者以同聲相應故祀天神以雷鼓雷鼓祭地示以靈鼓靈鼓享人鬼以路鼓路鼓樂記亦以鼗鼓合而為德音周官少師亦以鼗鼓拜而鼓之也又云絲飾物而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聲高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衷夏至之氣也先王作樂絃之以為琴瑟之屬焉蓋琴瑟之樂君子所常御其大小雖不同而其聲應一也故均列之堂上焉

又云匏之為物其性輕而浮其中虛而通笙則以匏為母象植物之生焉其卦則艮其方東北之維其時冬春之交其聲尚議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啜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處之以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通故也又云竹之為物其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尚譏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竅之以為簫管之屬也又云木者所以合止

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斲之以為祝敔之屬焉樂記曰作為柷敔德音之音柷敔以柷柷為用柷柷以祝敔為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又曰樂經之亡久矣其遺音餘韻雖奪於淆亂之衆言然質諸他經亦可少概見矣樂記曰聖人作為靴鼓柷敔頌笙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蓋作革以為靴鼓作木以為柷敔作土以為頌笙作竹以為笙作金以為鍾作石以為磬作匏以為竽作絲以為瑟則靴鼓柷敔頌笙唱德音於其始也鐘磬竽瑟和德音於其終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鞀鼓合止祝敔笙鏞以聞蓋鳴球以為石琴瑟以為絲下管以為竹拊鞀鼓以為革祝敔以為木笙以為匏鏞以為金則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作之於堂上也管鞀鼓祝敔笙鏞作之於堂下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周官旋宮之樂舉鐘以見石舉靴鼓以見木舉管以見匏舉琴瑟以見瓦詩之有誓言應田縣鼓與靴則革音也言祝敔則木音也言簫管則竹音也言磬則石音

也不言金者以石見之不言匏者以竹見之蓋八音之於樂一音不備不足以為樂以用言之未有不比音於體言之未有不比物然詩書不言土音易於比坎離獨言缶不及土音者蓋八音以土為主猶五事以思為主也故七音非土不和土非七音不備詩書舉七音以見土推用以見體也易舉缶以見七音明體以見用也由是觀之八音樂之器而樂則非器也今禮按律呂正義八音之樂各從其類而制器尤宜探其體要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蓋生於

人聲成於樂器而宮調運於其中所以節人聲而裁樂器也古聖人初制律呂以和五聲然後被之八音金石有厚薄重輕之差匏竹有空竅短長之別絲音則徽柱散實以分聲調土樂則中空容積以較度分革木雖止一聲亦皆有所由起要之莫不以律呂五音之倍半準其損益蓋絲與金石為一類假人力以生聲者也竹與匏土為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革與木為一類所以為樂之節奏者也然八音之中備律呂陰陽之體叶宮調聲字之全惟絲竹為最要何也金石之器以律呂實

積容受分量較其厚薄重輕古有特鐘特磬編磬又有鑄鐘錡鐘金鐃金錡金鐸後世變為方響雲鑼之類其為體也雖各不同而為用則一器獨恨一聲而已匏之器曰笙曰簧大者為巢小者為和又曰竽蓋古者皆以匏橫象管而近世不用匏以木代之月令曰調竽笙簧簧則與竹音並列久矣土之器惟壎有頌壎雅壎之異樂記所謂德音之音也其聲生於空竅其分定於容積與竹音同革木之器雖不以律呂之法為準則而其度分亦皆依黃鐘而得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其大者為雷鼓靈鼓路鼓鼗鼓鞀鼓晉鼓小者為鼗鼓應鞀相鼓鞀鼓又變為腰鼓杖鼓羯鼓銅鼓國語曰木以節之上古惟祝故後世增為春牘又變為拍板要之革與木皆所以應和樂之始終節奏耳夫六經所載八音備具然堂上之樂貴人聲而以絲音為主虞書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樂記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是也堂下之樂貴人氣而以竹音為主商頌所謂嗷嗷管聲戴記所謂下管象舞夏籥序典是也凡升歌笙入間歌合樂未有不以絲竹為要領者

竹之聲在虛虛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中空之圍徑短長絲之聲在實實之多者聲濁少者聲清而多少之數定於絲綸之巨細分度所以然者竹音之樂十二律呂為之本相與比例推求而取其聲由於比例推求而得其數其圍徑長短加分減分總不越乎十二律呂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形之度分小者用其小體本形之度分而後竹音諸樂之聲字各歸於律呂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其器之最古者惟排簫具十二律呂之正加以二倍律二倍呂共為一十有六管各一聲備聲字清濁之二均合於鐘磬而為諸樂之主宰其餘為簫為篪為管之屬而匏之器同施於竹其制為笙要之其體皆首黃鐘之倍半而生其設孔也則又自律呂相和而成故備聲字清濁於一器而得適於用焉蓋竹音諸樂依人之氣而生聲故本之中空容積之多寡而無與乎形體厚薄之度分也絲音之樂五聲二變為之本相與比例折取而察其聲由於比例折取而得其分其絲綸巨細微柱遠近總不越乎五聲二變之範圍大者用其大體本絃之度分小者用

其小體本絃之度分而後絲音諸樂之聲字各得五聲二變之位而各應於律呂之宮調焉其器之最古者惟琴與瑟後變為箏為筑為琵琶為月琴之屬而琴瑟最正記有大琴大瑟中琴小瑟三禮圖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類所言體制雖殊而大絃則皆起於下徵之分取音必合於三分損益之法其聲位始正蓋絲音諸樂依人之力而生聲故本之絲綸之巨細長短而無與乎形質之大小也今列之樂器所得之度分所應之聲字而辨其體用必使絲竹之器一皆協於十二律呂五聲二變之正而衆音之器所應宮調聲字又皆協於絲竹之音然後諸樂之大本可得而論焉古之樂器不得其實即今之樂器而索之律呂宮調其聲字無不符合者正由三分損益之理為之體而隔八相義之義為之用故也至於諸樂之器數形體孔徑度分古今稍有更變者蓋緣古者一律一呂各為一聲而後世備衆衆聲於一器當其一律為一聲則合七律為一均而不見有餘及乎備衆聲於一器則一器各為一均且或一均而該衆調而不見不足今古雖殊其器一也器即不同其

理一也是以聲音之微妙全在虛實之分虛者氣之所發而實者體之所存氣與體鼓動之間而天地之和應焉在器數或閔因革而有變更聲氣之元則亘古而無新故寫諸八音而氣以行為體以成焉推之六合之內四海之外此音同此理同也推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理同此音同也是故不知古樂而溺於今非特不知古並不知今也必復古樂而不屑於今非特不知今終亦無從復古也

均

伶州鳩對周景王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韋昭謂其制以木長七寸繫之以絲以均鍾音以出大小清濁之度漢大予樂官有之宋均曰長八尺而施弦其詳不可考也後世京房之準房之律準如琴長丈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弦下有盡為六十四律晉之十二笛梁之四通皆所以考律和聲亦古者立均之類歟定律之器始於管終於鍾次於均移於笛行於通

三禮通釋卷一百八十八

臣林昌彝纂輯

天地辰建旋轉圖合陰陽之聲附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宮函鍾小呂夾鍾蓋日月所會在天次而右轉辰者日月所會也謂之辰則會之時謂之次則會之所謂之宿以其宿於此謂之房斗柄所建在地而左旋轉以其集於此其實一也雖殊而交錯留見如表裏然故于合於丑寅合於亥辰合於百午合於未申合於己戌合於卯黃鍾子之氣十

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辰在元枵太簇寅之氣正月建焉辰在椒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辰在鶉尾中呂己之氣四月建焉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辰在降婁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

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皆即其所合者用之也唐之祭祖下奏太簇上歌黃鍾趙慎言曰太簇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祀上下歌奏俱是陽律有乖古法請改黃鍾為應鍾均此所謂知合聲也

祀祭享神示鬼之律

大司樂所以序圖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天尚道故取諸相次者道之自然也地尚功故取諸相生而相生者功之所致也人尚情故取諸相合者而相合者情之所感也先儒謂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為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為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為宗廟故為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生於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

於是致養焉宗廟北方也物於是藏焉其為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謂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地之律耶

登歌下管

明堂位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登歌清廟下管象文王世子曰天子養老登歌清廟下管象祭統曰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改賜魯也

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魯之嘗禘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歌清廟示德也管象示事也德莫盛於文王之清廟事莫先於文王之象清者德之潔而非任也象者事之始而未形也維清奏象而言文王之典肇禋季札見舞象而言美哉猶有憾則象為文王之詩明矣鄭氏以為武王詩誤矣然晉享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文王為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蓋二王後諸侯之長禮

書曰下管鼗鼓周官小師教簫管笙師教竽笙壎箎篪籥管大司樂祀天神有孤竹之管祭地亦有孫竹之管詩曰嘒嘒管聲磬管鏘鏘簫管備舉則管之用重於笙矣鄭氏曰管併兩竹而吹之故鄉飲鄉射燕禮皆以管配歌特大射將擇士之禮乃用管焉則祭享而管象宜矣然鄉飲燕禮有歌笙與間而後合樂鄉射有合樂而無歌笙與間大射有歌而無間笙有管而無合樂歌必鹿鳴之三間歌必魚麗之三笙必南陔之三間笙必由庚之三合樂必周南召南之三大射之歌止於鹿鳴而管止於新宮何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不鹿鳴之三忠臣之事也南陔白華孝子之事也華秦則物之豐而已此笙歌所以異也魚麗雖物也之以告神明故策嘉魚之與賢有臺之得賢而歌之由庚崇抑由儀則物之遂而已此間笙歌所以異也蓋鹿鳴之三魚麗之三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故歌之堂上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所以象庶民萬物之治故奏之堂上特周南召南之三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故歌與八音合奏焉然風可施於鄉而燕禮亦用於國小雅可施於國而飲酒亦用於鄉者蓋禮成者可

以進取禮輕者可以下達故用之鄉人者可用之邦國者可用之鄉人也鄉射志於射而已故止合樂大射主於擇士而已故歌止於鹿鳴此所以與鄉飲燕禮異也然則大司樂祀天神祭地示則有歌歌應鍾而致天神祭地示地示則無歌小師大祭祀大饗登歌而小祭祀小樂事則不登歌何也致天神地示無歌猶大神之不祿也小祭祀小樂事不登歌猶小祭祀不與舞也

房中樂

燕禮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周禮笙師教縵樂

燕樂之禮磬詩曰右招我由房漢書曰漢有房中祀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陳氏禮書云房中之樂見於燕禮與漢書而毛氏以詩招我由房為房中之樂鄭氏以磬師之燕樂為房中之樂又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鍾磬之節后夫人之事而漢房中樂乃夫人之所作則弦歌周南召南之說理其然也關雎之詩曰鍾鼓樂之而周禮教燕樂以磬師則房中之樂非不用鍾磬也鄭氏言不用鍾磬又言教以磬師是自惑也賈公彥

曰房中樂以祭祀則有鍾磬以燕則無鍾磬此不可考

三種通釋卷一百八十九

臣林昌彝纂輯

金奏

升歌

笙歌

間歌

合樂

鄉飲酒禮一人舉解軍工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
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於堂上也又云笙

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
入奏於堂下也又云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

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謂堂上之歌與
堂下之笙間作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

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眾聲俱作也
凡四節禮按曰凡樂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
說也儀既氏元經說則增金奏於升歌之上以天子
諸侯大夫士金奏所歌笙歌間歌合樂五者列為表說
論難制而於義甚合今先列後鄉射禮遵入獻酢之後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於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但合樂一節無升

歌笙奏間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於樂也燕禮獻大

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

公為大夫舉旅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

笙奏也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

山有臺笙由儀此間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

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

新宮三注新宮之樂其屬七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間

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略於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
統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

此其證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王於講道略於勞
苦路事恐非也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遂合鄉樂注言遂者不間也疏據之以為吹管者亦吹
笙是知下管即笙奏也又按季氏光地曰據儀禮作樂
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間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
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玉笙或玉管各以
所宜故曰歌者在上一匏竹在下即笙管之謂也上下送

作則謂之聞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咏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歌下管之樂也笙鏞以聞聞歌之樂也蕭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謂論語師擊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少師各一人升歌為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為亂合樂為樂之終也不言笙奏聞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又按合樂之說賈疏甚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萬章卷耳則堂下亦笙奏關雎萬章卷耳是為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鵲巢采芣采蘋則堂下亦笙奏鵲巢采芣采蘋是為召南三終故曰合樂三終也孔穎達正義謂若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若工歌萬章則笙吹采芣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手抑工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手如工歌關雎時即笙鵲巢以合之則堂上歌者此篇堂下笙者彼篇萬無可合之理如工歌關雎後始笙鵲巢以合之則仍是聞歌非合樂矣且采歌者為周南笙者為召南則經文

何不直云歌關雎及萬章卷耳笙鵲巢采芣采蘋而云合樂乎孔氏之解蓋不若賈疏為得矣陳澧集說亦承孔氏之誤禮記疏儀徵阮元學經室集云古之歌詩成樂自天子至大夫其升歌於堂也笙歌於階也聞歌於堂階也堂階合作也詩不同而分為四節則同也若夫詩之用於此四節則有天子饗諸侯諸侯燕大夫士之別大夫士相見之樂為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即用鹿鳴然則兩君相見之樂為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也亦即用清廟兩兩相比其例相同矣至於周南關雎萬章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不在此內者諸侯大夫士或用為合樂所謂合鄉樂者是也天子諸侯亦或用為君中之樂矣見禮記謂召南又有金奏則國語諸書言之極詳皆是賓入門奏鍾鐃為樂賓升堂之後金奏即闕與升歌之用琴瑟聞歌之用笙迥不相涉也若以鄆氏詩小雅譜論之其辭曰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

鄉樂元竊謂鄭說不盡然也左傳襄四年叔孫穆子不
 拜工歌又王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
 及國語曰夫歌文王大明錄則兩君相見之樂也非使
 臣之所敢聞也此明云諸侯用大雅而鄭云用小雅非
 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與揖
 讓而升堂而樂闕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
 也據此明是金奏肆夏與升歌清廟區為二事升歌者
 頌之首篇清廟也而鄭云天子用大雅天子饗元侯歌
 肆夏非矣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升歌鹿鳴見於
 燕禮若燕勤王之大夫始於入門時用金奏肆夏見於
 燕禮記若天子燕羣臣天子卿大夫與諸侯同自當
 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羣臣歌鹿鳴合卿樂非
 矣總之肆夏別為金奏鄭以天子升歌當之其下皆取
 就未合皇氏孔氏更多支蔓考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
 夏曰夫先樂金奏正曰先樂明與肆夏繁逼梁天子所以
 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
 入門而縣與升堂而樂闕縣即金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
 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闕孔子屢歎之周禮春官

鐃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不掌升儀禮
 燕禮記為以樂納賓此謂諸侯燕則賓庭奏肆夏賓
 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闕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王
 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闕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
此當與仲尼燕居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卿樂若
 舞則勺錄此五者觀之則是金奏在升歌前用鐘鐃與
 琴瑟之升歌異矣燕禮記仲尼燕居尤其明證也升歌
 笙歌間歌合樂古人皆以為正歌故樂正告曰正歌備
 其分詩屬樂則有諸侯於諸侯暨天子於諸侯為一事
 大夫於大夫暨諸侯於大夫為一事諸侯於大夫即用
 大夫升歌之鹿鳴然則天子於諸侯即用諸侯升歌之
 清廟可知矣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見其升歌用鹿鳴在
 儀禮燕禮鄉飲酒諸禮歷歷可攷諸侯之相見其升歌
 用清廟見於仲尼燕居夫子之言又極明白可據佐之
 以左傳晉語更皆相合治經者惟知依據經傳折衷仲
 尼之言而已安用多為端緒以自紛哉清廟之什凡十
九篇而周禮鐘師以鐘奏九夏呂氏則謂肆夏肆夏
樂通執也梁思文也此五篇類漢人之言以知之則
其餘六夏即雜天之命等六篇為近然先儒無言者不
敢臆斷又按周禮執人凡賓客舞燕樂饗師饗食鼓羽

齊之舞司千饗食設舞器鼓鞀氏祭祀則舞而舞之燕
 亦如之此諸舞器皆為燕樂天子饗諸侯於下管象
 武後不問歌者為備文武之舞其聲容較周歌為又云
 威故鄭飲酒間歌無舞者禮樂不備於大夫也
 虞書笙庸以間尚書今本作笙庸者偽孔據商頌庸鼓
 義庸以後林守偽孔者據孔義改庸成庸其質偽孔註
 本作為庸字且庸庸字為訓與笙字也正同說鄭大
 功也註非庸字必有以破之不能惟庸字成庸字也
 司樂疏引鄭注云東方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長生之
 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
 孰有成功亦謂之頌亦頌其成也注賦賦及傲鄭君此
 禮大射周
 說古義也按東西階竝有鐘磬在東者名笙在西者名
 庸所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間與笙庸之笙訓為生者不
 同故大射儀所言宿縣地位明白可案也大夫士鄉飲
 酒縣樂不分東西階惟一縣在兩階之間故儀禮惟曰
 磬階間縮當北面鼓之不復別笙頌之名其明證也詩
 小雅鼓鐘即金奏也序云鼓鐘刺幽王也末言所刺何
 政曲玉實無遠至淮上會諸侯之事且用樂之節與燕
 禮記君燕勤王事大夫事皆合據經文藝鼓似淮上
 諸侯禮大夫勤王事然略無佐鐘詩云笙磬同音以
 不能聽說又案鼓鐘擊鐘也非鐘鼓詩云笙磬同音以
 雅以南此是諸侯燕大夫之禮惟歌雅及二南也云以
 雅以南者用雅在南前升歌先於合樂也今詩分南雅

頌雖在周末而雅南之名周初已立故鹿鳴為雅關雉
 鶉巢為南載在儀禮即此詩所言以雅以南也詩曰以
 籥不偕此即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勺不常用此用
 亦不為偕不偕專言用籥非總上雅南為言也此自是
 諸侯燕勤王事大夫之樂似非天子饗諸侯之樂傳說
 今無證據也傳箋屬樂於王故毛謂兩舞四史謹按
 之樂鄭謂雅為萬舞取說皆有曲
 曰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所載
 甚分明升歌為詩金奏以鐘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
 即有辭亦不載於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也鄭氏
 注鍾師及儀禮既云九夏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矣
 乃引呂叔玉以肆夏為時邁擊暹為執競渠為思文而
 詩譜亦言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是升歌與金奏混合
 為一誤矣時邁本非肆夏因肆於時夏一語而附會耳
 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是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
 文王世子養老亦歌清廟何嘗升歌肆夏乎以上江氏
 永說諸氏
 儀禮管見云燕禮升歌合樂此乃納賓之樂與於常同
 常無則工歌鹿鳴之三而器不南階三詩此則升歌同
 而堂下所奏之詩所用之器不同故別言之故周官笙
 師管笙等皆其所掌則管奏亦屬笙師故笙入承下管
 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也若謂管新宮後而始入則吹
 管者何人三成者何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宮其

非斯于可知宋公事叔孫昭子賦新宮則有辭可知故
注云小雅遠篇又此無間歌亦吳常經云逆明不用間
意之

褚氏寅亮笙詩有聲無詞附錄

康成於儀禮注六詩曰今亡其義未聞至其箋詩則
曰孔子時俱在耳篇章俱在於此至戰國及秦之世
而亡之其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又鄭志答吳
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耳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
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可改之則是康成注禮之時未
見詩傳故云義未聞其云今亡又可見此詞本有而

後亡並非謂本無其詞也自劉原父創為有聲無詞
之論朱子本以注詩鄭漁仲又大暢其旨後之遵是
說者蓋什有八九矣以愚言之古人斷無有有聲無
詞之詩舜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
先有詩而後有歌既有歌而後有聲律明矣苟無詞
則高下長短疾徐之歌節何自而生而又何所依附
以播之五聲十二律乎即如後世曲調之名亦必先
製本詞以其詞意為曲繼乃以曲為宗舍本詞而填
以他詞任人之意焉並非無詞而空製調也當初製

此曲時或喜或怒或哀或樂詞皆抒寫其意所欲發
即詩言志之義也至取其調而填以他詞則祇期其
合調而已喜怒哀樂竟有同用此曲而與本詞絕不
相似者矣故人必聽其曲中之詞然後知其意而未
可即據其調以定其為喜為怒為哀為樂也今云六
詩皆有聲無詞則雖或有節奏之譜不過空調而已
其間笑刺勸懲俱不得而知孔子果何所取義而必
錄之以垂後乎然則此六篇者必有其詞自公卿以
至於士人人童而習之雖不必形之於歌而聆其節

奏即識其中之詞與義而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
此即以乾竹代人歌也非無詞也且不持此而已先
儒於南陔六篇則曰此以笙吹者也有聲而無詞也
孔子之所錄也於九夏則曰此以金奏者也有聲而
無詞也孔子之所刪也既皆無詞矣其間得失之義
何所區別乃一錄而一刪乎此尤不可通之論也夫
詩未刪以前固亦多矣有至孔子時已亡者商頌七
篇之類是也有為孔子刪者麥秀鯉首之類是也
故有未知其為刪為亡者茅鴟驪駒之類是也詞亡

有本為孔子所錄至後而其詞亡者則南陔六篇是也至於有聲無詞則無論其錄者刪者逸者而斷乎其必無也夫六詩既皆有詞則何以鄉飲酒禮曰樂燕禮曰奏而俱不曰歌曰此所以明堂下之樂以人氣代人聲也蓋有詞而不用歌非無詞而不可歌也攷之燕禮升歌清廟下管新宮燕禮之下管卽此堂下之笙也如曰無詞則何以左氏云宋公享昭子賦新宮乎於新宮之有詞而享時祇以管奏卽可決南陔之以笙奏並非本無詞矣詩中無九夏者或義無關於輕重皆在所刪之列未可知也若呂叔玉之言取其詩中之詞義而不舉其篇名康成雖引之而意已不謂然然則非定論矣若韋昭之注國語既以為肆夏又以為樊古人命篇必不若是其繁稱無當更不足據要之九夏亦皆有詞也卽如宥出奏陔苟無詞何以明其終日燕飲酒罷而不失禮乎但亦祇用金奏而不用人歌耳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十

臣林昌彝纂輯

鍾虞 磬虞

詩曰虞業維樅賁鼓維鏞又曰設業虞崇牙樹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龍箎虞商之崇牙周之璧筥周官典庸器祭祀師其屬而設筍虞大喪虞筍虞考工記曰梓人為筍虞箎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虞外骨內骨卻行以行連行行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傘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箎屬常有力量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虞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審腹若是者謂之羽屬當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虞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爾雅曰木謂之虞大版謂

之業傳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虞其高三丈
 植者為虞橫者為筍筍之上有崇牙虞之上設業業之
 上樹羽而有端有壁翼鍾虞飾以贏屬磬虞飾以羽屬
 而筍皆飾以鱗屬飾以鱗屬若筍文然故為之筍其所
 植者蓋虛中焉故謂虞先儒筍峻也虞舉也又曰虞神
 獸也虎首地身此不可考詩曰虞業維樅樅之為木松
 葉柏身身葉皆直則虞業者皆以直木為之也漢武帝
 時樂虞銅人生毛董卓壞銅人銅虞以充鑄則漢時以
 銅為之與古異矣漢魏相沿虞為龍頭及鴈銜壁壁下

有旄牛尾隋采周官漢魏之制筍虞並金博山皆飾
 以崇牙樹羽旅蘇其樂器天地之神示宗廟及殿庭
 則五采漆畫唐五郊樂縣各從其方色蓋一時之所
 尚然也筍或作箕虞或作鑿莊周曰梓慶削木為鐻
 蓋古字通用

撞木

鐸鳴自內鍾鳴自外先儒以謂撞鍾磬必以撞木以
 其兩堅不能相和也或曰海中有巨魚曰鯨巨獸曰
 蒲牢蒲牢畏鯨擊鯨則蒲牢大鳴後世緣是作蒲牢

於鍾上而狀鯨魚以撞之欲其大鳴張衡東京賦曰發
 鯨鏗革鍾是也然經無明證其制不可以考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十一

臣林昌彝纂輯

大鐘說文鐘鼓鐘也鐘酒器也古通用近儒江氏

說侯從江

周禮冬官攷工記晁氏為鍾兩樂謂之鈇鈇杜子春云

律之鐘狀如今之鈴不圍故有兩角也鈇閉謂之于

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鈇鈇上謂之舞體也鄭司農云

也鈇所擊處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者鍾柄二名鍾

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近儒王氏引之云幹即幹字隸

雙作幹今又譌而為幹注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

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為飾也元謂今時旋有轉能盤

龍辟鍾帶謂之篆篆謂之枚枚謂之景注帶所介以

于鼓鈇舞面衡之間凡四鄭司農云枚鍾乳也元謂今

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景注曰帶所介

鍾帶謂之篆篆謂之枚枚謂之景注曰帶所介其

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景注

言四處則中二通上下呼為四處也舉漢法一帶有九

古法亦當然鍾有兩面皆三六也引之謹案面當

為而字之誤也此承上言凡四言之鍾之兩帶凡四

處每帶一處而有九鍾乳四而得三六故云每處

有九而三六博古圖所圖周漢古鍾注百六十四處

藝錄所圖周公華鐘及余所見紀侯鐘無不皆然與鄭
注正合其為而字無疑實氏不能釐正而云鍾有兩面
鐘所容又謂中二通上下畔為四處亦誤四處者合
鐘之兩面計之非謂一面有四處也皆在鈇也
世戴氏震補注云篆也枚也皆在鈇也
之隨注鐘所擊之處有似夫隨在十分其鈇去二以為
鈇戴氏震補注云鈇與鈇之脩也古鐘體美而不圓故
一側之脩十者其廣六又三之二脩八者其廣五又三之
正當鈇體之半也鈇處以其鈇謂之鈇間去二分以為之
鼓間戴氏補注云鈇間言兩旁有垂角鈇脩而兩
於旁四之一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
戴氏補注云舞者鍾體上覆其脩六為楸圍大以其
徑其廣四為楸圍小徑鍾之美宜準此為度矣
鈇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
為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戴氏補
長即鈇間鍾體上半也記不言鈇間之度者以十分其
銑去二以為鈇又去二以為舞脩鈇與鈇之二鈇間八鈇
間亦八可知猶之言舞脩舞廣而鈇與鈇之二鈇間八鈇
也省文之法若此甚眾舞脩舞廣而鈇與鈇之二鈇間八鈇
大漸歛而上甬之為言如華甬之聲長蠶化甬甬化蛾
形亦相類故甬長與鈇等宋宣和間所得古鐘其柄化之
長大率二為鈇體一為鈇柄記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
之所由出侈弁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
侈則柝弁則鬱長甬則震散柝為柝不發大薄則聲

外也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
 鈺間以其一為之厚戴氏補注云大鍾鍾體大矣十取
 小鍾鍾體小矣十取一以為厚者恐太厚故取之鼓間
 取之鈺間此鈺間宜寬於鼓間之明證也鍾大而短
 則其聲疾而短聞注漢則疎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聞深則安難息疏云於樂器中所擊縱聲舒而遠
 聞亦不可是以樂記云止如槁木不欲速聞之驗也
 為遂六分遂當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圍之注厚鍾厚
 也其欵程氏瑤田通欵錄云古鍾羨而不圍有兩邊為
 兩欵謂之鈺兩鈺之間謂之于于上擊處謂之鼓鼓上
 正體謂之鈺鈺上鍾頂謂之舞舞上出於頂為筓謂之
 甬甬上平處對于言之謂之衡鍾縣與甬相合謂之旋
 含旋之物在甬上者為旋含旋之物在甬上者為旋蟲
 以管之謂之幹字當為幹 謹案作幹作幹
 皆非當從王氏引之辨作幹鍾帶設於
 鈺者謂之篆篆間為乳謂之枚枚上隆起有光又謂之
 景于上之攏弊處謂之隧十分其鈺去二得八以為鈺
 其二鼓也以其鈺八為之鈺間去鈺間之二分得六以
 為之鼓間以其鼓間六為之舞脩去舞脩之二分得四
 以為舞廣以其鈺之長即鈺八為之甬長以其甬長八
 為甬之圍三分其甬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甬長八

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大鍾十分其鼓間六以其一
 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鈺間其度不見記文以鼓間舞廣
 有度見於上下足以包之
 用法求得五又十分一之六以其一為之厚鼓中空下
 為遂六分其鍾之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圍之瑤田記此
 記欲見鍾體鍾柄飾之縣之諸命名及其分布位置之
 所也鍾體分二段下鼓上鈺其大致也其體橢而不正
 圓故兩邊有稜為兩欵通長生光澤故謂之鈺說文鈺
 金之澤
 者兩鈺下垂角處相距之間即鍾口大徑其體于然不
 平故謂之于于上為鍾體下段擊處故謂之鼓鼓上為
 鍾體之上段正面也故謂之鈺鈺上為鍾頂覆之如廡
 故謂之舞上連鍾頂而出之鍾柄也為筓故謂之甬甬
 末平正故謂之衡鍾縣於甬變動不居謂之旋甬上必
 有物如蟲以管攝乎旋謂之幹鈺體正方中有界縱三
 橫四為鍾帶篆起故謂之篆篆間扁方空六三成成皆
 二以竝中各為乳三共十八枚故曰篆間謂之枚枚謂
 之景也鼓所擊之處在于其上攏弊焉室下生光如夫
 隧謂之隧命名如是位置排定此橢圓之一半也兩面
 合之而鍾成矣見鈺間者以鈺間有于之名而見之不

見鼓閒鈺閒者無名可紀亦如舞之脩廣必俟後文出度乃可一一紀之也其矩度即以鍾體之長所謂鈺者為之於是十分其鈺然後以十分之鈺去二得八為鍾體上段之鈺所去之二在下段者為鼓也兩鈺之閒即以其鈺為之鈺八鈺閒亦八也是為鍾口大徑去鈺閒之二分以為兩鼓閒鈺閒八鼓閒六也是為鍾口小徑如是則鍾口縱橫之度得矣以其鼓閒六為舞脩六是為鍾頂大徑去其二分以為舞廣四為鍾頂小徑如是則鍾頂縱橫之度得矣鍾體度定乃度鍾柄於是以其鈺之長為之甬長甬長亦八也以其甬長屈而圍之以為甬接無處之圍參分其圍去一得二以為甬末之衡圍又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以設其旋如是則鍾柄諸度分及圍徑皆得矣大鍾之厚十分鼓閒六而取其一而小鍾之厚則十分鈺閒五又十分一之六而取其一必薄於大鍾者以鍾小易石故也其遂窰下則六分鍾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圍之凡上事鍾體鍾柄之度分一一据所定之數而無少差然後用撥蠟法為範鎔金鑄之而鍾成矣嗚呼自康成氏後千六百餘年鍾

製不定言人人殊由三閒字不得其解雖記文明示之度而遷就求合離之愈遠况鈺閒之度竝不見記文志其臆說益又支離今則一一解之既為度分之圖復繫三閒圖於其後馬程氏又云自漢迄今由不明亮氏為鍾諸閒字之義故注斯記者恆誤瑤田既考正而圖之復為之說曰古鍾羨而不圍故有兩樂在鍾旁言其有稜樂樂然兩樂謂之鈺鍾是以有兩鈺也鈺判鍾體為兩面面上之體曰鈺其下體曰鼓鼓所以受擊者鈺之言正也鼓上為鍾之正體矣體有兩面故有兩鈺兩鼓也凡物有兩斯有閒是故有上下然後有上下之閒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閒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閒鐘有兩鈺兩鈺兩鼓於是乎有鈺閒鈺閒鼓閒也見於經記傳注者曰階閒極閒席閒豆閒客閒縣閒夫閒碑閒其閒見兩字者曰兩極之閒兩山之閒兩昭之閒二大國之閒其閒見兩事者曰房戶之閒棺槨之閒棧閣之閒江汝之閒祥禱之閒賓主之閒偃句之閒又中堂與東極之閒十分其鈺者命其鍾體之長為十分而因以為度鍾之法去其下體之二分餘八分在上者為鈺其二分則鼓也鈺閒謂之于明鍾脣于干然曲當兩鈺之閒故謂之鈺閒鈺閒者鍾口之大徑凡圖中所含直觸兩邊之數

謂之徑步算家之率所謂徑一圍三也橢圓有美有斂故徑有大小鍾口大徑謂所美者之徑大徑橫小徑縱于上謂之鼓兩鼓相觸以為鍾口小徑是之謂鼓間何以不名于間也于言鍾脣于曲非鍾體之名且自兩銑而中趨之皆其于曲處非若兩鼓適當小徑之所觸此鼓間之所由名也以其銑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銑間八鼓間六也鼓上謂之銑銑間者兩銑之間與鼓交接處觸兩銑之下際蓋鼓間既準鍾口則銑間亦準其在下者可知銑上謂之舞舞覆也謂鍾頂其脩六所美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舞覆在上者一而已故但有脩廣之數不得以間命之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間鼓間以斯古人命名之義或虛或實出於自然而不可易也如此夫鍾之長有其數鍾口之縱橫有其數鍾頂之脩廣有其數則鍾體之度全而甕氏為鍾乃可以鑠金從事矣銑間不言數者鼓間六舞廣四介其中者有定形不必知也無以則以勾股法求之當五又十分之一之六矣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

杖戴氏震補注云篆也杖也皆在銑蓋篆之設於銑也交午為之橫四縱三中舍扁方空者六空設三枚三十六十八枚兩銑凡三十六枚杖之上下左右皆有篆故曰篆間謂之杖也杖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焉鼓中所擊處為于上之攆攆謂之隧者鄭氏云窒而生光有似夫隧也鍾已厚則石小鍾尤易石故大鍾之厚取節於鼓間小鍾之厚取節於銑間銑間小於鼓間也鄭氏言銑間鼓間皆六則大鍾小鍾之厚相等記奚必別言之乎鍾大者謂體太博則鍾形短如銑十分銑間亦十分或九分也鍾小者謂體太狹則鍾形長如銑十分銑間則六分或七分也以其銑之長謂之甬長甬之數八也以其長為之圍圍謂與舞交接處準銑間鼓間亦指其在下者以命名命名之法一器中不得異也其端謂之衡衡平也與鍾脣之于相應為義于則不能正乎矣參分甬之圍去一以為衡圍體工小下大略準鍾體為之鍾縣謂之旋所以縣鍾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文子所謂聖人法蠡蚌而閉戶是也

螺小者謂之蛟蝸郭璞江賦所謂鸚螺蛟蝸是也曰蛟曰蝸其義不殊蓋為金柎於甬土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為聲病此古鐘所以側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利徹滋甚故孟子以之軌譬之旋蟲謂之幹竊謂幹當為幹蓋所以制旋者旋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其端必有物以制之按說文幹楊雄杜林說皆以為軺車輪幹幹或作輦說文輦車軸端鍵也或作轄急就篇注轄堅貫軸頭制轂之鐵也天問幹維焉繫戴氏震注云幹所以制旋轉者鍾之旋蟲蓋亦是物與幹旋二字後人連文本諸此矣謹案程氏論鍾體諸命名及其分布位置確矣而以旋為幹以旋蟲為旋螺則非也若鄭注以旋與幹為一物是記文但言鍾縣謂之旋旋謂之幹可矣何以次句又加蟲字予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鍾縣謂之旋者縣鍾之環也環形旋轉故謂之旋旋環古同聲環之為旋猶還之為旋也旋蟲謂之幹者銜旋之紐鑄為獸形獸亦稱蟲月令其蟲毛謂獸也儒行鑿蟲攪搏鄭注鑿蟲猛居甬與旋之閒而司管轄故謂之幹幹之為言猶管也楚辭天問幹維焉繫幹一作莞莞字固與管同後漢書實德傳注曰幹古管字嘗

見劉氏家所藏周紀侯鍾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焉為牛首形而以正圜之環貫之始悟正圜之環所以縣鍾即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環為牛首形者乃鍾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而旋之所居正當甬之中央近下者則下文所謂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也幹為銜旋而設言設其旋則幹之所在可知矣幹所以銜旋而非所以縣幹為蟲形而旋則否不得以旋為幹也程氏通藝錄以旋蟲為旋螺編考古鍾紐無作螺形者孟子盡心篇以追蠹趙注訓追為鍾紐蠹為欲絕之貌亦未嘗以蠹為螺殆失之矣謹案律呂正義引國語單穆公曰夫鍾不過以動聲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耳之察和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以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伶州鳩曰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草木一聲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

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
 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
 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遠八風於
 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又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
 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
 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爾雅釋樂大鍾
 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呂氏春秋黃帝命伶
 倫鑄十二鍾各應十二律呂以和五音又隋書樂志金
 之屬二一曰鐃鍾每鍾縣一篋簏各應律呂之音即黃

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者也二曰編鍾小鍾也
 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縣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鍾縣
 於一篋簏凡此皆書傳所載明而有據者也最要者莫
 若國語與呂氏春秋至若工記所紀名號大繁而制度
 反無明文其所謂鈺鈺鼓舞皆鍾體外皮名號而甬衛
 旋乃鍾柄名號既云十分鈺去二為鈺又去二以為鼓
 則是鼓較之鈺為度小矣大鍾十分其鼓以其一為厚
 小鍾十分其鈺以其一為厚然則大小之分又似以厚
 薄言之也止及外體與柄之號而實體度分之厚薄中

空容積之多寡樂未之及焉按三禮圖特縣鍾圖說云
 以律各倍半而為鍾黃鍾管長九寸其為鍾也高二尺
 二寸半厚八分兩樂之閒徑一尺四寸十六分分之十
 鈺之下帶徑一尺一寸二分十六分分之八鼓閒方八
 寸四分十六分分之六舞閒方舞之四橫徑八寸四分
 十六分分之六舞廣徑五寸六分十六分分之四鍾乳
 謂之枚亦謂之景一物而三名俠鼓與舞皆在帶篆之
 閒每處有九角長五寸六分餘博三寸厚一寸六分餘
 衡長一寸八分餘篆博一寸八分厚與甬同其甬衡共

長八寸四分十六分分之六此言分寸厚薄稍加詳焉
 今之琴瑟簫管雖非上古之真傳而生聲取分猶有微
 柱孔徑之可憑甚至至鍾磬祝款惟用於雅樂故世俗不
 得見其制而工師無由考其聲即以鍾言之或虛縣於
 祠廟或沈浮於水土或散見於圖編不但形制不一而
 且大小迥別若漫據所見以立制豈能通其條貫發其
 音聲哉

倍夷則之鍾 倍者非言鍾之倍體乃聲應倍律
 倍呂之鍾也故列於黃鍾之前

內高七寸三分一釐六豪七絲

中徑六寸八分八釐零一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七釐三豪一絲

中容積二百二十五寸一十六分七百五十五釐

八百四十豪

體厚一分三釐三豪

重一百七十九兩七錢合斤一十一斤三兩七錢

倍南呂之鍾

內高七寸三分零七豪

中徑六寸八分六釐二豪一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五釐五豪一絲

中容積二百二十三寸四百六十分三百一十一

釐六百八

體厚一分四釐二豪

重一百九十二兩合斤一十一斤

倍無射之鍾

內高七寸三分零一絲

中徑六寸八分四釐六豪九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三釐九豪九絲

中容積二百二十二寸一百五十分二百一十一

釐二百豪

體厚一分四釐九豪六絲

重二百零二兩二錢合斤一十二斤十兩二錢

倍應鍾之鍾

內高七寸二分九釐二豪一絲

中徑六寸八分三釐零九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二釐九絲

中容積二百二十寸七百七十分二十三釐四十

豪

體厚一分五釐七豪六絲

重二百一十三兩合斤一十三斤五兩

黃鍾之鍾

內高七寸二分九釐

中徑六寸八分二釐六豪六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一釐九豪六絲

中容積二百二十寸三百九十九分二百一十一

釐五百二十豪

體厚一分五釐九豪八絲

重二百一十六兩合斤一十
三斤八兩

大呂之鍾

內高七寸二分八釐一豪四絲

中徑六寸八分零九豪五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七分零二豪五絲

中容積二百一十八寸九百二十五分三百四十

八釐四百八十豪

體厚一分六釐八豪三絲

重二百二十七兩五錢合斤一十四
斤三兩五錢

太蕤之鍾

內高七寸二分七釐二豪四絲

中徑六寸七分九釐一豪四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六分八釐四豪四絲

中容積二百一十七寸三百七十二分六百三十

六釐八百豪

體厚一分七釐七豪三絲

重二百三十九兩七錢合斤一十四
斤一十五兩七錢

夾鍾之鍾

內高七寸二分六釐零四絲

中徑六寸七分六釐七豪四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六分六釐零四絲

中容積二百一十五寸二百九十七分三百七十

七釐九百二十豪

體厚一分八釐九豪三絲

重二百五十六兩合斤一
十六斤

姑洗之鍾

內高七寸二分五釐零二絲

中徑六寸七分四釐七豪一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六分四釐零一絲

中容積二百一十三寸五百五十分五百七十七

釐二百八十豪

體厚一分九釐九豪五絲

重二百六十九兩六錢合斤一十六
斤一十三兩六錢

仲呂之鍾

內高七寸二分三釐六豪七絲

中徑六寸七分二釐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六分一釐三豪

中容積二百一十一寸二百一十五分九百一十

一釐四十豪

體厚二分一釐三豪

重二百八十八兩合斤一十八斤

蕤賓之鐘

內高七寸二分二釐五豪三絲

中徑六寸六分九釐七豪二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九釐零二絲

中容積二百零九寸二百五十分七百六十釐三

百二十豪

體厚二分二釐四豪四絲

重三百零三兩四錢合斤一十八斤一十五兩四錢

林鐘之鐘

內高七寸二分一釐六豪五絲

中徑六寸六分七釐九豪六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七釐二豪六絲

中容積二百零四寸四百一十三分四百六十六

中容積二百零七寸七百二十九分二百零八釐

八百八十八豪

體厚二分三釐三豪二絲

重三百一十五兩三錢合斤一十九斤一兩三錢

夷則之鐘

內高七寸二分一釐三豪三絲

中徑六寸六分七釐三豪二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六釐六豪二絲

中容積二百零七寸一百八十分四百七十八釐

八十豪

體厚二分三釐六豪四絲

重三百一十九兩六錢合斤一十九斤一十五兩六錢

南呂之鐘

內高七寸一分九釐七豪二絲

中徑六寸六分四釐一豪一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三釐四豪一絲

中容積二百零四寸四百一十三分四百六十六

釐二百四十豪

體厚二分五釐二豪五絲

重三百四十一兩三錢合斤二十一斤五兩三錢

無射之鍾

內高七寸一分八釐三豪七絲

中徑六寸六分一釐四豪一絲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五分零七豪一絲

容積二百零二寸八十四分三百九十八釐七

百二十豪

體厚二分六釐六豪

重三百五十九兩五錢合斤二十二斤七兩五錢

應鍾之鍾

內高七寸一分六釐五豪七絲

中徑六寸五分七釐八豪

上頂下口內徑俱四寸四分七釐一豪

容積一百九十八寸九百七十一分五百一十

釐四百豪

體厚二分八釐四豪

重三百八十四兩合斤二十四斤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十二

臣林昌彝纂輯

磬

周禮冬官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

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

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鄭君

注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取句股相

井之為弦實開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於所求之弦

方除之得弦則磬之倨句也謹按曰今人以角為主故有弧

度古人以邊為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

度不指弦度戴氏震著補注云任取大小橫縱等成方

是為一矩度兩對角徑隅不及一矩有半今以一矩有

半為之徑隅斜名則倨句不中矩而成磬折矣鄭君

注云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

也疏云以其股而廣鼓面元謂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

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尺長尺三寸疏云以四寸半為

為易計鄭氏注云鄭司農云磬聲太上則摩鑿其旁元

非實濤謂太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太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

近代程氏瑤田磬折古義云見程氏所著通藝錄磬折之義不明於天下也久矣磬折之不明由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為曲矩故直矩無角周髀所謂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今衣工所用之布帛尺是其遺製也折之為曲矩則一縱一橫而為正方之角周髀所謂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又所謂合矩以為方又所謂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今木工所用之曲尺是其遺製也故凡正方之形謂之一矩是矩也當其未折時一直物而無角其數九其體略占矩之倍及其折之為曲矩則橫五縱四其體略存直矩之半兩矩合之縱橫皆五荀卿書所謂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者指曲矩而言之也故當其未折而為直矩也伸之無可伸何倨之有屈之不必屈何句之有及其折為曲矩而謂之一矩曲一矩之折而漸伸之出乎一矩之外名之曰倨其倨之角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由一矩之折而復屈之入乎一矩之內名之曰句其句之角亦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而此或矩或句不能悉數者呼之為角不辭也今以其可倨可句也於是合倨句二字以名之凡無定形之角則呼之為倨

句此攷工記凡角為倨之所昉也故車人之事為倨發凡起例而折直矩為正方之一矩以為一切倨句之權衡程氏又云據鄭注擬其磬折倨句形其法以直矩為之於所度之右一矩如半矩為一矩有半矩觸弦字不令所求之弦易位則勢出乎弦之外乃引弦令長而張其一矩有半者觸之然以此倨句與車人為來所定之倨句磬折不相應故知其法之非經義也程氏又云戴氏以左矩為鼓內以右矩為股內欲就磬股之字以當註中句股之股故以磬鼓為句配之鼓如矩長股必短於矩矣豈以注所設之法但求倨句之形若鼓股之數經有明文可置不問與然與車人為來所定之倨句磬折不相應矣近世甘泉江氏藩經說云程氏謂倨句之形生於圓半周圍說藩以為不然倨句者句股也取象於人之股人股行臥成一直線形跌坐成方形惟其倨則成句股形蓋箕倨則臚以上曲為句形體以下直為股形是句股亦謂之倨句也倨即踞字漢書張耳傳漢王箕倨可知倨可通作踞矣攷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鄭注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

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製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法也康成之說甚明記文乃假矩形以喻句股而知磬之製初無算術也若論算術求之句三股四弦五而已矣又何必求之象限哉夫句股九章之一也以禦方圓之數歷象用以割圓八線等術皆出於句股周髀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也我聞以句股測象限矣未聞以象限測句股也如程大之說當云矩出於圓有是理乎至於矢人之倨句中矩鄭注中矩則援之外句磬折與此假倨句以明援之外句之形

必亦可云取象限直線之點矣要之器物之形非方即圓皆可以象限釋之何獨磬與鼓哉推其意欲攻擊康成耳然於經文註文並未細釋漫為一說以毀前脩鄭氏不任咎也謹按曰鄭氏注攷工記磬氏為磬謂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於說極明其曰必先曰既而語相應也曰矩為句一矩為股曰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其實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極精賈疏以為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若是者則注當云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以一矩有半為弦以觸句股之何以曰先求其弦又何以曰觸其弦乎攷車人註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俯蓋身之典必當其醫磬折立則上俯者尺有五寸自帶下直者三尺至自醫益知一矩有半乃句股之度非至尺其於古人制器之意實為相悖也宋林希逸攷工記解載趙溥曰作磬依律長短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是黃鐘特垂之磬其他磬皆依律起度

倨句一矩有半者以尺寸論之上邊倨句處共四尺五寸則此下邊兩弦之間恰有三尺三寸七分半又謂為一為二為三是分作三節算分數博為一謂股闊廣一律計九寸股為二謂股長二律計尺八鼓為三謂鼓長三律計二尺七寸參分股博去一為鼓博則鼓廣六寸參分鼓博以一為厚則通上下其厚二寸此皆鍾磬餘皆以律準數賈公彥疏曰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太上是聲清故摩使薄薄而廣則濁太下是聲濁由薄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聲清

宋志載阮逸胡瑗制十二磬股長鼓博皆依律分別長短而又遞加厚薄又宋王洙言周禮注疏磬有大小據此以黃鐘為律依法造黃鐘特磬正得林鐘律聲又范鎮樂論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為法若黃鐘股之博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遠乎據范鎮之論制磬厚薄以律而長短仍以律矣近代儀徵阮氏元嘗論磬直縣

云攷工記磬氏經文本明言直縣曷言經文本直縣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嵩所謂摩其嵩者股之上角而天如圭之嵩者也圭有嵩故曰瑞瑞者上銳之形所謂摩其旁者鼓之外邊所以曰旁也若非直縣曷嵩也嵩之一字直縣之確證嵩鼓股旁製磬之工於既設孔之後即不能再改孔矣於是縣之而鼓或昂而上是鼓少重也乃摩其股之嵩如此則輕重相稱而縣直矣二鄭注謂上下為聲之清濁似誤矣經所謂旁者乃鼓厚一寸之處若摩厚為薄是摩廣三寸之面不得云旁矣且若摩其嵩之兩面則股必減輕縣者不直矣按律呂正義說磬股之義極精足補鄭注所未備其論磬制曰禮記注微曲曰倨大曲曰句蓋句股之角直為大曲而磬之角鈍故微曲而為倨總之凡句與股皆矩也矩之小者為句矩之大者為股句為二分股為三分則股為句之一矩又有半譬如小矩句為一尺八寸則大矩股為二尺七寸句之一尺八寸復加其半九寸非二尺七寸乎下文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正此意也博為闊廣先儒已解之博為一乃一分譬如句為一尺

八寸則博為九寸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者言股博為三分則鼓博為二分譬如股博為九寸則鼓博為六寸矣然首言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則所謂博者未分股博與鼓廣也今若以股博為股之半則鼓廣復去三分之一毋乃太狹若以股博為鼓之半而鼓廣為股博之三分之二則體制適合於宜原其故蓋因鼓脩大於股分懸之必偏一側惟鼓之長者狹而鼓之短者反廣則輕重相稱懸之而無偏側之慮大矩以擊而言故謂之鼓而小矩反易名曰股此又見古之句股之名蓋

未嘗分大小也為一為二為三者一分二分三分之謂非一律二律三律之意也黃鐘之九寸三之而二尺七寸以為特磬獨懸其一可已若編磬十六枚而同懸一簾豈能勝之今取攷工記博一股二鼓三之說依律呂之法而定制焉一則以黃鐘之律為本使各磬大小一制一則按十二律呂上下相生之制而為各磬之厚薄以黃鐘清聲為本自培體而通生之至於正體也彼鼓大至二尺七寸者為黃鐘之特磬矣今若半之為一尺三寸五分則股為九寸鼓博則四寸五分是制似與范鎮所論同然范制近代

時尺之度而此九寸則宜為古尺之度即今尺之七寸二分九釐也以今尺之度言之則股為七寸二分九釐鼓為一尺零九分三釐五毫股博為五寸四分六釐七毫五絲鼓博則為三寸六分四釐五毫此依黃鐘之律而起度如此以此一制為準而十六磬之股博鼓廣務使皆同然後較其清濁而度以厚薄焉如攷工記三分鼓博以其一為厚則今制之鼓博三寸六分四釐五毫三分之而用其一則為一寸二分一釐五毫然未知此一丈二分一釐五毫之厚為應黃鐘之一磬乎抑編磬

之一十有六皆同此一制乎在周禮獨載此一磬之厚而未明其清濁適當何聲又不識當日審音定制時分音於長短乎抑分音於厚薄乎及試以石音諸器每不分於長短而分於厚薄其分於厚薄仍得倍半相應同聲而有清濁之分因知石之體堅而取音有其準則矣至於攷工記之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之語不過遷就其忽微之清濁已耳要之一聲之上下不能晰也所謂一聲之上下者如一磬應工字已上為太高矣摩其旁務使薄於此分乃得尺字此摩其旁猶可如已下為聲低矣摩其端則不能上也是以制磬之法既

以黃鐘之律為之本或用其全或用其半或用其倍以定其股博鼓廣之度分而使十六磬大小長短一制然後以黃鐘之律定一磬之厚為之準如黃鐘今尺度七寸二分九釐則用其十分之一七分二釐九毫以為一磬之厚審其音與黃鐘之律相應乃以此度倍之得一寸四分五釐八毫復為一磬之厚審其音必與前七分二釐九毫之磬同聲為一音之清濁得此一音之清濁相應乃自清音之磬依律呂三分損益之法上下生之則十二磬之厚薄以次皆得十二磬之厚薄既定乃加

二變體之分以為清濁二均七聲之準復於十四分取其最清音四磬之厚而各半之為最濁音四磬之度而十四分內最清二音在所不用於是十六磬之制全爰以配排簫之一十六管而與編鐘並列為雅樂焉各磬相生

之法亦以倍體為損益之原上下相生以得十有二分至於備清濁二均之一十四聲亦取第十二分運生不

及原體之一變分與此變分轉生再得第十二分用之

其變磬之一十有六則亦取清濁二均下羽至正羽之

陰陽各八而用應二分律二倍呂之四分變體取倍體所

此四分並倍體所生之第三第四以五十二再變體

所生之第十二與黃鐘之一兵體共為一十有六其倍

變體所生之第二與第十三之或問車人以一柯有半為

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折之度一宣有半一橋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為磬折者宣象人頭磬折象帶下皆以人為法柯橋之形直祇取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為倨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例釋之或問割圓之法以一矩為一象限一柯有半改為一矩有半此說甚新然柯橋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古無其說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奧宜就其意通之乃可議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并不能知

其夫更何從置議耶此據話經精舍文無徐氏養原說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十三

臣林昌彝纂輯

編鐘

編磬

周禮鐘師掌金奏視瞭掌擊頌磬笙磬賓射奏其鐘鼓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卿氏曰教視瞭也磬亦編於鐘
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然所謂不編者十
二辰零鐘也豈惟十二零鐘哉堂上一磬一鐘蓋亦不
編國語曰籩條蒙瑛韋昭曰瑛玉磬也古人之磬亦有
不縣而蒙戴者此不可考

鐃

周禮鐃師掌金奏之鼓國語伶州鳩曰細鈞有鐘無鐃
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甚大無鐃鳴其細也蓋細鈞
角徵也大鈞宮商也細必和之以大故有鐘無鐃大必
和之以細故有鐃無鐘則鐃小鐘耳韋昭釋左傳皆以
鐃為小鐘特康成曰鐃如鐘而大孫炎許慎沈約之徒
亦以為大鐃然爾雅大鐘謂之鏞不謂之鐃又儀禮鐃
從薄與鏞鐃之鐃同則鐃為小鐘之說於理或然

鐃

周禮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鼓人掌教六鼓四
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鐃和鼓
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蓋鐃聲淳鐃聲
濁鐃聲高鐃聲明聲淳則有所合故於鼓倡而和之聲
濁則有所制故於鼓行而節之聲高則有所辨故於鼓
退而止之聲明則有所交故於鼓作而通之考之於禮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王及諸侯軍將帥師皆執鼓卒長
執鐃兩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公司馬執鐃中冬教大
閱鼓人三鼓司馬振鐃車徒皆作鼓行鳴鐃車徒皆行
三鼓桴鐃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鐃及止如初乃鼓車馳
徒走徒三戒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遂以行
田是鐃之於鼓所以通之於其中及其退也去鐃而鳴
鐃鐃之於兵雖無經見國語曰戰以鐃於丁甯傲其民
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鐃鼓丁甯鐃於振鐃則兵法
固用鐃矣春秋傳曰有鐘鼓曰伐則古之用兵蓋亦有
鐘矣卿康成曰鐃圓如確頭上大小樂作鳴之與鼓
相應漢大予樂有之

錫

鼓人以金錫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錫軍行鳴錫詩曰
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甯春秋傳曰射汰斬而著於丁
甯說文曰錫鉦也韋昭曰丁甯鉦也然則鉦也丁甯也
皆錫之異名鄭康成曰錫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

鏡

鄭康成曰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鼓說文曰
鉦鏡也鏡小鉦也似鈴柄中上下通樂記曰始奏以文
則登歌清廟之類也復亂以武則下管象之類也鄭氏

以文為鼓武為鏡豈其然乎

金鐸

木鐸

鼓人以金鐸通鼓司馬職曰兩司馬執鐸又曰三鼓攄
鐸鐸三鼓振鐸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闌聲聲不過闌鐸
聲不過環鄭康成許慎皆曰鐸大鈴也蓋鐸有金鐸有
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
事若司馬之振鐸攄鐸黃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
振文事若書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樂記曰天子夾振

之鄭氏謂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鐸雖用之於
樂然非王與大將振之也晉荀氏得趙人年鐸然後能
諧樂則古人之為鐸錫鏡鏡施於聲律皆有當也

三禮通釋卷一百九十四

臣林昌彝纂輯

皋陶 程氏瑤田云皋陶即鼓名先鄭以為鼓木或即以不名其鼓若但作鼓木不應三鼓獨此鼓不見鼓名也

鼗鼓

皋鼓

周禮冬官韜人為皋陶皋古勞反陶徒刀反長六尺有六寸左右

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

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鼗扶云反為皋鼓長尋有

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聞鄭注鄭司農云皋陶鼓木也版中廣頭狹為穹隆也

鄭司農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

尺也如此乃得有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

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為二尺六

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

二也此鼓合二十版據周三徑一三積當為參正直也

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

此鼓兩面以六鼓楚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

也以晉鼓鼓金奏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

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出率徑四尺者圍十二尺五寸三分寸之二

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

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爾為

大鼓謂之鼗以鼗鼓鼓軍事以皋鼓鼓役事磬折

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為異啓蟄孟

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冒蒙鼓以

革革調急也疏云若急而不調則不得然也林氏曰取

之積程氏瑤田政工創物小記云韜人為皋陶長六尺

有六寸鼓四尺中圍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鼗鼓長

八尺鼓四尺中圍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皋鼓長尋

有四尺鼓四尺中圍穹者倨句磬折中分之為兩倨股

股六尺者倨恒二尺四寸半即是鼓中穹者之度倍其

穹為四尺有九寸加鼓四尺為中圍徑八尺有九寸蓋

倨倨句磬折而能知之者如是鄭氏乃云中圍與鼗鼓

同誤矣夫惟不明磬氏倨句一矩有半之度既昧於磬

折之倨句則亦不解記人以磬折况皋鼓中圍之實宜

其釋中圍之度憤憤若斯也記著上三正於皋陶明下

二鼓不三正也。皋陶體短，故鼓木三折，令腹寬大，以養其聲。二鼓體長，不必寬大，其腹而自如也。鄭氏以磬折之謂為不三正之謂，因誤以為鼗鼓亦三正也。不知磬折之倨，句有定度，故記人况之以別鼗鼓之折。非以磬折別三正也。故但言磬折，則中國之度可知。亦如皋陶之鼓，但言鼓木中與兩端之度，又言旁者三之一，則鼓度可知。不必更言鼓四尺也。若磬折無定度，則皋鼓之中國不可知。以為蒙上鼗鼓，又與皋鼓之長不應其形，已狹不虞其有聲病耶。夫磬折之倨，句為一矩有

半矣。如凡倨，句皆可謂之磬折。則治氏倨，句外博倨，句

中矩，皆可以磬折名之矣。鄭氏於倨，句外博，注中亦以磬折言之。大磬程氏

於磬折之倨，句考定而詳說之。語具。磬氏通之以釋是鼓，並為圖以明之。

